

晋 绥

革命根据地文艺作品选

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 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I 218.2/1

晋 绥  
革命根据地文艺作品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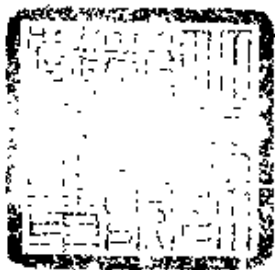
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 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68873

山西人民出版社



868873

## 编 选 说 明

为了发扬我国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满足广大人民和专业单位对晋绥革命根据地文艺的了解与研究，我们特编辑出版了这本选集。

《晋绥革命根据地文艺作品选》收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反映晋西北和绥远（原绥远省，现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革命斗争的文艺作品（小说、故事二十三篇；散文、报告文学十八篇；诗歌二十余首），以当时在晋绥地区工作的以及从外地短时间来晋绥写的反映晋绥革命根据地生活的作品为编选范围。编目大体按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排列。这些作品多发表在当时的报纸、杂志以及油印小册子，通过这些作品，使读者对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文艺有所了解和研究。由于篇幅有限，只能选每位作者一至二篇作品。剧本已由剧协山西分会编了选集，本书不再重选。

本书后面还附有晋绥革命根据地文艺作品目录索引（只搜集当时在晋绥革命根据地工作的同志的作品），以供资料室及研究单位参考查阅。

由于编辑水平所限和资料不全，难免有遗漏或不当之处，希得到广大读者和有关方面批评、指正。

在编选过程中，曾得到许多老作家和有关部门的热情帮助和支持，谨致谢意。

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 目 录

## 小说 故事

野姑娘的故事.....	力 群 ( 3 )
一个通讯员的身世.....	李 欣 ( 19 )
我这里还有一挺.....	莫 耶 ( 30 )
我终于见着他.....	白 嘉 ( 35 )
我们的尖兵班.....	行 者 ( 42 )
刘进的故事.....	恽 和 ( 47 )
第一次侦察.....	马 烽 ( 52 )
小洪的故事.....	邵挺军 ( 57 )
碑.....	胡 正 ( 66 )
民兵夏收.....	胡 正 ( 72 )
张初元的故事.....	马 烽 ( 79 )
侯圪弹和他们的少年队.....	胡 海 ( 98 )
兄弟俩.....	西 戎 ( 113 )
喜事.....	西 戎 ( 117 )
红契.....	束 为 ( 122 )
麦收时节.....	韩生本 ( 131 )
村东十亩地.....	孙 谦 ( 139 )
驴背上的针.....	张 理 ( 148 )
胜利之夜.....	孙 谦 ( 152 )

第一次收获·····	束 为 ( 159 )
李海牛参军·····	刘祖武 ( 166 )
一张血锄·····	纪希晨 ( 175 )
两颗子弹·····	耀 岚 ( 183 )

## 散文 报告文学

上阳武夜袭·····	康 濯 ( 191 )
牺牲者·····	柳 青 ( 198 )
雪·····	叶 石 ( 210 )
平川夜景·····	亚 马 ( 216 )
战斗没到的时候·····	莫 耶 ( 221 )
一天·····	纪 叶 ( 225 )
新与旧·····	李 欣 ( 228 )
解救·····	周元青 ( 241 )
民兵英雄段兴玉·····	初 文 ( 254 )
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穆 欣 ( 261 )
记王震将军·····	穆 欣 ( 274 )
西线没记·····	肖 三 ( 280 )
不屈的战士回来了·····	苗 波 ( 299 )
我们回到陕甘宁·····	刘 伍 ( 303 )
人民英雄何大庆·····	李 株 ( 318 )
彭副总司令和哨兵·····	何 明 ( 325 )
英雄的孩子·····	纪希晨 ( 328 )

## 诗 歌

哭奠.....	天 兰 ( 337 )
我站在晋西北的山巅.....	平 若 ( 339 )
四年.....	一 岗 ( 341 )
八月.....	曹速、卢 梦 ( 342 )
夜, 在行进.....	非 垢 ( 345 )
埋葬.....	非 垢 ( 347 )
诗二首.....	续范亭 ( 349 )
蔚汾河在呼唤着.....	沙 征 ( 352 )
祭歌.....	磊 生 ( 355 )
临县川呀宽又长.....	莉 株 ( 367 )
送参军.....	陈良柱 ( 369 )
我的感想和希望.....	熊瑾玎 ( 374 )
寄给人民的卫士.....	冯 松 ( 376 )
秋香.....	李文辛 ( 379 )
农民的歌声.....	耀 岚 ( 389 )
他登上了山顶.....	李 株 ( 396 )
英雄彭清云.....	晋 骨 ( 400 )
大娘.....	李 冰 ( 404 )
战士的诗.....	( 406 )
民歌选辑.....	( 410 )
晋绥革命根据地文艺作品目录索引	( 418 )

# 小说 故事





# 野姑娘的故事

力 群

—

贵莲是一个没有妈妈的毛丫头。

爸爸是一个贫穷的庄稼汉，按着祖传住在离城很远很远的闭塞的山村里，从来也没有个好脾气，从来也不笑，一辈子过着愚妄而又糊涂的生活。对于处理亡妻丢下的这个毛丫头，真还不如处理他田里的庄稼来的好。地租、高利、苛捐、杂税折磨得他喘不过气来，一有什么不高兴，他总是在贵莲身上出气，有时候就象打畜牲似的恶狠狠的打，有时候就冷冷地骂一句：

“她妈的，没有造化的东西！”

在我们山西，有这样一种迷信，说属羊的女人没造化，是克婆家的；生在初一、十五的命硬，是克父母的。可是贵莲这毛丫头也就真够不争气了，她就不属牛不属马，偏偏的要属羊，而且迟不生早不生，她就偏偏的要生在正月初一。因此贵莲一落地就中了她爸爸的气。

她爸爸一听得婴孩的呱呱啼哭声，就站在门外问：“男孩？女孩？”等到里面说是女孩时，他就双眉一皱，摇摇头，接着就骂了一句：

“妈的，偏偏的是一个女的，真是没造化的东西！”

从那时起，就一直的骂着，好象看着贵莲总是不顺眼。

然而做妈妈的到底特别心疼儿女，为了这，妈妈活着的时候曾屡次地向爸爸抗议过：“你老是说没造化，没造化，那么你就把她摔死吧！”

贵莲刚刚四岁的时候，她的妈妈从暑热的田里割麦回来，害了急性霍乱病死了。不巧的是这就更证实了贵莲这毛丫头的命硬。不是吗，她把她的妈妈都给克死了。因此，她的爸爸就更加厌恶她。

而贵莲呢，不知道是想妈妈呢，还是有什么不痛快，总是好哭，因此爸爸一看见就恶毒的骂着：

“妈的，简直是一只不吉利的老鸨，你还是死了吧！”

然而贵莲没有死，她是异常结实的活在冰冷的无爱的生活中，象一个多余的东西似的，冬天她在破窑壁下晒太阳，夏天她在门前的大槐树下乘阴凉，很少和别的孩子们玩，只是一个人在那里，很知趣。

而且贵莲的爸爸也没有把贵莲送了人，为的是将来还可以卖一注钱。因此就象养活一头猪似的养活着贵莲。

贵莲现在是失去了唯一爱护她的人了呵！这真是倒霉的事。妈妈在世的时候，她虽然算是带着一个不祥的灵魂的吧，但是头发总是梳的光光的，花布衫虽打补丁，可也是洗的干干净净的，加以有一对大大的亮亮的眼睛，看去虽然说不上可爱吧，总不使人讨厌。可是自从妈妈死后呀，一来因为没有人看管，二来因为爸爸的光景不好，贵莲就变得不象样子了，头发永远是乱蓬蓬的，里面还夹杂着飞土与毛草，辫子是翘着的，象一条猪尾巴；面孔呢，是鼻涕涎水的；衣服是又脏又破。如果你走近些，就会看到大个的黑虱子在破绽中爬……，这，爸爸是从来不睬的。

这样的一个人不出色的毛丫头，谁见了能觉得顺眼，谁见了会

不恶心呢？

生活在这样的日子里，贵莲真是不幸透了，身上时常有伤痕，她怕人家看见，总是拚命的拿褙褙遮盖着，可是伤痕呢，偏要从衣服的破败处露出来，好象和她故意捣乱似的。人们一看见就说：

“贵莲这毛丫头，总是不好，又教她爸爸给打了。”

“说吧，你又做了什么错事了？”有的问。可是贵莲低下头不开口。

第三个说：“听说是正月十五的早晨她打碎了一个碗，他爸爸说：你早不打碎，晚不打碎，急过节你急打碎……大概是又给打了一顿。”

第四个说：“唉唉，贵莲也真是不争气，不吉利的，你为什么在这天打碗呢！”

第五个说：“唉唉，贵莲真是该死的丫头，初一生的，八字硬，把娘给活活的克死了，你看她还不规矩点，又教爸爸给打了。”

第六个说：“贵莲硬得很呢，你看她爹那样的打她，她都从来不告饶，真是个好汉！”

人们一面鉴赏着她的伤痕，一面议论着，好似同情，又好似说她就该挨打。有的还确实称赞了她一番。而贵莲呢，也不知道是想起她妈妈了呢，还是想到她的伤痛了，终于从她的大大的亮眼睛里落下眼泪，拖着鼻涕涎水哭起来了。

於是一场议论这才闭幕，而我们的女主角也就带着哭声，拖着褙褙在西风里飞动着乱蓬蓬的头发走开了。

## 二

贵莲这毛丫头是长大起来了，现在人家都叫她“野姑娘”。

这样的尊号是怎样得来的呢？打听了好久，有的说，因为她时常和男孩子们在一起玩，而且玩的百花百样，所以人家叫她“野姑娘”；有的却说，贵莲倒是很规矩，只是因为时常帮助爸爸做饭种田，在山里打柴，很能干，所以人家叫她“野姑娘”；可是有的又说，完全是因为贵莲伸着两只大脚，穿着不男不女的一双大红鞋，东奔西跑的，全不象一个闺女，所以才被人家叫做“野姑娘”的。

这样多的说法，固然各有不同，但现在贵莲的被叫做“野姑娘”却是确实的，而且渐渐的传开去，左近邻村就全都知道了。

贵莲的爸爸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很生气，板起他那冷冰冰的脸孔，就又骂起来：

“妈的，这没造化的东西，真是祸害！”

近年来，贵莲的爸爸的脾气，委实说是更坏了。脸上不但没有一丝的笑容，而且两眼也凹陷了，很阴沉。他近来已不大打贵莲了，可是却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头，他以为近年来光景的不好，债务的繁多，讨不起老婆……不是由于地主老爷们对他的残酷剥削，而都是这个没造化的毛丫头的缘故。因此他就很想把贵莲早日卖一注钱打发掉。是的，说起来贵莲也不小了，现在是十六岁，别的人家的姑娘是十四、五岁就要卖钱的。

“如果这没造化的东西离开我的家，也许我的光景会好起来的。”他想。“况且卖掉贵莲的钱，除还债外，也许还可以弄来个老婆呢。”

然而事情并不是这么容易的，首先左近邻村就全都知道了“野姑娘”这个大号，而且也知道她是属羊的，这对于贵莲的婚姻真是一个极大的损害，而且也许就不能多卖钱。加以贵莲这毛丫头，自妈妈死后，就谁也没有想到给她整理一下脚。

“要是稍微缠一下也就好了！”

她爸爸想着想着就懊恼起来，深恨自己没有早见。可是这也

真是活该贵莲倒霉的事，结果她爸爸托了许多人给她寻婆家，总是一提到贵莲人家就都说：

“噢噢，你说的是野姑娘吗！就是了，好是好的，只是人家都说她是属羊的……。”

“你先不要说这个吧，可是贵莲这姑娘能干呢，里里外外都行，咱们庄稼人家用得着。”媒人给辩护着。

“唉唉！好是好的，就是太野，咱这人家驾驭不住，你看她爹就没有想到给整理一下脚，况且财礼也太大，一百二十元，谁能出起呢？……”

就这样的，说来说去，但是贵莲的婆家就是寻不到，不是嫌她是属羊的，就是嫌她脚太大，好象把贵莲当成一匹野马似的，缠了脚就大有办法了。

贵莲没有缠脚，这真是幸呢不幸呢？

现在，爸爸的计划好象是完全失败了，起先是冷冰冰的，很难堪，后来就更加愤恨贵莲，他恶狠狠的骂着：

“没有造化的东西，妈的，我要养活到你什么时候为尽呢，真是个祸害！”

起先贵莲低着头不响，可是后来也就难免抢白几句：

“你老是骂，谁教我妈把我生得属羊呢？谁……”不用说贵莲是一肚子的冤屈，一肚子的气了。但是，难道贵莲是多么难看的姑娘吗？不，你如果要以前几年的毛丫头来看她，那你算是错了，她现在出落得很不差，拖着的一条大辫子虽然有些黄，而且乱，那是因为她家寒买不起生发油、忙得顾不上梳理的缘故，可是你要是看她的脸蛋儿呀，首先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就够动人呢，眸子黑得象宝石一样，绯红的两颊，虽然不能和桃花的颜色相比，可是很够人耐看的呢！

如果要看她的身干，那是太结实了。这全不提，要紧的是贵莲这野姑娘真能干，会磨面、会缝衣，做了饭还得到地里去做

活。村里头那一个小伙子敢撩拨她一下，她可以和他撕打到底，骂到死。有一次邻村一个放羊的小伙子在山坡上瞧见她背柴回来，就撩拨的说：

“野姑娘，要是没人要你了，我就把你收拾下吧！”

“要死，真要死，你不想活了吗？他妈的，你这鬼东西……”野姑娘把嚼着的野枣从嘴里吐出，一面骂着一面就抓起土块相打起来，她跑得飞快，一直把敌手打退为止。

野姑娘是这样能干，这样活泼的家伙，然而就是寻不到婆家。加以她爸爸讨的财礼又大，这就更加难办起来了。

可是爸爸仍旧是一不顺气就骂着：

“养活到你多少时候呢，你这没造化的祸害，大概是一辈子也没有人要了。”

野姑娘有一肚子的冤屈，一肚子的气，但是说不出来，她忍着，忍着，用了历史赋予她的伟大的忍从，她忍受着这因袭的重压与残害。

### 三

给野姑娘找个婆家，真是一件困难的事。为了这，她爸爸又愁又急，况且近来村里面又有一些流言，说是野姑娘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怎么了。这可怎么办呢？女儿是一天天的长起来了，如果要教野姑娘自己去找吧，也许马上就找到她心爱的人了。可是这是她的爸爸绝对不答应的，因为自古以来，就没有这规矩，所以就不能。况且还得卖一注大钱呢。

野姑娘始终是卖不掉，因此她的爸爸就始终是骂着，总归还是那一套，“养活到你多少时候呢？你这没造化的祸害。”

每天这样的噜嗦着，贵莲也觉得真够烦透了。这样的从来就冷冰冰的家庭，生活得还有什么意味呢？因此贵莲也就不自觉的

叹气起来，“他妈的，真是还不如死掉的好，活的太不象人样了！……”

其实是自妈妈死后，贵莲就没有一天活的象人样的，晚上睡在又脏又烂的败絮中，白天熬到死，一年到头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吃着粗茶淡饭，不是谷面窝窝头，就是荞麦黑面条，这全不提，谁教爸爸是个穷庄稼汉呢，可是每天的受气，这就真够再也忍受不住，她想来想去也真快要寻死了。

然而我们的野姑娘没有寻死，她只是近来很闷气，她时常到门外去呆站许多时候，默默地俯视着旷野，好象有无限的话要向深秋的树林和金色的野草诉说似的。有时候也就暗暗的哭泣，她的大大的大眼睛也差不多哭的快要失掉光彩了。

说也奇怪，就在这时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打起仗来了，打呀打的，今天说是东洋鬼子打到太原了，明天又说是打到汾阳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野姑娘和她的爸爸全一样，就是阖村的人也是糊里糊涂的，象装在鼓里头似的，一点也弄不清。真的，住在这样的闭塞的山村里，人们能够知道些什么呢？

只是雪亮的飞机时常从天空过，一听到呜呜的声音，野姑娘手里拿着饭勺也要跑出来看，一直仰着头，细起她的大眼睛看着，飞机在太阳光里闪着银光，发着呜呜的声音从云丛里穿过去了，她才回去。“真是太奇怪了，人能够在天上飞。”她想。这时她还不知道这是敌人的飞机，而且会丢炸弹呢。

就在这个时候，村里头也就开始有军队经过了，有旧军，也有新军（注一）带着洋枪，带着洋炮，还有一群一群的骡马，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们都带着惊奇的眼光看着，姑娘和媳妇们都躲起来了。

可是这些军队来了就要吃要喝的，有的时候也给老百姓们讲

---

（注一）新军即“决死队”，为共产党秘密领导的部队，当时表面上属于阎锡山的军队。

演，飞着拳头溅着唾沫的说：

“……这是强盗来了，来了就强奸大姑娘，杀人放火，抢掠你们的银钱，抢掠你们的牛马，大家听着，只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起起来才有办法，你们要起来帮助军队呀！帮助军队才能赶走日本强盗呀！……”

在这样的听讲的人堆里，起先只有男人听，但后来也就出现了野姑娘的影子了，她张着口，瞪着又大又亮的眼睛在那里出神。

有时候野姑娘也给路过的大兵们做饭，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就是她的爸爸也要在冰天雪地里给“老总”们支差呢，人家都说日本鬼子来了谁也不得活，所以就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就这样的野姑娘时常给“老总”们烧饭、烧水，因此也就有时候闲谈几句。在这个当儿，贵莲忽然发现了一个奇迹：“怎么还有女兵呢？真是奇怪。”而且女兵们是那樣的愿意和她接近，不但教给她唱歌，而且还拉着她的手给她讲一些关于打日本鬼子的道理呢。

因之，渐渐的野姑娘的胆子也就练大了，不但不怕兵，她已经由“老总”改称为“同志”了。因为她已感觉到说是叫“决死队”的这些兵和别的兵不一样，对老百姓的态度非常的好，而他们互相是称“同志”的。她一见这样的兵到她家里来，就说：

“同志们累了吧？……”而且渐渐的居然敢向村里别的姑娘宣言，说她也要打日本鬼子去。“一个女同志说的，妈的，咱们女人也有用。”她说。可是村里人都笑她，有的就逗她说：“哼！你和兵们来往吧，总来往的肚子大起来。”

可是野姑娘的肚子并没有大起来，只是在十月十八号的那天远远的听得炮火连天的响，村里兵马挤满了，都是急急忙忙的，有少数的兵竟动手向老百姓实行“检查”了——其实就是抢劫。野姑娘她们还不知道这就是阎锡山的败兵。可是也有叫“决死队”的称同志的女兵。乱轰轰的搅成一团。这真是野姑娘的村里



从来没有过的事，人们有的说要逃到山里去，有的说日本鬼子不一定就会来，结果闹了一天，等到兵马散尽时，忽然野姑娘不见了。

真的野姑娘不见了，她爸爸问东问西都说不知道。只是有一个小孩子说，他曾看到野姑娘和一个女兵说话的。

野姑娘的爸爸想：“也许这祸害会自己跑回来的吧？”

但是等了五天也没有音信，只听说日本鬼子跑过附近的村庄南去了。

当春天的和暖的太阳摸抚着这闭塞的山村时，山野里的青草又长起来了，可是田里的活也渐渐的忙起来了。野姑娘的爸爸这才顿时觉得他是又失去了一个有力的助手，其实简直就是失去了一注钱。于是他太大地痛惜起来，觉得女儿可爱了。自从失去了贵莲，他每每回到这破烂的土窑里，就感到倍加凄凉而寂寞。象老婆死了的时候一样，他的冷冰冰的死板的铁的面孔更加无光而阴沉了起来。

#### 四

野姑娘是不见了，到底是死了呢？还是活在世上的呢？谁也说不清。

可是在“决死队”的随营学校里，却有着一批从乡下来的男女学生，都是些不识字的土包子。有的是“决死队”里送来的，有的是自己投来的，那些女生们来的时候大都拖着一条长辫子，但是一进学校就都剪成短发了。

其中有一个女生，有着又大又亮的一对眼睛，黑得象宝石一般，并且还有一副结实的身體。问到她的姓名时，她想了一下说：叫“张秀英”。

对了，就是这个张秀英，在学校里真是用功透了，每天识十几个字，拼命的用树枝在地下练习着生字，到了上课的时候，她就不管听懂听不懂的拼命的听。说也奇怪，初听时一点也不入耳，什么“国民党”呀，“共产党”呀，什么“日本法西斯强盗”呀，“统一战线”呀……但是到了后来也就渐渐的懂起来了。她尤其懂得了共产党是坚决抗日的，国民党是被迫抗日的，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民党是剥削老百姓的……

在女生队里谁也知道张秀英很用功，而且更能吃苦耐劳。然而张秀英到底是那里人，到底来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呢？谁也说不清。总之她现在和其他女生一样，穿的是灰色的军衣，黑色的军鞋，而且还打着绑腿，扎着皮带，挺神气。一对大大的眼睛使人很注目，她在女生队里委实是很漂亮的一个姑娘。举止大方而又勤快，同志们都很喜欢她。

至於张秀英的家庭状况，就更少有人知道了，只是当吃窝窝头的时候，同志们问她吃得惯吧？她总是说：“我们家里从来就是吃这个的，我还会做呢。”

当练习爬山时，女生队里总是张秀英爬得顶快，她一面拭着头上的热汗一面向同志们说：“我们从来就在山上拾柴的，她妈的，这有什么难爬呢……。”

有一次学校里练习打靶了，规定了每人打三粒子弹，张秀英拿过枪来，伏在地上，闭了左眼，细起她的右眼睛来，瞄准目标，不慌不忙地一口气就打了二十七环，同志们全都吃惊了，说这大眼睛的张秀英简直是“神枪手”。

然而张秀英并没有因了这就骄傲起来，她是永远对什么都那样的谦虚和蔼，总是笑着，从来不发一点脾气，好象她没有一点火劲似的。她生活在部队的这种新的空气里，感到快乐。感到活的怪有意思，象从污池中来到清水大河中的一条小鱼，象从黑暗的深谷中飞向广阔的天空里的一只小鸟。

一次，一个女同志接到一封挂号的家信，信上说她的妈妈被日本飞机炸死了，她就大声地哭起来，於是张秀英善意的安慰着说：“……在抗战当中（注二），有多少人的爸爸妈妈要无缘无故的死掉呢，哪一天哪一个人的亲人要死在敌人的枪弹下边是说不来的……你还是不要伤心吧，这真是没有法子的事呀！只有我们好好的学习，死劲的下，才能给我们的爸爸妈妈报仇，单是哭是没有用的，人家说我们女人家好哭，你不要哭了吧，走，我们出去走一走……。”她真是会说，她真是会安慰别人，所以许多女同志都觉得她象大姐姐一样。

只是张秀英近来被女同志们发现了一个小毛病，就是，她时常要在睡梦中哭，哭呀哭的就把许多女同志都哭醒了，当七手八脚的把她从哭声中推醒了时，大家都急急的问：“张大姐你怎么了？”

“没有什么。”张大姐拭着眼泪说：“我又梦到我爸爸了，我梦到他打的我要死……”就仅仅说到这里张大姐就不再说下去了，到底她在家时过着怎样的生活，谁知道呢？

此外，张秀英还被人家发现了一个特点，大概是不很习惯于洗澡洗衣服吧，象一般北方乡下姑娘似的，所以身上的虱子生的特别多，而且她有时很自然的从项颈里摸到一个，送到嘴里，嚼地一声，然后吐一口混着虱子的尸体与血丝的唾沫在地上。一直到一位女同志给以劝告，说这不但不卫生，而且很不雅观，她才改掉。

然而张秀英在一切的事务工作上却真是一把能手，简直是太熟练了，不论什么事务工作，只要不是和文字有关的，经她一做，谁也得说：“唉！真内行！”

不过学校里的同学，正是所谓来自五湖四海的，象张秀英这种女同志，不但文化程度太差，而且也实在是“土气十足”的

---

（注二）当时贵莲初学文化，还不能真确表达思想，所以常说出些不合文法的话。

了，因此也就难免被一些来自太原和各大城市的文明学生所轻视，认为张秀英这种土头土脑的女生是可笑的。比方吧，有问题发生，大家争执的时候，一经张秀英开口，那些可敬的认为自己是了不起的同志们就会表示：“哼，你懂什么？”因此也就使张秀英内心里非常气愤，她一声不响的在她的功课上努力，把人家的藐视化为力量，不论在吃饭和睡觉的时候，不论在大家休息的时候，她都多方的提问题，向一切同情她的同志们求教，当她每次听懂了人家的解答时，她就兴奋而又愉快的说：“噢，妈的，原来是这样的。”她就这样的象一只倔强的小牛似的克服着种种学习上的困难，一直到毕业。

真的，张秀英确实是太有进步了，自进随营学校一直到来决死队工作，仅仅一年多的工夫，由一个文盲变成了识字的人，现在她不但可以看《解放》杂志和粗浅的理论书籍，而且还可以写一点半通不通的文章呢。至於她的做事能力和责任心，那是任何女同志都比不上的。更值得称赞的是她能够克服她的自私自利心。而且她也大大的讲究卫生了，例如：习惯了用三星牌牙膏刷牙，经常的用肥皂洗澡洗衣服……。

这自然了，有些男同志自然要向张秀英追求的，有的给她写情书，有的而且竟每天要到她这里来，来了就请她的客，接着就说东道西，无话找话，或大谈其工作与学习，或大谈其革命的大道理，但结局总是说到我们的女主角身上来。一说到“张同志”她身上，于是就象论到正题似的，说我们的女主角这样能干，那样可敬，到头来总是说她前途光明大有希望，……如此等等。

然而张秀英说：

“同志，我是顶顶老实，顶顶没有学问的，你这样每天来，我知道，你是想要……想要恋爱我的，可是，这不大好，是要妨害你的工作与学习的……而且我现在也不愿意谈这个……。”

就这样的，许多求爱的人就被她教训回去了。

## 五

一九三九年三月初头，张秀英跟着决死队向K城出发，她是被派到前线工作去了。她此刻已是一名光荣的女共产党员，民运队的队长。

行军中每天在爬着上山，真是无穷无尽的山路呵！每遇一个村庄张秀英就拿出粉笔来在墙壁上写着各色各样的标语，例如“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呀，“巩固统一战线”呀，“打倒托派汉奸”呀，“巩固吕梁山脉抗日游击根据地”呀，“拥护国共长期合作”呀，……。有时候也给妇女们讲讲话。总之，张秀英真是忙透了！

一天部队驻扎在一个很偏僻的村落里时，张秀英向指导员说：

“三里路远的一个村里，是我的老家，我要请假看看我的爸爸去。”

“这里离敌人的防线只有二十里，限你四个钟头一定回来。”最后指导员加上一句，“你应该特别小心！”

“是，指导员！”张秀英就笑着走出去了。身上的饭囊之类都没有带，她只带着大队里发给她的支“盒子枪”，沉甸甸的挂在腰里——这是一件胜利品，是决死队在一次伏击中得来的。她走着，感到一草一木都很熟悉，不觉已来到自己久别的村边了。

在村边的槐树下站着个拿红缨枪的小伙子，这小伙子看到一个士兵向他走来，很奇怪：“那里来的这么一个同志呢，有什么要紧事呢，走得这样急？”可是一走到眼前，就什么都弄明白了。

“呀！你就是贵莲吗？真是不认识了！真是不认识了，你回

来的很好，人们还都吵得说你……唉唉，可是你爸爸……”

“我爸爸？”

“唉，唉，你爸爸他已经死啦，你走了以后，他就疯疯癫癫的，总是每天的在乱骂着，说是军队把你拐走了。可是鬼子兵到村里来的那一次，他也不逃，还是骂，就教一个鬼子兵给刺死了，整整的刺了七刀呢！”

然而贵莲没有哭，只是感到突然，就象谁给了她当头一棒。她觉得心酸，于是把牙关紧紧的咬了一下，就向家里奔去了。

可是还有什么家呢，破院落里到处都是长着曾经茂盛过的枯死了的蒿草，只是门前的老槐树还是那个旧样子。看看她曾住过的土窑吧，门也没有了，窗也没有了，空洞洞的象骷髅一样。张着两只大黑眼，凝视着这土窑的年青的主人，贵莲看着不知是什么滋味，而且就立刻觉得害怕起来。

是的，这全然不是她的家了。

当她走进窑里面时，猛地听得忒儿的一声，吓得她立刻就退了一步，待她看时，原来是几只麻雀从里面飞出来了。

“她妈的，吓死了！”

贵莲骂着，而麻雀都已飞到槐树枝上休息去了。

贵莲看着她的窑里，呀，从前的水缸，破烂的木榻，她离家时还在墙上挂的玉蜀黍棒子，门后放的锄头，壁上插的镰刀……一切都没有了，这也不知道是鬼子兵来当柴烧了呢，还是村里人“发洋财”去了？真是天晓得。只是墙上多了一排排的木头钉子，还有小孩子的创作似的漫画，此外还有“打倒东洋鬼子”之类的标语，都是歪歪扭扭的画，歪歪扭扭的字，把一面本来就有蝇屎和臭虫血迹的乌黑的墙壁更加弄成一塌糊涂了。此外，地下散着马粪，在蛛网纵横的窑角上有一匹小鼠急速地钻进了小洞。

贵莲是怎样的酸心呢，她看着这种光景，想起她的爸爸，她终于再也忍不住而暗然泪下了……

说也奇怪，就象在平静的湖面投了一块石头似的，野姑娘回来的消息立刻就传遍全村了，她旧日的伙伴们，小脚的，大脚的，梳园头的，剪了发的，拖辫子的……立刻都跑了来，乱纷纷的站下一大堆，寂静的破院落里霎时就充满了女人的笑声和话声，都在好奇的看着我们的女主角。有的来研究一下贵莲胸前的耀目的彩色自来水笔，有的来摸摸她的“盒子枪”。能说的在诉说着贵莲走后的情形，好问的在问贵莲有没有出嫁，她的新郎可是一个当军官的，有的又在急急忙忙告诉着鬼子兵怎样的闯进村里来，怎样的刺死了她的爸爸……说的有声有色，当中还夹杂着贵莲简洁的话声，好象讲演似的，说的全是大道理。

她们包围了我们的女主角诉说了又诉说，简直就没有个完，好象十年没有见过面的一样。

没有料到的是，有的竟赞美起贵莲的大脚来了：

“我们看到现在的女兵们，实在眼红煞了，人家又会唱歌，又会跑路，实在和男子汉一样。我们这小脚的，活在这样的時候，实在苦死了，鬼子兵来了跑死也跑不动……”她“实在”了半天之后最后说：“大脚的实在好！”

有的还不识死活的，要贵莲给她们唱歌呢，而且说话之间“妇救会”的会长也来了，都围绕在贵莲的周围。

至於旁边站的男人们虽然有胡子的老家伙难免要摇摇头，心里在说：“这样一个女孩子，成什么样子呢，简直是个妖怪！”可是其他的男人也确实的在称赞着贵莲：

“你看，她爹活的时候，总是说贵莲没造化，是个祸害，每天的骂着，小的时候还恶打呢，你看，现在人家娃多么能干，真是一个有出息的姑娘呢，说不定现在一个月赚三四十块的，唉，人总要……。”

有的还指着他的老婆女儿说：“你看人家贵莲还背洋枪上前线打仗呢，就是你们吗，真是些没用的家伙，在村口放一下哨还

要圪扭几下呢。”

议论真是永远不会完的，但是张秀英请的四个钟头的假，就要到了。她本想到爸爸墓上去看看，也办不到了。邻居拖她去吃饭，她也只好谢绝。她的纪律观念是很强的，不能迟归！

临走的时候，野姑娘从衣袋里摸出一支白色的粉笔来，用了她的一向劳动的粗糙的手，在村里的一面砖墙上写了歪歪扭扭的十三个大字，在场的男女老幼都看到了，她一边写，识得几个字的人就一边读，那十三个白色的大字是——

“不愿做奴隶的妇女们快起来吧！”

选自《文艺战线》第五期

一九三九年出版



## 一个通讯员的身世

李欣

山，在晋西北，并不是个有礼貌的客人。而是象一个讨厌的老太婆，臃肿地堆集在每一个角落，紧迫着人的呼吸，给人一种苦闷、不愉快的感觉。在冬季下弦月的夜里，昏茫茫的夜色增加了大地的郁闷，暗云迫压着山头，深谷安静地倦伏着；偶尔从远处传来一两声嘶哑的犬吠，更使人领会到了山谷里的窄狭死寂的意味。

陈期跟着骑兵通讯员，刚爬上一个陡峭的山坡，喘着气，身上有点燥热。山头上没有风，空气在阴暗的夜色中凝结着，好象夏季暴风雨前的光景。山阴坡里的残雪，象古墙上斑驳的石灰似的，给周围乱涂抹上一种不调和的颜色。

路稍微平展一些。两个人都默默地走着，似乎都在思索着什么事情。两匹马儿也沉入睡意中去，温驯地跟着缰绳走着。偶然那马蹄碰着石块，跟着声音迸出一闪火星，才会把这几个生灵惊醒过来。

热汗一落，陈期又觉着冷了。刚才贴在身上的汗腻衬衣，现在使他感到冰凉。他随着通讯员的背影，眼光漠视着那昏暗中的山头，脑子里象幻影般飞闪着过去生活中的一些留着深刻影响的片断。但他没有在任何往事上停留，这对于他遥远的象是思索着别人的故事一样。后来，很自然地想起最近的战斗生活……经过

三四年的炮火锻炼，战争对他是一点也不生疏了。这次参谋长交给他一个任务：要他带一个通讯员，经过情况比较复杂的地区和另外一个部队联络，他欣然地答应了。

“这一路的情形很复杂，武装汉奸很多，你可要小心点！”在临走的时候，那位红军出身性格有点象学生，说话里残留着江西口音的参谋长，一边看着地图，一边嘱托他：“别叫他们把你搞掉了，那才是……”

“那才是有鬼咧！”他毫不在意地把话接下去，轻快地笑了一下，又燃着了一根纸烟。“我们是干什么的！？……再说呢，死掉了还不是死掉了一个人么！”

“死掉了，革命成功万岁！”跟陈期去的通讯员，把他们老战士的一句口头禅，很自然地应用出来，但面孔上却是冷冷地毫无表情。

陈期没有继续想下去，通讯员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骑上了马，他用手在马垫子底下探摸了一下：马还没有出水，就又骑上去，让它跟着前面的枣色马跑着。

下到山沟里，他们又走上一个比较窄狭的路，从山谷流下的溪水淙淙地在马蹄下面响着。右手山腰处送来几声犬吠，显得这夜景分外的寂静。他想找些话讲讲，或者探问一下通讯员的身世，却想不起怎样开始。他只知道通讯员的头上没有头发，别人都喊他‘癞子’，很少人去追问过他的真姓名。

当陈期刚到这个部队来时，就曾注意过癞子，因为他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小孩子，人又特别忠实负责。在一个晚会上，陈期还听到他唱过湖南的山歌和讲过一些零碎的关于贺龙将军的故事。但使陈期最感兴趣的，还是癞子本人的生活历史，特别他想知道这个艰苦备尝的小孩子脑子里常思想些什么东西。

“癞子，你打过仗吧？”陈期突然地冲破沉寂问。

“什么？你问我打过仗么？”癞子象是才被惊醒过来，很奇

怪这个问法似的反问了一句：“嗯！你问的倒好！一个当兵的没有打过仗还算什么！我参加红军没有两个月就上了火线，到现在腿上还留着贵州带的花口呢！……岂只打过仗，我还亲手杀过人呐！……”

陈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并不是觉到被人抢白了几句，而是有点尴尬滋味。他稍一迟疑，用冷冷的语调说：“我说的不是国内战争的时候，是抗战以来，你打过日本鬼子没有？”

“呵！我把你的话听错了。”癞子象是抱歉地笑了一下。“抗战以来，我只参加了两次火线，头一次是打雁门关，第二次是河庄战斗——”通讯员突然把话截住，跟着用僵绳把马一催，两匹马又快走起来。

在马鞍的波荡里，人又陷入沉默中。地上似乎起了微风，穿着毡鞋的脚又感到一些寒意。他们爬上了一个小山头，天空东南面的夜色在起着变化，慢慢稀薄起来。陈期受着困乏的侵袭，脑子的思想昏浊地凝滞着。

一种淡薄而缥缈的心情，把他又拉到过去的的生活里。他挣扎着企图排遣掉某些回忆，但似乎没有效果。他有点激怒的想：这么漫长的夜……通讯员也不说话……

“癞子！”他又突然地冲破了沉寂。

“什么？陈同志。”

“呵！”陈期想不起说什么好，自己觉着好笑起来：“癞子，你家里有老婆没有？”

“鬼哟！我还有老婆！家里就有个妈妈和妹妹，五六年没通过音信啦。前年在庄里镇时候，看到别人都写家信，我也托指导员写了一封，可是到现在也没有见回信。这年头，人不是活就是死，谁还能管那么许多。她们……说不定都会死光了吧！？”

“那里，那里会。也许……”他脑子里萦绕着自己的残乱思想，所以也就想不起什么话来安慰这个通讯员。相反的，他的心

头突然泛起一阵轻淡的哀愁，这是最近几年战斗生活中没有引起过的感觉。虽然在新环境中已经变得比较单纯与直觉了，这时却想向谁发泄一下自己的莫名其妙的感情——但当他的眼睛一落在通讯员背的马枪上，他想起的话便又消失在迷茫的夜色中了。

在山阴的小坡上，两边是很深的雪，中间是滑溜溜的水泥路，马小心地走着。他们下了马，脚已冻得有些麻木了。通讯员取下手套，醒着清水鼻涕，突然转过头来问道：“陈同志，人死后到底有鬼没有？”

陈期吃了一惊，他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来临，他想看一下癞子的脸色，却被细沙般的夜色隔住了。

“那有鬼，你几时见过鬼？这都是人们瞎说的。”他笨拙地回答着。

“也许真的没鬼。我打过很多仗看过很多死人，却没有一次看到过鬼。要真是没有……”通讯员似乎被什么感情烦扰着，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陈期茫然了，觉着自己有点冒失，在某一点上触扰着一个经过长期的炮火锻炼，但没有充分知识的羸弱的心了。他把脚下的碎冰践踏得喳喳的响，想用什么话岔开这个问题，但他弄不清自己的话引起了别人怎样不安的情绪，更不知道象癞子般的小孩子脑子里会装些什么玩意，只好冷冷地说道：

“一个革命者是不应该相信鬼的！”癞子并没有坚持他的问题，他从陈期手里要去一根纸烟，很自然地燃着抽起来。接着象和老朋友谈心似的，他告诉陈期关于自己家庭生活的故事。

“我家里很穷，当我记得事情的时候，爸爸就染上了我到现在也不知名字的怪病，很快地死掉了。家里只剩下妈妈，一个还在吃奶的小妹妹和我，孤苦伶仃的三口人。爸爸一死，田就被地主收回去了，一些破烂家俱拿去抵了棺材钱，最后只剩下了一所破房子。小妹妹拖累着妈妈，我又不懂事，整天哭闹——怎样过

活下去呢？把妈妈逼得总是哭。我记得，半夜里我醒来时候，常常看到她一个人坐在菜油灯下抹着眼泪。可是，那时候，我还小呵！……

在我们乡里，妈妈还算是个漂亮的女人，性情又好，问邻居什么人也没有闹过嘴生过气，老年人小孩子，都喜欢她；可是正是好人才命苦呢！她为着我们两个小孩，整天替有钱人缝衣浆洗些东西，手忙脚乱地过着穷日子，没有二年，当我刚到十岁时候，妈妈就托人情把我送到地主家里放牛，以后，唉！……”

以后，他坦白详细的告诉陈期，他母子连续遭遇的不幸和灾难。他的声调阴郁、倔强，但也很平静，使人感觉到他在生活中懂得了许多事情。艰苦的斗争已经把他的心理变得和年令不相彷彿了。

他在地主家里放了三四年的牛，以他的切身经验，懂得了自己的地位和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他知道怎样去忍受主人的殴打和辱骂，怎样去讨小主人门的欢喜和应付他们的欺侮，怎样去照顾在主人眼内比较牧童还宝贵的牛群；同时他也学会了怎样隐藏与发泄自己的仇恨，用粗野狡猾的办法去折磨牛儿，殴打同自己一样的野孩子，以及在自己的妈妈面前极残忍齷齪地去呕她伤心和痛哭！他的性格变得很坏，他仇视一切人，爱和同情心在这个孩子身上是干枯了。

他一点也不了解妈妈的痛苦，他把自己所遭遇的一切不幸都归罪到可怜的妈妈身上。当妈妈为他这个顽强恶劣的孩子所苦时，伤心地对他说：

“大宝，想想你那死去的爸爸吧！”

“他死不死，管我什么事情！你为什么要养我呢！？……”接着，他会说出极不堪入耳的话来。

但母亲的重大痛苦还不在这里，她还有着不可告人的苦衷，一个漂亮的年青寡妇，处在孤苦无靠的穷苦环境中，她的不幸的

遭遇是一定会来的。母亲又是一个温柔软弱的女人，她那里能逃避过魔鬼们的胁迫呢？

地主的大孩子是个满面麻得打结的淫棍，他从来不放脱一个他所想到的女人，因为他具备着几个条件——有钱有势，大胆和小聪明，所以没有一个年青妇女能逃出他的手掌。为了娱乐自己和他所来往的朋友，当他弄到一个女人时候，他总是骄傲地把他的俘虏的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以及一些他所认为有趣的小动作，在人群中讲得有声有色。自然，这类消息总是能传播得快而且广的。因之，许多被侮辱者也就在他的快乐下残喘着，惊惧地吞咽着自己的苦泪，等待着什么不幸的到来。

母亲也作了这样的一个牺牲者。

当然，妈妈没有法子向癞子诉出这个苦来，尤其是看到孩子的性格和对她的怨恨。她只好让泪向心里流去，在一切可能到来的痛苦下折磨着自己。但为着两个亲生孩子，做母亲的觉着还是应该活下去。万一孩子长大了……这遥远的希望，又是多么诱人的希望呵！

但要来的终于来到了。在一个秋天的晚饭后，妈妈刚把替人家洗的衣服熨折整齐，一面拿起针线来想再乘机给小女孩缝双鞋子。这时癞子突然从外面跑进来，神气活象一只疯狗，直冲到妈妈的面前，他的面颊痉挛着，身上满是泥土，带着新鲜血痕的手里，拿着一根打牛棍子，象是刚和人打过架一般，浑身肌肉不住地发颤。妈妈一闪眼看到这个光景，立刻领悟到要有什么不幸降临了，心紧缩着，身体发起抖来。她从这愤怒到快要爆裂的孩子身上看到了死去的丈夫，也看到了将要到来的灾难的暗影，她那略带憔悴的脸立刻变成死白色。没等她发问，孩子的忿怒的粗野咆哮，就象雹子一样地向她的面上打来：

“我问你，你到底算个什么人呢！？爸爸的尸首还没有化完，你可象臭婆娘一样的卖起风流来了！你不想想，他妈的，还有我

和妹妹两个人呀！你不要脸皮，不害臊，不怕羞，和那野崽子们干下这些丑事，你还要我们兄妹两人在人面前站脚么？我和妹妹到底还算不算人呢！？你不想想，有谁家老子娘象你！别人卖风流，也找个好的，只有你这背运的瞎眼的才去勾搭那绝子绝孙男盗女娼的麻子哩……你要没有男人活不下去，你该早些死呀！……有谁要你养下我们兄妹两个呢？……你说……你……你……”

他用木棍敲打着桌子，大声地吼叫着，好象一只野兽；另外一个拳头，不住地在妈妈脸上晃着，简直是疯狂了，坐在床上的小妹妹吓的糊涂了，从床上滚下来，抱着妈妈的腿儿哭叫着。妈妈突然受了这个巨大的感情的袭击，象骤然遭逢着狂风暴雨的芙蓉花一样，在又气又怕的感情下怔住了。气凝结着，说不出一句话来。活计从她的手中脱落下来，掉在小女孩的头发上，又滚到地下。停了有一分钟，她才哇地一声哭出声来。

“大宝，你疯了么？……你正对着谁发脾气呢？我……我是你的妈妈呀！……”

“妈妈！真个妈——妈！” 癞子紧咬着牙关，沉重的无情的腔调从喉头深处挤迫出来：“你作的好事！”

“大宝，你就不认我，你也该想想你那死去的爸爸呀……你要我怎样呢……孩子……”

“死去的爸爸？你去想想吧，你还有脸说呢？我要你死！要你死！……”

“好！” 母亲气得象一堆打乱结的绳子，满是眼泪的脸上完全失去了人色。“这是你说的……大宝——你，你——好……哼！这是我的报应，我死，……我为什么不早死呢？死掉了不是什么都完结了吗！？” 母亲突然阴森地冷笑起来。

听了母亲的话，癞子失掉了刚才的热狂，从手里滑脱了他的打牛棍子：“这日子我是过不下去的，我不能让别人指着骂‘野杂种’，‘烂婆娘的崽子’……我不能听别人讲你偷汉子的丑

事……我过不下这种日子……”

“都是我的错，我该死！”母亲说到这里，突然抱起靠她在腿上哭的声音嘶哑的女孩子，痛心地哭诉起来：“……孩子……妈妈要死了……有谁可怜你这一个亲人也没有的孩子呢……”

“妈妈……妈妈……”小女孩哭得更厉害了。

癞子没有办法再站下去，他几乎失掉了所有的勇气。但他狠狠地顿了一脚，冷冷地说道：“好！你们活着，我走了……”毅然地转过身去。

“往哪里去，孩子？”妈妈一下子丢开小女孩，一把抓住儿子的肩头，眼泪扑簌簌地滴在癞子的破烂单衣上：“你真的逼我死吗？……狠心的孩子，我这几年为谁活着呢？……你也跟着外人欺侮苦命的妈妈吗？……”

小妹妹滚在地上快要哭不出声来。妈妈的眼泪湿透了癞子的衣服，这情感缩紧着他的心，他想跑到妈妈面前，抱着她痛哭；但他想起了几个讥笑与侮辱的面孔，残留在他记忆中的痛苦生活的伤痕，特别是想起了那个麻子主人对她母亲的下流描绘，他的心儿又变得炽铁一般，仇恨愤怒重新涌现出来，他的神气肌肉立刻又凝结成了一个僵体。他不顾一切挣扎着，把妈妈推倒地上，边吼边跑出门来：

“不能！这日子我没法再过下去了……你愿意怎样活你就怎样活下去吧……我走了！”

“大宝！大宝！大宝！”妈妈在地上爬着，喊叫着。随后对着孩子的背影投掷着痛苦的话语：“好！你长大了，你走你的吧……我死活你也别管啦，……你记着，我死了变成鬼也要找你算账的，变成鬼也不会饶你这忘恩负义的小杂种……”声音渐渐地淡薄下去。

癞子就这样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头。

“我出来五个年头了，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我都干过。我



当过战士，班长，勤务员，通讯员，打过许多次仗，也杀过反革命分子，并且懂了许多事情；但妈妈的话我总忘记不了。我知道，假如有鬼，她死了一定会找我来的。我不知道她死掉了没有，因为从我出来后，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一次，经过四川的毛儿盖，刚进草地三天的时候，我碰到一个老乡，他比我出来晚两年，一定知道一些关于我家的事情，可惜没有等我问到这个问题，他就因病伤不能说话，很快地死掉了。我知道这样子不好，这就是所谓家乡观念；可是妈妈是个可怜的女人呀！自然，有妹妹活着，她是不会死的，但这年头……”他哽塞着说不下去了。

这时，陈期也堕入迷惘之中，一种平淡的哀愁侵透了他的身心，是故事骚动起来的同情呢，还是过往痛苦生活的觉醒，他没有意味到。他继续沉默下去，不想用什么话去安慰通讯员——他懂得，在私人感情的境域里，痛苦只是个人的，分受和安慰往往成为形式的无用的烦扰。

夜将尽了，山岗的轮廓在曙光里慢慢明显起来。小鸟儿在早晨的寒风里喳喳地叫着，远山顶浮着一层冷雾，山村农夫家中的牛儿已经走出了圈，几个狗儿在村口追逐扑打着，是那家的雄鸡还懒懒地啼叫呢？

他们骑上了马，飞快地跑起来。

任务完成之后，陈期接着又到靠近敌占区的一个地方工作团检查工作，离开部队将近半月。回来后，他因为有件事情和卫生所的指导员商量，在所部坐了半个钟头，当他出来要走的时候，看到四个老百姓抬着一付担架，上面躺着一个人不住的呻吟着，脸是死灰色，胸口上一片殷红的血渍，衣服满是泥土和血污。陈期惊疑地注视了一下，不禁喊叫出来：

“你不是癩子吗？怎么啦？在那里带了花呢？”

癩子睁开无神的眼睛，呆视着陈期，痉挛地笑了一下，口微张着想说话，但身子一动，痛得大叫了一声，就闭上了眼睛，两

只带血的手无力地压住胸口。

最后，从他的同伴和老乡的口里，才弄清了他负伤的经过：是一个夜里，他和两个通讯员去送一件重要公事，临走时，三科长特别把他叫去，慎重地嘱托他：

“这一路很偏僻，可能发现成群成股的溃兵，你们路上要警觉点，这是一件绝对秘密的信件，无论如何不能丢掉，记住，情况紧急的时候把它毁掉！”

“这，我都知道，你放心好啦！”

走了刚刚二十里地，在一个小村口便碰见了刚由别处窜到这儿的溃兵，他们三个一点也不知道这消息，正在默默地走着，忽然听见黑暗中有人要口令，他们答应了一声。

“你们上来吧！”哨兵是在一个小山头上。

由于一种大胆的疏忽，癞子一个人走了上去。他走近了，看到站在昏茫的夜色里哨兵的姿态，立即发现了这不是自己的队伍。他惊叫了一声，转身就跑。可惜太迟了，拍——一声，一粒子弹透过他的左胸，他栽了一交。幸而伤口不是要害，他忍痛爬起来，疯狂地跑着，他忘记两个同伴到哪里去了，他听不到后面追击的子弹声，他找不到路，眼睛冒着火星，不管前面是小丘是山沟，只是拼命的跑着，跑着。

用尽了最后的气力，他连爬带跑地滚到一个河沟里，脸紧贴着冰冷的石块，浑身似乎只剩下昏浊的感觉。象做梦——有人在用力剖他的心；他看到三科长阴沉的脸……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他突然听到了沉重的脚步声，一种好象很遥远的记忆猛然紧绞着他的心。他看到三科长阴沉的脸，他又看到几付狞笑的敌人面孔……。一只带血的手从怀里摸出信来。放到嘴里艰难地咀嚼着。

同伴发现了他，用担架把他送了回来。在院子里。他仅喝了一口水，就哇哇地吐出许多紫色血块来。

陈期默默地看着他，心里充满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他陪着把癞子送到病房里，看到医生的脸色，就知道这一个年青的通讯员是已经不行了。他象是对着自己的亲人一样，希望癞子会留下几句话，也许，他到现在还会牵挂着妈妈的话呢！他注视着癞子，两眼湿润了。

最后，癞子睁开眼来，费劲地转动目光，陈期走上前去，痛苦地握着他的手，他苦笑一下，说不出一句话来，随即眼睛就又闭上了。

“指导员！”医生低低的沉痛的语调，打动了病房里每个人的心。“给他换衣服吧……”

一阵骤然痛苦的感情，使陈期不能在那里站下去，他噙着眼泪走出屋门。

“死掉了，革命成功万岁！”癞子在十天前说这话时的坚毅的语调和冰冷的神气，又重现在陈期的脑海里。

选自《西北文艺》第一卷第一期  
一九四一年七月出版

## “我这里还有一挺”

莫 耶

“活人打着不走，死鬼拉着飞跑！”

“你说谁？”

“史根和给敌人俘虏了！”

“史根和！？”

“你瞧，这痨病鬼，前天队伍要去作战，我就跟他说过：‘你一个留在这里，离敌人又不远，不保险！’他偏不信！”

“唉，真可惜！他要不病，这回战斗起码多打死几个鬼子，他机枪可打得再准没有了！”

“娘卖皮，我看他那股唧唧劲，保不定给敌人当了汉奸！”

“哼！敌人看他是咱们八路，不打死他才有鬼！”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史根和到底怎么啦？这个眨眼的瘦小子——大家心里都这么想。

军人大会——弟兄们在院子里围了个半圆圈，脸背着太阳，笑着，说着。台阶上，一堆胜利品在阳光下闪亮。

“……这是我们全体指战员英勇作战的结果，共消灭了十七个敌人，俘虏了两个。我们呢？只挂了两个彩，后方损失了一个史根和同志……”

弟兄们记起了那个总爱唧唧唧地跟人闹别扭的史根和，脸

都凄然地拉长着，院里静悄悄地，只有院外响着一种越来越近的缓慢沉重的脚步声。连长又报告了：

“……我们得到两挺轻机枪、十五支三八式……”

“我，我这里还有一挺！……”

弟兄们惊讶地回过头来，都嚷着跳起来了：“史根和！史根和！……”

史根和喘着大气，把枪搁在门边，疲累地瘫在墙根下。

三角眼直瞪着，冷汗沁出额头，沿着苍白的没血色的脸颊流下来。

不好，这痨病鬼要出毛病：“史根和！史根和！……”弟兄们有的摇着他的肩，拉着他要抓紧的手指，忙乱了一阵，他的眼开始眨着，长长的吐了一口气，看见眼前的脸都舒坦起来，大的小的眼睛盯着他的瘦黄脸，他的瞳仁也亮起来了。

“史根和，大家都说你完了，你怎么跑出来的？”

“我……”史根和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但他清清楚楚记得：就在那一天，全连的弟兄都出发去参加战斗了，他独自留在老家乡家里发疟疾。一阵冷过后，他掀开被子坐起来，脱了灰夹衣，抓着胸口嚷热。这时，老乡慌张的跑进来：

“同志，后梁上有穿黄衣裳的队伍跑下来啦，众人都说是鬼子，都忙着躲呢！”他没等史根和答腔，捆起了炕上的被子，就仓仓惶惶的走了。

外面跑的乱嘈嘈的，娃娃们在哭爹叫娘……史根和心里一慌，‘这怎么得了！’赶忙披上他的灰军衣，挪下了炕，身子晃悠悠的站稳，扶到门边找了根棍子拄着就出去了。路上早没了人影，土坡上却爬上一队穿黄衣服的人来。一看见他，头一个便惊急地举起枪，大声叫：“站住！”

史根和眼一花，颠了几步，靠在墙边。三个日本兵走近来，一个对他瞄准，两个给他上了个五花大绑，拉走了。

一路上，日本人走得很快，还总是担心地向后望。史根和知道他们准是给咱们队伍打垮下来的。他腿软得走不快，拉着他的那个扁平脸的鬼子，却一直用皮鞋尖踢着他的足跟，他心里一下下的冒火：要不是手给捆住，真想一拳打扁了他的脑袋。

从太阳偏西走到星星闪眼，不知道多少路，也不知道到那里，史根和出了满身汗，病倒轻了好多，心里在转圈子：这回准会给拷打，用火烧、灌辣子水，要我说出八路的消息……他想到这些，心里马上打了个冷颤，但马上就又把心一横，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这是光荣的！’于是他定了主意——能跑就跑，跑不了就死！关于八路军的消息，一个字也不说！

到敌人的据点了。史根和给拖进一间草房里，没有门，屋里黑洞洞的。日本兵向对面大院里喊着，一个拐腿的老头拿着高架子的油灯出来，趁着亮他们把史根和捆在柱子上。那老头眯着老花眼打量着他的瘦黄脸和眨着的三角眼，从破灰军衣看下去，然后搔搔灰白的短发，下巴抽动的把鼻子都挤扁起来。

捆好之后，日本人向老头喝着：“我们去吃饭就来，你的看住他！”

他们走了，老头把灯搁在地上，拐着腿在门限上蹲下来，意味深长地边吸着烟，边向史根和打量着：

“你是不是八路？”

“是！咱就是八路！”

“吸口烟吧。”他把旱烟管装满了一袋烟，塞进史根和的嘴里。才吸了一口，外面刮哒刮哒的响着来了，老头急忙拔了他的烟杆，自己蹲下去吸起来。

进来的是另外两个日本兵，一个背着枝‘三八式’，一个扛着挺轻机枪，嘴巴上的油在灯光中发亮。他们叫老头回去，两个人咕噜了几句话，在草堆中躺下了。

半夜时分，日本兵睡的呼噜噜地，史根和的手腕肩膀给绳子勒着疼得睡不着，他在打主意：‘夜深人静，正好跑呢。’于是他用力挣着绳子，绳子象蛇似的紧缠着，他出了一身汗，牙关咬紧：‘他娘，真要弄死你老子！’

——谁来救救我吧！我史根和年轻轻的，才二十三岁，还没有看见建设新中国呢！

汗给冷风吹干了，他疲倦得瘫软地靠着柱子，眼睛搭下来朦胧着，他觉得自己已经挣开了绳子，在没命的跑着，突然有人拖住他的肩膀，他吓得出了一身汗。一睁眼，原来自己还结结实实的被捆着，迷糊中看见旁边一个黑影，正摸着他的肩膀，给他在解绳子。绳子松开了，他抽回手来摸着绳痕，心里感激的直想跟那黑影轻轻地道声谢。但那黑影拿下披在身上的夹袄，给他搭在身上，挥着手叫他走。他顾不得多看那个人两眼，就一股劲悄悄地拐着腿走了。

史根和正要开步，回头看看打着鼾声的两个鬼子。门外一丝灰茫茫的光正映着屋角，屋角里搁着挺轻机枪，靠着支步枪。

“他娘，发一批东洋财再说！”他又转回身轻轻地走过去，背上了“三八式”；低下身要提轻机枪，手酸疼得提不起来，怎么办呢？“咱八路要的正是武器，累死也要扛回去！”他一发狠，扛上肩头，悄悄走出门，撒开腿溜了。

杓子星斜勾在东北角，冷风唿唿地掠着黑色的山头。

史根和气喘喘的爬上山，在山坳里停住脚。把左肩的“三八式”换到右肩，轻机枪从右肩换到左肩。肩胛酸痛的发颤，腿酸软得支不起身子，他想坐下来歇一息，“不行，这里离敌人才隔两座山，还没找到队伍哩。吓！他娘！回队伍，叫他们瞧我的。说我是痲病鬼，我一个人扛回了一挺轻机枪，一枝‘三八式’！我要在队前报告经过，谁再敢说我是落壳货！”于是他抖了抖肩，咬住牙，又爬上坡了。汗象苍蝇般沿着腮边爬下来，他

管不了这些，走着，象追赶什么似的，从黑夜走到白天。

象做了一场梦，他奇异地打量着每个弟兄的脸；圆的、长的、方的，他都记起了他们的名字。这时，连长的滚热的手正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而门边的轻机枪和“三八式”，正在阳光下发着逗人心痒的光亮……

选自《西北文艺》第一卷第一期

一九四一年七月出版



## 我终于见着他

白 嘉

我终于见着他。一个庸凡的手艺人模样的人，瓜皮帽子上盖着微尘，尖尖的嘴脸，清瘦而憔悴；时时刻刻眨着血红的眼睛，象习于自己职业上的困倦，随时随地不放松对货色的挑选一样；嘴角紧紧的扣着两道弧线，整个下巴埋在乱蓬蓬的颊发里——这时，他解开挽着的下衣襟走了进来。

“请问，老肖住哪儿？”嘈杂声马上静下来。我推开面盆引他到肖那里去。在院子里，放着两架脚踏车，一个商人装束的青年也跟了上来。

“哟，哟，老梁！”肖欢呼着跳下炕。

这个叫梁的，就是我久渴一见的××县长。

当我在山里的時候，就听到了无数关于平川可歌可泣的故事。故事的本身既是那么惊心动魄，而故事里的人物又那末沉毅勇敢，梁是最出色的一个，有着最出色的故事。他到××米任县长，还不过四五个月光景，在这短短的四五个月里，他碰着敌人的包围和袭击，有六七次；常常走进太原市去住他几天；也会到××城和××城去，化装成葡萄贩子。……从肖的嘴里，我熟悉了他。

“哪时才能见到他？”我常常这样稚气地问着肖。肖每次都很有耐心的宽慰我说，下山就会见到的。然而，我们没有下山，每

天在边山一带转来转去。但，我每天都跑到最低的山坡上，神往的眺望着平川。平川的红绿色调，透过淡兰的烟雾，诱惑着我，苦恼着我。虽然边山和平川是咫尺之近，但是在没有换上便衣之前，下平川是太冒险的事。

一九四零年五月，一天清晨，敌人又开始边山的扫荡。大家商量好：敌人打上边山，那末，我们就打下平川去，这样，比在边山转移要好得多。于是，我们只好穿着军装下山了。

这夜，我们三十多个从平坦的乡间大道穿过晋汾公路，跨过汾河，来到同蒲路附近——一个矗着教堂塔尖的村子。这里离城只有十里左右。那时，天色微明，我们隐藏在老百姓的家里。整夜的行军，弄得大家异常倦乏，一躺下就响起鼾声。可是，我是太兴奋了，睁着眼睛，想着心思。

“今天见得到老梁吗？”我推推肖问，他“唔”了一声，又睡去了。

晌午，梁自己来了。不用我们去找他，他靠着情报组织，知道来的是我们。现在，他和肖在小声的谈着，争论着，直到上灯的时候。大家在灯光下介绍着自己，每个人都想得到梁的首肯。然而梁脸上却没有表情，他只用炯炯的目光打量着别人，象要把人翻过来看个透澈似的。末后，由梁决定留下四个人：两个到太原那边去（那里是他俩的家乡，是他们从小就熟悉了的地方。）另外两个，肖和我，我们暂时和梁一道。其余的同志，仍旧随工会武装队回边山去，等平川环境稍微好转一点，再调下来。

那几个同志败兴的沉默着。

“大家不要以为我故意为难，”梁歉然的解释道：“你们来下面工作，我对你们的生命和你们的上级都要负责的，同时也要对革命事业负责。所以，我不愿意大家遭遇无谓的牺牲，也不愿意我们的工作因此受到损失……”

上边山的同志们走远了，我们才起身。梁和他那个年青的下

属推着脚踏车，走出村来。夜色是微黑的，风吹着茂草和麦苗，时有两声犬吠，交织成一种悠淡而朦胧的惊恐……

我们避开大路，走在田亩间，平川的道路，纵横交错，如脉络一般。倘若说，这是一个棋盘，那末敌人的据点便是棋子——稠密错落，象张蛛网，稍不小心，就会堕入敌手。

梁他们，从远村的黑影判断着路向。我们时时在岔路上停下来，他们三个低低的争执一番，还是梁颇有自信的择着路走。半夜，我们走进一座躲在树丛里的村子，我们尽量放轻脚步，但是脚踏车轧轧轧的微响，惊起了犬吠。村子显得阴森可怖。

我们停在一栋房子前面。从外面看去，院子颇深，惯用的敲门暗记，是无法使这严闭的大门张开的。梁让自己的伙伴踏着肩头，翻上屋顶，唤出一个和籬的老人来——于是，我们住下了。

第二天一早，村警惊惊慌慌的跑来叫喊道：

“快起来，快起来，‘皇军’包围村子了！”

我们跑了出去，村警迅捷地收藏着遗下的长衫。梁非常镇静的指挥着我们：肖跑进磨房，向身上撒了一把面粉，筛起面来；梁的青年下属，在脸上抹了一把灶烟，替老百姓扑嗑扑嗑的拉着风箱；我则扎上了一块毛巾，钻进站在街檐下的人群里。梁自己从屋里推出一架粪车，一个老汉拽着绳子，吱呀吱呀的对着日本兵推出村去。

敌人象一道富于伸缩性的铁箍，慢慢的向村子里紧拢来。他们照例扑了一个空，照例叫村长到跟前，板着脸，厉声地呵叱道：

“快说，八路的有？”

“没有！”村长照例扮出那付博得‘皇军’信任的傻相回答：“没有！你杀了我也没有！”

“皇军”便放下笑脸，拍拍村长的肩膀，说了几句奖励的话，就走向别的村子去了。

在敌占区，我们工作同志，尝惯了这套滋味。敌人往往向离据点较远的村子，来一个突然的包围。他们施用这种狡猾而又笨拙的手段，想打击我们。可是，这都是白费气力，没有什么成效的。

等到敌人走远了之后，我们回到那个老百姓的家里。梁含意颇深的对我说：“平川工作就要胆大，此外，就靠群众关系好，化装技术妙——”

这时，村警又闯进来，打断了梁的话头，他问梁认不认得这么个人：

“胖胖的，戴着墨镜。”村警显得有点殷勤，又带着几分神秘。“从太原市来的。他老盯着探问你，他说咱知道你的。咱回他说：真冤枉人！咱们县长不姓梁，他从来不来村子里的，他是在城里……”梁凝神静气的听着，深思的样子，很细心的问着那个胖子的相貌，口音，身材和年令。根据村警的回答，他断定胖子就是王。

通常，大家都是在第一次分手的时候，约定下次会见的时间和地点的。今天他的到来，实在有点出人意外。

王一见面就兴冲冲的嚷道：“老梁，这个‘乡地’可不错！他‘坚壁’坚到我头上来了。把我放在一家小铺子里，还借口锁上门，真是——”

“王先生不要见怪。”村警暗笑地抢着说：“梁县长不是说过，要提高——提高警觉性……”

王摘下眼镜，挥着宽面的博士帽，困惑地笑着。梁向村警点点头，象是赞赏又象示意似的，村警会意的笑着退了出去。

“好，我们借这个机会来谈谈。”梁打断我和王的谈话，又象解释似的说道：“在平川，我们常是在白天计划，晚上工作。”随即打发那个有双大眼睛的十一岁的小鬼，到院子里为我们把风。我们团团的坐在炕上，会便这样开始了。

“……平川是丰饶的仓库，也是敌人的心腹，我们就象孙悟空一样打进了敌人的心腹里。但是，这是非常艰巨的工作，我们要善于工作，同时，也要善于躲避敌人，打击敌人——”

蓦地，大门“咚”的一响，还夹着小鬼的一声惊呼。我们全跳起来，掏出手枪。片刻的惊恐，我们交换着眼色，象在说：“是拼命的时候了！”而梁扣着枪机，沉着地走了出去。回来时，后面跟着一个青年小贩，梁介绍给我们：这是第四区的区长。

“我的头都碰烂了，到处找你们。”小贩诉说着，“我报告一件事情：三天前，刘明被敌人追击……追击得吐了血！”

他泛着那样爽朗的笑容，又微微的皱一皱眉峰，望着每张面孔，紧张，担忧，凝神地朝着他。所有的眼睛闪着焦急的光。他把小瓜皮帽往后一推，继续说道：

“碰上了一小队日本兵。他沉不住气，自己明白那套衣服太显眼了，转身就跑。敌人把枪架在车柄上，一面咣咣的放，一面追。只有老子没有跑。日本兵当他是老百姓，打了两个耳光，就直追我们两个。半路我躲进×村。刘明还是拼命的跑，敌人仍旧死死的追。子弹在耳边“嘣嘣”地叫。看看快让敌人抓住了，他忽然灵机一动，在××村兜了几个圈子，结果逃脱了。——区长压低了声音，忧虑地说——不过人是吃亏了，当时，就吐了几口血……”

“危险吗？”

“睡了三天，脸色黄了一点……”

“够他受了！我早就要他换套衣服……他不听，梁苦笑着，随手拿起枪，向太阳穴啄了一下，感慨地说道：“不懂得自己脑袋是挂在裤带上的——咣的一下，不是干掉敌人，便是吃掉自己！”

“李青我找着了，”小贩畏怯的插嘴说。“你要不要见他？”

“不要！”梁眨着眼，突然冒失的吼道。“把他绑上山去！”

同志，你们回去，对这种人应当好好的严格的检讨检讨，办他！你们若放松，等于做了革命的叛徒！告诉山里：这样的人少派几个。我们人手少，这种败类多来几个更叫我们操心。我们要担心他的生命，又要担心他会破坏了工作……这些人，心不通窍的，他们不知道自己下平川是来干啥！一看见钱，就会贪污，发洋财，一个人挂上两个表就以为很光荣，很漂亮吗？狗东西！这些表从哪里来的？这块土地是我们自己的，不是殖民地，我们要好好的来经营它，创造它！——这里抓一把，那里抓一把，地方抓烂了，人民也抓翻了……去！用他去教育大家吧！”

小贩站起来。可是又被梁叫住了。他柔和的说：“嘱咐那个村的村长，好好的调养刘明，替他请医生看一下。”

小贩用点头回答他的叮咛。于是，挂上包袱走了。

梁的亲热的视线向小贩背影投了一瞥，回头向我们说：“这个小沈倒不错，一个好干部，有胆量，能吃苦。第一天下山，就一个人骑着脚踏车进了城……”他沉重的坐下来，叹了一口气：“和他一同来的李青……就完全相反。”

沉默了片刻，梁用沙哑的嗓子唱起歌来：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我们合了上去。大家都溶在激动的感情里。等到歌声一停，又继续着会议。

傍晚，我们在一所小学校前面分手了。两架脚踏车带着四个人，突进黑暗，直向太原的大道急驶而去。

三天后，仍是一个黑夜，我们又聚在一起，匆忙的向西奔走。平原上刮着风沙。……

这次，我们是去赴边山一个重要的会议。途中，我们搭上去边山拉煤的火车。四辆车笨重而缓慢的在大路上颠簸着，象一个巨大的摇篮。我疲倦欲睡，而肖却向胖子谈着太原之行。他说他

们天亮的时候才到城关，在村公所碰着了城里的伪警，伪警认得老梁，还很恭敬的打了招呼……

“嗯，反对小资产者意识，”梁在梦里呓语着：“嗯，反对……嗯，反对幼稚病……”

我们都痛爱的笑了。梁常对我们说，他在平川办了个油印报纸，第一篇社论叫“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恶劣性”，就是他写的。

“坐好！坐好！”赶车的老乡在羊皮袄里叫着。“过桥了哟！”

车轮通过崩塌的桥身。剧烈的震动着。老乡吆喝着马，皮鞭清脆作响。

风沙大了。

远远地，一盏灯火，钻过墨黑的树影，向我们映着恶意的眼睛。那是敌人汽车道上的据点××镇。

一点钟后，我们全下了车。吕梁山在我们的眼前又高又大了。大家雁一般地，从倾斜的砂砾地转进了黑郁郁的山口。沿着崎岖的出路，我们跌跌撞撞的走到天明。

我们走了一段路，梁拣了一块大石坐下来，拦着我们说：“大家休息一下，辛苦了！大家休息一下！”他两手撑在膝盖上面，手枪卧在袖管里，衣服擦在腰间，用手掸了掸包袱自言自语地说：“妈妈的！老子上山要痛痛快快的抽一次风箱。”

他把口琴叫做西洋风箱。

“小炉匠！”望着他那付显得苍老的姿态，我想：“真是个小炉匠！”多年的风尘生活折磨得他这样瘦了。他象刚从炉灰和金属屑里钻出来似的；铜绿的脸色，尘封的身躯；贴在手掌里的枪筒，如一把巨大的钥匙。这位和黑暗搏斗的光明人物，披戴着炉火的热情，金属的坚贞，和一付创造者的身手，以及一把打开“仓库”之门的钥匙。

选自《西北文艺》第一卷第一期

一九四一年七月出版

# 我们的尖兵班

行 者

黄河进入长城以后，要经过山西河曲一个名叫“巡镇”的村庄，这故事是一九四零年九月八日敌人向晋西北扫荡时，一个在敌区游击的骑兵连奉命归营的途中，其尖兵班与敌人在巡镇附近战斗的素描。

接了命令，郝福海轻捷地骑上马，回头一看副班长王占标还在和班长讲话。他一手牵着马缰，马歪斜着头，啃着腿，一只前蹄在地上踏得“塔塔”的响。

“副班长，走啊！”打着招呼，顺便勒着马缰，使马在地上打了一个回旋。

接着两匹马在风中奔驰着前进了，沿着宽宽的大路，而大路是傍着黄河畔的。

五月天，全县稀有的，河边稍稍黄漠的肥田是一色青青了——但这天，正如王占标常说的，是“打仗的天气”：浓雾般的黄风带着轻沙呼啸着，吞噬了河与水，野树与村庄，只有路旁田畦的麦子和菜的青绿色，隐约地浮现着。

很快的，担任尖兵的四班的同志们，便看不到那两个渐渐湮没在黄色风涛中的骑士了。

顺着他们走过的路程，我们——尖兵班前进着，没有一个人



讲一句话。

风声压倒一切，连沙沙的马蹄声，也时显时微地走着走着。

突然，一个黑点，一团拖着尾巴的低而浓密的风涛，——穿过弥漫的昏黄的风沙，迎面而来的，是一匹战马，马背上驮着一个人，枪，斜横地竖在马鞍上，人的胸前。

“站住！”班长高明玉同志吆喊着。

“郝福海吧！”一个临时从五班配备到四班来的战士首先这样说了。——郝福海也是五班的。

马停在我们面前了，咻咻的喘着气，垂着头。枪柄上是血，人的裤子上是血，胸前的旧棉衣上印着被沙尘涂黑的一片湿；血是从胸前流出来的，郝福海负伤了。

“报告班长！敌人已经占巡镇，我们冲进去侦察，副班长牺牲了，——敌人不多！”说着，滚鞍下马，把紧紧握在手中的枪，交给站在马边揽着辔头的高明玉同志。“班长，我负伤了！”——腿一软，郝福海同志倒在地上了。

“郝福海，郝福海！”班长拉住他叫喊着：“唉，过去了！”

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绪，抓住了我们，我们自然地站成一个圆圈，围绕着这一位飞马而来，落马而死，刚才还在报告敌情的牺牲者，静默起来，举行了真挚的哀念的敬礼！

班长用坚决的语调发命令：

“我们，前进，报仇，完成我们搜索和掩护的任务！”我们继续前进了。

视野渐渐宽阔起来，透过漠然的黄色风沙，看到河弯那面隐约的村庄的暗影，逼近巡镇了。

飞来一声冷冽的枪声。

“下马！”班长的命令。

默默地迅速的一个一个滚下了马。

马，被一个同志带到水沟里隐蔽起来了。

人匍匐前进着，疏散开躺在路侧地畔。

嘶……嘶，子弹渐渐密起来，飞过头顶，钻进沙尘中去，轰……飞来了一个炮弹。……接着又是一个，平地卷起了松散着的乌黄的烟柱。

敌人出动了，村边，幽灵似的人影浮动。

“各个跃进！”年轻的高明玉同志命令着，同时就狼似的弯着腰跃进了，同志们作着同样的动作。

“卧下！”哇，树根，渠沟作了天然的隐蔽物，手榴弹伏在胸前，被勾动的板机，枯涩地响着，枪口发着嘘嘘的声音。

就这样，渐渐逼近了。

“准备手榴弹！”

“手榴弹！”“手榴弹！”急骤的声音传递着，立刻在几十米以外，随着响声，构成了不规则的黑蒙蒙的浓烟篱笆！

轻捷的鬼影似的，敌人狼狈地窜到山湾后去了。

我们和敌人对峙起来，空中飞飘着稀疏的枪声。

村边上，又活动着人影。

从靠近河边的一面——谁也没注意到，竟飞来了枪声，而左面沿着山沟，也发现敌人，前前后后，共约有一百多鬼子兵。

敌人包围起我们了！

这时成为我们全班的中心和灵魂的高明玉同志，用手向后一挥，喊道：

“全班上马！快！”

我们一个一个窜到山沟里，上了马。

正面被打退的敌人又前进上来。

“向那个方向冲出去！”四面端详了一下以后，高班长用手指着一条较安全的路。

马，有的打着回旋，但都很快的，有秩序地奔驰开了——奔驰在密密的弹雨中，奔驰在紫色的风沙中。

嘶——嘶——嘶——嘶。

我的那匹瘦瘦的白马，突然尾巴径直地摇着，弯着头。

班长回身向敌人打了一枪，向我吆喝着：“高挺伍，小鬼，打开！快呀！”

我的马有点搞鬼，越来越不对劲，是带伤了吧，我这样想，我观察着马的腹部，臀部——有血。我说：

“班长，马带花了！”

但班长早跑到我的前面了。

打着马拚命的跑着，子弹从四面飞来，飞蝗似的。

“呀！”冰凉地左膀上着了一下，身子侧斜地向前一倾，倒下来了。

人一落马，带花的马便倒地了，看着马合上和善的眼睛时，我把马尸作了掩蔽物，用右手摸了摸左膀，血染了满手，决心的抓起炸弹，等待着。

不由的，回头瞭望着驰马而去的同志们的背影，马蹄翻起碎落的土片，他们多幸福呀！永别了！同志！

“干吧！”我这样自语着，斜着身子从死马的肚上凝视着飞着的子弹和敌人。

骤雨落地似的，马蹄声从背后逼来，一回头，啊！是班长，是明玉同志！象暗夜中突然现出火花，“有救了！我向他飞来的马前匍进着。

高明玉一手放枪，一手挽着立在马前已经用右手抓着马鬃的我，挽着我的兰布皮带，使力一提：“上！”

我躺在马的前鞍上。

我们象一群惊鸟似的驰走了。

一小时后，我们全班在一块草坪上整理着马鞍，等候我们的

大队。

五月十五日于河曲五门楼

选自《西北文艺》第一卷第一期  
一九四一年七月出版

# 刘进的故事

恽和

一

刘进在如雷的掌声中，拖着他那在前一个月被枪弹打穿的右腿，被千万条羡慕崇敬的眼光簇拥着，一拐一拐的走上了纵队军人大会的主席台上。司令员郑重的把“模范侦察员”的奖章，挂在他胸前。从此，刘进这个名字，和接连着刘进这个名字的许多故事，便象风一样的流传在×纵队的战士们中间，流传到每个角落里。

二

当阳光悄悄地亲昵的吻着那面对开栅镇的大黑山顶的时候，刘进从××村——司令部的驻地，轻快而敏捷地向开栅镇走去了。

他循着自幼熟悉的小道，顺利的走到镇的北门外，‘皇军’和警备队正在辱骂、殴打狞笑的不安静的气氛中，检查着进镇的“良民”们，刘进坦然地走近“皇军”的面前，僵硬的但却是温顺的把身体弯成九十度的‘曲尺’样子，然后，指着胸前佩带的

良民证，笑咧开嘴巴说：

“太君的，良民的。”

“开路开路的！”“皇军”高傲的点点头。

进了北门，一眼可以望穿的大街两旁，几家大商号紧紧地接近着。住在里面的“皇军”和警备队不断的从里面出来又回去。街上乱哄哄的，人们在忙乱的拥挤着，商号打开门，招待这些从乡下来的赶集的人们。

街中靠近一座破烂的牌楼的左侧，一座很阔气的大门口威风地站着“皇军”的卫兵。刘进慢慢吞吞的走近靠近这座门的商号的柜台前面，安静的探索着这商号的一切。好久，他才傻气似的向柜前的小伙计问：

“你们那黑布多少钱一疋？”

“看的算吧，不要紧，来货不易哩，二毛钱一尺——进里面坐吧！”小伙计并没有因为刘进带着满脑袋傻气，减少了他一贯的殷勤，仍然是那么笑容可掬的招待着。

“多吧，整买还要那么多？”刘进就接着进去了。随后，便和“掌柜的”执拗地讲起价钱来，让人看起来，好象他是并不愿意买布故意找麻烦似的。

过了好一会，刘进才从这家大商号里出来，把买好的二尺黑布搭在左肩上，又到另一家门面油漆得发光的商号里。一家过去又一家，不管是大商号小商号，不管是大街小巷，刘进都要去，或者执拗的讲讲价钱就走了，或者絮絮繁繁的讲一回价钱，才买不值二毛钱的一些小东西。

太阳偏西的时候，刘进替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背了他买下的布和盐、油，夹在出城的人们中间，匆匆的出镇了。

傍晚，他回到××村，向司令员详细的报告：“十二家大商号里，五家住着警备队，两家住着日本人，日本人的司令部就在靠近牌楼的油漆门面的商号里。”除过这些，他还告诉司令员，敌

人的大炮重机枪在那里，哨兵卫兵在那里，从那条小巷可以转到敌人的司令部去，“皇军”警备队大概有多少。……

就在这天晚上，某纵队的一部去袭击开栅镇，得了一挺重机关枪，打死了几十个“皇军”和警备队，胜利地回来了。

### 三

“皇军”的中队长因昨晚受了中国军队的袭击，眼珠子都气得涨红了，在悄悄的埋葬了死去的“皇军”和警备队之后，决意要寻找这些“匪徒”，扬扬“皇军”的威风。于是，派了两个小队长，带两组警备队出去侦察“匪徒”的行动。

两组警备队分东西两路去侦察，约定第二天傍晚一齐回到开栅镇。

上午，小队长腰里横插着手枪，领着一个警备队，带着一支三八式步枪，毫不经意的到离开栅镇还不到五里路的峪口村去侦探，当小队长的脑子里正一幕一幕的滑过女人、金钱、酒肉的影子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个年青的汉子。小队长把为欲念冲动的贪婪的眼光掠过这年青汉子的全身，然后，并不敏捷的把手枪从腰里取下来，开玩笑似的把枪口对准那个青年人：

“干什么的？”

“到亲戚家去的。”年青人温和而满不在乎的回答。

“有没有良民证？”

“有，这就是。”年青人把良民证递过去。

小队长并不细心的把良民证翻过来翻过去的看了半天。

“你叫刘进？那个村的？良民证是假的吧！”

“我是叫刘进，曲里村人。良民证是我们村会长发的，还有图章呢！”

小队长没有话说，好象思索什么似的，好久，半笑不笑的

说：“你是中国军的探子——搜他身上！”但是小队长和警备队都没有动手。

刘进从小队长贪婪的眼光中，看出了他的意思，于是从口袋里摸出一张五元的法币，恭敬的笑眯了眼睛说：“这是送给先生们些小的一点纸烟钱，今天没带多的，以后，以后再……我是曲里人，以后再来坐吧！咱们不认识，镇上李小队长和我很好！”

“你说的是李胜发？那是我的同事。”小队长把钞票装在口袋里和警备队长心满意足地头也不回的走了。

小队长和警备队走近峪口村维持会的正房里，把手枪放在桌子上。步枪靠房门立起来，便倒头躺在炕上了。维持会长正忙着温茶点烟，忽然房门推开了，进来一个人。

“你不是刚才碰见的那个刘进？你到这儿干什么？”小队长从炕上把头抬起来问。但是刘进并没有理他，却很敏捷地把靠在门上的步枪背在肩上，小队长着了慌，急急忙忙地一边往起爬，一边说：“步枪不是好耍的呀！快放下！”话还没有完，刘进把藏在背后的手榴弹对准了他们。

“不准动！动就不客气！”刘进凶纠纠地说：“这条步枪和手枪，我要借用一时。我们队长派我来请你们到队部坐一坐。”说着，把手枪握在手里。

小队长和警备队的脸都苍白了，他们在手榴弹的威逼下，拖着没有力气的双腿，快一阵慢一阵的向××村走来。

#### 四

离开峪口已经有七八里路了。猛然间，稀稀落落的枪弹掠过高空，越过刘进落在他们前几步的大地上。后面，“皇军”的骑兵涌着漫天的尘土，急驰的扑来。

小队长和警备队一听见枪声，返身就往后跑，刘进拿起手枪



向小队长打去——人倒下去，掀起来的尘土和火药的烟，织成稀薄的网。

枪弹穿过漫天的尘土，落在刘进的左右，他轻巧地转进路旁的山沟，踏着雨水冲蚀的石阶，隐没在密密的森林中。

在丛林里，象兔子似的跑着的时候，他觉得右腿有些麻木。

“皇军”的骑兵没奈何的立在沟边，无目的地向丛林里乱发着密集的弹火。

当激烈的枪声冲破××村——司令部驻地的安静的空气时，特务连的战士们便严整地在村前的山头上散开了，司令员派出了侦察员去侦察情况。

“干什么的？”有人发觉了从沟底慢慢地走上一个人来，便大声喝问：

没有回声。战士们紧张的心情，静静地屏住呼吸，许久，没有动静。那沟底的人，象疲乏了的牛似的，艰难地运动着，人们的视线集中在他身上。

“我看，那象刘进。”前面的战士猛然的说：“为什么走得那么慢？”

好久那沟底的人上来了，果真是刘进，大家关切的走过来。但是刘进却忽然的倒了。

“挂彩了！看裤子上的血，哦！他还带来一支手枪和一支步枪！”指导员和大家都感动的流下泪来。

选自一九四一年六月十日《抗战日报》

## 第一次侦察

马 烽

队伍到达王家坪时，天已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自报奋勇的向连长要求，去侦察金庄的敌人。

“你吗？”连长笑眯眯的说：“不行。打冲锋、拚刺刀算你第一。当侦察，这玩意是细活。还是让刘杰去吧！”

刘杰也得意洋洋的，向我扮了个鬼脸说：

“黑旋风，你去吗？保险给日本人抓住。”

我本来叫郝建峰，但是他们偏要叫黑旋风，不过这我也不十分在意，管她娘什么黑旋风白旋风的，反正人有个名就行。最气人的是他这样小瞧人。我当时气呼呼的说：

“报告连长，我是本地人，周围的村子都熟悉。刘杰是个山东棒子，一开口就奶奶熊，奶奶熊的。他去一定没办法。”

指导员在炕上笑了。刘杰在地下也哈哈的笑了。连长想了一下说：

“那么好，就你去吧！”

我听了让我去，高兴的什么似地，撒腿就跑。

“回来。”连长的声音。

没办法，只好又回到桌子跟前。连长一面打着灯花，一面问我：

“你说，让你什么时候去？任务是什么？”

我想了半天没开口。指导员和刘杰又都笑了。指导员说：

“真是黑旋风，这么性急。”

“今夜准备好，天明去，三十多个伪军，一挺重机枪，你去调查，看这数目确不确。”连长很严肃的说：“碉堡在什么地方？机关枪阵地什么地方？”

我听他说完，又想走了。但他接着说：

“还有，要细心灵活。万一被敌人抓住的话，死也不能泄露一点消息，害自己同志。”

“是，连长！”我敬了一个礼就出来了。

半夜没睡着，心里着急的很厉害。天不大明就起来，换上便衣，吃了两个老百姓慰劳的馍馍。腰里插了个捣蒜锤，就起身走。

天气有点冷，两旁田里的高粱沙沙的响。这条路虽然三年没走了，我还能认出来。

我走得很快，心里这样想：“自己干这事是第一回，第一炮一定要打的响一点。这回不但要完成任务，说句大话吧，真要把敌人的毫毛也数清……”想着，想着，已爬过一个小土坡，到了一棵大槐树下。我知道已走了十五里路，再走五里就是金庄。这时太阳已出来了。我跑的满身是汗。我站在树下休息一下。正在用手巾擦汗的时候，忽然从对面来了一个穿灰军装的人，我以为自己看花了眼，但是看着看着，已经走到我的面前了。“这家伙一定是个汉奸”我想。但他两手空空地，还带着八路符号，于是我便放了点心。

“老乡，干啥去？”他向我上下看了一遍这样问。

“到金庄走亲家。”我把早准备好的这句话，随口回答。

“老总你从啥地方来？”

“我从金庄来！”

“啊！金庄不是……”

“你说金庄的日本人吗？早就没有了。不然我怎么还敢穿军装走呢？”

“啥时候打走的？”

“不是打走的，是他们自己走了的。昨夜一听说王家坪住下了咱们八路军，就都吓的退回城里去了。”

“真的么？”

“当然真啦！”他笑了一下，又看了我一眼说：“同志，你是哪一部分？”

“一家人。我就是王家坪的八路军，到金庄探一探去。”我说完才觉到有点失言了。但他仍是笑眯眯的说：

“是啊！我说一看你，就不象个老百姓。有火吗？吸支烟。”

“火，没……”

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已从怀里掏出来了，不是三炮台，也不是前门牌，而是一支手枪，马上对准了我。

“不准动，举起手来。”

我知道是上了武装汉奸的当，可是已经迟了。没办法，只好举起手来，腰上的捣蒜锤，就被他拿去了。

“王家坪，有多少八路？是不是要来打金庄？”他说着，把手枪动了一动。

我起先被他吓住了。后来听他这样说，竟冒起火来了。我就大骂：

“你这狗汉奸，日本人的三孙子，你要你祖宗告诉你吗？那除非砍了你祖宗的脑袋。”

但他一点也没有生气，只冷冷地说：

“你不说也好。走！”指着去金庄的路。

手枪逼着，没办法，只好走。当时我心里乱极了，又羞又气。我想把他揍死。但他的枪口逼在背后，我只回了一下头，屁股上立刻挨了一脚。后来我想，用舌头磨牙，软磨硬吧！

“你看，咱们都是中国人，为啥要给日本人当汉奸？”我向他这样说服，“将来打走日本，咱们就都能过太平日子了。……金庄有多少敌人？”

“金庄吗？有二十多个皇军，三十多个皇协军，还有一挺重机枪。”

他说的和连长说的一样。我心中不由的一乐，我想这傻家伙大概被我说服了。但他鼻子里笑了一下，接着说：

“哼！有本事回去报告吧！”

我听了这样尿泡打人的话，心里直冒火，恨不得把他的脑袋打烂。但他有一支枪，他妈的，没办法。

又走了一会儿，就看见金庄了。汽车路从村子中间通过。碉堡在村子北边。也不很高，马马虎虎地，还可以看见上边的哨兵。这时我心里乱杂杂地。想到再过一会儿，就不知要受什么洋罪了。又想起了家里的人：连长、指导员和连上的同志们。更想起了连长的话——“死也不能泄露一点消息，害自己的同志。”马上我就打定了主意：“打死老子，也不说一点消息。”

在一个拐弯的地方，我无意之中扭了一下头，没想到那个汉奸，正在点一支烟，手枪插在皮带上。我高兴极了。不问三七二十一，撒腿就往路旁高粱地里钻。紧接着就听见“叭叭”的两声手枪响。随后碉堡上的机关枪也“答答答”的扫了过来，子弹在我脚旁边“扑刺扑刺”的入土里。

高粱地里很难走快，两手分开高粱杆，人才好钻过去。幸亏不多远，到了路上，我便飞跑了，只怕他们追上来，跑的我满身是汗，喉咙里直冒着烟，什么土堆，高粱，大槐树……都闪在我后边了。忽然，后边有人大声叫：

“站住！”

我听着，身子冷了一半，心里想这回算完了，等我回头来看，是他妈的刘杰，他穿一身便衣。他跑过来对我说：

“连长指导员不放心，叫我来看看你。刚走到这儿，就见跑过一个人，我连忙躲到高粱地里。等会一看，是鸡巴你。”他又向金庄那边看了一下，“探的怎么样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太多了，不知道该说那一件好。他也沉默的看我。忽然，他惊慌的说：

“啊，你腿上怎么了。”

我低下头看，腿肚子上挂花了。红黑的血粘了一片，裤管上湿淋淋的，血现在不流了。这时我才感到了疼，眼一阵一阵的发黑，腿一步路也不能走了。结果让刘杰把我背回去。

第二天黎明，我们打金庄。我听说那个汉奸在我跑了的那地方，被自己的机关枪射死了。

选自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六日《解放日报》

# 小洪的故事

邵挺军

砌着红墙的庙宇，是个新民小学。庙的前面横着一块平坦的广场，方才还响着孩子们的嘈杂声音，现在是一片寂静。已经是上课了，孩子们坐在一排排的座位上。教员是张静文先生，他是个二十多岁的爱国青年，他不愿教敌人的课本，经常暗地里给孩子们上抗日课本。

这时，张先生沉着脸立在讲台旁边：“同学们，今天把新民课本拿出来。”学生们你望我我望你，谁也不拿，只是吃惊地望着张先生。

暂时一切都静了下来，村里传来一阵难听的驴叫声。

一个孩子离开了位子——小洪立起来了，脸色很严肃。

“先生，为什么不上‘咱们’的课本？”

“唉！这星期查学的还没有来过呢，今天说不定要来！”

“不怕不怕，咱们上‘咱们’的课本，叫我去放哨，要是他们来，我就报告你。”

沉默了一会。

张先生皱紧的眉头，突然松开了，点着头说：

“可以是可以，不过你得特别小心呐！”

“先生，我和小洪一同去。”花花站了起来，两条扎着红绒绳的辫子在胸前摆动着。

接着，课堂里起了一阵低低的嘈杂的声音：“我也去，我也去……”

“小洪和花花去就行。”张先生说。

于是，孩子们都用高兴与羡慕的眼光送他们出去。抗日课本在每个桌子上出现了。

村口，靠大路的一棵榆树下坐着两个孩子，他们就是小洪和花花。小洪歪戴着鸭舌头学生帽，花花的辫子上红绒绳随风飘荡着，他们不时向路的远方瞭望。天空明净得没有一点云彩，几只雁在他们的头上飞过去。

“你看雁，你看雁，你说雁为什么会飞？”花花问小洪。

“有翅膀自然会飞。”

“人为什么不会飞？”

“人没有翅膀嘛！你看飞机有翅膀，也就会飞。”

停了一会。“你说为什么要有天？”花花又问了。

“天……”小洪傻了眼了，一转眼望见大路上远远地摇摆着两个黄色的人影，他忙用胳膊撞了一撞花花：“你瞧！你瞧！”花花望了一眼，象扎着翅膀飞跑回学校去了。

留小胡髭的和架眼镜的日本人，距小洪才十来步远，叽哩咕噜说着话，小洪小小的心突突地跳了。这时几只麻雀吱吱地落到小洪近旁的路上。

“太君，太君，等等过来，我在捉雀呢！”小洪装着捉雀的样子。

“小孩子，捣蛋的。”留胡髭的日本人骂小洪。

雀儿飞跑了，小洪歪着脖颈，斜着眼说：“太君，看把我的雀儿惊跑了。”他用手掩着眼呜呜地假哭起来：“要你们赔！要你们赔！”

日本人哈哈地笑了，留胡髭的日本人在小洪头上轻轻地打了一下：



“小孩子，村里有没有八路的？”

“没有的，没有的，太君，你们尽管进村吧！”

日本人让小洪缠了一会，等他们到学校的时候，教员正在认真地上新民课本了！

下午，放学后，小洪在村口放羊，突然来了两个带枪的日本兵，后面牵着一个被绑的中国人，那人的面色苍白而疲倦。走在前面的红脸的日本人问小洪：

“喂！小孩子，这个人你村里有没有？”

小洪没有哼气，瞪着大眼睛望那个中国人，脸皮很熟，好象那里见过的，但是不知道名字。

“太君，他是我们村里的。”小洪敏捷地走过去，亲热地拉着那人的衣服：

“狗娃大，你怎么会给皇军逮住的？”

日本兵把手一扬，要见村长，小洪就在头前领路，到村长的院子门前，小洪高声的喊：

“村长，快出来，狗娃大叫皇军逮住啦！”

从门缝里伸出一颗长头来，这是村长。

“这个人你村里有没有的？”日本兵问。

“太君，就是我们村里的，他是狗娃的大。”村长领会小洪的话回答。

日本兵把那中国人放了，原来他就是本区抗联的工作同志。这时，他苍白的脸上飞来了喜色，拍着小洪的肩膀：

“小朋友，你真聪明！”

小洪今年才十二岁，身个长得不太高，但很结实，脸圆得象个月饼，两只大眼睛不停地闪动着，发着晶亮的光芒。七岁就死去了大，妈把他当做命根子，疼他爱他，可是又嫌他淘气，常跟小洪说：

“我的儿呀，听娘话，不要淘气，总要学得规规矩矩。”

当他不依从他娘的时候，她会骂他，甚至会打的。

秋天。一个爽朗的早晨，太阳温暖地吻着大地，一队八路军开来小洪的村里。那时八路军正打着百团大战，吓得敌人钻在城里不敢出来。村长高高兴兴地烧开水端给八路军喝。村里的人齐跑了出来。小洪的妈也站在一边看热闹。

小洪跳跳蹦蹦，挤进一群正在喝水的士兵中去，一个矮胖子士兵抚摸着他的头，微笑着：

“小孩子，你来干什么？”

“你们八路军讲军民合作，我和你们合作来啦！”

士兵们哈哈地笑了。矮胖子士兵把他抱起来。一个红的东西吸引着他，他从矮胖子口袋掏出一个日记本，好奇的一张一张翻看着。他看见里面夹的一张照片，上面有个含烟斗的兵，他惊奇地张大了口：

“这是谁？”

“是咱们的贺师长，贺龙。”

“活龙？”小脑壳里的思想闪了一下：

“是晋西北的活龙？”

“对呀！”

小洪想起来了：“人们常说的，活龙走到那达，那达就下雨。活龙住到那达，那达就丰收……。”他还想起人们常唱的一支歌：

“活龙活龙快下雨，  
收起麦子先送你，  
你吃仁，  
我吃皮，  
留下麦糠糠喂毛驴。”

小洪的眼睛里放着稀奇的光，注视着照片上的贺龙。突然他把照片紧紧地贴到胸前，歪着头，小嘴一咧，笑着：

“同志，给了我吧？”

“你要他干什么？”士兵微笑着。

“我要……咱们军民合作嘛！”小洪扭搭着身子。

士兵们又哧地笑了。一个士兵在他脸上拧了一下：“哼！调皮鬼，给你东西就是军民合作！”

“好，就给了你吧。”矮胖子说。

小洪这一下可乐的跳了起来。他把照片轻轻地放进口袋里，比放饼干还要小心。忽然有两个八路军小鬼，端着水在小洪旁边穿过，小洪惊异地问：

“你们队伍上有娃娃？”

“有的。”

“我也加入你们的队伍好吗？”

“好是好，可是我问你，你家里人答应吗？”

“我不知道。”

“那可不行。”

小洪的身子扭搭起来：“我要去……我要去……”

“嗒嘀，嗒嘀……”一个士兵鼓着两颊吹起了军号，士兵们迅速地排着队走了。小洪觉得自己的两脚在跟队伍移动。

小洪妈正瞪大了眼望着小洪，这时，飞快地跑上去，嚓地一把抓住他：“小瘟神，你想飞吗？屁大的个人倒由你呀？”巴掌落在小洪的头上，小洪转了一下身挣脱，揉着眼睛走回家去。

跟回去的是母亲的骂声：“好我的要命鬼，我孤儿寡母的养活了你好，你不知想怎样气我！”

小洪的妈边骂边哭回到屋里。准备要狠狠地惩罚小洪一番。

忽然难听的沙嗓子从门外传进去：“哈，这种娃娃，没办法，只有辣辣地打！”这是小洪村里的叔叔，他是当地的大流氓，抽大烟耍钱都有他，可是烟没得抽了，耍钱也输了，就要去给日军做点事，捞个三元两元。小洪早就讨厌他，见他进来，小

洪就跑出去坐到屋檐下，伤心地哽咽着，心里恨着妈妈的打。

但是哭着哭着，他的手不知怎么放进了口袋里摸出了照片，照片上的贺龙正向他微笑，他迷住了，不哭了。

第二天，小洪到学校一放下书包，就拉着花花走到墙角落里，小洪的手插进口袋里，笑着说：

“我有个东西你看不看？”

“什么好东西？”花花渴求着要看。

小洪掏出照片，高高举到花花面前：“你看这是谁？”

“谁？我认不得。”

“这是活龙，晋西北的活龙。”

“啊！活龙，你那里来的个活龙，给我，给我。”

“见鬼，谁给你呢？”

可是，没几天，小洪把照片给同学们传遍了。

星期日上午，张先生锁着眉头，在校门前广场上来回走着，心焦地向前面探望。

一个帽舌下露出短短头发的孩子在前面奔跑。

“那是小洪吗？”张先生招呼喊叫，小孩回过圆圆的脸来，果然是小洪。他跳着蹦着到了张先生面前：“先生，喊我做甚？”

“走，回我家里去。”张先生拉了小洪的手走进屋里。

小洪依在张先生身上，张先生抚摸着他的细软的头发，两只眼里的光芒，交织成热烈的感情，张先生低声地说：

“今天城里的敌人要出动，你把这封信去送给村西的刘营长，愈快愈好。”

小洪曳着个纸包出去了。

路过家里，妈妈正立在门口望着小洪回来吃饭。小洪回去很快地吃完饭，放下饭碗就想走。

“小洪，你把猪喂一喂。”他妈叮嘱说。

“我……”

“你想出去耍，成天耍还不够！”

“不，妈，我去喂。”小洪走出门外撒腿就跑了。

一会儿，猪在门上哼哼地咬着门扇，小洪的妈斥责着猪，从屋里走出来，一看见猪槽里是空空的，她的窄条脸立刻肿起来了。

“小瘟神，又偷跑啦？唉……”

她只得愤愤地自己去把猪喂了。

天黑了，家家燃着了灯。小洪的妈焦虑着小洪还没有回来。

忽然，“妈！”小洪跨进门来，头上冒着汗珠。

“狼吃你的，你死到哪去来？”妈从炕上跳下来，嘴唇颤抖着，脸变成了铁青。“你说，不就敲断你的腿！”

“妈，张先生叫我给他拣柴去的。”小洪羞愧地说出来。

“你为甚不告我？”

“妈，我错啦。下次不敢了。”小洪求饶，她也就不追问了。

第二天，学校散了学，孩子们相跟着回家，胖娃和花花轻声地谈论着：

“昨天下午有队日军在城里到西村的路上，碰见一个放羊的娃娃，就问：‘前面有没有八路的？’那娃娃说：‘没有的，没有的。’日军就大摇大摆的走了。哼！还没走二里地，两边高粱地里就砰砰打枪了，日军才知道中了八路军的埋伏。可是多半都已叫八路军打死了，逃回去的鬼子再也找不见那个娃娃了。听说他们要捉那个放羊娃娃呢！”

“那个娃娃是谁？”

“谁也不知道。”

其实，就和他们一块走的小洪是知道的。但是他装着很正经。

这时疤子仰着头正哼着敌人的歌：“亚洲有史四千年，文化

光芒耀四边……”

“疤子，入你妈，你唱汉奸歌子想舔日本人的屁股！”胖娃骂着。

“你管不着！”疤子怒了。

他们两个站住了，象两只雄鸡对望着。吵了两句，两个便扭打起来。

“不要打，有力气打日本人去。”花花嚷叫着。

小洪过去把他们架开：“来，咱们一同唱个保卫黄河吧！”

于是，“风在吼，马在叫……”雄壮的歌声响彻村边。唱完歌他们走入打谷场，正准备耍游戏。

“小汉奸来了！”不知谁叫了一声，大家便象嗅到了狗屎四散跑了。

原来迎面来了一个脸孔很脏的孩子，他叫黑子，是小洪叔叔的儿子，他想念书，但是，父亲不叫他念。孩子们都嫌他父亲当汉奸，一见他就跑了。只有小洪没有跑，愿意和他一块玩耍。

“黑子，你跑来干什么？”小洪用手搭到黑子肩上。

“今天我大从城里回来，”黑子喘着气低声说。“我在门外听见他对我妈说，昨天下午给八路军放哨打皇军的放羊娃娃，他说就是你。他还说……”

“他说怎样？”

“他说明天要捉你进城里去……”

小洪脸上有些害怕，但立刻平静了。心想：

“他妈的捉我，我才不怕呢？我有八路军……”

他向黑子一挥手，撒脚就往八路军住的村西跑去，跑得那么飞快。直到天黑才回到家里。

清早，小洪一揉开眼，就看见瘦成皮包骨头的叔叔坐在炕沿上抽烟了，腊一样黄的脸露着微笑。

“小洪，快起，今天叔叔叫你进城里去，皇军在城里开儿童

大会，给好东西吃，还发布呢！”母亲贪婪地说：“去就去吧！为得东西。”

“妈，我不去。”

“孩子真不懂事，有东西还不去拿？哈哈！”叔叔狡黠地笑着。

“乖乖的去吧！拿回布来我给你缝件新袄。”

“对，我就去。”小洪回答得很爽气。

早晨玫瑰色的阳光，射在青郁郁的田野上，蛇一样的路上蠕动着两个人影——小洪跟着叔叔正向城里走去。

出村二里就可望见一个小庙。可是离城还有七八里呢！小洪不时地望着小庙。

终于到小庙了。“哼哼”小洪一声咳嗽，庙背后蓦地跳出两个拿枪的人，他们就是昨天晚上小洪预先约好的八路军呵！

叔叔的脸苍白了，小洪却乐的跳蹦起来。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日于晋西北

选自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延安《解放日报》

# 碑

胡 正

一九四〇年的秋天。

在披着露珠的丛草中，在羊肠山径上，年纪大约二十岁，象村姑似的凌前英，挽着一个小篮，向山下走着。

山下面，是平躺着的晋中平川。汾河，在中间似一条受伤的长虫，蜿蜒地蠕动着。

她走下山来，便又钻入到高粱和谷苗间的道路上，向着刘村走去。

她是来往于刘村附近，做妇救工作的区级干部。她的装束，和平川里的普通妇女一样：白布上衣和阴丹士林布裤子。她把那些纸单文件巧妙地藏在身上，并且还摘了些豆角，放在挽着的小篮里，这就象是一个农妇从田里摘了豆角回家一样。

刘村是靠近汾河，离县城二十几里的一个小镇。自从敌人占了县城以后，刘村便变为游击区了；敌人经常来去，暗地里也有我们的组织。

现在刘村确是荒僻得多了。清晨，连鸡叫也听不到了。

柱儿妈把柱儿从炕上拉起来：

“起来，给你爹送饭去！”

柱儿揉了揉还未睡醒的眼，不高兴地担起米汤和蒸馍，慢吞吞地走出大门。



柱儿今年才十四岁，柱儿妈是一个近三十岁的农妇，本村里的妇救会秘书。她和凌前英在工作中发生了友情，总是姐妹相称的。现在，凌前英来了。

柱儿妈盛了满满的一碗米汤，拿出些过中秋节时的月饼来放在凌前英面前，便到村里去召集会员去了。

会员们断断续续地来了。

一位四十多岁的拐着左脚的老太婆——那是今春里敌人来，她没有跑脱，被敌人用枪托打坏的——让她孙子兔儿扶着，一步一拐地来了。进屋后，又叫兔儿到大门外去瞭哨。

“噢，前英，你一打早来的？今晌午可是要到我家里吃饭去啊！”拐脚婆婆笑的眼眯眯地。

“看婶婶的脚，还没有好清吧？”凌前英扶她坐在炕上。

“我这算什么咧，看你，成天价跑上山跑下川的……”拐脚婆婆又要夸奖凌前英了。

在柱儿家后院的一个角屋里，妇救会一个秘密的动员会开始了。会员们都团聚在炕上，侧着头，听着凌前英的讲话。

当凌前英讲到要她们劝家里早秋收早往山上送粮的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的眼睛盯着张四嫂。

“张四嫂，我看你家个男人的脑筋可顽固咧，一个小气鬼。年时死也不往山上给咱们县政府送粮，一点也不前进。你回去可是要好好地开导开导他啊！”拐脚婆婆很正经地说。

“哼！他再要那样下去，我就不跟他啦。”张四嫂十分懊恼自己有这样一个窝囊的不争气的丈夫。

接着她们又回过头来，听着凌前英在讲：每人要捐做鞋子，帮助八路军保护秋收，尤其还要和石桥村妇教会竞赛。这，刘村的妇女是不甘落人后的。

“我做两对。”

“我交三对。”

“我叫我儿媳妇也做两对。”拐脚婆婆总是要比别人起劲些。  
“叫她打两对新布底，纳的耐耐地。”

凌前英拿出册子来，登记着每人报出的数目。突然，送饭去的柱儿飞似的跑进来，气喘得象急吹的风箱，他用袖子抹掉面颊上湍流的汗水，急促地嚷道：

“快跑吧！‘黄人’（日军）从前村里来啦！听说‘黑狗子’（伪军）报告了，说有妇救会干部来咱村里开会，一下就要包围咱村啦！兔儿，咱们赶紧给后村里报信去！”说着，又急急地拖着门口拐脚婆婆的孙儿，奔向后村去了。

刘村立刻便骚乱起来。

凌前英镇静地告诉大家：“不要慌，赶快往边山上跑，赶不及，就躲在庄稼地里！”

于是，大家便跑出大门，往村外奔跑了。

拐脚婆婆可急得要哭了，该死的孙子兔儿，也忘记了管他奶奶，就报信去了。

凌前英迅速地把登记册藏在身上，她不愿只管自己跑去，不顾这不幸的人，她扶着拐脚婆婆费力地移动着。

拐脚婆婆的心里越慌越急，越拐不来，凌前英简直是在拖着她跑。秋天里，凌前英浑身都淌汗了。

敌人一个小队已经进村了，走在前面的有四五个人，各持手枪从街心往村西头走，其中一个粗鲁的竖着两条浓眉的田中队长，一个是短矮的有着两颗凸出的红眼珠的吉藤队副，跟着一个翻译，几个士兵，如狼似的眼睛，搜索着“妇救会”的人。

拐脚婆婆的脚，象不是她自己的了，麻木臃肿，脸上的汗水，汇合着泪珠，前襟上淋湿了一片，耳朵里响起皮鞋的声音，心里一慌，腿一软，卧倒了。凌前英忙俯身下去搀住她，拐脚婆婆已经象没有骨头似的软瘫了，抖擞地强吐出几个字：

“前英……赶紧……不要连累……”

凌前英看看拐脚婆婆连一步也走不得了，后面又响起了枪声。她便连扶带拖地把拐脚婆婆搀进路旁的一间草房里。赶快给她盖了些草，便飞奔出来。

“砰！”一颗子弹向着正在跑的凌前英射过去，落在旁边一棵树干上，她急忙往下一蹲，爬着躲进刚收割回来的高粱堆里。

吉藤队副大步跑上前去，一个人也没有了。他那两只凸出的红眼珠，盯着高粱和玉蜀黍堆，右手举着手枪，左手就去翻高粱秆。高粱秆上的干叶子发出沙沙的叫嚷。

“喂，找什么？往前追的！返回再搜！”田中队长发出命令。

吉藤队副只好给这个高粱堆记了个记号，便跟着向前追去。

高粱秆堆里面，在屏住呼吸的凌前英，这时才把那口气松下来，轻轻地把高粱秆掀开一条缝，敌人已经走远看不到了。她象是一只受了惊的猫，钻出来，飞开脚步，便向着村外跑去。汗水将短发粘在脑额上，她疲乏地躺在一个豆角架底下，喘着气。

“怎么我竟朝着和边山相反的方向跑来呢？到汾河边碰敌人去吗？”她平心静气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立刻她的心又慌了。于是立起身来，想再往山上跑，但路已经被敌人隔断，只得待黑夜再冲过去。这时，枪声又紧接着响过来，她便慌忙跑进近处一家菜园里去。忽然有一只垂着尾巴的黑狗，直向她扑来，“汪汪”地吠叫，她也顾不得理它，一直躲进房子里去，那只讨厌的黑狗仍在房门外朝着房里不倦地吠叫。

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屋子，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凌前英困倦地躺在炕上，把炕上的破草团往头下一塞，轻松地嘘着长气。

这时，她又想到那可怜的拐脚婆婆……

田中队长和吉藤队副已追到村东头，布置好队伍，包围起村子，在进行搜索了。

吉藤队副又去使劲地翻搜着刚才留下记号的高粱秆和玉蜀黍堆，，但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突然，他发现了有人从这里逃走的痕迹：当凌前英钻出高粱秆堆以后，带着满身的高粱碎叶子，随着她跑而散落下来成为一条线。

“又往哪里去了呢？”碎叶子的痕迹渐渐没有了。

隐约地，有狗咬的声音传过来，吉藤便走向狗咬的方向。

一只黑狗朝着屋子里吠叫，吉藤想：“妙！”

但当吉藤要走向屋子里去的时候，那只黑狗却朝着这新来的‘黄人’直扑过来。

凌前英猛然象从梦中惊醒似的跳起来，从破纸窗缝里望出去，是一个敌军军官，她顿时心脏擂鼓似地跳起来。但外面是不能跑出去的，她就跳下炕来，侧身躲进一个厨柜的后面。

吉藤拨动枪机，跟着是一声惨叫，黑狗倒在地下。

凌前英更紧地挨着厨柜，赶快拿起了一块水缸的破片，使劲地捏紧着它。

一进屋子、吉藤意外地一愣，仔细地看看屋里的一切；他把菜筐翻了一个身，把桌子底下搜了一遍，又去把厨柜里所有的破烂东西都翻出来……。

凌前英在柜后拚命的控制着两叶肺部的起合，咬紧牙，更紧地象要把那破缸片捏裂似的用双手举起来，眈眈的眼睛，发出坚强不移的光彩，盯着前而——那将要到来的命运的斗争。

吉藤一找到柜后来，凌前英猛然地，拚着全身的力量，将那块破缸片向着吉藤的头部摔过去，紧随着，凌前英又一步跳到被打昏倒了的吉藤的身旁，夺出他手里那支手枪，朝着他的头部放了一枪，吉藤象是刚才被打死的那只黑狗一样的躺在那儿了，头，象一个腐烂了的西瓜。

凌前英跑出门外，忽然门外有几个闻枪声而来的敌兵，她忙转过头去，顺着房子后面飞跑。

后面五、六个敌兵看到是一个携枪的‘妇救会’，于是都起劲地赶着。

她听到后面追来的脚步声了。右手回过来便朝后面放了几枪，当再用劲拨动枪机时，枪哑了，没有子弹了，她突然象没有了支持的生命一样的慌虚。

后面追的敌人停了一下，但经验立刻告诉他们枪哑了，于是他们就象是一群狼在追一只兔子那样。

面前是横着的悠悠不息的汾水，后面的敌兵追到河岸了，路绝了。

“我能被俘吗？中国人，中国的女子和敌人是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为了祖国的光荣，我宁死在祖国的大地上，投入家乡的河流……”

就在这瞬间，她站立在河岸上，向着祖国的原野，和那壮伟的吕梁山，投了依恋的一瞥，右手紧捏着敌人那支手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紧咬着牙根，向着汾河里一扑……

两个月过后，冬天了。

汾河结了冰，敌人走了。刘村的妇救会，在柱儿家里开了一个秘密的追悼会，她们用纸糊了一个凌前英的灵位，并买了许多点心、梨、栗等祭品之类，拐脚婆婆和张四嫂她们，做了许多纸衣服，纸花，纸元宝……，拐脚婆婆在追悼会上用手帕掩住脸，灵得手帕全都湿了。

会上商量定了，大家捐钱给凌前英秘密地立一个碑，拐脚婆婆愿意拿出自己的首饰，捐很多的钱，立一个很大的青石碑。

不久，就在凌前英跳水的那个地方，立起了很大的一座碑。

碑是吕梁山脉的青石，它永恒不朽地、坚实地立着。

一九四二年八月五日写于绥德

选自一九四三年《解放日报》

# 民兵夏收

胡 正

青天呀蓝天沙圪蓝蓝天，  
山顶的麦子好比水连天，  
牛脊脊梁上掣了一声鞭：  
这就是俺们民兵上火线。

.....

快活的小调声，伴着五月的微风在空中跳跃，在牛脊脊梁上的一块麦地里，五个民兵弯着腰割麦，一垅一垅的麦苗都在镰刀下卧倒，又一铺一铺地躺在那里。

“二连子落后了！”民兵小组长，又是抢麦小组长的李十孩展了展腰，用手背擦了一下额上的汗，回头看到掉在后面老远的二连子，大声地叫着：“劳动英雄没有问题是冬有的啦！看人家飞施施的有多快，二连子老是看人家的屁股。”

二连子是落在最后了。他就是爱唱小曲曲，一唱起来就甚也不顾。这时被李十孩一喊，他抬起头一看，冬有倒快到地头上来了。心里可着急了。左手搂麦，右手张镰，两条腿要跑似的往前

头赶着。

冬有在前头可实在是快啊！头上的汗只管点点的滴，背着五月的太阳，胳膊晒的黑油油的，来回直动弹。“刹——刹”的割麦声，乱风似的就过去啦。

“喂，到地头子上啦，憩一阵再割吧！”李十孩站起来说。

于是全都舒展了一下腰，到地畔上去了。从腰里抽出烟袋来，吸着烟。

地畔上放着他们的一些被子、行李和一支快枪、一支土枪，两颗手榴弹人似地立着，一根长矛子，直竖竖地插着。

这是关庄的民兵在夏收时的情景。关庄是汾河岸旁的一个村子，离敌人的据点只有十里地。在这夏收时节，敌人到处都在抢粮、毁苗子、破坏夏收。因此，关庄便将全村的劳动力组织起来，编了一个抢割队，分了几个小组。民兵们编了两个小组，敌人不来便抢收，一发生情况就打仗。

“动工吧！”李十孩发命令了。

五个民兵又弯着腰割麦了。每个人都戴着一顶草帽，就象五只小帆船在金黄色的海洋里驶去一样。

## 二

太阳落山了，黄昏给关庄罩上了一层暗影。往日在街里院里拿上艾火吸烟谈天的老人们，在场里巷里谈谈笑笑唱小曲曲娱乐的年轻人和小孩子们，现在都赶快吃过晚饭，有的赶上毛驴，驮着些铺盖衣物，有的抱着小孩，提着包袱和些零碎用具，都离开村子，住到野地里或者是山沟里的窑窑里去了。

夜，冷静静的，村子里空洞洞的，家家的大门都上了锁，就象多年没住人似的。这时民兵们正在挨门挨户的检查着空舍清野。

“呃，怎么谁家也静板板的，我却听见狗小舅家圪啃圪啃的毛驴吃草咧？”李十孩向民兵中队长说。

“怪啦，这门上还上着锁呐！”中队长走近大门跟前去。

“捣鬼！我跳进墙去搜。”

李十孩‘卜通’一声跳进墙去。

“谁？”

“你看是谁！出来出来，你为什么不走？”

“啊呀，是十孩啊！”狗小听出是民兵来检查了，赶紧出来给十孩说好话：“你看姑舅今日前半天给抗属割麦，后半天又给自家抢着割，回来迟，身上困啦，打算圪躺圪躺再走。”

“你不用花麻六嘴，姑舅就不空舍清野啦？这夏收时候，敌人尽出来抢粮、抢苗子、抓人，把你的驴抢走，把你抓走，怎样闹生产？”

“我也晓得你们是为我好，唉！这驴养的日本人连自家的居舍也不叫好好地住！”

“叫他赶紧走吧！”中队长在外面叫了，“明天再教育他，不实行空舍清野，还得罚他一个工。”

狗小把被子衣服等东西和割回来的麦子都驮在驴身上，赶紧躲出村去了。中队长领着民兵们也离开村子，到野地里找地方睡觉去了。

在汾河滩上树林子里，十来个人把仅有的被子（因为敌人屡次的烧抢，好多人都没有铺盖了）铺下，每人搬一块石头，把鞋脱下来放在石头上当枕头，就这么睡觉了。

“二连子唱个小曲曲吧！”二连子爱唱，冬有爱听。

“好吧。”二连子仰面朝天躺着，轻轻吹了声口哨，就低低地哼起小曲来：

铺地呀、盖天、枕石头，  
小妹子，



你看这打日本呀艰苦不艰苦！  
小鸟儿出窝呀树杈枝枝上站，

.....

“唱甚咧，叫汉奸听到了好来这里包围咱们？二连子不要忘了后半夜去查自卫队的哨，冬有临明放游动哨。”

“是！报告中队长。”二连子踢了冬有一脚！翻过身睡了。

树林里静悄悄的，夏夜的微风，轻轻地吹舞着树叶，清爽的天空里，一轮明月渐渐地从东方移向当空，月光穿过树叶隙缝，洒在酣睡着的民兵们身上，忙累了一天之后，他们睡的多么舒服啊！

### 三

天色刚刚往过亮，“钢朗”的一声手榴弹爆炸的巨响，惊动了所有能听见的人。

“发生情况，起来起来！”民兵们一骨碌都跳了起来。

“报告……中队长！”喘的上气不接下气的冬有，不顾一切地往树林子里跑回来。“我刚出去放游动哨，看见前头黑影影的来了一伙人，我看势头不对，就冒了一颗手榴弹。”

“有多少咧？到了哪儿啦？”中队长急得抓住冬有的肩膀。

“有二三十个，快到村前头狗小家那片麦子地里啦。”

“东西都放下，武器带上，冲到牛脊背梁上去，快跑！”

中队长提着快枪，尾随着民兵们，象赛马一样地从村子背后跑上去。

“卧倒，不准动！”

十几个民兵在牛脊背梁上的一块地畔上，在麦丛里，隐蔽起来了。枪瞄准着敌人，手榴弹的盖揭开，弦圈套在小指上。

这时，几个敌人已押着十几个民伕，带着七八头毛驴在村前

头那一片麦地里抢割开麦子了，另外有十来个敌人和一伙警备队正往村子里走。

“瞄准，打！”

在中队长的命令下，象突如其来的炎夏的雹雨，手榴弹、快枪、土枪，一齐向敌人射去。

敌人卧倒了，大概是些警备队自卫团和民伕们吧，却沉不住气，掉转就跑，七八个毛驴，就象受了惊，疯了似的乱跑乱跳，麦田踏得乱七八糟，尘上一团一股地飞舞起来。

“冲啊！冲啊！”

中队长跳起来大声地喊着，象怒吼的暴风，民兵们冲了下去。

敌人从麦田边沿退却了，开始是掩蔽的弯着腰，后来竟兔子似地跑了。

民兵们就象发了山洪似地追去，追了一里多地，中队长命令停止追击，往回返了。“再追没利，小心敌人报复。”

在民兵们往回走的路上，敌人果真报复了，掷弹筒从据点里发出来，零散地落在野地里，一片尘土，接着是一股蒙蒙的黑烟涌起。

“掷弹筒是吓唬人，屁事不顶，可是咱们的二连子咧？”中队长在检查人数时说。

“噯，咱二连子就回来了。”一拐弯，二连子从麦地里拉着一条毛驴出来了。“一冲下来，我就看见它还在麦地里乱跑，你们去追，我就去捉它，它还要踢我咧。”

“哈！中队长今天真闹的好，一喊冲啊，我可看得真，敌人吓的没命地跑，看路上这脚印子，这不是往回跑的？！一步总有五六尺！”

民兵们打了胜仗，真是兴奋，跑了那么远，一点也不觉累，回村时，走得更有劲了。

太阳一只多高了，听到响枪就到林子周围察看的人们都回村里了。狗小抱着一抱驴踏烂了的麦苗气恨恨地也回来了。

“你看驴养的们给我糟踏的！看见驴在我那地里，真好象驴蹄在我的心上似的。”

“噢，你们看民兵们回来啦！还拉回一条毛驴来。”

看民见兵们回来，人们都迎上去，问的问，说的说，谈论不止。

“得啦得啦，叫我提个意见吧！今天咱们民兵们可是有功劳啦，咱们发动慰劳他们，今晚午吃一顿白面块片吧。”农会干事好象讲演似地说。

“对，拥护！我再出一只鸡！”狗小举起手来好象要呼口号了。

中队长和民兵们不好意思答应，也不好推辞，只是兴奋地微笑着。

#### 四

“报告中队长，刚才有情报下来，说碉堡上增加了敌人，又向各村要毛驴，要割麦子的民伕，说不定明天又要出发。”

“好，今儿我们早休息，后半夜出动打游击，到据点的对面梁上扰乱敌人的后方。”听了冬有的报告，中队长做了这样的决定。

夜半，风凉飕飕地吹着，汾河慢慢地流着，两岸树林严森森的，村子黑糊糊的，一片片的麦苗絮絮微响。

十几个黑影沿着山梁上的小路，走到敌人据点对面的梁上，散在一块高粱地里。

据点，象一具黑色的棺材躺在那里。

“嘶——”扯破纸似的那么一线声音，一颗手榴弹冒出去

了，一朵火花，紧接着爆烈的一声，弹片炸散开去，一股浓黑的烟，和着烟硝的气味。

一朵灰烟从点火处冒起以后，随着声响，从土枪口喷出一条火舌，在夜尽时，声音好象惊得天地都要闪动一下似的。

“中队长这一下打得好。”冬有爬到中队长耳朵上悄悄地说：“你听他驴养的们‘格哩格落’地着慌的都上了碉堡啦，又叫他睡不成安稳觉，明天出发个鬼。呃！你听怎么对面山上也响起枪来了？”

“嘿，各村得到敌人增加的情报，还不都出来打游击！”

冬有听着对面的枪声，内心又紧张又兴奋，夜尽时，凉气从地下袭上来，然而他一点也不觉得冷，更不疲乏，右手紧紧地捏着一颗手榴弹，恨不得一下把它抛到敌人的碉堡里。

.....

远处鸡啼了，夜色渐淡，一切景色渐渐地显现，东方一阵一阵亮过来。

中队长带着民兵，从高粱地绕下来，往回返了。

太阳掀起乳白的朝雾，升起来了，汾水披着一层霞光，泛泛耀眼。

一九四三年八月于静乐

选自一九四三年九月三十日《解放日报》

# 张初元的故事

马 烽

## 一 放羊娃

张初元，从小就是受苦受罪熬煎大的。八岁上，当了织毛口袋工人，俗话说：“雇到的徒弟买到的马，由人家喂来由人家打。”挨打受气是家常饭。那时候，学一门门手艺，好不难啊！五年才能满师。张初元家里穷，衣裳鞋袜贴赔不起，只学了二年就拉倒了。后来给财主们当了揽牛放羊娃。整年整月，在那荒山野林里，伴着不会说话的牲畜过活，牲畜吃的肥胖肥胖，人却饿成了黄蜡蜡的。掌柜的不把他当人看，一说话三瞪眼，开口就骂，伸手就打。那阵子，小孩孩，哭了的比尿了的还要多。就这样整整忍受了十三年。年岁大了，又揽工受苦租种地过活，然而，还不是个受欺压？在旧社会，财主们永远是把穷人踩在脚底下啊！

## 二 天大的冤枉

民国二十四年夏天，全家没吃的，他乘闲空上山掏“猪苓”（中药名），卖几个钱过光景。可是那号东西不长苗苗，地面面

上也没痕没迹，就只有冒掏。那天他扛着个馊头，到那黑山林里，整整掏了一天，好不容易才掏见了一窝，心里实在是高兴。回来的时候，太阳只剩下一杆子高。忽然看见对面山坡上有两个野猪，正在村长家莜麦地里乱拱，他心里想：“这灰鬼们把庄稼齐糟塌坏了。”赶忙一阵吼喊，野猪才跑了。

第二天，从早到晚也没有掏下一点点。肚子饿的支不住了，用手在山窟窿里掏着喝了点泥水，没精打采地往回走。

一进村，迎头碰上村长吕良，那人是全村子、全宁武县，顶顶有名的大绅士。一份家当多一半是当村长霸下的，时常是衙门里派下六十块钱捐款，他只要算盘子响一响，就给村里人摊成一百了。穷人们出不起，他也不管，让你慢慢积累下几十块，他便逼着一齐都要。他说：“这些款我都给你们垫上了，如今钱都欠在我名下。拿不出钱来我就要地！”这样，穷人们的土地，慢慢儿就都姓了吕啦！他土地多，长工务不过来，就雇村里的穷人打短工。作完活计，向他算工钱，他说：“不要算啦！顶了款吧！”有些穷人款已交够了，他就说：“唔！旧款交够，可是新款又下来了。”他这些鬼办法可多哩！就这样弄下一份好家当。年年他给衙门里贿赂上点，年年村长是他做。俗话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贿赂了的钱，还不都是从穷人身上刮的么？然而，村长的位位他可就坐稳了。他家里摆设的洋箱圪塔柜，八音匣子自鸣钟，家常饭是饺子油糕，他吃的肥胖肥胖，留着长长的双溜胡，穿着白生生的绸大衫。

那天，他一见张初元就说：“嗯！张初元，你咋价在我莜麦地里掏起‘猪苓’来啦？”张初元说：“没的事，村长，那是夜天野猪拱的，我吼喊了一阵才跑了。”吕良放下脸子说：“哼！你得了便宜还卖乖啦！有人证物证，你还要赖？！”张初元急的说：“好村长咧！咱人穷了骨头还没穷，凭着四两红肉，咱虚说作甚？”吕良恶狠狠地说：“张初元，你故意毁坏庄稼，犯了法

律，还狡辩！”张初元也气得脸上一红一白，蹲在那里说：“这真是好心作了喂猫食！吐出红丹丹的血，也变成胭脂水水啦！”这一下吕良更火了，眼窝瞪了有鸡蛋大，胡子一撅一撅地，指着张初元大骂：“张初元，你狗日的反啦！日杀你祖宗的！……”他虽说是个“绅士”，可是嘴里甚的脏话也能骂出来。他一跳三尺高，祖宗三代大骂的三进三出。不依了，要送区呀！送县呀！那阵子，人家有钱有势，四指宽的个纸条条，就能送的坐了班房子。后来还是张初元家里人，搬情说合，罚下二十背吃针，才算拉倒。

那时正好五月十三，老爷庙上唱道情，好红火！好热闹！全村男女老少都高兴的看戏。张初元却出着一头汗，给吕良背吃针，扎野猪拱了的莜麦地边边，他又是那号硬性子人，气忿的肺都快炸了。然而更气忿的事，还在后头咧！

民国二十五年，日本反来了。旧队伍，夹着尾巴一溜烟退到了宁武。他们不打日本，假眉三道陪铺排，十冬腊月天，向各村要民伕到宁武城挖战壕。那时，村里本来没轮上张初元的差，可是吕良硬逼着他去，张初元和他讲理，吕良挂羊头卖狗肉的说：

“这是抗日的事，谁不去谁就是汉奸！”张初元说：“抗日也有个抗法。轮上你本家去，为甚派我？真是雷公打豆腐，光挑软的地方下手啦！”吕良吼三吓四，要捆呀！要绑呀！硬把张初元逼上走了。

挖战壕的，都是些没衣没裳的穷人，那号灰队伍，不敢打日本，却敢打老百姓，一人手里拿着根哭丧棒，看见谁不顺眼，就没头没脑的打。战壕挖起，日本人还没来，队伍就跑了。

张初元白白受了十三天罪，回来时，他气的对村里人说：“真是人穷受人欺，马善被人骑。财主们仗着有钱有势，把穷人们欺压死了！”谁知道这一句闲话，又惹下祸害啦！那号溜沟子的人，把这话报告了吕良，吕良说：“哼！缰绳放的长长地由他

跳！打量孙悟空总翻不出如来佛的手。”那时，吕良虽然怕反乱，把村长让给别人当了，但暗里仍然是他拿权。他在新村长跟前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过了几天，新村长听了吕良的话，就在户口册子上，把张初元编成八等富户，出捐款比以前更凶了，那真是乾骨头里往出榨油咧！

### 三 上了财主的圈套

从十九岁上起，张初元年年到冬天下煤窑掏炭。受上牲口的罪，生活还是苦啊！

民国二十五年冬天，吕来到张初元家找他，那人也是全村数一数二的财主，和当村长的吕良是弟兄。他见了张初元，就和和气气地说：“初元，看你光景过的也不太好。唉！俗语常说：‘亲不亲一乡人。’咱邻街邻舍的，总要帮贴帮贴你啊！我去年山水冲坏的那座煤窑，你化上三二十个工掏去吧，掏成了，二一添作五，有你一半股子，咱再写上张字据。这总比你给别人下窑好吧？”张初元听了吕来这一片亲亲热热的话，可高兴啦！三言两语就搞妥。

过后，天天下辛苦收拾那座坏窑，那是座步窑，和井窑不同，一个人也能爬进去掏。他天天起五更睡半夜的受：垒台阶、砌井口，脑门心顶上个油葫芦灯，爬在十几丈深的黑洞底下，一镢头一镢头地掏，累的骨节节都快断了，但他想：“将来掏成了，日子就会慢慢好起来。”三二十个工吗？唉！整整一个冬天才掏成。他满心高兴去找吕来说：“吕财主，窑掏的能出炭了，咱写约吧！”吕来笑着说：“嗨嗨……掏成了就好嘛！写约不忙，过年正月闲下了咱写。不怕，反正馍馍没吃放着哩！怕甚？走了和尚还能走了庙？”过了大年正月十五，张初元又去找他写约。那天，吕来正在赌钱，他说：“初元，快上炕押宝来吧！一



年才一个正月，不高兴高兴等甚？写约以后再说吧！”张初元没赌钱，他有工夫还要掏炭咧！以后，每次催他写约，吕来总是一推六二五，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一直推到十月里。

一天，张初元又到他家去找他，这回吕来不象以前和气了。他把眉头一皱，粗声粗气地说：“我该下你见面钱啦？开口写约，闭口写约，窑是姓吕的，你姓张的凭甚么分产？”张初元真是没想到啊！满头高兴浇了一瓢凉水，气呼呼地说：“啊哟！吕财主，这是你应许下的呀！吃水忘了掏井人啦！”吕来把桌子“砰”的一拍，跳起来说：“放屁！谁应许下来？拿来凭据，说到纸上，说不到纸下，你想霸产？滚蛋！滚……”他红口白牙说下的，如今耍赖不认账。财主对穷人好狠心呐！真是黄鼠狼不嫌小鸡瘦。这回把张初元火塌天灵盖了，他要到衙门告吕来去，要和他打官司。邻里几个穷人劝他说：“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吕来侄儿吕芝云，在太原当什么委员（后来当了汉奸），有这条粗腿谁敢惹？”张初元一细想，是啊！那阵子，穷人没活路。有天大的冤屈，也没个伸诉处，真是哑子吃黄连——有苦难言。后来就那样白白拉倒了，张初元心里说：“原来财主们都是笑面老虎杀人心呀！”

#### 四 出头的日子

民国二十九年春天，晋西北建立起新政权，这一下世事大变了。不久，区工会的老吴同志来到了张初元村里，来到了炭窑上。他亲亲热热地握张初元的黑手，握所有工人黑手，给工人们宣传打日本的道理，宣传“改善雇工生活”的法令。他还说：“现在是新政权，不管财主穷人都一律平等，大家抗日，大家都要吃饱肚子。窑主怎样剥削你们齐发表吧！”张初元听了这些话，心都明亮啦！他虽说是个受苦汉，心眼可灵活呢！这些

道理一说就能解下，他说：“咱也不知道剥削不剥削，反正六个人下窑掏炭，掌柜的不动手就分一半。我在民国二十四年冬里，花了三、四个月工夫给吕来把窑掏开，就白白的掏了，全村大人小孩谁不清底！”他又对众人说：“过去财主把咱们穷人的血也吸干了，这阵子可到咱们出头的日子了，新政权就是咱们的靠山。”众人听了齐说：“对！”老吴说：“咱穷人要出头，要不受财主的欺压，就要有自己的组织。”老吴刚提出成立工会的问题，工人们就把张初元举成工会主任了。

窑主吕来，知道工人们就要和他算账了，着急的一头一头汗。他把张初元请到家里，又是装烟又是倒茶，甜言蜜语地说：“初元老弟，自古道‘大丈夫不念旧仇’，过去谁对谁不对一笔勾销。唔！家里有甚困难齐说，饿不着我，就饿不着你。只要你说句话，石数八斗尽管来装。哎！不要引上一群人和我闹是非吃！”张初元心里说：“老猾头不要要花样，剥了皮子端过肉来，也认识你这个灰坨蛋！”就对他说：“老吕，不是这样说法，咱按政府法令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过几天，张初元在老吴帮助下，领导工人们去和窑主说理算账，工人的合理要求，窑主推赖不过，工人胜利了。工人们高兴地都合不住嘴。都说：“张初元是替咱穷人办事的人。”不久，村里人又把他选举成民兵分队长。

第一次村里过伤兵，他就先派吕良抬担架，吕良还想抖他的威风，他说：“我家祖辈子也没做过这事，派个别人吧。……”初元说：“你是村里的首户，不派你派谁？这是抗日的事，去不去你看着办吧！”吕良没办法只好去了。回来以后，气的对他老婆说：“日他亲娘的，一个臭揽工放羊小子也来管我，刚扔下讨吃棍，倒不晓得吃几颗麦子的贡献咧！”村里的穷人却高兴地说：“老狗日的过去几十年，把咱们踩在脚底下不敢出气。老张给了他个下马威，可给咱穷人出了气啦！”

## 五 坚决反“维持”

民国三十一年秋里，敌人在离张初元村十来里的地方扎下据点，这里变成了游击区。敌人三天两头出发抢粮、杀人、烧房子，临近的村子可败下兴啦。敌人天天下公事，威胁各村闹维持，不然就要实行“三光”。给张初元村里也下了十来道。公事落到张初元手里的，他都悄悄地压起了。那时村长周保善吓的对张初元说：“这工作没法坚持了，咱要回根据地去咧！”张初元说：“我是死也非坚持不可。”后来周保善真的搬走了。书记周金宽也搬走了。村里坚持工作的干部，就丢下民兵分队长张初元和农会秘书赵某，赵某是个富农，他丢不下房地才没走。

腊月里的一个清早，敌人到了张初元村里，抢去五十多石粮，逮去好些人，把农会秘书赵某也逮去啦！那人，虽说是个干部，却是个金漆马桶，外面装的好看。他有个表弟，就在据点伪村公所当文书。一捣鬼，第二天敌人就把他放回来了。他假借调查损失的名义，把全村人悄悄地集合起来开维持会。众人们说：

“张初元不参加开不成。”他没办法，只好把张初元也吼来，张初元一听是闹维持，就对他说：“抗日会咱参加，维持会咱不开。”说完扭过身子走了。众人看见张初元不参加，也都散了。大院子里只剩下些财主和赵某。

过了几天，赵某派人到炭窑上吼张初元，说有要紧事讨论。张初元一听就猜出是维持事情。和他一块掏炭的工人们说：“老张，把的硬点，要把刀把子给这些人抓住，咱们就倒运了。”张初元说：“咱是革命里翻身的，又是抗日干部，咱们不能作反革命的事情出卖祖宗，反正一也是打墙，二也是动土，非坚持到底不可。”回来时，赵某家炕上地下坐着些人，都是财主。赵某说：“老张，日本人又来信了，要不维持就来洗村子。村里人怕

的不行，都赞成维持，看你是个甚主张？只要你说一句话就成。人常说：交一个朋友开一条路，得罪一个人堵一道墙。你是民兵分队长，总要替村里人打算打算。唔！反正全村人的命都在你的手里咧！”张初元说：“赵某，你不要拿大话吓唬咱，村里谁要维持，你说出来咱看看。”赵某说：“你不要生气，咱又不是真心维持他，这是为了全村安全，应付应付呐！”张初元说：“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咧！日本人又不是三岁的小娃娃，那样好哄？承应下维持，就要送情报给养。有钱人能出起，穷人出不起啊！维持啥？那才是油捻捻套耗子，上了敌人的圈套就不要想出来了。”财主们都帮赵某的腔。张初元就硬硬地对他们说：“你们谁的脑袋硬，谁维持！”这下把那些维持分子顶住了，隔了半天，赵某转了话头说：“大家只是商议商议，你不答应谁还敢干？”

这以后，张初元对他们，更操上心啦！

正月初二大清早，张初元在村口上拾粪，碰见前面维持村的一个人来找赵某。他盘问了几句，就猜见了八九分，诈唬那人说：“要没紧急事，这么早找他做甚？人家都把实话说了你还装，我看你也是死心塌地的……”几句假话，把那人的实话齐套出来了。那人说：“赵某都告你们啦？唉！偷牛的已供了，咱拔棍子的还包涵个甚！实说吧！赵某承应下暗里维持日本，先送情报，后送给养。他说你村送情报的人没找下，先让我们捎送几趟，今日才是第二次。”张初元听完心里说：“不成了，赵某和财主们真反动啦！”他又把那个人教育一顿，让他滚蛋了。

他自己赶忙跑回家，胡乱吃了点饭，就到了区上。从区上回来以后，就和民兵小队长周炳文说：“维持就是投降，和敌人非硬干不成，过去咱们的民兵就象聋子的耳朵——样子货。如今要整顿整顿。”周炳文也是抗日很坚决的干部，十分同意他的意见。

过了几天，区上干部来了，召集全村群众讲话，不让维持，又给民兵发了九个手榴弹、一支冲锋枪、五颗子弹。群众说：“过去我们算瞎眼了，选上赵某当农会秘书，要重改选，我们村不要他住。”当场就选上张初元。区上让赵某搬到根据地村子住去，这下村子里才清利了。财主们只是背地里说：“哼！民兵！没枪没炮顶个毬的事！豆芽菜长上天高，还不是个小菜。”

## 六 第一次打胜仗

二月初二大清早，天还黑洞洞的，张初元爬起来，穿上鞋，提上粪筐筐，走出山角窑窑去查哨。

自从民兵整顿了以后，他领导着日夜活动，白日里下窑掏炭。熬累上一整天，夜里还要带上民兵，转移到山沟沟山洼洼里来过夜。那阵子，敌人谣言要洗村子，要活捉民兵，张初元知道敌人的鬼把戏，时常是白天不来，黑夜不敢来，就瞅这临天明时分冷不防来突然包围，所以他每日是鸡刚叫就起来，一面查哨一面拾粪。这天，刚走了不远，山上的哨兵满头大汗的跑回来说：前面有情况。他赶紧返回山角窑窑里，把大家都吼喊起来，派了几个回村里照护群众转移，剩下的自己带着上了山。

这时，东面已亮了。只见十来个敌人十来个牲口，一长串顺沟往里走。民兵趴在山上气也不敢出，心垂垂都是“卜通通卜通通”地乱跳。看着看着走近了，张初元对趴在身旁的吕才富说：

“瞄准打吧！”吕才富是个退伍军人，闹过枪杆子，准头可不赖，一枪可好打在敌人队里，敌人慌的站住了，另一个民兵扔了个手榴弹没有炸，吕才富又连发了三枪，敌人赶忙返回去了，吕才富说：“离的还有好几百米远，你就投弹，真是石头上种黑豆，枉糟踢东西咧！”那个民兵红着脸，把扔出去的手榴弹捡回来说：“咱心里一着急，没拉线，就给扔出去啦！”

那天敌人碰了个钉子，返回去在据点周围的维持村抢了十几石粮。这下全村里的人都高兴了。当天就有三个青年后生自动参加民兵。村里人说：“要不是老张领着民兵把敌人打回去，咱们又要败兴啦！”财主们也说：“维持了的村还抢，日本人心真不善。”

这次，县上奖他们两支步枪，吩咐好好保护住。张初元接过枪来说：“民兵死不了，枪就丢不了。”

## 七 劳力武力结合起来

过了惊蛰，各村的庄户人家提心吊胆地刚才开始动弹。可是张初元村里的民兵变工队，早已把粪送完“出牛”了。

一天后晌，另一个村的农会干事老刘来找张初元，他一进门就说：“啊嘿！老张，吃开呐！区上县上的同志，都夸奖你劳力武力结合的好办法，咱们也要学习你的经验教训啦！”老张笑了笑说：“咱也没啥学习的。吃烟吧！”他两个人坐在炕上，一面抽烟，一面谈话。

老张告诉他说：“我们村的民兵和变工队，是组织到一搭里的，咱先前就怕民兵每日轮流去活动，家里没人手，地土耕种不上。发生了情况民兵要打仗，家里也没个人照顾。后来就和村里人开会商量闹变工，众人都说：‘这办法挺不赖，大家一搭里动弹能多做营生，又红火。再说民兵担惊受怕保护全村，帮助他们也理当应份。’开完会后，各家按住的远近，脾性对劲的，自由结合了十二个组，众人选我当生产大队长。民兵也插花编在各组里。平常大家都动弹，民兵出去活动的时候，大家给他务地，有了情况民兵上了山，全组照护他的家，民兵提出保证不丢一条牛，变工队提出保证不荒民兵一晌地，就这样闹起了变工。有的人要不愿意参加，那就要用说服政策，不能要官僚强迫。我们村

里起初也强迫成立了一组，以后大家合不来。聋子放爆竹——看着看着散了。”老刘听了这一席话，高兴地说：“你村有你这样一个人，甚事情也能搞好。”老张说：“噯！可不敢，俗话说：‘一圪塔石头垒不成墙’，领导变工队完全靠全村干部啦，领导打仗全靠我们周炳文啦，预先我们全村大小干部就开了会，一个干部团结了一个变工组。要是只咱一个人，可是不顶事。”老刘说：“你村搞成铁桶江山了。嗨！我们村可是提不起来了。敌人瞅空空就扰乱春耕，咱偏偏是民兵群众各管各，要不学你的这办法，今年春耕可要弄个一塌糊涂咧！”

过了不久，附近各村子，都学习张初元的这办法，把民兵群众组织到一搭闹起变工来了。

## 八 反贪污斗争胜利

谁都知道闹变工是件好事情。可是穷汉们，年年是籽籽还没入土，瓮底底上就没一颗粮了。肚里没食怎价能动弹呢？张初元知道穷汉们的苦处。就在这时候，他发动农会向旧村干部周大头算贪污账。

那天，农会把周大头找来算摊派账。他说：“哼！早八辈子清单就贴过了，这阵子又算甚账？！息心吧！咱姓周的不是那号人。”农会的人听了，都抿着嘴笑。

张初元把账单单往桌子上一铺，对他说：“你从前算的不对；我们又给你重算过了，看吧！一共多摊派了五千五百块钱，三百二十斤莜面。你要不信，咱三场对面重算也成。”周大头看了一眼满窑洞的人，又看了看账单单，他肚子里有鬼气，自己先就心虚。他说：“唉！就是贪……哦哦……也没这么多呀！”张初元和另外三个算账委员，马上就和他从头至尾算了一遍。结果和以前算下的一样样。他再没话说了，承认了是自己贪污。群众

要他把贪污了的马上退出来，他装成很凄惶的样子说：“好乡亲们咧！就是过去我周某人剃了你们几刀子，如今伤口也齐长平了。这样大的数目，我把家当都卖光也还不清啊！”众人说：

“不要哭穷了，谁还不知谁家的匙大碗小？嫌数目大，当初一日就该少吃点。以前逼着我们卖房卖地，尽让你吃了。今天叫你好吃难消化，非都吐出来不行。”可是周大头，软一套硬一套，死也不想退，群众气火了，要揍他，张初元连忙劝住。众人说：

“不退就要拉牛。”周大头听了心里想：“政府号召闹生产，张初元是精明人，决不会领上众人作违反法令的事。”就对众人硬硬地说：“由你们拉吧！我的那地就不种啦！”

第二天大清早，张初元派了两个人，把他的牛拉来了。张初元说：“牛在他家是生产，到了咱们手里也一样是生产。反正不误春耕。”就分配给民兵小队长周炳文耕地。周大头真没想到这一手。他急的去找张初元说：“农会把我的牛真拉去了，好初元咧！不看僧面看佛面，你和众人们说一说吧！”张初元说：“咱说不了，众人决的议，我一个人顶甚事，你乖乖地都退出来，谁还拉你的牛？”

周大头见把牛给拉去，心里焦躁，这天恰好是个麻阴阴天，后晌偏又下起蒙蒙雨来了。他着急地走出去走回来。村口口上瞭望了十来遍，也不见个牛影子。一直到天快黑，周炳文才赶着条湿溜溜的牛回来。他一见面就大声吵：“喂哟！你还是我的侄儿？！胳膊肘倒向外弯啦。这么大的雨，你就不怕把我的牛受死？”周炳文回过头来冷冷地说：“这不胡扯蛋！谁用你的牛来，我用的是农会的。”周大头气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跳着说：“这这这，我的牛也不由我啦？”围着看热闹的农会会员们说：“甚是你的牛？那还不是用我们大家的钱买的。你不往出退，我们就杀吃咧！”周大头看这情形知道硬顶是不成了，就对众人说：“罢！罢！罢！好神神们咧！咱退就是了。快把牛还咱



吧！”张初元让把牛还了他，随手向他把五千五百块钱、三百二十斤被面齐拿来，大家讨论以后，分给十七户贫农，解决了他们春耕时青黄不接的困难。

半个多月的工夫，全变了队的地差不多都种完了。村里只有周大头的地土多还没都种上，那时张初元召集变工队讨论说：

“周大头的地荒下对谁也不好，我看咱斗争是斗争，该互助还是要互助咧！”众人都同意，大家决定抽三犍牛（一犍两头）帮助他，只两天工夫，把他的地都种上了，周大头高兴地说：“农会不赖，肚量真大。”

## 九 武装抢种

全村在离敌人据点不远的地方，还有二十来垧地没种上。张初元和村里人开会商议，有的人说：“算了吧，发财败兴不在那点地。”有的人说：“咱把全村的牛犍齐赶去种，人多势众，吓也把敌人吓住了。”也有的说：“还是派几犍死不下的牛种去吧，就是给敌人刁抢去也没要紧。”你一言他一语，乱嘈嘈了半天，也没说下个一丈五尺。众人齐说：“还是让老张给咱发表吧！”张初元说：“政府号召咱扩大生产。地一垧也不能荒，牛一条也不能丢。我看是这样吧：咱们组织个突击组，去上几个民兵，挑上几犍精悍的牛，有了情况跑也能跑快，要是情况太紧，前边民兵抵挡上一阵，后边也能跑了。”满窑洞的人都拍手赞成。先前主张不种那点地的人也说：“多种一垧就能多打一垧的粮么！咱就是怕敌人咧！这回有了老张想的这办法，可不怕了。”

第二天，太阳刚露头，张初元领着突击组，已经在地里动弹起来了。这里，离据点满共才有三里路，馱在前边山岭上放哨的民兵，一抬头，就能瞭见汾河川里敌人的白碉堡，后边这条山梁上，四犍大犍牛，正在紧张地耕地。一犍牛后边跟着一个撒籽

的人。八个年青后生，谁也不言传、不吼喊，只是鞭杆打牛屁股。老张腰里插着手榴弹，紧捏着犁把，走在最前头，另外的人紧跟着。四犍牛真象飞一样，一会儿走在地这头，一会儿走在地那头，一大片一大片的地都翻过了。

到快晌午的时分，山岭上的两个哨兵乱摆手，耕地的人们急的说：“坏啦！坏啦！”老张看了这暗号，心里清底。他对众人们说：“不怕，前边没啥大事，牛也该息着‘倒嚼’了，我到前边瞅瞅去。”

把牛都赶到山梁的背坡，他领着另外三个民兵跑到前边山岭上。顺着放哨的手，看见从据点里出来两个老百姓，都是赤手空拳。看着看着进沟里来了。老张说：“管他是不是汉奸吧！抓上来问讯问讯据点里的情形也好。”马上就派了吕才富和周炳文下去。不一阵阵把那两个人抓上来了。一个老汉奸，一个小孩孩。吕才富比着手势说：“我们分了两路下去，我一喊站住，那狗日的回头就跑，埋伏在后边的老周，就给截住了，保险是汉奸，要不是跑甚么？”那两人磕头捣蒜，一口咬住是走亲戚的。问他们敌人的情形，他们只是说碉堡不让人上去，不清楚。吕才富火了，要拿石头捣他，吓得那小孩齐说了，那个老的也说了实情：他们是敌人派出来探消息的，据点里家家都轮流当探子，这阵碉堡里只剩下十来个敌人了。老张说：“我们是八路军的便衣探，我们队长还要问问你。不要怕，咱八路军是讲宽大的。”派了两个民兵，把他俩送回村公所去了。

牛早已倒过嚼，人牲口都加上了油，突击组又开始耕种，一直动弹到太阳落山才收工。

四天光景，地都安种上了。

## 十 不争功劳

自从各村使用了联防战，张初元就时常领导本村民兵和别村

的民兵一块打敌人。

五月里，变工队锄草正上劲，每天这道山梁那道坡，一伙一伙锄地的人。一天，张初元正领导着他那一个变工组锄谷子，忽然接到情报说：一百多敌人出发到红土沟了。他赶忙把各变工组的民兵吼喊到一起，预备打联防站。有的民兵说：“上次敌人来打咱村，他村的民兵连动也没动，这次咱也不去。联防要大家联，野地里烤火，光一面热还成？”老张说：“那次他村不对，联防会上检讨了，对自己人不能用报复主义。”

这次所有联防村的民兵齐去了。他们和旧堡村的民兵趴在一个山头上打。四面山上到处是枪声，敌人也摸不清咱这面有多人少马，吓得乱钻乱跑。

敌人退走以后，一清查，他们和旧堡村的民兵一搭里打死一个敌人，还夺下一驮麦子。两村的民兵都说是自己打死的。脸红脖子粗的吵架，怎也争论不清。两家的子弹是齐打的，敌人身上也没个记号，谁也搞不清是谁家打死的。可是旧堡村的民兵已经把打下的麦子背回去磨成面吃了。这下，张初元村的民兵气得按不住了。好多人都说：“这联防联的是个甚！以后不联了，各打各的吧！”张初元对大家说：“不要赌气了，说成是谁家打死的也一样，反正又打死了一个瘟神。都是为了打日本，谁家占点便宜，谁家吃点亏也没要紧。要是不联防，一个村民兵力量单薄，让敌人一个一个消灭吧！”经过老张这样慢慢劝说，慢慢开导，大家的气才平下去。

张初元就是这号脾性，眼睛看的远，头脑想的开，只要能把大家团结好，他不怕吃亏，不爱争功。他能团结人，对待民兵也是和和平平，从来不要官僚派。谁有一差二错，完全用说服教育。他还能批评自己，就譬如春耕的时候，因为派差，周三子和他吵了嘴，民兵开会的时候，他说：“我和周三子吵架很不好，影响咱们团结，这是我的不对，我作领导人的不该动态度。”周

三子听了感动地说：“这事完全怪我，老张派差公公道道的。”

一春天、一夏天，敌人出发了几十次，每次都是到不了村边边上，就给民兵打回去了。收完夏，全村请民兵吃饭，他们对老张说：“要不是你们，全村可败下兴啦！”

## 十一 头一颗地雷开了花

九月，莜麦熟了，糜谷黄了。今年年景很不错，庄稼穗穗都是沉甸甸的。可是敌人就在门口口上等着，就等打现成来驮哩！

张初元早料到这一点，对村里人说：“政府号召快收快打快藏，要不实行这办法，让敌人把粮抢去，一年的心血就都白费了。”在他领导下，全村以七个场作中心，编了七十大抢收组，男女老幼齐参加了。这真是老虎口里夺食，谁家不着急呀！看吧！在老远老远的山上趴着瞭哨的民兵，村里村外都是收割的人，婆姨娃娃们拿着镰割，牛往回驮，男子汉一面背一面打。每十场面上都是十来个人，十来副连枷，分开两排对打，“噼噼啪啪”的响声，象过年放鞭炮一样，每天是这样，随割随打，随手就埋到野地里，连夜再把地耕过。

刚刚收完秋的第三天头上，三十来个敌人带着三十来头牲口出来抢粮食，一股劲就冲到初元村里，但村里群众早转移了。场里院里收拾的一乾二净，连稽稽草草都埋藏了。村边上是菜地，长着一片肥嫩嫩的茴子白。敌人找不见粮，就尽来装这东西。

这时，张初元领着民兵，正埋伏在村东五里的山上，他划算敌人回去一定要从这里经过，就派吕才富、王三娃、李润羊，到大路上埋地雷。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三个下到沟里，在大路中间，三尺来高的土圪台下，掏了个坑坑，把地雷放进去，上边搭上草，盖了些干土，然后又脱下破鞋来压了几个脚印印。刚埋好爬上山，敌人已经返回来了。

山顶上趴着的民兵，眼睁睁地盯着那地方，第一个牲口平平安安的过去了，第二个第三个……都没踏上，张初元低低地说：

“一定是火药坏了，真倒霉！”这时可好一个小毛驴，走到那里站住了，那个伪军死拉活拉，毛驴不敢跳那个土圪台，后边一个日本人在小毛驴屁股上狠狠打了一枪把子，毛驴两条前蹄往下一跳，正好踩在地雷上，“轰隆”一声，冒起一片黑烟，二十来个民夫哗一下跑散了，牲口在沟里乱奔，日本人和伪军趴到地上乱骂。山顶上的民兵差点高兴得拍起手来。老半天，敌人才绕着山根底捏手捏脚的退走。这次炸死一个日本人和一头毛驴，炸伤一个伪军，把抢去的五六口袋茴子白也齐扔下了。

过了些时，据点伪村公所给张初元村捎出个信来说：“你村好强硬，离据点只十来里，不维持不用说，连吃几颗茴子白都不让，还用炸弹炸，好狠心，皇军说非吃你村的茴子白不行，还要洗村子，多亏我们好说歹说劝住，请快送些茴子白来，不然怒恼皇军，定把全村杀个鸡犬不留。”以后茴子白一颗也没送去，敌人也没敢出来。

## 十二 领导佃户减租

张初元为了领导彻底减租，可把心血熬尽了。虽然他 没有租地主的一垅地，可是他一心一意要帮助穷人翻身啊！

村里有几家脑筋不开的佃户，不敢减租。老张白天黑夜苦口婆心的开导他们。人常说：话是开心的钥匙。慢慢儿，那几家解下了，众人团结力量大，都积极起来闹减租。

开减租大会的那天，可是红火啦！好多好多人，把四个地主请到一个大院子里。主席张初元说：“今天把先生们请来，是要把租子问题讨论一下。打日本大家都参加，不过还是穷人人多出的力量大，譬如当民兵的就都是穷人的子弟。咱这里是游击区，

敌人扰乱得不能安生务庄稼，抢走牛羊没粪上，粮食就多收不下。穷人受上一年，交了租子剩下的喝稀饭也喝不饱，吃不饱肚子不能抗日。要让敌人来了，财主们财产多受害更大。要抗日大家都要能活才行。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总比马大，财主总比穷人强。我们的意思是把租子减一减，再说政府也有减租交租法令。看先生们怎个说法。”老张刚说完，地主周汝甲知道不减不行了，于是说：“这话有道理，我绝对执行政府法令。”另外两个也减了。只有王具义那老家伙不减。他说：“你们牙是牙，口是口，搞好租子的，现在又要减了。栽树为息凉，养儿为防老。咱往出租地不是为吃租子就让它荒了。”众人说：“你是吃租子吗？你是吸血咧！”他说：“要减我就要收地，不能让我饿死呀！”老张说：“你是个老秀才，从你祖辈子也没拿过鞭把子，地还不都是我们老人刨开的，你们凭着念过几句书，和衙门有来往，就欺压我们穷苦人。今天我们减了租，还按政府的交租法令一颗不少的交你么！怎能饿死你？”那老家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租子一颗不给也行！”众人气火了，要他写收据，他不写，出着一头一头汗耍鬼花样，众人齐声吼喊：“反对顽固圪蛋！”一直斗到天快黑，他才答应了。

这次减租换了一百多张新约，穷人们赎了地，又用减下退下的租子买牛买地，都翻腾起来了。众人齐说：“要不是老张的好领导，新政权的好法令也实行不了。那咱们还不是受地主的剥削！”

### 十三 得中劳武状元

这是全晋绥边区的劳英大会，全边区各行各业的英雄都来了。把各个英雄的成绩摆出来让大家评判一下吧！

· 张初元：他坚决对敌斗争，反对维持，他组织民兵，组织变

工，把劳力武力结合起来，发展了游击区的生产。他大公无私，热心为群众办事。有着许许多多数不尽的成绩！

大会好热闹啊！满街是柏叶牌楼，满场子是红红绿绿的旗匾。那一百多位英雄走进会场，鼓手迎，军号接。千千万万看热闹的人，千千万万双明溜溜的眼睛盯着他们，如今世事变了，受苦人中了状元啦！

第一个上台的是个小个子，胸前带着一朵挺大的红花，那就是全边区特等英雄劳武结合的模范。那是谁？那就是宁武县的张初元啊！他向众人说：“咱过去是个揽工放羊的穷小子，如今在新政权下翻了身，买房买地光景越过越好了，这都是因为有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咱张初元。说起劳动咱可不算甚，今年满共种了十八垧地，每垧打四斗多（比别人多打一斗），掏炭赚了五十斤莜麦面，六大斤油。家里有三个小孩，连婆姨五口人，吃穿都不愁。我们村离敌人近，三天两天闹情况。前年村里没组织民兵，敌人抢去五十石粮，去年闹起民兵只抢走两石。这次咱和各位劳动英雄交换了生产经验，讨论了今后发展生产的事情。回去一定要更好的创闹。”台下手拍的象过年放鞭炮一样。在这响声里，晋绥边区共产党的领导人林枫同志，亲手把劳动英雄奖章，给他挂到胸前，又奖了他一支枪、一条牛。照像的人连忙照了一张像。

张初元真高兴啊！他拉着犍牛，背着枪，背着子弹袋，子弹袋上边锈着：“劳力与武力结合起来”的红字。

看！多么光荣哪！他这受了三十年欺压的穷汉，如今挺起腰来了，他有了自己的土地，有了自己一份的炭窑。他成为全边区劳力武力结合的状元，成为全边区劳动人民敬爱的人了！

一九四四年六月于兴县高家村

选自一九四四年出版的《人民时代》

# 侯圪弹和他们的少年队

胡 海

## 一 出操回来

侯圪弹没头没脑的跑到家中，听见屋里“日日——”的响，这是妈妈在纺线线，他没进去，直跑到隔壁窑里，去瞭他的朋友。一只白羊羔羔，看见他进来，就咩咩叫了几声，轻狂的跳起来。侯圪弹弯下身去，把它抱在怀里，亲了个嘴，小脸蛋贴在它毛茸茸的脸上，跑到妈那里去。

“妈！”他一进门就说：“你给咱羔羔吃个奶吧！”

妈瞪了他一眼说：“你怎是这的个，越来越淘气了！”

侯圪弹撒赖的把羔羔往妈怀里一塞，妈这回可真的生气了，停了纺车说：“你再闹！闹！我就叫你伯伯来，把他的羔羔子抱回去！十二三的人了……”

侯圪弹见妈生了气，赶紧把羔羔子抱过来给妈赔不是：“好妈妈，我不淘气了，你不要去叫伯伯！”

妈说：“只要你学乖，你就是妈的好孩孩。快吃饭去！妈问你，这大半天你又作甚去了？”

侯圪弹理直气壮的说：“出操去了么！”

妈笑了。侯圪弹是妈的孩子，妈爱他呢。



## 二 放哨

蓝格莹莹的天空，挂着一个红红的阳婆，风儿轻轻的摆着树梢，有一群小麻雀在一株大树上乱嚷乱叫，好象开什么会似的，有时还跳起来，把那黄英英的榆钱撞落下来……

天气实在美咧。

侯圪弹和三小子就在离树不远处放哨。那是个很大的官道，在这道上，一天不晓得要走过多少人。他们都拿着红缨枪，看见好大功夫没过来人，三小子就装着有作的，寻因因玩去了。走到一个拐弯地方，回过头来说：“我不来你可不敢走了呀！”侯圪弹嘴里嘟哝着：“你敢走我就不敢走，咱都走，看叫那个狗日的放吧！”可是，他没走，他觉得走了不对，过来个汉奸特务分子怎么办呀？过了一会三小子来了，他跑得呼呼的喘着气，因因跟在他后面不住声的叫：“哥哥给我，给我！”远远的那个被大家叫做小老汉的元元也来了。侯圪弹想知道三小子拿的甚，就过去看，三小子把手往侯圪弹脖项上一放连忙说：“咬咬！”侯圪弹吓了一跳，急忙跑开，再回头一看，三小子，因因，小老汉都一起笑了。哈哈，原来是个小老鼠！

三小子把老鼠放在路上，老鼠就拼命跑起来。三小子牵着一根长长的线子跟在后面跑，一面说：“侯圪弹，侯圪弹！你想开小差吗？看你能跑到哪里去！”因因张着大嘴说：“侯圪弹想回去看他的羊羔羔。侯圪弹你的羊羔羔给马虎子（注）吃了！”

“透你娘的！”侯圪弹后悔没有带羊出来。因因说给马虎子吃了，他也晓得因因和他说着玩，可是总还放心不下。他骗三小子道：“我妈刚刚吼我，我回去瞭咯一下就来！”

因因扮一付鬼脸说：“他妈？是那个母老虎又吼你啦！”

“你妈才是个母老虎！”

小老汉拿着根小烟袋，大模大样走过来说：“侯圪弹你去吧！我给你站上一会儿，你可要快些来呀！”

侯圪弹把红缨枪交给小老汉，一溜烟跑回去了。

### 三 侯圪弹又给大家挡回来了

少年队的锦儿提着粪箩头，和两三个孩孩边走边拉着，见侯圪弹往回跑，就喊：“侯圪弹！不是你和三小子放哨？跑回来有甚作的？”

侯圪弹装作没听见，只顾低着头跑。他一心想着他的小羔羔，一个孩孩捣了他一拳，他抬头一看，啊，是锦儿他们。

“我妈叫我！”侯圪弹说。

“随随便便就往回跑哩，哼！哼！”

“说什么也不行，谁叫也得到下了班才能回去！”

几个孩孩你一句，我一句，都不依侯圪弹。锦儿说他刚从侯圪弹家里来，也没听说有什么事情，侯圪弹哄大家不过，又给大家批评了一顿，就把小老汉给他放哨，因因哄他的话说了一遍。锦儿笑了说：“因因骗你，你连这个也不晓得！”

侯圪弹没啦办法，又给大家挡回去了。

### 四 侯圪弹是怎的个孩孩

张湾的少年队连侯圪弹满共有十大几个，都是大小差不离的一夥夥。

队长就是锦儿，今年十五岁，是个很能干的孩孩。

侯圪弹小的时候，大家叫他锁儿，后来因为他长的又矮又肥，和八岁的因因一般般高，大家都叫他侯圪弹，连妈也不叫他的原名了。他的小脸旦圆圆的，一对对乌黑的眼珠儿，忽流忽流的转动

着，那样子长的好精呀。大，在他四岁上死了，家里只有妈，羔羔和侯圪弹三口儿。侯圪弹除了在少年队里出操，唱歌，放哨，还要在家里做营生。别看他小，他会做的事儿可是不少哩。

冬天，地里没做的啦，他就去念字。在冬学里他认了一百多字，他还会写“打日本，保家乡”呢。

## 五 敌人来了

从张湾往东走，十八里路就是桥头，是个小镇子，侯圪弹的姑姑就住在那里。侯圪弹常常到姑姑家去玩耍。姑姑见他来了，就给他取糖果、花生吃；还有表姐姐和表弟弟也都很喜欢他。谁知道在割麦子那几天日本人来啦，在桥头扎下据点。张湾的老百姓都搬到山沟沟里去住；把粮食啦，家俱啦，牛儿啦，羊儿啦也都带走了。民兵们忙着打游击，保护大家收庄稼，少年队也忙着站岗放哨。桥头的日本人给张湾写过几封信，叫给他们送维持费，送大洋，送白面。说是不送的话，他们就要来烧村子，杀人，抢东西。但是，张湾的老百姓都是中国人啊，谁愿意当汉奸维持敌人呢！

## 六 做了小侦探

就在风声传来的头一天，中队长派侯圪弹和小老汉去桥头附近探听消息。临走时中队长再三叮咛说：“可不要到村里去！”

“唔！”两个小侦探答道。可是一转身侯圪弹就对小老汉说：“我引你到我姑姑家去串！”“中队长不让去么！”“怕什么！”侯圪弹说。小老头也表示同意了。

到桥头附近果然站着敌人的哨兵，他们挡住侯圪弹和小老头不让过去，侯圪弹和他讲道理，说他是去赚姑姑的，说小老汉家

妈叫小老汉跟他去镇上买些东西。那人在他们身上详详细细搜了一遍，才放了他们。

往常，镇上总是很红火。每逢赶集，卖这的，卖那的，巷巷道道挤满着人。今天也是集日，街道两旁寻不见一个摆小摊的，买卖铺子都关了门。可是却看见许多日本鬼子，扛着枪成群结队的走过来走过去。小老汉象个小兔子似的跟在侯圪弹后面，侯圪弹却和平常一模一样。他们在街上绕了一圈，侯圪弹就带着小老汉去姑姑家。在姑姑家门外头也站着个鬼子，侯圪弹不理他，直往进走，那人拿枪来阻挡，已给他们冲进去了。侯圪弹在心里骂道：“连你小爹爹走亲戚也不让了！”

## 七 到了姑姑家里

侯圪弹进了姑姑的家里，姑姑呢？表姐姐和表弟弟呢！他们都哪里去了，连放花生、糖果的那个小柜柜也不见，侯圪弹记得很清楚那柜柜是红漆漆过的，外面还画着人人呢。以前，他每次到姑姑家来，姑姑总要打开那柜柜，先给他拿些好吃的。

侯圪弹在屋里看了看，桌上放着一个方匣匣，一个钟表，还胡乱放着几个方本本。他揭开一本，尽是圪离离拐弯弯的字，他只认得其中的八字和九字。放下书，侯圪弹又看见墙上挂着一个盒子枪，摸一摸是个空套套。再看炕上堆着一圪塔很新很新的被子，那不是表姐结婚时，婆家给做的被子吗？侯圪弹认得呀，因为表姐姐缝的时候他来过。忽然他发现了甚东西，他爬上炕去，把被子掀开，是个小枪啊！他十分高兴，枪上还有一条红绳绳。他把枪向裤裆里一塞，把绳绳拴在裤带上，跳下炕来说：“走！”

侯圪弹把小老汉领到一个墙拐角，就让小老汉蹲下来，他踩在小老汉肩膀上，爬上墙头，把小老汉也拉上来，再跳下墙，爬上山坡坡，越过鬼子的哨位跑走了。

这时候，天气已经黑糊糊的，星儿也一颗一颗出来了。

## 八 回家的路上又吃了一惊

圪弹和小老汉跑着，向后看着，时刻担心人家来追。跑了够二三里路吧，他们实在跑不动了，就到一堆大石头后面去歇。真倒运，刚刚躺下来，就听见什么声音“巴答，巴答”的响。不好，有人来了！侯圪弹赶紧跑到石头背后，向来路尽力看去，甚也看不见。渐渐的，渐渐的那声音大了。而远处好象出现了甚东西，侯圪弹把枪端在手里，可是，怎的打呀！侯圪弹从来也没有打过枪呀！那东西越来越近，侯圪弹着了急，就把枪口对准它，两手在机头上乱搬，那枪就接连“砰砰”响了。那东西听见枪声，“呜——呜——”的长啸着跑了。侯圪弹和小老汉都听得出是个马虎子。

正好中队长带着民兵来找他们，他们就合成一路回去了。

## 九 敌人出来抢粮，把他们抢去了

过了几天，张湾的麦子、夏莜麦、莞豆，在民兵掩护下，统收割完啦。桥头的敌人，在左近抓了些老百姓和毛驴子，趁着机会到张湾来抢粮。可是张湾的空舍清野作的挺好，敌人扑了空，又挨了民兵一顿打，心里败兴极啦，正要往回走，六个少年队员从区上检阅回来，不凑巧正碰在他们手里，就统给日本鬼子俘虏了。这六个少年队员就是锦儿、侯圪弹、三小子、秀姐、梅娃和狗不看。

敌人用一条绳子把他们绑在一起，拉回桥头据点内，直饿他们到半后晌，不给他们吃东西，随后，给他们端来一盆热腾腾的大米饭，锦儿他们老早就饿的受不得啦，说也奇怪，这会摆在他

们面前的大米饭，他们反而不觉香。一人只吃了一点点就放下碗啦。

“好吃不好吃？”一个黑狗子笑嘻嘻的问他们。

“哼！”三小子说：“还不抵我们的红面窝窝！”

“皇军从飞机上运来的大米，还不抵你们山沟里的红面？你真是个傻瓜！”那人说着把头摆过来看秀姐说：“这小姑娘眉眼长的挺不赖，该不是个傻瓜吧？你叫什么？……不要害怕……”

秀姐一向很软弱，看见这人满脸横肉，样子怪难看的，如今又被他这么一问，就由不得嘴一瘪，哇一声哭起来。眼泪象露珠儿似的，一串串的往下滚。梅娃说：“秀姐，秀姐，别哭啦！”可是，梅娃自己鼻子一酸也哭了。那人变了眉眼说：“不准哭！你们这些下贱骨头！”梅娃不敢哭了，秀姐也不敢哭了，只是把袖子掩住脸流泪。

侯圪弹这会想的是另一件事情，刚才他明明看见那一群黑狗子吃的饭，那是什么鬼饭呢，照影影的稀糊糊，山药旦连皮也没剥，他们还抢着吃呢！老实说吧，侯圪弹家里的饮食，还比他们强的多哩！可是，侯圪弹是村里很凄惶的一家呀。可是日本鬼子为什么要给自己和黑狗子吃赖的，又给他们吃好的呢？侯圪弹怎的也想不通！

## 十 敌人用糖果来欺骗他们

那个黑狗子把他们带到一间屋里。侯圪弹认得这是姑姑家的屋子。听妈说姑姑一家人逃难到后方去了。前些日子他和小老汉来过一次，还在这儿弄了一支小枪，大概日本鬼子叫他们来向他要枪吧？侯圪弹害起怕来，他把枪早交给中队长了，这可该怎么办？侯圪弹心里禁不住咚咚的乱跳。

外面进来一个黄狗子，皮带上挂着长长的军刀。他命令士兵

取来一个小包包，在桌上解开，尽是一些红红绿绿的洋糖；有和杏核一样的，有和鸡肠一样的，也有和大拇指头一样的，都用玻璃纸包着，很是好看的。

那人向他们招招手说：“咪西咪西的！”

大家谁也不知道他咕噜的是什么，谁也不动弹。他拿了七个洋糖，硬给了他们一人一个，剩下一个塞进自己嘴里，一面嚼着，一面装的很是和善的说：“不用怕的！”侯圪弹他们这才勉强把糖放到嘴里去。

侯圪弹想：“看他那鬼样子，他还不知道六轮子是我偷的呢！”

## 十一 三小子给日本人杀了

那人抽起一根纸烟，坐到桌子后面去，慢慢说道：“日本人的好？八路军的好？”

“八路军好，日本人不好！”狗不看抢着说。

那人假眉三道的哼了一声又问：“八路军什么的好？”

“八路军打日本保家乡！”侯圪弹回答。

“日本人什么的不好？”

三小子性急的说：“年时日本人来扫荡，烧了我家的居舍，拉走我家的牛儿，我大不让，还把我大杀了，好！好个屁！”

那人眉眼突然变得可怕啦。他抽出那明晃晃的军刀，猛不防向三小子头上劈下来，秀姐，梅娃，锦儿，侯圪弹，狗不看齐吓得哭叫啦。三小子只喊得一声“妈呀！”就倒了。那黄狗子冷笑了两声，把军刀往桌子上一摔，桌子上的纸烟洋糖也吓得跳起来，有的还抖抖的滚下去。他却安安闲闲的坐回原地方，挺起胸膛来，十分神气的说道：“好！好！八路的好！小小八路的，脑筋坏了坏了的！”

## 十二 中队长用计策调走了日本人

这个黑狗子杀了三小子，向外咕噜了一声，送糖果的那个士兵进来，把三小子的尸首拖了出去。秀姐他们几个战战兢兢的挤做一堆儿。那家伙取了个口罩，戴在鼻子上说道：“你们不怕的？”

“怕的……”

“好的好的！”

他把凳子向后边挪一挪，靠着墙坐下，好象很是困了。他马上又坐起来，大声说：“你们村里的粮食都埋到什么地方去了？”

锦儿答道：“不……晓……的！”

“胡说！”那人拿起刺刀来威胁着。“不说实话就摸摸你们的脑袋！”

侯圪弹说：“粮食都是大人埋的，我们……”

侯圪弹只说了半截。电话铃响了。那人拿起听筒说话：“喂……喂……小林小队，你那里？……吉田中队长？……怎么的？八路的有？……嗯嗯……嗯嗯嗯……”他放下听筒，手忙脚乱地站起来问侯圪弹：“你们还是不知道？好的……”他又向外咕噜了一声，进来的又是先前的那个士兵。他命令士兵：“先把他们关起来，派两个人看守着，不要叫跑了。明天早晨把他们一齐送走！”

“是，小队长！”

“嗯……今晚要特别小心，××据点八路军大大的有，队伍要去增援的，说不定八路军也会来我们这里的！”

“知道了小队长。”

那人带着锦儿他们出去。路上，他们听见紧急的哨声，哇哩哇啦的圪吵声，有人喊：“八路军攻打××啦！”黄狗子和黑狗子在街上乱窜……



### 十三 坐了冷房子

侯圪弹他们一窝子给日本鬼子关到又脏又冷的窑洞里。看守的人扛着枪在门外走过来又走过去，走过去又走过来，脚步声懒洋洋的传到里面来。锦儿他们走了一天，刚才只吃了一点大米饭，这会又是累又是饿，可是有谁给他们再吃一口东西呢？

侯圪弹和大家一样，躺在冰凉的地上，要铺的没铺的，要盖的没盖的。衣服自然是不能脱掉。他胡乱的想着，一阵阵也就入了梦乡。梦中他回到家里了，羊羔羔跳着来迎接他，妈抱怨他回来的迟了。他看见妈给他蒸了一锅好馍馍，白生生的棉花圪弹一样，还冒着热气呢。他又觉得还没有回到家里，还在路上走着。可是他确实看见妈妈给他蒸了好馍馍，等着他回去吃。他饿的不行，巴不得一步走到家中。看看到了门口，又想尿尿，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在门旁粪堆上尿起来，一尿就大半晌，干急尿不完，这时，那个杀三小子的黄狗子进来了，他凶狠狠的说：“侯圪弹，你为什么要开小差？”说毕，就抽出他那血淋淋的军刀，向侯圪弹砍下来。侯圪弹给这一吓，可就吓醒了。他觉得好象在热炕上睡着，摸一摸裤子全湿了，糟糕！侯圪弹又尿到裤子上！

侯圪弹心里很难受，肚子又饿，又怕天亮了大家看见笑。那黄狗子说明天要把他们送走，送到什么地方去哪？他想妈，想羔羔，他也记起梦里的事情来。随后，他很自然的想到逃走。可是，怎逃呀？门倒关着，门外头还有一个人，也许是两个人！但是侯圪弹是很伶俐的，他蹑手蹑脚的摸到门底下，从门缝中朝外看，外头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竖起耳朵听“呼——呼——呼——”那是什么声音呢？凭侯圪弹小小的经验知道起了风。看守的人那里去了？不知道！管他呢，逃吧！抓住了再说抓住了的话！

## 十四 侯圪弹第一次逃跑

门外头用绳子拴着，侯圪弹伸出手去解绳子。轻轻的，轻轻的，绳子终于解开了。他揩了揩脸上的汗，就开开门走出去，谁知那门“吱拉”响了一声，好象故意叫人抓他似的。侯圪弹知道看守人一定听见了，果不然，他还没有走上五六步，那看守的人睡的迷迷糊糊的，从隔壁房里冲了出来喊：“干什么！”侯圪弹早蹲下了说：“我屙屎呢！”那人说：“你想跑？”侯圪弹说：“我不是想跑，我屙屎呢！”那人用刺刀逼着侯圪弹，叫他快些，侯圪弹真的屙了一泡，又回到那灰窑窑子去，那人跟进来，擦了根火柴，一照人数没有缺少，就出去把门重新结结实实的拴起来。

秀姐他们被这一阵门响声惊醒了，听了一会儿才知道是这么回事。锦儿是刚刚闭上眼睛的，他也想了许许多多事情，也曾想到跑，可是，他是队长，不能光顾自己。大家一齐跑吧，又怕给狗日的抓住，反而不妙。所以他想着想着也就睡着了。这回醒来看见侯圪弹没有跑成，给人家又赶回来，觉得多亏没有跑。

风不断的吼叫着，一阵大了，一阵又小了。有时还把沙土从门缝里送进来。

## 十五 大家来商议

侯圪弹没有跑成总不舒意。他摸揣到锦儿身边，悄悄说道：“咱们走吧！”

锦儿问他：“你有什么好法子！”

侯圪弹说：“我想了个法子咱们商议一下，看行不行！”

侯圪弹把嘴附在锦儿耳上说：“咱们扭在一起，只要把那狗

目的拾掇了，就没问题。”

锦儿说：“怎么下手呀？”

“先把门叫开，”侯圪弹说：“以后咱们一齐上去，抱腿的抱腿，夺枪的夺枪……”

“对！对！”梅娃挨锦儿坐着，只听说要去抱腿夺枪，就乐得叫起来。大家吓了一跳。锦儿把梅娃轻轻打了一下，梅娃也晓得说错了。大家把声音齐掐儿捏住，都装做睡熟了。这时，只听见风声和那人的脚步声。隔了一会，没有听见别的响动，他们又讨论起来。先是秀姐胆小的说：“不敢，人家是大人，咱是孩子；人家有枪，咱甚也没！”

“不怕！”侯圪弹说：“他是一个咱是五个！”

锦儿说：“他要叫，我有圪塔手巾，塞到他嘴里！”

梅娃暗暗好笑，秀姐还是不大放心，但是，大家已经决定了。因为不跑，东方一亮黄狗子就要把他们送到什么鬼地方去！

## 十六 这回跑成功了

大家商量好了，狗不看就去叫门说是要尿尿。那人不开门，叫他尿到屋里。他说还要屙屎，那人只得把门开开：“谁还要拉屎快出去！”他不耐烦的说。第一冲出来的是锦儿，他扑在这人脚下，紧紧抱住他的双腿；侯圪弹、狗不看、梅娃、秀姐，一窝蜂拥出来。那人看见不妙，待要抽枪，枪已给狗不看紧紧抓住，想打他们，两手还没举起，又给侯圪弹和梅娃拉到背后去了。大家马上就把那人推倒，秀姐把准备好的手巾，使劲给塞进嘴里去。侯圪弹眼明手快，他把拴门的绳子拉过来，一头挽了个活络子，套在那人脚上。一头用来背绑了那人的胳膊。剩了一圪截，又在那人身上、腿上缠了几个来回。那人象个死猪似的，直挺挺躺着，想动动不成，想喊喊不出，秀姐心里着实痛快啦，她

撕着他的耳朵，狠狠打了几个比斗（注二）其它的人，也有踢的，也有打的，大闹了一阵。锦儿怕有人来，就招呼他们走了。自己把枪背着，侯圪弹在前头领道。

远远的地方，雄鸡咕咕咕的在叫鸣。

## 十七 回到家里了

侯圪弹回到家里，妈乐得眼泪都流下来了。可是侯圪弹却没有看见他的羊羔羔。妈说没来得及带走给日本人抢去了。为这事侯圪弹气的连饭也不吃，直哭到大天亮。

三小子妈也和侯圪弹妈一样，通夜没睡觉，快天亮时看见人家孩都回来了，独只不见三小子，直哭的死去活来。骂日本人，骂中队长，骂三小子。后来居然象疯子似的，把衣裳也撕破了，披头散发的到处跑起来，……侯圪弹远远瞭见，觉得她很可怜，侯圪弹知道这都是日本人害了她。他想：“我给黄狗子杀了，妈也会变成那样样！”

阴婆出来了，中队长、民兵游击队也回来了。还带回来两个黑狗子，里头一个是看守侯圪弹他们的，侯圪弹锦儿通能认得。侯圪弹很是奇怪，这人不是给他们捆起啦，怎的又到这块来啦？中队长他们做什么去了？怎又和黑狗子在一搭呢？中队长给他们说了一遍，他们才明白里头的情由。

原来中队长听说他们被敌人俘去，急的就顿足，恰好游击队接到情报，赶来张湾打鬼子，见敌人已退回据点。中队长就和他们讨论救这些孩孩。结果，大家想了一个“调虎离山”计策，把日本人哄出去，在鸡叫三遍时，攻进据点里面，圪离离圪塌塌都搜寻遍了，怎也寻不见他们，捉住一个黑狗子，打死也问不出点情况。后来碰着这个给绳子捆着的家伙，才问出真情实话来。

## 十八 区上来了指示

中队长回到村里，把这些事情详详细细写了个报告，派人把两个俘虏一齐送到区上去。报告里特别提出侯圪弹的名字，夸奖他怎的勇敢，怎的能干。第二天区上就来了指示。叫村主任和中队长在村里召集一个大会，作三件事情。

- 一、追悼三小子和慰问三小子的家属。
- 二、奖励侯圪弹和全体少年队。
- 三、庆祝昨晚的胜利，慰劳民兵和游击队。

这消息一传出去，张湾的村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溜溜一串串，都带着慰劳品，从山沟沟里赶来开会。

游击队自动派了两班人去监视敌人。

大会一开始是追悼三小子。许多人听说三小子死了，都由不得哭啦。民兵和少年队喊口号：“我们要给三小子报仇！”

侯圪弹也哭了。他想起他的小伙伴来。是那一付挑皮样样啊！一对小眼睛，老是咪咪的笑。有时戴一个高粱杆眼镜。有时爬到好高的树梢上喊大家。他爬树爬的着实快，侯圪弹还赶他不上。一见小老汉他就叫：“人小心不小，你妈穿的大花袄！”见了梅娃他就喊：“十月里树叶满天飞，梅娃自由了个好女婿！”梅娃和小老汉瞭见他的影影就跑了……

啊啊！三小子死了，他是给日本人杀死的！

村主任在会上说：“他没有在敌人面前低头，他是个小爱国者，他死的很光荣！”

## 十九 侯圪弹又有了新朋友

发奖的时候，中队长首先讲演，他夸奖侯圪弹上回去探消息

的功劳。但又批评他不该跑到据点里去，那是很危险的事情。接着，他又夸奖他这回想出的好办法。他还说：“将小比大，也是一样。只要咱们老百姓能滚成个铁圪弹，日本人打不出去那才有鬼呢？”末后他又问大家说：“象侯圪弹这样的功劳，大家说该奖不该奖呢？”

“该奖！”众人齐吼了一声。

中队长叫侯圪弹到当间去，那儿堆着许多慰劳品。中队长问他：“你想要个什呢？”侯圪弹不说，只是把眼睛盯着两只小羔羔。中队长问：“你要羔羔吗？好，就把那两个羔羔奖给你！”这下可正合了侯圪弹的心。妈把他丢了羔羔回来不吃饭的事，告诉了大家一遍。中队长听完说：“好极了，侯圪弹！日本人抢走你一个羔羔，大家奖你两个，你看好不好？”

“怎的不好呢！”侯圪弹笑了，大家也一齐笑了。

锦儿、秀姐、梅娃、狗不看、没告敌人粮食埋在什么地方，也一人奖了一圪塔手巾，一支铅笔。随后，中队长把从敌人那里弄来的洋糖，散给少年队。中队长问少年队：“侯圪弹得了两个羔羔你们美不美？”大家通说：“美！”中队长又说：“你们美人家，自己就要上劲干！努力站岗、放哨、抓汉奸、谁干的好，以后还有比这好的东西奖他呢！……”

会开完了，侯圪弹牵着两个羔羔回去。妈跟在后头。他们心里好不高兴啊！

选自一九四四年十月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之  
单行本《侯圪弹和他们的少年队》

注解：

注一：马虎子就是狼。

注二：比斗就是耳光。

# 兄弟俩

——参战故事

西戎

大牛，今年二十二岁，是个腿粗胳膊粗的棒后生。在村里当的民兵分队长。侯牛——大牛的弟弟，才只十六岁的娃娃，上嘴唇常流着两股粉条似的鼻涕。今年刚刚参加了民兵。

这几天，侯牛的牛脾气又来了。不知从哪里听来，说大牛已报了名，到太原缴日本人的枪去，便一棵粘刺草似的，紧紧贴在大牛身边，一步不离，甚至大牛上茅房，侯牛总还得蹲在茅房道上，深怕大牛一下子就飞了似的。

大牛生气了。扭转头，脖子涨得通红，向侯牛喷着唾沫星子：

“你，你怎是这么个不懂事的瘟神呢！给你说了一百遍了，我没报名，我没报名，你要报名，你自己找大队长去，我管不了……”

侯牛不吭气，低着头，噘起嘴，鼻孔里“粉条”拉的很长很长。

大牛转身走了，侯牛呆一会，又跟了上去。

## 二

傍晚，当天边的晚霞最后熄灭了的时候，在那两边长满庄稼的路上，大牛和侯牛锄地回来了。老远老远，就听见兄弟俩争闹的声音：

“……到前方参战重要，巩固后方也重要哇！你年纪小，在后方还不是一样，现在反动派又吼叫打内战，咱们都走了，后方丢给谁呀！”大牛给侯牛解释着。

“哼！后方抵屁的事啦，我不听你的话！”

“那你去前方，我不去啦！”大牛赌气地说。

“对，我去我就去！”侯牛并不示弱。

兄弟俩争着，嚷着，一直过了河，到了村边。刚进村，迎头，区大队长来了。

大队长笑着走过来，一把拉上大牛，就在一边低声咕噜起来。侯牛待在一边，用嫉妒的眼光望着他们，心想：你们不要我去，哼！想着想着，眼眶里溢满了泪水。

一刻，大队长走到侯牛身旁，拍着他的肩膀说：“急甚咧，咱村民兵还都没报名嘛！今黑间，咱和你哥哥们先讨论讨论！”说完，大牛和大队长相跟上，便头都不回的直向村公所去了。

侯牛仍站在原地，望着，泪珠就热辣辣的从脸颊上滴下来。

## 三

月亮上来了好一会，亮荡荡的，照得满院通明。

侯牛坐在院里石桌边吃晚饭。嫂嫂坐在他对面。此刻，他心里又乱又不舒服，想起大队长他们开会，便不时的转回头来，望着大门外面。看一眼，又看一眼，大牛还不回来。侯牛心里火起



来，胡乱吃了两口，把饭碗一丢，便怒悻悻的向嫂嫂说：

“嫂嫂，我哥哥参战走了，你说咱家怎么办？”

嫂嫂并不在意，微笑着说：

“有你，有我，有吃，有穿，怕什么？”

“可不行，我地不会种，场不会碾，我看今年这秋谁来收，再说，他走了，你……”

嫂嫂笑了，声音那么大，那么响。她看出了侯牛的心思，故意说：

“我情愿他去嘛！”

突然，侯牛的心上，好象被什么东西重重击了一下，连嫂嫂，他也嫉恨起来了。

门外，大牛还看不见回来，侯牛等着，心里说不出的急躁，瞅嫂嫂回去拾掇碗筷，他便一溜跑出来。

#### 四

侯牛舞动着小腿，一气跑到村公所院里。

一进门，就听见那闪着灯光的窑洞里，人声嗡嗡。

侯牛慢慢走到门边，睁大眼睛往里看。掠过密密层层的人头，一眼就看见大牛在灯前面说话：“日本无条件投降了，但还没完全放下武器，咱们队伍到前方打，咱们民兵也要参战帮助。我一听到大队长说这消息，我第一个就报了名。家里我婆姨愿意，我兄弟也同意！”

话刚说完，侯牛就从外面冲进去。这回他不同从前了，心里发火的要命，站在人堆里大嚷着：

“我哥哥讲话主观，我不同意他去，他说我同意，我是同意我去咧！”

看着侯牛激动的神情，全场子人都哈哈笑起来。

这时，大队长把侯牛拉到灯前，严肃地说：

“你怎么当了民兵，还是这么不懂事，今天这局势，是前线后方一样重要，你看，蒋介石个坏蛋，又公开宣布要打内战了！”说着，大队长把一张侯牛管它叫“号外”的方纸，凑到灯下读起来：

“人民公敌蒋介石已公开发出全面内战的信号，……把中国人民的军队，宣布为‘人民公敌’，要加以‘军事纪律处置’，这就是向中国人民宣布了内战。全国人民立刻动员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制止内战。”

侯牛听着，突然想起了八年前那无比的仇恨：他的父亲，是在他还不记得事的时候，被河西国民党军队打死了的。妈妈，一把泪，一把汗把他和大牛抚育成人，在四零年的冬季大扫荡里，妈妈又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想起了这些，他心里好象滚油在煎一样。

侯牛含着泪，激奋的脸，在灯光下变得通红，他有力的挥着拳头说：

“让我哥哥去前面，我留在后方，把咱们民兵闹好，国民党反动派敢来进攻，就打破他的脑袋！”

象六月天下猛雨，满屋响起了掌声。

散了会，大牛和侯牛相跟着走出来，满脸喜色。

七月的夜，南风吹得暖烘烘的。兄弟俩，都怀着年轻火热的心，一个到前线参战，一个留下巩固后方。

选自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抗战日报》

# 喜 事

西 戎

这几天，小秀真高兴，脸颊红润润的。一碰到人，别人还不觉得怎样，她便把黑缎子似的头发一甩，忍不住裂开嘴笑了。

“嗳哟！有了喜，高兴的嘴都抿不住哩！”村里和小秀同辈的妇女们，见了面这样开着小秀的玩笑。

小秀真是有了喜，再过两天，就要同互助组里海娃结婚啦。这是年轻人一生中头一件喜事，为什么不高兴呢？再说人家小秀和海娃，两个人是“自由”的对象，没有点点不满意处，自然更应该乐啦！

小秀的喜事，村里谁都说和往日不同了。小秀从前也见过村里女子们出嫁，前两天就饭不吃，门不出，坐在炕角里哭鼻子，想象着自己未来的生活，和没有见过一次面的陌生的丈夫，心里感到恐惧和不安。这种心情，在小秀是半点也没有的。还在半个月以前，小秀就和海娃商量好结婚要做的衣服，要买的东西，海娃进城全置办回来了：蓝花布、红花布、条儿布、红毛衣、洋袜子，样样都叫小秀满意。海娃知道小秀爱讲卫生，爱学习，还特别多买了一块香胰子、一个小日记本，送给小秀。小秀呢？也早加工缝了一件西式衬衫，一个“时兴”挂包，送给了海娃。这几天，小秀约了她的几个伙伴，一面赶缝嫁衣，顺便就又讲起她和海娃来了。小秀一点不封建，她讲她同她妈妈闹斗争。原来在不久

以前，东土村有一家差了两个媒人来说媒，她妈答应下了，小秀不依，向她提出抗议说：“旧社会把妇女当牲口卖，这阵新社会不能啦，没有经我同意，就是不成！”她妈说：“你懂下个甚么？人家几辈子的好人家，人家的孩子也挺好。”

“谁见过？”小秀白了她妈一眼：“双方没感情，我不爱！”

就这样，小秀拒绝了她妈妈的意见，根据自己要求的条件，挑上了海娃。他年轻，还是个青年团员。

海娃呢？也爱小秀。两个人的条件，自然是在一块谈过了，都同意，才向家里提出来的。

海娃爹来找小秀妈妈探话了：“你大婶，你看海娃和小秀……你是个什么意见呢？”

“唉！怕不好吧！外人听见了会说闲话！”

“噯噫！”海娃爹偏了一下头，“如今这世道你不看，可不是从前啦！这个好嘛！孩子们自己给自己‘自由’，将来没埋怨，闹生产呀，过日子呀，人家能合到一块。看从前，花上银钱，孩子们还不如意，今天打架，明天动武，根本是砂面捏窝窝，就团不到一搭嘛，唉，为父母的跟上尽是生气！”

“呵！也真是！”小秀妈想起自己年轻时候的痛苦，动摇了。

“如今这是年轻人的世界，干甚都要新脑筋，咱们这老脑筋，人家说‘顽固’‘封建’，依我看，也是正月里卖门神——过时货啦，由他们年轻人去吧！”

小秀妈妈想了想海娃，虽然相貌黑些，倒是个挺好的后生，也还如意。便正式征求小秀的意见：“海娃你满意的，可是脸黑呀！”

“黑怕甚么？”小秀驳斥着她妈妈，“又不贴在墙上当画儿看！”

老婆婆叫女儿驳倒了，发着感慨：“如今这世道，就是好活

了你们这一把子年轻人！”

“对嘛！妇女要解放，就是为的这个嘛！”

小秀妈妈无话可答了。

正月十五，这是海娃和小秀结婚的日子，没有请先生，也不测八字，是他两个选择的。因为过了年，全村都在闹红火，吃好的，能好好高兴几天。

真是个好天气，太阳红彤彤的。海娃家的黄土院，打扫得净光，门口贴了一幅大红对子：

男人耕种做模范

妇女纺织当英雄

院子里，一片新气象。

傍晚午，鞭炮“噼噼啪啪”响，秧歌队的锣鼓就震天价敲打起来。这时，海娃穿了一身深蓝布棉袄棉裤，束了一根宽皮带，洋袜子新鞋，头上戴一顶狐皮的带檐帽，脸也洗得挺干净，俊膛膛的。胸前戴一朵大红花，五角星的毛主席像牌，挂在红花上面。小秀穿戴一崭新，花格裤，海青色袄，头上扎着雪白的羊肚毛巾，俊旦旦的脸盘，和胸膛上戴的红花一样，格外惹人喜欢。

两面旗飘在前面，中间是秧歌队的人打着锣鼓，吹着笙管，最后在簇拥的人群中，海娃和小秀手拉着手，随上走。人们唱着，笑着，乐器奏着，一直在村子里绕了一个大圈圈，又返回到院子里布棚下面，正式举行结婚仪式。看热闹的人们把院子挤满了，简直水泄不通。连窗台上也爬满了小孩。

爱说话的生贵子当司仪，扯起高嗓子刚喊了一声：“注意！”那边秧歌队的胡琴，便拉开了“割韭菜”调儿，声音悠扬悦耳得很。

“向父母行礼！”生贵子又喊了。海娃和小秀同时转过身，海娃拉开腿，正准备磕头，小秀一把拉住了他。这时东墙角一群妇女叫起来：“磕嘛！跪下磕嘛！”村主任突然从人堆里挤出来

招着手喊：“吵死人啦，老婆老婆，赛过打锣，这新式结婚是鞠躬嘛！”海娃和小秀便向坐在正面椅子上的海娃爹、小秀妈鞠了一躬。接着生贵又喊：“向来宾行礼！”“男女互相行礼！”海娃和小秀站成了对脸，两人互相看了一眼，都羞得低下了头，周围人群里，霎时爆出一阵掌声笑声，好象看戏喝采一样。

礼罢，村主任出来讲话了。这是个最爱逗笑的人，今天请他讲这场喜事，更该引人发笑了。他一开口便说：“在场的青年团员、妇联会、婆姨女子少先队，今天海娃和小秀，是自由结婚，这就是咱新社会的结婚。旧社会里，婚姻不合理，受媒人的骗，谁也见不了谁，花上银钱，还不知道是哑子、是麻子、是拐子、是爬子，到结了婚，两口都不如意，今天吵，明天闹，你看糟糕不糟糕？你们说那日子怎能过好啦？”他讲到这里，突然向西墙角招手大呼：“喂，老婆婆们，你们有经验，我讲的对呀不对？”全场子人都哄然大笑了。有辫子的女子们特别感兴趣，笑得格外响，村主任扭过头来说：“你们别憨笑，我说的全是实话，你们可不要上媒人的当，长大了自己好好‘自由’个好对象！”这一说，女子们都羞了，往人后面钻。

忽然，年轻小伙子们拍起手来，欢迎新郎新娘讲话。先是海娃出来，红着脸说：“我很高兴……”他笑了，笑得没讲下去，跑回去了。

小秀大方地站出来，说：“我们是自由结婚，自己愿意！”说了两句，旁边有人鼓了掌，小秀也羞得用手巾遮住脸，退回去。

天黑，摆开了酒席。

吃饭的时候，小秀妈、海娃爹同村里的些老年人，在一张桌上吃喜酒。有一个感慨着今天的喜事，对海娃爹和小秀妈说：“你们今天好大的喜事呀，我活了这么大年纪也没经过，又红火，又省事！”

“看人家如今这多好，”又一个老婆婆羡慕地说，“我那闺女早知道能这样，也寻不了死！”说着，伤心地拧了一把鼻涕，哭了。

黑夜，村里的一群小孩子，偷偷爬到新郎和新娘的窗台上听房，听了一会，跑回来笑着对大人们说：“听了老大半夜，新媳妇和新女婿还逗笑哩……哈哈……”

选自《人民时代》第二卷第三期  
一九四六年出版

# 红 契

束 为

曲背村有个地主，名叫胡丙仁。这人有一付笑脸，他去催租逼账，总是先给你笑上一面，如不交租，马上收地。众人把他叫做阴人，外号叫他笑面虎。笑面虎有三百多垧地，但是他不知道这些地都在那里。他只知道，在去他女子家的路上有一块十垧的地，那是从佃户苗海其手里讹来的。如果你问他：“财主，你那三百多垧地都在那里？”他用那根长杆烟袋，指指南山，又指指北山，指指东山，又指指西山，最后，又指指前坪绿油油的庄稼说：“统有我的地。那些好地都是我的。那些狼不啃的沙梁地，都是穷小子们的。”虽说笑面虎不知道他的地在那里，但却把他的文书匣匣严严实密的藏在炕洞里，连他老婆也不叫知道。有一次，他老婆把针线包子寻不见了，就在炕角角上胡拾翻，叫笑面虎看见，照定屁股就是一脚，并且骂道：“你狗日的还想拾翻我的老底子里，滚你的蛋！那老婆忍不住气，从炕上跳下来，坐到院里，直骂他“老不死”。

前年减租运动来了的时候，笑面虎他老婆急忙从张家庄她娘家跑回来报信，说张家庄的大财主，被众人斗了三起三落，到后来，租也减了，讹的人家的地也退了，典的人家的地也叫人家赎回去了。笑面虎张着嘴巴听了这消息，心上一下就凉了半截子。急得直问他老婆：“你就没听说甚时斗我来？”他老婆说：“那



咱可没听说。哎呀呀！那众人往倒里斗个县官也不愁。张财主威望可大哩，连三岁娃娃打架还得去找他。如今，啧啧啧……一下就斗倒啦！”笑面虎坐在炕上只是出长气，却怎也想不出办法。

张家庄的斗争果然传到曲营村来了。三四十个佃户一齐挤进笑面虎家院里，众人不喊不叫，只有领头的马驹子、福生子几个人喊叫。区上的青年部长小陈也来了。小陈还不断给马驹子他们打手式，传话。笑面虎一看不对劲，就抱上那个心爱的文书匣匣出来了，他展开笑脸说道：“我知道众人要来，我早就准备好了。”马驹子、福生子看不惯他那嘴脸，大声嚷道：“你剥削我们几十年，我们减租来了。”笑面虎说：“减租减息是政府法令嘛！我还敢反对。一切咱都按法令走，诸位干部给咱作主。唉！这也是天年把你们逼到这条路上来了。我这人自动开明，不象张家庄张财主那样愚顽。嘿嘿！前头有车，后头有辙，挨上怎办，就怎办。”

没来的时候，区干部小陈只怕斗不过地主，所以再三告给众人怎样喊口号，怎样说话。如今，又没喊口号，又没多说话，事情就办成了。他就对众人说：“胡先生是开明的。我们大家欢迎。”小陈还鼓了几下掌，众人也不知道鼓掌是怎回事，开会以前，也没规定，所以众人都不鼓掌。

这个工作做的真痛快，一天工夫就做完了。租子按二五减了，该赎的地也赎了，霸占去的地也归了原主。可是有许多人，不大敢接过新写的租约。佃户苗海其就是一个。笑面虎把他讹去的那十垧地的红契递给他的时候，他还二二虎虎的。笑面虎说：“不怕，你先拿回去再说，这是公事，也不由我！”苗海其看见众人，有的接过新租约，有的接过红契，他也壮了壮胆子，接过红契，回家去了。

不到半月，村里起了谣言，说是八路军要走呀！旧军要上来呀！笑面虎要夺地呀！谣言一天多一天。曲营村又是山上的小村

村，区干部也不常来，行政村干部也不多到，本村干部也不知道怎样才好。众人们，尤其那些减过租赎过地的人，心里总是二二虎虎，立坐不安。苗海其也是很怕，不过，村里总没发生什么事情。有一天，他吃罢早饭，正想去山上搂柴，笑面虎的三儿子跑来说，他大大叫他去推磨，苗海其放下馓头就跟上到了笑面虎家里。笑面虎并不叫他推磨，却把他请进里窑喝酒。苗海其只说：

“你老人家喝，你老人家喝！”笑面虎提住酒壶故意说道：“嫌你胡大叔的酒菜不好是不是？”笑面虎又对窗子喊道：“拿几个咸鸡蛋来，人家海其子嫌菜赖，吃不下呢！……”这一下把苗海其“那个”住了，他连忙说：“你老人家怎说这话，我这啃糠窝窝的嘴，怎能嫌菜不好呢！”一面说，一面夹了一筷子豆芽菜放进嘴里。笑面虎笑嘻嘻说道：“好好好！这才够个老交道。”

二人吃喝了一阵子，笑面虎就说话了。他说：“咱两家也是父一辈、子一辈的老交道了。你老子与我共事一辈子，说到你名下，也是半辈子了。你老子在世的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只要到我门上，不管借多借少，我没有说过一个不字。你老子也是个好人，秋天到来，连本带利一齐还上。真是好人。可惜好人不长寿。你老子一死，你还记得，那时节你才是十来岁的吃屎娃娃，没兄没弟，没亲没故，虽说你老子给你留下十垧地，你娃娃家怎么经营？我看你可怜，就把你引过来当长工，地也带过来了。在我家吃了穿，穿了吃，一直十年。后来，你要另过生活，由你！我就租给你那十垧地，哎呀！你扳开指头算一下，不要说你有十垧地，你再有二十垧、三十垧，把地卖了，也不够你十年的吃喝花费。海其子，没你胡大叔，你早就喂了狼啦。”笑面虎说话的时候，苗海其直插嘴说：“你老人家是恩人嘛，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笑面虎喝了一盅，又说道：“如今，我胡大叔叫众人闹的不行了，将来你有个难处，我也没法子帮助。做甚事也总是一来一往嘛！别人跟上干部们跟我闹还不说，哈哈，不想，你也来

哩。”海其子说：“不来人家批评嘛。”笑面虎恼火了，对着窗子向外骂道：“福生子马驹子，看你们这些灰小子们能有几天好活！日你妈的，好好吃上几天闷粥，等旧军来杀脑袋看。我看透这世事了，八路军，哼！九路军也长在不住，旧军一来，屎克郎搬家——滚蛋！”笑面虎对着窗子大骂干部，苗海其心上却怕了，于是他说：“我那十垧地的红契再给你老人家送来就是了。那地还是我种着，照旧交租。你老人家别生气。”笑面虎听了，直让他喝酒，苗海其早就喝不下去，就要回去。笑面虎的三儿子拉他去推磨，笑面虎说：“孩儿，今儿不用了，过几天再推来，先供上个毛驴使唤着。”苗海其糊里糊涂走回家去了。

第二年秋天查租，曲营村查出一个半人没减租；一个根本没减，一个只减了该减的一半，苗海其的事谁也没发现。

第三年，就是今年，春天查租的时候才闹大了。区上来了个农民部长，众人叫他老马。老马来了也不说召集人，也不说开会，黑夜找人谈话，白天就帮人拾粪。苗海其听笑面虎说，老马是来调查什么的，所以只避着老马，老马去帮他背粪，他说：“粪土不多，一个人也不够背。”老马问他种多少地，他只“唉”了一声背起粪箩头就走了。第二天，老马借了农会干事福生子的一个粪箩头，一定要帮他背粪，苗海其觉得这人怪不平，就叫他背了。两人一路走，谈得怪热火。老马甚也懂得。老马问他：“这几年减租生产，该是翻身了吧？”苗海其苦着脸子一笑，说：“翻身了，全是咱毛主席给咱谋的利呢！”苗海其只怕老马知道他的事，还说：“笑面虎霸去的我那十垧地，也赎回来了。”老马和他谈了那么多话，他总没把那事说出来，他怕笑面虎，所以不敢说。

过了几天，村里要开查租大会。苗海其亲眼看见笑面虎被众人斗的话也说不出一句，屁也放不出一个，双圪膝跪在那里，只向众人磕头。苗海其仔细听人家诉苦，每一句话都打在他的心

上。众人说着就生了气，一窝蜂上去要打笑面虎，苗海其藏在墙旮旯里，也跟上众人喊道：“打打打，打这没良心的。”虽说嘴里喊打，却并不上前动手。笑面虎在圪台上往下一看，苗海其的眼睛和他碰上了。笑面虎斜眼睛挤了他两眼，苗海其马上又想起前两天笑面虎告他的话。前两天笑面虎对他说：“你要不报告农会，我就答应把租子减一减，如果你报告农会，我就到你家大门口上吊。”苗海其想起这话，还有点子害怕，会没开完，他就回家去了。

第二天，苗海其老婆回来说，谁家谁家的租子也减了，还退了许多粮食。那婆姨说的真起劲！“唉呀！笑面虎可把新政权八路军错看了，可叫众人斗了个灰。这种死顽固，就该好好斗一下，看他还敢欺压众人？”苗海其说：“你悄悄的吧，白天斗的要回来，黑夜还是又叫人家逼的要回去。笑面虎可不好缠呢！”两人说着说着就说到自己的那十垧地上。那婆姨问：“咱那地到底是咋啦？”苗海其说：“怎也不怎，前年就要回来啦！”那婆姨又问：“年时怎么才打几斗粮食？”海其说：“年时天旱，收成不好嘛！”那婆姨嫌他不说实话，就吵开了：“你才嘴巧，你一定又是给笑面虎送去了。那是自己的地，为甚又要给人家，还给人家交租？你是有儿有女的人了，怎么也不打算过光景呢？”

他两口子正吵，老马和福生子进来了。福生子说：“两口子又吵架咧！”那婆姨不等海其说话，就抢过去说：“福生哥，人家都减租了，地也贱了，笑面虎霸去我家那十垧地，能要回来不能？”福生子说：“你们的地嘛，怎不能！”那婆姨对海其说：“这不是话啦，你听人家说甚，人家都能，为甚咱就不能？”苗海其在先还不承认那地没要回来。到后来被福生子和老马说的承认了。可是他说：“人家势力大，咱那地要回来也不保安生，那家伙要跳房哩，上吊呢，咱可缠不过人家！过几年有了钱，再买上些吧！”老马问道：“过几年，你那钱从那里来？天上又不

会下元宝！”这一句话就把海其子问住了。老马又说：“庄稼人，甚都是从地里来，有了粮食甚都有了。可是你的地捉在人家手里，还得给人家交租，人家受用了，你可是苦下啦。你说笑面虎势力大，要是众人三年不给他交租，看他狗日的哭爹叫妈也寻不上个门。夜儿黑夜还不是叫众人斗倒了，众人齐心甚也不怕，前年众人不齐心，又叫人家剥削了两年。海其子，我家以前比你穷哩！比你受的害还大哩！我的脑筋一开，甚也不怕了。庄户人走遍天下都有理，我们又不是讹人家，有甚怕的？翻身不翻身全看穷人的心齐不齐。”老马和福生子又劝说了半天，海其子说：“道理是对着哩！人家可不讲理嘛！受人家剥削半辈子，疼也疼过啦！还说那做甚？结下仇人，以后也不好办。”

老马听了这话，用圪膝顶了福生子一下，他俩就走了。老马对福生子说：“这人受笑面虎的害太大了。又受了笑面虎的欺哄，以后要好好帮他开脑筋！”福生子说：“咱动员上些人帮他要过来就算了。”老马说：“不行，他的脑筋不开，谁帮他要过来，还不是又叫笑面虎逼回去。还是要多开导他，他家生活困难，把救济粮给他些，义仓粮也借给他些，这样的老实人还有呢，福生子你好好记住，多帮助他们。”

吃罢午饭以后，老马就走了。

夏收了。变工组帮了苗海其两个工，一前晌就把两垧麦子挽回来了。第二天，苗海其就去铺场。他正铺场哩，笑面虎打发他的三小子叫海其子来了，说是瓮里没水了，叫他去担水。这些时候，苗海其看见这小狗日的就不顺眼，不是叫掏茅厕，就是挑水、推磨，前几天笑面虎还说要麦子。苗海其心想：福生子的话真对，人心没尽，这穷根子割不断，一辈子也不得翻身。所以他下了决心，麦子不交；过几天还要把那十垧地的红契要回来哩！水也不担了。于是他对那小狗日的说：“回去对你老子说吧！我没那闲工夫挑水。”那小狗日的说：“我大大说的。”海其子

说：“你妈妈说的也不顶事。”海其子说罢就到打麦场上去了。

吃罢午饭打场，婆姨汉两个，一人拿一个槌枷对打。槌枷乒拍乒拍响，麦子就在槌枷下跳起来，有时麦颗子还打在脸上。他两个也真实受，谁也不说休息，一面打，一面说话；那婆姨说：

“把麦子打下来，就去找笑面虎吧！把那红契要回来，就甚都放心了。”海其子说：“哼，红契要回来还不算，这几十年的老账也要好好算算呢！”那婆姨说：“那更好嘛！福生子说还是早些去要好！”海其子说：“笑面虎还能飞上天去？我这账一天半天也算不清，要找个工夫好好算哩！”

打麦场上，丘拍乒拍地响，他两个一后晌就打完了。两个娃娃在地里从麦根里拣麦穗。大小子狗儿说饿，小女儿巧儿也要妈妈回家做饭。妈妈说：“就会说个饿，好好拣！”一直到天黑，把麦子扬得差不多了，她才领上两个娃娃回家去做饭。

月亮明朗朗，四野静悄悄。有的人家点灯吃饭了。有的场上还在打簸麦子。海其子的麦子多一半都扬出来了，还有一些准备明天再打簸。肚子也饿了。他一面簸麦子，一面等送饭来，他准备今天黑夜就在场上睡觉。正簸麦子，忽然听见背后有人悄悄地喊道：“海其子！”苗海其回头一看，却是笑面虎赶着一条毛驴。他知道他是来干甚的。年时颗子还没闹回家，就叫他闹去了。今年他又来了。海其子不说话，圪蹴在那里。笑面虎走到跟前，小声说：“没人没人！不要怕！”说罢，笑面虎就自己动手装麦子，苗海其两眼盯着他，眼看他满满装了一口袋，放到驴背上要走，苗海其忽然站起来，问道：“你往那里驮？”笑面虎听海其子这话回的怪，就笑着说：“海其子耍笑哩吧！”海其子拉住毛驴说：“老爷爷不会给你耍笑。走吧，到村公所去！笑面虎真没防他这一手，脸也不笑了，他就问海其子：“你是种我的地，还是种村公所的地？”海其子说：“我是种我的地。走走走！”他拉着毛驴就走。笑面虎想起春天众人斗他的情形，心里就害怕。

他说：“海其子，你不凭良心了？”海其子说：“我不懂得良心是个甚！先问问你的良心吧！”笑面虎吓的两腿直发抖，拉住海其子说：“你要怎，我就怎，咱这租子也减上些。”海其子说：“我不减租。我受了半辈子，减那点租子也不顶事。”笑面虎扑通跪倒说道：“你是叫我怎哩？你有甚咱两个说，千万不要告诉众人。”海其子气愤愤地说：“咱两个一辈子也说不清，还是找大家评一评去！”笑面虎看看说不转海其子，爬起来说：“好，要怎么由你吧！”说罢拉上毛驴就要走。海其子一下把口袋从驴背上掀下来，拉住毛驴不放。笑面虎气的浑身发抖，拣起个槌枷就要打，苗海其上前一把握住了笑面虎的腰，一吃劲，就把他放倒了，他骑在他的脊背上，一面打一面大声吼叫起来。

霎时间，打麦场上挤满了人。众人直顾乱问：“出甚事了？”

“出了人命没有？”农会干事福生子和主任马驹子也来了。福生叫海其子说说是甚情由，苗海其就把话前前后后说了一遍。真把众人气坏了。喊声打声嚷成一片：“把笑面虎嘴上的毛拔了。”

“拉出来，敲他的牙！”“不行，磨他个老狗日的！筛他的灰！”

笑面虎跪在那里直喊众人“爷爷”：“爷爷们，饶了我吧，错也是我的错。众人说甚就是甚，减租退地由众人算，算多算少，我卖房卖地也要给海其子。”众人一伙打上笑面虎到了他家。笑面虎一头栽到炕上就哼哼起来，他叫他老婆从炕洞里把文书匣匣取出来，福生打开找出了苗海其那张红契。他又把所有的文书看了一遍，又发现三张已经赎过的文书，福生子吃了一惊。他把三张契念了一下，马上就有三个人气愤愤地冲进窑里。笑面虎被拉出来，站也站不住了。这三个人讲了话，这三张红契都是在前年赎地以后，笑面虎又逼着要回的，今年春天查租的时候，笑面虎吓唬他们，不叫他们说出来。

当天黑夜就算账，苗海其的账最麻烦，那账要从他十岁上给笑面虎当长工算起，每一笔账都有一段苦痛的事情，都要说出

来，一直算到第二天黑夜才算完。笑面虎说他可以给地，不给粮食。海其子自然高兴。笑面虎就把他的文书匣匣再拿出来，从不多的文书中，又找出一张十五垧的红契给了海其子，海其子就把红契拿在手，说：“我给你揽工十年，租种地十几年，才给我十五垧地。你笑面虎还是占了便宜！”

海其子拿到这二十五垧地的红契，心上乐的捉住福生子的胳膊说：“福生哥！福生哥！为了我翻身，你成天找我说道理。这一下我真的明白了。我要请你哩！你叫老马也来，老马可真是好人呀！”

海其子高兴极了，他高兴地流了泪。

选自《人民时代》第二卷第三期

一九四六年出版



# 麦收时节

——发生在一个幸福家庭的故事

韩生本

丈夫被骗进城里“送信”。

这村，那庄，千千万万人民拚死的反抗斗争，狡猾的“治村指导员”“楚霸王”（真名楚亚楠）终于惶恐的承应：“兵农合一”在本“治村”缓行了。

这里，是距平遥城五里的汾河沃壤地带，浑沌的汾河水终年翻滚着，每年的初春，灌溉着数十万亩的麦田；虽在敌伪八年来无止息的压榨下，河两岸绿油油的麦海，仍被千千万万农民的血汗浇灌培植着……这是暖热的旧历四月天，碧绿的麦海里满布着米黄色花絮，夹杂着嫩绿的秋苗，象一块广漠无边的缀花绒毯。在轻微的和风摇曳中，两寸长的青麦穗上，花粉芳郁的醉人心肝……一春天的时雨甘霖，今年的麦田是十年来罕见的丰盈年呵！

被比日本人还多的“治村”差务捐款压榨的喘不过气的农民们，当他们凝望着这美丽的麦禾时，摆在他们面前的一切横征暴敛忧患，是被暂时的忘却了。他们从肺腑里发出崇高的劳动美德说：“不管怎样，这样丰美的麦子，总得好好的作务呀？！而且，将来咱们这里也要翻身啊？！”是呵，人们都珍惜着宝贵的

支差间隙，甚至倦困的完差傍晚，也要急赶的跑到麦田里来，爱抚着繁茂的庄稼。

和别的农民一样，胡玉明也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十来亩麦田中，浇水、修整，忙碌的整天滴着汗。他有一个小康和乐的小家庭：四十多岁的母亲，不管世道怎样，总是不停的编着草帽，或纺制编草帽的精线，刚结婚一年半的媳妇刘改莲，年时编草帽时就已三天四顶，比母亲还快过半顶呢。如今她们早已憧憬着长在地里的光亮亮软晶晶的麦秸啦。

刘改莲比二十五岁的丈夫小四岁，对婆婆恭顺，跟丈夫十分亲密，在婶娘们面前总是笑盈盈的让座捧水，是婶娘们一口称赞的伶俐媳妇。她不大喜爱打扮，但她那长剪发常梳得光光亮亮，浑身衣服簇新新的，完全不象个整天勤劳做着三餐饭的新娘子。她从不出门闲散，只今天上午被叫到村公所点了次名，被那些“灰鬼”们问这问那的站了半天。直到中午才回到家来，脸上显的稍有点烦恼，她特别惧怕厌恶的那张一直盯住她的浮肿脸孔——叫什么刘队长的恶棍。

胡玉明几年前在城里学过买卖，父亲死后，回家刨种着自己的二十来亩水浇地。和蔼，勤苦，是一个正正派派的青年。这天，他高高兴兴的在地里查看麦田。齐跨的穗子将田垅封严了，晚风轻抚着，麦浪轻摆微荡，他用腿拨开一条细缝，顺垅前进，口中不禁哼着时兴的小调。

“胡玉明！……”

一股凶恶的怪喊钻进胡玉明的耳膜，他张慌地回头一看，乃是横眉竖眼的村警“横眼三”，推着一辆新讹诈来的自行车，电镀的前把发着刺目的光。他折转身子急步走去，不祥之兆撞击着他的心。

“送进城去！立刻！”“横眼三”递出一封信，命令他道：“一定要拿收条回来，哼！”

“太阳快落山啦，明天……”

“少说废话！”“横眼三”恶狠狠地向他瞪了一眼：“指导员的命令：立刻送去！”

“好村警哩，天快……”他急忙打怀里掏出一包香烟，双手捧给对方；“横眼三”一手抢了过来：“快去，误了公事，刘队长说的：受重罚呵！”

“横眼三”一脚跨上自行车，宽阔的道上滚起一溜轻轻的尘雾。

### 麻将牌停歇间

桌上的嵌鱼骨麻将“哗哗”作响。“楚霸王”缩回懒散的肢体，向椅背上一仰，喷出一口烟雾，突如其来的“呵呵”大笑起来。

“对喽，对喽！我说刘队长今下午老输呢？呵呵……一个花姑娘就迷成那个……”突地，他提起气短力乏的喉管嘶叫：“来人——哟，我提议休息一会子再打！”他疲困地闭起眼镜下枯瘦的眼睛，长出了一口气。

“我哪——”对座的刘队长眯了眯红肿眼，将低伏在麻将桌上的浮肿脸抬起点说：“跟你们政治家就是不同，对女人哪，根本就不谈恋爱。”这时，他将双浮肿的手向外一挥，神态自得地比划：“就是希图痛快！”

“哈呵呵……呵！”

“爽快人！”绰号“满天飞”的助训委员尖起特有的嘴巴尽情阿谀：“真了不起！百多个女人里一眼就看准，刘……叫刘什么呀？”

“对哪！我们当军人的作事，就是爽快，利洒！”

一个消瘦的伙役惶惶地走进来，向“领袖”像（阎锡山像）

深弯腰鞠躬，呆呆地立正着——

“是换茶吧？”“满天飞”向指导员撇过尖嘴巴，摆出付温顺的脸问。

“是的——泡好啊！”

伏役轻声轻气的“嗯”着，蹑手蹑脚地走出去了。

“哦——”离开麻将桌踱来踱去的治村村副“杨百能”（是符合身份的绅士绰号），慢慢地张启了斯文的绅士口，申述他对万事都严谨怀疑的议论：“听说那女人，可太那个，刘队长——”

“百能先生又发舒怀疑论啦，呵呵！”“楚霸王”忽地伸伸懒腰，兴致勃勃地说：“我知道：除了捞钱，你是甚都怀疑啊？！呵呵……”

“——”

“嘿！哪个……”“满天飞”挥动手势以聪明的口气接住说：“哪个女人都是装的！女人这货色呀，哦，只要是咱们队长，哪个还……”他津津有味地讲着，鼓起出神的眼球打指导员刘队长脸上溜转，似乎在征求他们对他妙论的赞同。

“如今世道不同哪！”“楚霸王”冷冷地说：“请助训员多帮刘队长忙呵。”

“一定的！自然。”

一更以后的敲门声。

天黑好一阵了，大约有一更多。母亲睡坐不安的走出院门，第三次眺望她那板起不高兴的脸进城出差的儿子。

四月的夜是凉爽的，无风无雪，星斗满天，街道上远近都静悄悄的，没有一点人的声息——人们都睡觉了，唉！就没睡，这年月，谁也不敢在街上纳凉闲谈了——母亲沉思着，烦闷地走回院子。

刘改莲听得婆婆的脚音，走出自己房，装起镇静的神气说：“大概不回来了，他住在城里熟人家了。”

“我把门搭上了，再等会再睡吧，唉！……”

“妈你睡吧，我听着吧。”

“嗯，你在村公所站了半天，累了，你快睡吧！”

婆媳各自回到自己房里，媳妇和衣躺着，婆婆心慌慌的抡起纺车……嗡嗡——嗡嗡……

哪里的狗吠叫了，婆媳不约而同的尖耳细听……忽的院门“砰”地一响，“轰轰轰”的，接着就乱敲起来。婆婆吓的心头忐忑直跳；媳妇听得不对劲，一翻身跑进婆婆房里。

“开门！”“砰！”“开门！”“轰轰轰……”

各处的狗都乱吠起来，门打的更急，刘改莲烦乱的心头，突地钻进来那张死盯住她的厌恶的浮肿脸孔。婆婆是慌做一团了，窒息地喘气，刘改莲竭力振作起来，答应：

“寻谁呀！”

“查户口的！”“快开门！”

“妈！查户口的，人多呢。”媳妇细着声息告婆婆说。

“告他们说：俺家没客人，没男人在家。”婆婆颤抖着，叫媳妇回答。

“俺家没客人，没男人在家。”

“你家不让查户口？！”“轰隆”门给打碎了！

一股凶狠的恶叫传进来。媳妇说：“妈给他开去……”婆婆半缠过的脚下，晕晕雾雾的象悬空游荡。门一拉，三个张牙舞爪的恶汉一齐撞将进来，一盏马提灯照澈门堂道，明晃晃地刺昏着婆婆的眼睛。

“院子住几家？”一手截住婆婆的“满天飞”，凶狠狠地张开尖嘴巴喝问。

“儿子出差还没回家……”惶恐发抖的婆婆胡答乱应着。

“好的，不要怕。”长嘴巴挺起瘦腰杆侃侃地解释，似乎在对婆婆做政训工作：“跟你媳妇只住一夜，今晚上——”

婆婆完全没有听见长嘴巴讲的什么话，他只看到那两个恶汉慌慌张张的向媳妇房走去，她转身便向他们赶过去。

“睡你的觉去！”长嘴巴一步赶上她，粗声暴语的吆喝。婆婆一怔，差点向后跌倒；她半清不醒的向长嘴巴瞪起吓呆的眼珠。长嘴巴挥起一支臂，是逼迫她去自己房里的姿势，长嘴巴内喷出强悍的叱责：

“没你的事，睡你的觉去！”

惊惶的婆婆，这下完全领悟了，她心头一扭，象一只翻下屠案的杀醒的老牛，哇地嘶叫起来，勇猛地向着媳妇房奔跑。

“去她老妈的！”追上去的“满天飞”狠命地照住婆婆臀部一脚，婆婆顺势爬倒到三尺远处……

藏在婆婆房中的媳妇，早抖成一团，无抵抗地被凶悍的“横眼三”和刘队长拉向自己房去。被头散发扑上去的婆婆，又遭“满天飞”踢了两脚，横躺在阶前，奄奄一息地呻吟着。“横眼三”提住腿拖回她的卧室，把门倒关上。

他俩的任务完成了，走出院子，关闭好院门，四处送来汪汪的狗吠。

## 疯癫人干出的事

胡玉明在衙门里熬待的慌急了。夜间他躺在潮湿的班房里——为着第二天尽快取到回信。直等到半上午时光，回信取到了；只一张简单的收条。他恼恨地瞅了一眼那十多个污浊潦草的鬼字，抬起腿向家驰跑。在本村的田里和街道上，人们向他投来伤感的眼神，但谁都不好意思反问他和他告诉他家里昨晚发生的事情。胡玉明匆匆慌慌的穿街向村公所驰去……。

在村公所院前，胡玉明将那张脏污的收条递给一个村警，向自己家走去……院子里鸦雀无声。他吃惊地呆立下来，扫视一周：母亲房门倒关着。他烦恼地朝自己房走去：

“啊！……”

胡玉明几乎吓倒，他勉强的定了神……满脸血污，披头散发，刘改莲吊死在梁上……他疯狂地抱住冰冷的老婆，惨绝地嚎叫起来。

痛愤地叹息了一夜一清早的亲邻伯婶们，被这骤然又起的惨叫惊袭，他们再也忍不下去了！不管“楚霸王”、刘队长、“满天飞”如何严威，他们都拚出命，赶来拯救这和霭的遭难家庭。

“啊！天！”“唉哟哟……”

走进来的人们，散魂失魄的惊视着口鼻孔里满染血污惨死的媳妇，和倒在她身上狂呼绝叫的玉明，人们手足无措的愤咒，呜咽……溜进来的孩子们吓的脸色雪白，又溜出去。

“不能活哪……”抬起涕泪模糊的脸，胡玉明狂呼起来。

“怪不得昨晚，硬迫玉明上城去！呸，奸污人妻……什么办公人？！”

“……昨晚还好好的，今儿，唉……”

“真比豺狼狠毒一万倍！……老百姓只有——参加八路军！”

依在老婶子臂上进来的母亲，脸色铁青，一种奇异的似哭似笑的表情，急速地在她面部变化着，两手痉挛抖动，口里嘟嘟唧唧，谁都听不清她讲说什么。

“老嫂子气疯咧！”一位老叔叔睁开泪眼说。

胡玉明虎地跳下炕去。打厨房跃出，大家都看见他将一把切菜刀藏进怀里，几个老婶子惊恐地直叫，跌跌撞撞的上去拦他。

“别拉他！”一位老伯伯伸出一对捏紧的拳头。劝阻着向玉明扑去的人们：“由他去吧！反正是不能活！”

“啊哟！”“别去吧！”“……”一伙邻舍们又害怕又气愤的乱嚷，但胡玉明扑出院门去。他疯狂地直向村公所驰奔，照着办公室冲进去。

光亮宽敞的办公室内，他一眼便抓住两个恶棍：床桌左边坐的“满天飞”，正出神的看着一张什么，桌那面仰卧着闭起红肿眼的刘队长。

“满天飞”还未来得及查看来者，“啪嚓！”一刀，一股血泉打他喉管直射出来，长嘴巴的头脸电掣般朝后一仰，倒身血泊中了。胡玉明使起全身力气，一脚飞过桌那面——“啊！”浮肿鬼瞪起惊坏的红肿眼，一声恶吼，正待招架，一把菜刀已飞落在他的脖颈的脸上，“嚓！嚓！”两刀，刚伸出的脖颈手电抽般缩回去啦。

胡玉明愤怒的向全室扫视：并没有第三个人，他杀气腾腾的翻过身，恨恨的照准血流满床的两个恶棍又是几刀。这才舒气的镇静下来，等待着窗外拿手枪的兵丁冲进来，就死……一大阵了，还是没有动静，他不耐烦的向窗镜一照——外面没一个人。啊！一股奇怪的思想钻出来：“逃跑吧！解放区，只十来里路呀。”

混浊的翻腾着的汾河水，只没至腰际，胡玉明从人们渡河的地点淌过河西，用混沌的河水擦了擦脸，向高兴的吆喝着，修渠筑堰的人群走去……

选自《人民时代》第二卷第二期

一九四六年七月出版



# 村东十亩地

孙 谦

—

我们村有个地主，官名叫吕笃谦，绰号人称“活财神”。此人生的慈眉善眼，一品富相；年纪约在五十开外，他留着两撇八字胡，又黑又净；走起路来慢条斯理，活象个活财神。

听老人们说，财神爷是殷朝的比干丞相，他的心叫妲己吃了，可是我们村里这个活财神啊，心眼儿多的象马蜂窝一样，见了钱，见了东西，象蝇子见了血，翅膀一拍就钻进去了。

村里人让他钻过的很多，我就是——

民国二十九年，七月里，有一天清早，天还黑呼呼地，老婆把我叫醒，他说有人打街门呢。我爬起来，开了街门，有一伙人闯进来。为首的就是活财神，他后边跟着村警，巡田夫，约摸有十几个人。

他同我说话，这是第一次。的确，活财神从来没来过我们家里，这一次，他带了这么多人，我不晓得来干什么。

活财神笑嘻嘻地，眼睛挤成两条条缝。他仰着头，朝天说话：“杨猴小，真想不到，真想不到你是这种人！”忽然，他把眼一睁，翻着白眼说：“你干的好事！——来，捆起来！”马上

村警和巡田夫十几个人，一下子拥上来，七手八足把咱五花大绑捆起来。

那时候，我真“葫芦”了，摸不清自己犯了甚罪，也不知道是死呀是活呀，心只管跳，身上打哆嗦，老婆娃娃哭做一团，我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被人家拉到街上，拉到村外，一直拉到我那村东十亩地的地头，停住了。

先说清楚：我那村东十亩地是和活财神的村东二十亩地接畔的，说也日怪，我的地越种越少，他的地越种越多，——活财神总是活财神，神通广大，把我的地“盗”过去了。那一年，他地里种着绿豆夹玉茭子，我地面种着大黄谷，他的是好庄禾，我的也是好庄禾。

我们站在地头，巡田夫走近谷地里。他走的很快，谷苗碰倒一条道。看着实在心疼。我咬住牙、闭着眼睛，索性由他们作践去！猛听得活财神说：“你慢点吧，把谷子都碰折了。”我睁开眼一看，只见巡田夫双手拨开谷苗。慢慢地走到地当心，扭转身说：“赃在这里，验来吧。”

活财神撩起大衫子，走在头前，我们跟在后面。抹胸的谷子，满是露水，一尺长的谷穗子，已经睁开眼了，重甸甸地低着头，闪闪发光。

到了地当心，我愣住了：谷苗踩倒一大片，在踩倒的谷苗上，堆着百十个黑了胡子的玉茭子。这东西是那里来的？谁来“黑漆”我？我仔细一看：足迹是从活财神地里过来的，而且是鞋底鞋印子。好，对足印吧，我看了看我们这一伙人的鞋，只有活财神穿的是礼服呢红皮鞋底，别的人都一律是布底鞋。

这一下，我甚也明白了：活财神看中我的地了，设下圈套摆布我。那地是我家的传家宝呀，我会舍的呀？我干急说不出话，干气哭不出泪，只好瞪着眼睛，让人家往案子上推。

活财神踢了踢玉菱子，又跺了跺脚，一个字一个字的说：“杨猴小，我这玉菱子长了翅膀啦？”

我气炸了，想捣他一捶，手捆住；想踢他一脚，离的太远。我只好赌气说：“天知道！”

活财神摇着大脑袋，好象很可怜我。他走了两步，扭过身来，说：“这你可不能怨我呀！人有人证、物有物证，你还要抵赖？好人家还能养你这样子弟！好，拉到村上去。”

众人拉着咱上了庙，捣了钟，按贼情办理。麻绳换成猪毛绳，“燕儿飞天”把咱挂在大槐树上。足足吊了一个钟头，断了两次气，腕子上勒出血来。

老婆急疯了，满街找保人。保人找着了，罚下二百元鬼票，没有钱，连地带青苗推给活财神了，临出庙，还给活财神磕了一个响头。

从此，我那村东十亩地就不是我的了，以后我再不敢到那段地头——一去就得哭——就是有事要路过，我也要绕个大圈子……

## 二

今年秋天，也是七月里——我参加了农会的第二天，日落西山天黑啦，我从地里回来，老婆对我说：“活财神寻你来，他要退给咱那村东十亩地，看你要呀不？”

这是活财神第二次来我家里，第一次把我家捣了个鸡飞狗跳墙，夺去了我的“眼睛仁子”，烟筒里险乎冒不出烟来。如今，事情隔了六年啦，世事也变了，他又到我家里来，寻的退给我地来了。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是猜不出来。

我拿不定主意，尽管抽旱烟。老婆等的急了，问我说：“你到底要呀不？”我说：“你说该要不？”她说：“我也不知道。”

她没主意，我也没主意，我们两个谁也不说话。我又抽了一锅烟，站起来就走。老婆说：“你做甚去呀？”我说：“到农会里讨论讨论。”

在街上拐弯地方，我碰见活财神。他好象瘦了，胡子也不光净了；脱了长衫子，换了件白洋布小衫，头上带着洋草帽；现在看去，不但不象财神爷，倒有点象夜游神。他客客气气地，只管对我笑，好象有什么事情求乞我一样。

他这一笑，把我笑软了。我看着他怪可怜，怪没出息。他摘下洋草帽，抓了抓光溜溜的头皮，笑着对我说：“那地你是要呀不？”这可问到头上了，“该要呀不！”心里乱得象团乱麻一般，霎时寻不出一句话来。活财神又笑着说：“以前就是老叔扎了你一刀子，如今伤口也合住啦。你看，我的地种不了，——那十亩地，可是好庄禾啊！玉茭子长的一人高，结的棒子象小孩儿胳膊，又粗又胖，已经老啦，收回来就是粮食。”

你猜我要呀不？我满口答应下来：“要！”这一下，活财神可真的高兴了，他的眼睛又笑成两道缝缝，掏出一张纸来说：“这是一张拦约，你先执住，等大风刮过去了，老叔再给你立正约。”

我抓过约来，揣在怀里。

活财神前后左右眨了眨，拉住我的衣襟子说：“这可不敢让人知道呵，老叔如今在难中，你不可怜我，你也可怜可怜你那些兄弟姐妹们。……”

月亮上到头顶上，卖油老（秋虫之一种）叫起来。有一个黑影子一闪，从五道庙后边跑走了。活财神压住嗓子，说了声“记住”，就鬼头鬼脑地，真象偷人贼一样溜走了。

他走了，我倒怕了起来，这家伙说不定又害我呀，我想回家，又不敢回去，想去农会，又觉得怪不好意思。我站在街当中，定夺了好久，才打定主意：“到农会里讨论讨论。”

### 三

到了农会，主任不在家，只有民兵队长玉生子，和几个民兵在讨论什么，争吵得很厉害。可是一见我进去，他们都不说话了。几个人互看了一眼，活象大姑娘一般，偷眼膘了我一下，低下头来各干各的。

我觉得不好过，又不好一下子把事情说出来。我在灯上吸着烟，等他们大家先说话。等着等着没人说，我实在憋不住了，站起来走到玉生子跟前。我说：“玉生子，有件小事情跟你商量。”

“甚事？”玉生子和往常不同了，他瞪着眼睛，待理不待理地，好象甚么事情，他早知道了，只看我说不说。

我鼓足劲，低下头来，把退地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民兵们马上混吵起来，年轻娃娃李四娃说：“我说的话，你们偏不信，这他自己说了，看你们信不信？”

噢，我说有个黑影子闪过去，原来就是他，他留神这些事情。

玉生子说：“真的活财神下软蛋呀？”我说：“真的。”直到现在，玉生子还不大相信，他说：“来，把约拿来。”我把拦约给了他，民兵们都围到灯跟前，我蹲在地上抽烟。

拦约念完了，民兵们又嚷起来：“农会到底厉害，一成立，就把地主老财吓草啦，看活财神，往常多威风，如今松成面糊了！咱们还没斗他呢，他倒下了软蛋啦。”

“啪！”的一声，玉生子把拦约往桌子上一摔，说：“这是哄小孩子！”民兵们都跟着他站起来，睁着眼睛看他，我口里衔的烟袋，“叭嚓！”跌在地上。

玉生子气呼呼地说：“这是软蛋？——铁蛋外头包了一层软

皮，你要吃下去，挣断你的肠子。猴小叔，你上了人家的当啦！”

“呜”地一下，我的头晕起来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玉生子没有看我，他又拿起约来说：“你们看一看，这叫甚什约？年月没有年月，中人没有中人，上边又写了个‘暂时推给杨猴小耕种’，这不是哄鬼？！”

民兵们又围上去看约，我也凑了上去。只见白纸上写下一堆黑字，不知是些什么。字倒是挺秀气。

众人看完约都说：“这不是下软蛋，是耍计策，躲风头。”

我又上了圈套啦。这张拦约，是该我拿着呢？还是该送回去呢？我连一点主意也没有了。我请玉生子定计策。玉生子不慌不忙地抽着烟，思谋了一袋烟工夫说：“约你暂时拿着，那是你上当的执把。今天你先回去睡去，等明天主任回来了再研究。”他又对民兵们说：“今天晚上下点工夫到底看一看他干甚么。”

我不知道以后要出甚么事情，心里象吊了一块石头。

回到家里，老婆不知道磨叨了些甚么，我连一句话也没听进去。躺在炕上，翻过来折过去睡不着，好容易挨到雄鸡叫过天闪亮了。我忽然拿定主意，先去我那村东十亩地里眨一眨，看他到底给我长了些甚么样的庄稼。我爬起来，就往地里走。

#### 四

到了地里，凉风一吹，我的心亮了。

活财神的心是黑的，象他的八字胡子一样黑漆。他时时刻刻在打算盘，生法子捉弄人——我被他摆布过两回了。他和你耍笑脸，笑脸后边藏着杀人刀，他给你下软蛋，软蛋后边就是“顶心锤”。

要想翻身，出气，一定得扯破脸！要不，就得象小画眉鸟儿

一样，让活财神要过来，要过去！

不，我要和他闹，要闹到底！——哼，“伤口也合住了”？伤口合住了，还有坏伤疤！我这手腕上，不是猪毛绳的伤疤吗？伤不疼了，可是我的心还疼呢！

想着想着，我走到岔路口。

离了大道，我走到六年不走的小路上，小路上草很高，露水很大，裤子被打湿了，我心里是热的。这不是村东十亩地吗？看这一渠地多好！土是三色的，就是一春天不下雨，苗子也能长得绿绿油油。再看今年的庄禾！八路军来了，龙王爷跟的来了，大庄禾长的黑密密地，回茬荞麦也长得抹胸高，荞麦花开得白雾一般，通鼻香气。

那不是我那十亩地么？六年不见啦，一见面眼里就酸起来。不，我不能笑，我的地要回来呀，我得看看她长着甚么庄稼。

果然是块好玉茭子，秆子长的一人高，远看伞头已经黄了，“马上就是粮食”。这庄禾是我的，六年前，活财神把我快吃到嘴里的谷子夺去，如今，我要我的地，要我的粮食。

我把昨天晚上事都忘了，只觉得这地就是我的地，这庄禾就是我的庄禾。我向庄禾跟前走，快到地头了，我听见一种响声！“圪叭——圪叭”，象高粱拔节子，又象蚂蚱拍翅膀子，可是，高粱已经过了拔节时候，蚂蚱露水打湿翅膀，拍不响了。我仔细听，声音是从我那地里过来的，噢！这是，有人下玉茭子。谁下我的玉茭子？谁偷我的玉茭子？我浑身热起来，我要去和偷人贼拼命。

我三拔两步走到地头，从庄禾缝里，看见有个戴洋草帽的人，在我地里偷玉茭子。你猜他是谁？不是别人，就是我们村里的活财神——吕笃谦。

不知道那里来的劲儿，我扑上去，扼住他的脖子，使劲把他按在地上。吕笃谦不知道是我，粗声粗气地吆喝，大概嫌杀了他

的虎威。他问：“你是谁？”我说：“我——杨猴小。”这一下他软了，翻着白眼睛，斜瞟了我一眼，装着十分可怜的调调央求我：“猴小子，你叔叔的错，你先放开！”我一松手，他象小鱼儿一样，身子一滚，爬起来就跑。

你说他能跑脱吗？他跑不脱，我奔上去，一把把他抓住，象耍小鸡子一般，一下又把他提到原地方，因为用劲过大，他把洋草帽甩了很远。

吕笃谦恼了，脸憋得象个红瓢，眉毛拧成一疙瘩。他气呼呼地说：“杨猴小，你是要怎？”他还要摆威风，我也没给他好气头，我说：“我要捆你！”吕笃谦愣了一下，说：“就凭你啊？——你要捆我？”他象只下山老虎，“呼”地站起来，指着鼻子问我：“你为甚捆我？！”

“你偷人！”

“我在那里偷过人？”

“在我这地里！”

“这是你的地？”

“是我的地。”

“你花了多少钱？”

这可把我问住了，脑子里只打转转，寻不上个说的。我着急的摸胸口。噢，拦约！我把它掏出来，在吕笃谦眼跟前一晃，我说：“这是你写的！”吕笃谦很沉住气，晃晃脑袋，拾起洋草帽，冷笑着说：“那是假的！”

好，我就等他这句话！我的火气压下去了，心平气静的对他说：“笃谦叔，我早就知道你写的是假的，走吧，咱们到农会里去算算账去！”

看吧，财神变成土地了。吕笃谦的脸色变成一张白纸，“噢通！”双膝跪在地上，鼻涕一撮泪一把的哭起来。

不，我再不能上当啦。我记得我手腕上的绳子印，我爱我这



村东十亩地！他跪下，他磕头也不抵事，我拉上他就走。可是他耍起死狗来了，直挺挺地睡在地上，死下也不走。拉住足拖他吧，实在说，我还有点不忍心，白白地饶过他吧，我又得让他耍一次——真闹的我左右为难，前后不是。

正在这时候，救驾的来了——玉生子带着民兵巡田来了。他们一直走到我跟前，活财神一看事色不对，一骨碌爬起来。李四娃说：“我们早跟上你了，看你能偷多少！”活财神还想胡支理对，民兵们早把他拉的拉，扯的扯，牵出地来。大家正带着赃物向村里走的时候，半路上又碰见他的长工，赶着骡驮子来接驾，民兵们就把他的骡子也拉到村公所……

你问以后吗？以后我们把吕笃谦斗倒了。我的“村东十亩地”回来了，象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我把老约装在身上一直装了三天！

同志，这就是翻身！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兴县

选自《人民时代》第二卷第十一期

一九四六年出版

## 驴背上的针

张 理

农会干事张文魁和地主张登荣，住在同一条小巷里，门对着门。正月二十日的早饭后，张文魁去开村干部会，一出门就和张登荣碰了个面对面，张登荣笑眯虎虎的问他：“做甚去呀？”

“开会组织变工队去呀！”

张登荣一听不由得打了个冷颤，心里暗骂：“这些鬼，真不知道要把世界闹成个甚样子！”然而他脸上却装出一副和善而欢乐的模样，他捋了一下长长的白须，哈哈一笑：“我孩儿正在顶天立地的时候哩！尽给咱村里办好事！要去就去吧，不要耽误了大家的事！”张文魁迈开大步就走，一边高兴的暗想：“这老头儿真转变了。”张登荣见张文魁走远，便慌张的返回家里去。

张文魁开罢会回来，备好驴鞍准备驮上豆子磨面去。可是当他把装满小豆的口袋往驴鞍上一放，毛驴却出乎意外地嘶叫了两声，四蹄直跳，把口袋摔在地上，张开大嘴向背上乱啃，他咒骂着：“鬼抓着你啦？”再一次把口袋搭上去，毛驴又是一跳，口袋又落下来，足足有一顿饭的工夫，一次又一次的搭上去，一次又一次的摔下来，直急得他又踢又打，然而毛驴仍偏不听指挥，口袋仍没有搭上去，他奇怪的想着：“这驴平日很好么！怎么今天忽然就暴劣成这个样子？”他把鞍架卸下来用手去抚摸驴鬃、驴头、驴背，当摸到内鞍的左下方时，手指触到一个硬东西，仔细看那里的毛

毛又乱又倒，泛起了一片灰白色，拨开毛用力一拔：呀！原是一根很长的“穿黄针”，弯弯的针钩上带出一块姆指大的红肉，鲜血染红了驴背，顺着大腿流到地上，扎针处刹时又肿的碗大，驴嘶哑地叫着，喘着气倒在地下。张文魁恸哭起来：“四年前我用七块白洋买下你时，还只有羊子那么高，我怎地养大你呀？起头明、睡半夜，一把草一把料，半夜里一听狗咬就起来看你，只怕强盗偷走你，冬天饮你温温水，怕你冷，夏天圈里垫干沙土，怕你潮，好容易熬盼得你能驮驮子了，可是你怎地就扎上这么大的一根针了呢？你活不成了，我算是个苦人啊！”

邻人们听见哭声，都跑来看，老人们含着同情的眼泪，年轻的议论纷纷：

“怎地扎上的呢？”

“大概是在场里打滚扎上的？”

“毳！打滚还能扎那样深啊？我看是备鞍子不小心！”

“说不定是小孩子们淘气的耍来？！”

众人们正嚷得不可开交，人群里钻出一个青年来，这青年叫张文楷，长方脸很白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在太阳光下显得特别亮，他大哥在八路军是我们的英雄，他是这村里的民兵组长，去年腊月间群众起来算张登荣剥削人们的血账时，他是第一个跑到众人面前诉苦的人。现在他走出来特别引人注目，全场都沉静下来，注视着他，他推了一下张文魁的肩膀，说道：“魁哥不要哭啦，来我看一下那根针！”张文魁听到他的话以后，擦了一把眼泪，擤了一下鼻涕，抽搐着的身子也复平静了些，抬起脚底的针来给他，他接住后，看了针冠、又看针尖，细细地揣摸着，最后又把针上的那块肉剥下来，把针尖放在鞋上轻轻擦了一下，看着，看着，一下他笑了，点点头拉起张文魁来说道：“咱们召集村干部来研究一下吧！”

村干部们都来到张文魁的家里，张文楷说：“咱们研究一下魁

哥的这回事吧，我看是有人捣鬼哩，要不针尖怎地就发亮了呢？”

“要是有人就恐怕是张登荣。”

“我看还是让张文楷把这调查一下吧！”干部们研究了一下就决定让张文楷去调查。

张登荣是这村里的大恶霸，以前专靠剥削人生活，去年腊月农会干事领导群众和他算了账，让他吐出了剥削讹诈去的土地、粮食，他对村干部就怀恨在心，村干部对他就起了猜疑。

张文楷和民兵张玉儿、张六儿假装闲游，进了张登荣的院子，他们在院里找寻了一会，在磨盘上发现了一条黑色印子，拿出针来一对，模对窍正合适，于是张玉儿守住磨盘，张文楷回到张登荣家里，这时张登荣的老婆和二儿张成华正在闲坐，张文楷很自然的说：“婶婶，我的毛驴起黄(病)了，想把你家那根穿黄针借用一下，可是一进你家大门，就拾见了一根。”说中间把针拿在手里一晃：“这是不是你家的呢？”张成华接过去看了一下连忙说：“对的啦，就是我从我二舅家借来的那根！”接着他又大声说：“谁做的事哩，把针丢到院里。”他老婆从隔壁房子说：“哪是你爹来，他在夜晚上叫我从抽屉里找出来，说有人要借哩！”张文楷故意再问一声：“不会认错吧？”张成华听了很生气的跺着脚说道：“毳，谁还讹诈你的一根针？”张文楷接上说：“我用一下就给你！”便拿上针回到张文魁家里。

干部们，听了张文楷的报告，于是他们就把张登荣叫来盘问，张登荣死也不承认说：“我甚也不知道！”于是把他扣起来，并让和他很要好的阎长去劝他，拉扯起毛驴背上的针，阎长说“狗日的张文魁真可恶，为了他们发财，把咱村搅害的乱七八糟，怪不得有人给他驴背上扎针哩，要是闹死他狗日的才痛快哩！”

“你说那是谁扎上的呢？”

“我看除你老人家办不了那么好！”

“这可不敢乱说，你知道就是了！”

“叔叔，你真有办法，那针是怎地给扎上的呢？”

“那天，他狗日的开会去啦，我把针袖在袖筒里，一下跳进他驴圈跟前，看了一下四周没人，拾起扁担来一打，就给钉上了，这是咱父子们说啦，可千万不敢告人啊！”

第二天，群众大会召开了，全村里的男女老少总有一百人集合在一处向阳的打谷场上，村长宣布了开会，农会干事张文魁叙述了毛驴背上扎针的事，民兵张玉儿和张元柱就把张登荣推到众人面前让他坦白，张登荣现出一副可怜的相貌说：“我实在不知道呀！叫我坦白甚呢？”张文楷把张成华拉出来了，手里拿着针在他面前一晃：“这是谁家的针呢？”张成华狡猾的推说：“你问我老婆吧！”众人怒吼着：“把他老婆拉出来。”老婆被众人推出来了，她的身子缩成一团颤颤抖抖的说：“那是我翁翁拿的针呀，我实在不知道他是做这个事！”众人怒吼着：“让张登荣说！”张登荣低着头说：“叫我说甚呀，那事我根本不知道呀！”闾长生气了跳起来高声说道：“你那一天还告我，你趁张文魁开会去钻进他驴圈，用扁担把针捣进去嘛！今天倒不承认了？”张登荣抬起头来瞪起眼睛说：“你胡说！”张文楷说：“你是乌鸦嘴，打死也不说，走！看你磨上的磨针印子去！”人群象决堤的河水流向张登荣院里去了。张登荣装着鬼脸强辩：“那是磨剪子来！”张文楷把剪子拿来一比，比黑印子宽五六倍，又用针一比，原对原一点不差。人们象天崩地裂似的喊叫到张登荣跟前，拳足交加，直打得他软下来向大家恳求：“我说，我说！”人群散开了，他站起来说道：“那天我趁他去开会把针钉在驴背上，我为甚要钉呢？主要是恨他领导起大家来和我算账，吃了我一千多斤米，算走了二十亩地，所以我就入了国民党，党部里叫我办的！请求大家宽恕我吧，以后我下决心改正。”人群骚动起来，口号声响彻天空和山谷：“自觉起来保卫翻身的利益，加强防奸自卫，小心坏人捣鬼。”

选自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晋绥日报》

# 胜利之夜

孙 谦

马工作员揩了头上的汗珠，走出农会来。秋风吹醒他膨胀的脑筋，月光照亮他疲倦的眼睛，微笑的影子，偷偷地爬上他的嘴唇。他仰天嘘了口气，向着住处走去。

马工作员住在张村已经十天了。初来时候，人生地不熟，从个别谈话，认识人，经过组织“吐苦水”，“挖穷根”，一直到“扯破脸闹斗争”。在每一个工作阶段结束时候，他都对自己作过严格的检讨，经常警惕自己，避免在工作中犯了可以避免犯的错误，如今，战斗胜利了，斗争果实也分了，张村群众在“欢欣鼓舞”，马工作员也禁不住的“嘻笑颜开”了。

回了住处，房东老太太给他端来一大碗甘草水，点着麻油灯。老太太看着马工作员浮肿的眼睛，用着抚爱的声调说：“唉，看把个人熬成甚啦，今儿可不敢再熬夜啦，早点睡吧。”说完她就走了出去，返身替马工作员掩上门。

马工作员目送老太太走后，心中感到很大的安慰。他脱下帽子，准备睡觉。这十天来，的确把他熬坏啦，因为过度的紧张，食量大减，两颊慢慢地消瘦下来。胜利的目标一到达，疲乏马上狂奔而来，他感到异常的困倦，需要即刻睡觉。

正当他解扣子时候，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整理分配果实的材料，统计数字。这工作必须立刻做，因为经过这样研究之后，可

以检查“阶级路线”，是否团结了中农。特别重要的是明天要出清单，在清单未拉出之前，自己必须先核计一次，以防“手续不清”。

他重新戴上帽子，拨亮灯头，翻开一堆名单、数目字，一边算计，一边画扎。从组织工作忽然转到统计工作上来，他的心情并不宁静。一会儿想到某某人的“诉苦”（这会使他流过同情的眼泪），一会儿又想到“对象”的阴险和狡猾（这会使他激愤过，发过脾气，在台子上大声吼叫过）。经过很大的控制，总算把思想扭到算盘子上。

马工作人员有很精确的计算能力，然而在今夜他碰到很大的困难，加数碰不上总数，算来算去短十五块白洋。

“这钱到哪里去了呢？”马工作人员忿怒起来。把算盘推到一边，站起来，在地上来回走，在混乱的脑子里，费尽心血地找寻可能找到的端绪……

猛的，一个熟识的影子，从记忆里掠过——

来到张村后的第五天，已经开过第二次动员大会的时候，半夜里，有个老汉来寻马工作人员。此人姓胡名忠汉，年纪约在五十上下，说话很笨拙，长着满脸络腮胡子，一看就是个受了一辈子凄惶的穷苦农民。他一见了马工作人员就难过的哭起来。他的话真是一句一滴血，说的把马工作人员也擦起鼻子来。经过最大的忍耐，马工作人员开导他去斗争。第二天日出东方的时候，胡忠汉离开了马工作人员的住处，他变了：腰杆挺的很直，说话的声音也响亮了。对于“后来者”，马工作人员认为是最靠的住的，因为这种人是经过极大的自我斗争后，才决心来参加斗争的，因之，在组织斗争中，胡忠汉成了马工作人员最得力的“出肚肚”的人。而凡胡忠汉出的主意，在实行起来，往往是畅行无阻。

“搬倒大树”以后，胡忠汉被群众选为分配委员，他很乐意的接受了工作，冒着满头热汗，和某些“小眼睛”的委员们，争

吵的脸红脖子粗。名单拟好了，经过了民主讨论，开始分发东西。土地分发了，家具衣物分发了，挨到分发白洋时候，胡忠汉当着众人的面，从大堆中拿出十五块白洋来，许多委员们只笑着点了点头。

一股火气不由升起，马工作人员忍不住了，他粗暴地向胡忠汉质问道：“你拿出钱来干甚！？”胡忠汉没有变脸，只微微一笑，说：“你不用问，我自有用处，保险闯不下乱子”对于这样一个干部的意见，必须尊重，因为他从来没有犯过甚么毛病。

马工作人员信任了胡忠汉的话，放弃了自己的猜疑，忙着向群众询问分配东西的意见，解释非解释不可的问题。一直忙到二更天，东西最后分配完了，他也累的喘不过气来了。经过简单的安托之后，马工作人员匆匆地跑回住处……

“对的，这钱就是胡忠汉拿出去的。再有十五块钱，总数就对起来了。”马工作人员清醒了：“可是这十五块钱做了甚啦？！”他又焦躁不安起来，站下来回想了一会，毅然地推开门子，走出院来。

门子一响动，惊醒了房东老太太，她象责备自己亲生儿子一样的责备马工作人员：“你怎么还没有睡？！”

这样的责备口气，对于马工作人员是异常亲切的，他不自觉地撒了个谎：“我想喝口水。”

“可不敢喝冷水，你要喝，我起来给你烧。”

马工作人员觉得脸上发烧，心头乱跳，谎话再说不下去了，只得说：“我去农会里走一趟！”说完撒腿跑到大门跟前，拔开门栓，拉开门扇，正要往外迈腿时候，月光下，有个黑影子闪进来。他倒抽了口气，下意识地退后两步，张大嘴巴。

“你还没睡？！”黑影子说话了，听声音怪熟悉。

马工作人员盯住黑影子看了半天，忽然发现了这就是他要找的人，一下扑过去，捉住黑影子的肩膀，说：“你没把我吓死！”



经过这次虚惊之后，马工作人员的焦虑、恼怒，一下子消解了，只觉得心头还在跳动，他拉住黑影子就往房里走，恰巧房东老太太起来烧水来了，他们迎面碰上。

“那是谁呀？”房东老太太极力想辨认出进来的是谁，她揉了揉眼睛，气忿地说：“噢，胡忠汉，又是你，深更半夜的又来做甚么？”

“我和老马有点说上的。”胡忠汉笑着说。

“又是说上的？尽说上的！工作也完了，还有甚说上的？！——你们是不想让他活了？眼看着瘦成了干猴儿了，还不让他好好地睡一睡？甚事也准有个明天吧，有甚话明天不能说？！”

一席话，把胡忠汉说成个哑巴，只能笑不能回答。

马工作人员想说什么，也说不出，只好头里走进房里。

灯油快干了，马工作人员加上油，拨了灯花，家里更亮起来。房东老太太一边在灯上对火，一边对胡忠汉说：“有甚说的快说吧，说了让他睡一会吧，快半夜呀。”马工作人员想制止她烧水，但现在确实有点渴，只好硬着心，“再麻烦她老人家一回。”

房东老太太出去以后，家里顿时静下来。

胡忠汉坐在灯跟前，灯光直射到他的脸上，他新近修剪了胡髭，胡髭很整齐，满脸红光，精神非常兴奋，然而在兴奋中，夹杂着侷促不安——坐的挺不自在，腿也没有个搁处。

马工作人员竭力寻找适当的词句，如何才能使胡忠汉自己说出十五块白洋的下落，然而寻找不出适当词句来。

沉默了一会儿，胡忠汉摸了摸胡髭，对着马工作人员笑了笑——这种笑，只有明知道自己理缺的人才能笑出来——词不达意的说：“老马，你快走呀？”

这句话，打断了马工作人员的思想，顺口应付了一句：“大概还得一两天。”

胡忠汉点点头，闭着眼睛想了想。忽然睁开眼睛，洒出感激

的光芒，非常热情，非常真挚地说：“老马，你要走了，可把我们想死呀！你要走，这是工作调动，没有法子。你走，老哥没有别的送上的，这是我分下的四块钱，你带上零花，这是十五块钱，公众议决要送给你买纸烟的！”他从口袋里掏出白洋来，整整齐齐地放了两摞。

马工作人员象无故被人打了两耳光，感到莫大的侮辱，他“扑通”地跳下炕来，想大声发作，重重地回敬胡忠汉两个耳光。然而正当这时候，某种东西在他的胸膛里忽然作起怪来，好象一下子把他丢在火坑里，全身燃烧起来。鼻子一酸，眼泪扑落落地掉下来，他忍了一下，直直站在地上，可是说不出话来。

胡忠汉没有觉察出马工作人员的恼怒和难受，继续用感激的声调说话：“你来了我们村里，劳累了十几天，帮助大家翻了身；你是不说话，你要说娶那个大姑娘，我们也都高兴乐意给你说合。”

一句话把马工作人员逗的笑了起来，笑声是那樣的自然，那樣的亲切。笑完了，他又坐在炕沿上，半开玩笑地问道：“老胡，你说王尚权贪污了谁们的钱？”

“贪污了我们全村老百姓的钱。”胡忠汉毫不犹豫地回答出来，可是马上就觉得马工作人员问的奇怪，睁大眼睛，等待下文。

“他没有贪污过我的吧？”

“没有。他怎么能贪污上你的钱呢？他贪污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拼命打游击，再说，你也没有钱让他贪污。”

“那，”马工作人员指着桌子上的白洋说：“这是给我的工钱？”他又大笑起来：“不，我嫌这工钱太低，要给，把那三千五百元白洋都给我！”

胡忠汉软了。忽然他看出马工作人员是开玩笑，于是他也就开玩笑来：“好，明天把钱收回来，都给你，这可是大工钱啊

——十天就赚三千五百元。你不要土地啊？要了，把那也给你。”

马工作人员没有回答他，尽管笑。

开玩笑把胡忠汉开的更固执了，他亲切地对马工作人员讲道：

“老弟，你把它拿上吧。你也够个穷人啦，穷的连根纸烟也抽不上，一开会，就要的抽人家的‘小兰花’。虽然如今的纸烟不好了，可是总比‘小兰花’抽着有味道。收起吧，带上抽烟去吧。这不是工钱，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穷心。等明年，我们把土地好好作务上，打下粮食了，你来吧，你来了，要吃饺子吃饺子，要吃包子吃包子。”

胡忠汉是个固执的老头儿，他要咬住一个道理了，象跌在水里的人抓住一块船板一样，死下也不松手。如果想要他回心转意把白洋拿回去，那必须得三天三夜工夫，或者可能把他扭转过来。

马工作人员不笑了，装着很正气的神情说道：“老胡，咱们八路军里有条规矩。”

胡忠汉以为马工作人员又要开玩笑，可是一看他严肃的脸色，心里凉了半截，急忙问道：“甚规矩？”

“八路军有这样的一条规矩：私拿老百姓的白洋，就是犯了大罪——一块白洋坐三年禁闭。老胡，你算一算十九块白洋该坐几年禁闭？”

“真的？”

“可不是真的，我甚时哄过你？！”

“呀！”胡忠汉开始怕起来。

“再过五十七年，我的骨头也沤成灰了。咱们还能再见面？”

“啊呀，我可险乎把你害了！”胡忠汉从心坎里感到内疚，泪水从他昏花的老眼睛里涌出来。他慢慢地走到马工作人员身边，抓住他的双手说道：“老马，不是老哥存心害你，实在我是不知

道！”

马工作人员微笑着把胡忠汉拉坐在他的身旁，开始解释“八路军的规矩”，一直到房东老太太端着开水走进房来。

“你还不走？！”

“就走呀！”胡忠汉匆忙地站起来，把白洋装进口袋里，扭头对马工作人员说：“那明天把这东西再分配给抗属？”

“分配给抗属。把单据拉出来，贴在农会里。”

马工作人员要送胡忠汉出院，但被老太太拦住了：“大门我关吧，快喝水，喝了水睡吧！”

两位老人出去了，马工作人员端起碗来喝水，只听的他们在院里说：

“八路军是从月亮里掉下来的，人人都是干干净净的好人！”

“住在我家十天了，不笑不说话，真象个大闺女！”

“哼，大闺女？斗争起来，象只老虎……”

开水喝完了，身上出了汗。马工作人员感到一种无尚的轻松，他想再把统计表填起，然而，眼皮不由他使唤了。

邻家的雄鸡叫起来，房东老太太送客人回来，强迫马工作人员吹灭油灯。

他睡着了……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

选自《人民时代》第三卷第一期

一九四六年出版

# 第一次收获

束 为

大约有三几个月我不到何家庄来了。我曾在何家庄工作过一个时期，有些熟识的人，一直没有时间来看望他们。这次路过这村，正是夏收时节，一来天气太热，晌午不好走路，二来想看望看望几位土地改革中翻身的朋友，因此，我在区政府起身的时候，就打算到何家庄休息一会，等太阳偏西再好赶路。

我快走到何家庄的时候，正碰上何来生老汉，他背了一大捆麦子。他热情地招呼我：

“老束，哪哒来？哪哒去？”我告他说从区上来，到县上去。他高兴极了，他说：“几个月不见了，思量你哩！回家歇一阵，后晌再走吧！”

我们相随到了村里，走进他家。来生老汉家婆姨，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看见我们走来，忙的就搬凳子，就盛米汤，就说话：

“我们还以为把我们忘了；你走了几个月也不来看我们。老汉说老束工作忙，没空来；我说，专来看咱们没空，路上路下的也不来一趟，想是把咱们忘了。”

我们都哈哈大笑。来生家里的马上快乐起来。

我问来生老汉今年夏收怎样，他老两口一起说起来。婆姨说：

“托毛主席的洪福，有了地就活出来了。”

老汉说：“满壶子烧酒气了，一步登天了。分了土地，不给地主交租子，就把病去了。土地成了自己的，身上轻的多了，动弹起来，心劲格外大，从前不管收多收少，总不够人家地主的。如今，收一颗落一颗，收一斗落一斗。好好好，这是毛主席领导的好。”

来生老汉这话是对的。过去，在每年收获以前，满心欢喜，盼望个好收成。村子里的孩子们也拍着小手唱歌：“老天爷爷下大雨，打下麦子豌豆供养你。”可是越接近收获一天，收成的希望也就减少一成，到挽麦子的时候，就灰心丧气了。麦子长的再好，也不愿往倒挽，麻麻糊糊挽倒了，也无心往打麦场上背，大家都晓得：地主早就张开口袋等着收租子了。剩下一升半钵子的粮食，只好一颗一颗价数着吃，因为没有土地，来生家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来生家老子临死的时候，还是念念不忘刨几亩土地，他把来生叫到炕前说：

“米生子，你老子没本事，没给你刨挖下几亩地，我死了还不晓得埋在甚地界，你日后要活成个人家，没有几亩地可不成。”

其实，来生老汉的本事也不比他老子强，一直活到四十多岁，直到去年土地改革的时候，才分到了土地。老汉自然特别高兴，劳动也特别起劲。

说起劳动，来生婆姨又开腔了：

“我们这里人常说：人一辈子有三勤：娶过婆姨一勤，养下孩子一勤，分家又一勤。以我说，分下土地最勤。老汉引我时，炕上圪塔席子也没有，养下孩子时连米汤也喝不开，和老二分家，我们分了石四欠租，愁就把人愁死了，那还有心劲动弹。我们老汉从没象今年动弹的这么欢哩！”

他们让我吃饭，我只觉得渴，并不觉饿，不想吃，来生家婆

姨不答应：

“吃我们一顿吧！好客还难得一席哩！”

老汉居然说：“嫌饭不好咱们重做。”

我只好吃。吃的是白面馍馍、西葫芦烩豆角。今年第一次吃新麦子面。这样好的饭，大概是专为我做的，我说来生老汉思想还不大对头，把自己人当客人。来生家婆姨说：

“我们夜里就准备下吃馍馍的，这几天正忙，五黄六月天，吃不下也受不行。现时正收麦，吃上一半顿白面，叫老汉高兴着。你来的正巧，赶上了。”

我们正吃时，有一个扎双辫的小女子，高兴地跑进窑来。她看见我，怔住了。这小女子有七八岁，穿的白小布衫，灰蓝裤，大眼睛，红脸蛋。猛然间想不起这是谁家的小女子。我问老汉，这是谁家的小女子，打扮的这么好，生的这么俊。老汉大笑起来，脸上表现了一种非常快乐的神情。他把那小女子拉在怀里对她说道：“叫他猜，看这个俊女子是谁家的！”

来生家婆姨也笑的合不住嘴。

从他的快乐中，我想起了，这就是来生老汉的小女子，名叫小娥的，和我在时，大不一样了。我心里想，小娥活出来了。我拿起一个馍馍给她吃。她那一对聪明的大眼睛滴溜溜转，看看老汉，不敢接过去。我想：这是因为老汉坐在这里，不叫她吃，他大概是常打她。我直截了当地说：

“打孩子是不好的。”我把馍递给小娥，并且说：“再不许他打你。”

小娥只用眼睛说话，却不伸手。我对老汉真有些不满意，我说：

“老汉，你这规矩不好。”

老汉说：“乖女子，拿去吃吧！你不认识老束啦！”

小娥接过馍说：“怎不认得，他常来咱家，年时冬天还在咱

家吃过饭。”

我问老汉是不是常打小娥。老汉不说话。

来生家婆姨接过去说：“我舍不得打她，一个女子家也应该有个来派，做错事，说她几句罢了。老汉不行，火气大，动不动就打，一个吃屎娃娃，那能当大人看待。”

老汉低头不语，眼泪花花，好半天才说道：

“谁也晓得爱儿女，那一回……老束……实在没法。”

我马上想起去年冬天才来这村，到他家吃饭时的情形，和现在的情形联系起来，不禁起了一种悲喜交集之感。

去冬我们才来这村的时候，为了更容易了解情况，便决定轮流到各家吃饭。一面认识些人，一面也好了解些工作情况。了解情况对于我们做土地改革的人是很重要的。有一天，正是下雪天气，是快过年的时候，已经过了腊月二十三了，再过一两天，我们也要回县上过年去。那一天，因为夜间开会我起的很迟，我正穿衣服的时候，有一个讨吃模样的人走进来，他的衣服遮前顾不了后，不要说避寒冷，简直遮不住羞耻。满面乌黑，大概有一冬不曾洗脸，鞋子杂配子，他站在窑洞门口，冻的他浑身发抖。他轻声问道：

“那位先生……去我家吃饭？”

“咱们叫同志！不叫先生！”我一面说着跳下炕来，我给他一个毯子他不敢要，解释了一阵，他才敢披在身上。我们相随走到一间土窑里。他一路只说我们是好人，说了不知多少感激话，这是我第一次和何来生老汉见面。

此地风俗：“过了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胡拾翻。”有钱人家，打扫窑洞，置办年货，上碾磙、蒸馍馍，糊灯笼，热热闹闹，快快乐乐，象个过年的来势；可是来生家就象河里的冻凌，稳风不动，并无准备过年的气象，窑洞里倒是干干净净，却也是空空洞洞，炕上没毡没被，只有两三个很脏的枕头。那时



候，小娥偎在妈妈怀里，只有一件又不白又不黑的小布衫，虽然已经是个七岁的女子，却没有裤穿。窑洞还暖和，小娥一冬不出窑洞。

我问了来生老汉的家庭情形，这是一家贫农，两辈子的佃户。

我坐在炕楞上，来生老汉端过稀饭，另外还有一坨坨烤热的米馍馍。他家穷的没酸菜，也没盐，来生老汉心里很觉过不去。

“先生，吃米馍馍吧！才烤热的，冷了不好吃了。穷的连盐也买不起。”他继续说：“昨天，我给人家担了一天水，挣下一箩头白萝卜、一升麸子，过年好吃。走时，人家还给了两坨坨米馍馍，舍不得吃，带回来，给小女子吃了一个，剩下一个……今早起村主任派饭来，就把这留给先生，咳咳……实在不好看。”

婆姨在炕上说：“两个都放起，留到今早起就好了。尽是你多事，女子睡下了，你还非叫她吃不行。”

他们的心情惶惶不安，觉得这顿饭很对不起我，并且怕我因饭不好而生出事来，顾虑重重，坐立不安。我给他解释，饭好饭赖没关系，我们来不专为吃好饭。他还是不放心，他说象他一样穷苦的人家村里还不少。他老婆让我吃那个馍馍，我把那个馍递给了那个面黄肌瘦的小娥。想是小娥饿的很厉害，接过去就吃，老汉看见了，马上把那个馍馍从小娥手里抢过来，重新放在我的面前，还打了小娥一巴掌。因为他不小心，把我才盛起的一碗滚热的稀饭弄洒了，正洒在小娥的脚上。小娥想哭又不敢哭，只爬在妈怀里抽泣了几声。老汉说她们不懂规矩，叫我莫见怪。老婆说不叫小娥吃，也就罢了，不该打孩子，更不该把稀饭倒在孩子脚上。我一面劝说，一面去看小娥的脚，哎呀！脚上烧起了一个大燎泡。

贫农窑里充满了忧愁！

那时，使我难为极了，一切解释都好象没力量，无用处。

现在来生老汉分到了土地，和其它生产底垫，并且搬进了地主住过的油笔彩画的窑洞里。心情也不一样了，小娥拿了个馍馍，也不打她，懂得疼爱儿女了。

我把小娥叫在跟前，和我们在一个炕桌上吃饭，老汉也不说甚，好象还很同意。小娥爱吃豆角，老汉就把自己碗里的豆角都夹给小娥吃。吃完饭以后，小娥把脚伸给我，叫我看她脚上的疤，她说：

“老束同志！才烧时，疼的实在支不住，如今怎也不怎了。”

那婆姨也说：“烧的是你，他又不疼咳！”

老汉大概不愿提起这些事情，所以不耐烦地说道：

“偏你晓得疼儿女，我是个傻子！甚也晓不得。那是穷急的上了火，失手做成那样子了。还说那话有甚用处！”

我用别的话岔开了话题，老汉告给我这村的一些别的事情：新修起四座吊杆码头，增加了十来亩水地，垒起一个水坝，麦子种的特别多。为了开古坟，张三兄弟二人打了架。有几个民兵参战去了，银娃自动参军了。二流子小毛偷了老婆的线子，戴上纸帽游了街。一切想起来的事情都说了。小娥听了一阵还补充说：

“还娶了三个新媳妇，嫁了两个女子。”

小娥和我到村里串了一会，在每个家里，我都受到了热情的招待，参加了快乐的谈笑。贫穷困苦的印象，一扫而光。

太阳偏西了，我准备起身，老汉不叫我走。我说县上有重要事情，无论如何今天要赶到，他无可奈何地说：

“下次一定来，我们翻了身，还没叫你好好吃一顿，话也没说完。”

他又说村里许多人家都买了毛主席像挂在墙上，问我能不能给他捎一张来，我答应了。

小娥老是看我胸脯上戴的毛主席牌牌，我取下来，戴在她的胸前，她把我的挂包也挂起，她高兴极了。她问我们好看不好看？老汉说：

“好！好！象个女同志！”

妈妈也说：“今冬送你去念书，长大了好工作。”

“我还留个毛盖子剪发头哩！”

妈妈笑道：“那才好看哩！咱儿辈子捣土圪达的庄户人家，将来还要出个女工作人员哩！”

随着第一次的收获，人世间的快乐开始走进贫农的窑洞里。

老汉送我到村口，小娥挂着我的挂包，一直送到大路上。在路上我问她：

“你爹又打过你吗？”

“没有，自你那次吃饭时他打了我，再没打过我，如今可亲我哩！”

到了大路口，小娥把挂包递给我。

“老束同志！”小娥摆摆小手说道：“过路再到我们家，我们包饺子等着你。”

小辫子一甩，好象货郎鼓似的，跑回家去了。

选自《人民时代》第二卷第三期

一九四八年出版

# 李海牛参军

刘祖武

## 参战回来

海牛参战回来了。记得五月初八走的那天，安庄行政村七个参战去的青年小伙子，背一杆稀巴烂旧步枪，每人腰里插的三颗手榴弹。他们在村口上对欢送他们上前线的父老们说：

“这次去，保证一人得一杆枪回来，不信，你们看着！”今天他们果真达到了目的：海牛得了一杆顶漂亮的日本造步枪，两袋子子弹，五颗短把把手榴弹，还穿了一件黄色军衣。

海牛进了自家村口，两条腿走的更快了，为的是早把胜利消息报告给大家。天黑了，他从关帝庙门口经过，听着里面吵吵嚷嚷的，进去一看，原来是开村民会，人们见他进来，都仔细端瞅是个甚么人，村主席田贵赶忙问道：

“同志，是那一部份？”海牛故意装的哄他说：

“野战军么！”这一说，人们听出是海牛的声音，都哄然大笑起来，七嘴八舌说道：“海牛回来了，穿了个黄褂褂，戴了顶兵帽，倒把众人迷马住了。”福虎一把扯住海牛的胳膊，调皮的说：

“海牛哥，你明明是个顽固军么，咋哄人哩？”说着就把海

牛得回的新步枪拿到手，民兵们围来一圈圈，都羡慕这杆枪，遗憾这回没轮上自己去，大家亲热的问长问短，问这杆枪是怎样得的。海牛听了众人的夸奖，早把肚饥忘记了，抖擞精神给大家报告说：

“我们头天下去平川，第二天就出去活动，大炮轰隆隆轰隆隆响了一大早，赶阳婆出山的时候，越发响的厉害了，正在这时候，从北面跑下十来个顽固军来，我们悄悄地藏在一个小土梁梁上，狗日们的真瞎了眼，他们也往这梁梁上爬，看见离的不远了，我一枪就打得跌倒一个，麻子村小三孩，学着老八路军的口音，放开嗓子吼叫说：‘哎！老乡，缴枪不打哟！……’狗日们的以为我们是正式队伍，吓的把枪一丢，象惊了弓的鸟一样，没命的从东南跑了。”说到这里，田贵给他端来一碗水，海牛‘咯唧’‘咯唧’几口喝完，在半明半暗的月光下，越说越有劲。

“我说赶紧追，武委会老李不叫追，说是怕北面再退下来。我们三八两下把枪收拾上来，共是十一杆，咱们行政村的七个人，背了六杆，老李说我打倒一个敌人有功，挑了这杆好的给我，余外赏了我一袋子弹和这套军衣……”

人们听的出神，福虎拉住海牛叫继续讲，田贵老人说：

“前方的事，三天也道拉不完。天不早哩，快叫人家孩儿回家吃饭去吧，告诉的工夫可多啦。”桂保和海牛开玩笑说：

“海牛，你爹说给你娶媳妇啦，快回去吧！”海牛听了这话，扭转屁股一溜烟跑回家中。

## 海牛父子们的生世

海牛爹名叫德元，老家在山东。民国初年在安庄烧瓦，被青龙镇胡仁义老财讹了一次，只弄得赤手空拳，无家可归，后来就流落在安庄放羊。德元叔这个人，生来性情活泼，作事痛快，还

有一手好枪法，就是拳术武艺也还懂得些，村里的人都爱和他接近要笑或听他“道书”。

有一年春天，德元叔吆着羊群从郑厚厚财主家坟旁经过，忽然一只花红鸟扑啦啦落在坟里的松树上。拴拴和黑小纠缠德元叔打这鸟，德元叔端起土枪，轰的一声就打中了，拴拴和黑小把鸟提到安庄，全村人谁也闹不清这鸟叫个甚名价，男男女女都来看稀奇。

消息传到郑厚厚耳朵里，老家伙怒气冲冲，吹胡子，拍脯子，说这是只“御林鸟”，落在谁家坟，谁家就要出“贵人”。

黄昏，德元叔回来了，郑财主一见面，就指住眼窝臭骂一顿，逼住非要一只活“御林鸟”不行，要不就得顶命。德元叔焦急的搬东家，请西家，给郑财主说情陪不是，结果把全年的工资支出来，买了马纸香表，蒸了面猪面羊，给郑家祭了祖，一场天大的事才算了结。

第二年正月，郑财主把德元叔撵出安庄，德元叔到草盖山上闹了林地，捎带的打猪。民国十幾年，陕西逃难过来一个女人，德元叔和他成了家，第二年就生下海牛。

俗话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卖葱儿卖蒜”，海牛长大了，枪法武艺学得也挺不赖。父子两个除了种地，便是打猪。光景过得真凄惶。

日本鬼子投降后，八路军解放安庄，当年秋后，一家子搬回安庄，从此见到了天日。

## 拿定主意参军

卫区长来安庄动员参军，在代表会和群众会上讲了许多话，村主席田贵在会上提出“解放军是谁的队伍，为甚要当解放军。”让大家在小组会上咯吵酝酿。

海牛早有心思参军，因自己是孤子，恐怕爹娘离不开。开了这几天会后，他盘算自己是民兵分队长不领头可不对，咱以前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现在咱要甚有甚，这是凭的谁……尤其今年他参了两回战，看到队伍上的同志们亲亲热热，每天上课识字唱歌，实在快乐。对此事越想越着急，他马上去柳树梁找支部书记明明谈这事，明明正在这里锄草，见他来的不平常，放下锄头谈论起来。

“明明哥，这回我一定去，你说行不行？”

明明拍着海牛的肩膀夸奖说：“到咱队伍上去，保管是个好兵，村里谁个不说你的准头好，你要自愿去，人人都欢迎，不过先和你爹商量一下再说。……”

晌午下了一阵雷雨，下午凉风稀扫。海牛和他爹在沙里坪接谷，父子两个告述的可热闹呢，德元叔说：

“参加咱八路军是好事么，爹咋不愿意叫你去。看人家文亮在八旅上是战斗英雄，捎回喜报来，村里谁不说人家光荣呢？当大人的心上真好活！再说以前咱们受的凄惶，狗日的胡仁义，郑厚厚把爹害的活不成，要不是共产党，咱还不是狼不吃，狗不啃。你参加了咱队伍打开省城，活逮住狗日们的报仇！”

“参军是为了自己么，不把顽固军消灭干净，咱穷人照样受人欺负。”

“你去参军，爹甚也息心，就是没给你圆房……”这句话把海牛说的又生气了：“成天价就是翻这事，翻这事！”自从年时冬工作团林清同志给海牛们讲了早婚的害处后，海牛就决心叫未婚妻学些本事，迟后再结婚。所以德元叔一提起婚事，海牛就不爱听。

海牛的未婚妻名叫丑女，今年十七岁，海牛比她大四岁。丑女的爹与海牛的爹，是瓦窑上的老伙伴。有一年郑厚厚正当伪村长，逼住丑女爹要款，无奈把丑女卖给郑家当了丫头。郑厚厚跟

上鬼子往太原退时，丑女藏在山药窖里，没被带走。当年腊月海牛和她订了婚。

## 树林里谈情

日红晌午了，人们歇了晌，村中静悄悄。海牛去树林边担水，正遇着丑女在泉子旁洗衣裳，两口子一见面，不由得都微微一笑，丑女的脸蛋马上红的和苹果一样，站起来就要走，海牛东张西望见没人，吉吉巴巴对丑女说：

“等……等一等……”丑女把洗好的衣服又放在水里揉擦起来。海牛担着水，三步并成两步走，进了家，水也没顾得往缸里倒，从柜里取了一包包东西，赶忙跑来泉边，催着丑女快往树林里走，海牛前面走，丑女随后跟。到了林当中，四周密密的，连二十步也照不出去，他两个气喘喘的紧挨紧坐在一根折了的小杨树上。先是海牛开口道：

“我参加咱队伍去，你行不行？”心灵手巧的丑女，在村中也不算数一数二的开通姑娘，但海牛这个题目倒把她给难住了，她光是低着头嘻嘻笑，停了一阵阵，丑女羞怯怯吐出一句话来：

“你哄人哩！”

海牛一把拉住她的手，丑女边推边说：

“起开些！”

“看！……我实在对你说，我真的去参军。三五年胜利了，咱们再结婚，你说对不对？”这时丑女也大胆说起话来：

“由你吧，人家林清也对我说过，叫我多认字，把纺线织布的本事不要丢开，后头些还能出来工作，说是早结了婚进步慢，人家林清二十五岁才结的婚……”正说的有趣，哗啦啦风响处，突然有个什么从背后跑过，俩人吓得急忙蹲在草丛里东张西望，到底还是海牛的眼光好，比着姿势指着前面说：



“哈哈！你看，你看！是一只大白兔，咳！枪在手的话，保管‘叭’的又打住了。”丑女不同意的说：

“就会显你那一手，人家是个命么，打死有甚好？再说，出门碰着兔是吉利的。”

“看你还迷信呢，我爹打了一辈子山，这会子倒比小时还好活……”海牛话未完，丑女怕家里人上地锄田，转身要走，海牛一把拉住她，把包包里的礼物取出来说：

“这块羊肚子手巾和香胰子，是参战回来赏的，你拿起用吧！”说着便塞在丑女怀里。丑女把情人赠她的礼物一件件裹在洗了的衣服里。然后仿佛有些失意的样子，沉思了一阵，忽然把自己头上罩的那块柳条布帕子取下来，亲手装进海牛的衣兜里，并说：

“这是我亲手织的，就是旧了些。”她笑咪咪的端详着自己的情人。海牛故意把帕子掏出来，说：

“人说你手巧，这话真不假，看这布织的比洋布还细！”她嘻嘻了一声，便急忙走出树林。

## 参军大会

五个自然村的群众都来安庄开会，男男女女挤满一院，真比四月初八庙会还热闹。首先卫区长简短的讲了几句话，他讲到阎匪在晋中平川杀人的暴行时，会场的人眼圈圈都红了；把咱解放军打临汾攻开封的故事一报告，人人眉开眼笑，分外喜欢。

田贵见今天人多，有点羞，叫明明替他说几句话，明明不依，田贵只得扭扭怩怩站在主席台上说：

“咱是个瞎汉，不会演说，你们大家可不要笑话。”一句话把大家逗笑了，那些女人们嘻嘻哈哈笑个不止，一个个都眯缝起眼睛，瞅着老田贵，经这一阵笑，田贵却大胆了，他继续说：

“……抬担架，送公粮，甚事情咱村不在人头前，工作团老周夸奖咱村是模范，这回参军闹不好了，咱人家可不服气。这事大家讨论了几日。我看，就自愿报吧！”

会场上肃静了一阵，圪蹴在松树跟前的海牛，站起来高声的说：

“咱顶一个去的！”立刻人们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这后生好枪法，好兵！”有些外村的人说：“这是德元哥跟前的啾猴小子，没哥没弟，就他一个。”老田贵引头鼓掌，迎接海牛上了主席台，明明给他胸前戴了一朵大红花。

海牛，大眼睛，圆脸蛋，头上罩的白手巾，手里拿着“三八式”，坐在板凳上好象新郎。丑女被女代表改娥拉住走不脱，婆姨们指指点点议论说：

“阔眉俊脸好女婿，两口儿配的真不赖。”丑女满头汗，脸绯红，低着头不吭气。

在杂乱的吵嚷声中，郭二元很生气的发表意见说：

“你们不要吵，听我说，人家海牛是孤子，为了大家，人家争的要去，可是咱村开小差回来的，啾咋哩不去？队伍上的同志，今年归了三回队，家里大人还把孩儿打发上跑了，你们众人评评这对不对？”二元这话是指他叔伯哥富元说的，富元的弊病被说出，知道不答覆大家不好看。

“二元兄弟，啾还评个甚，反正怨咱当大人的不对，你啾灰侄儿，谁也不知道就跑回来了，真是‘吃上棉花拉线子，拉也拉不断’他硬给我撩气么！比起人家海牛，真羞死人，散了会，我一定寻他回来。”富元这一说，全场都欢迎。

“欢迎归队！”

“归队是光荣的！”响雷般的喊了几个口号，会越开越热闹了。各村的青年，接二连三的报了名，十一个自愿参军的小伙子，光荣的坐在主席台上。

德元叔和卫区长、田贵在戏台角说了一会话，然后田贵笑眯眯的对大家说：

“咱海牛参军去，德元哥很欢喜，就是没圆房，德元哥有些不息心。”那些婆姨和青年人们一面笑，一面瞅摸丑女，但丑女趁喊口号的空空便溜走了。“那年警备队把德元嫂的眼扎瞎，到如今饭不能做，锅不能洗，我看赶海牛起身，咱们大家把这喜事办了吧，大后日就是好日子……”田贵的提议全场喜喜欢欢都同意，这时，海牛也不好意思多嘴了。

最后，支部书记张明明，给大家宣布了海牛入党的事，人们都说：“海牛可够上咧资格哩！”

## 洞房里的知心话

洞房墙壁上挂满了花红柳绿的贺幛，代表会送的那块红缎贺幛上面写的更有趣：

“男儿参军逞英雄  
婆姨生产当模范  
打仗生产齐努力  
给咱安庄争光彩”

家里院里，挤的尽是在看热闹的人，比郑老财给他二少爷娶亲时还红火。

海牛做梦也想不到会在郑财主院里成其美事，以前连人家的大门也不敢进，这会子可成了自己的住处了。他整整高兴了一天，连饭也吃不进去。

夜静了，明朗朗的月光从门顶的纱窗上照进来，显的洞房更华丽，显得一对情人更漂亮。

“那天，你在柳林对我谈甚来？”

“参军打仗么！”

“你再想，还有甚？”

“噢！你是说这事。参军大会上你又不是没听说，爹不息心的是甚？”

“甚不甚，多写信。”

“噢还用你安托哩！”

女的说：“……你管你放心，二十来亩地，爹和我也不愁闹，赶你回来，咱的光景比这会子还要好。我还要和改娥商议，再割上几架快机子，把咱村的纺织办好。”

男的说：“咱的六个羊，我走了你可经管好，多养些羊羔羔……卫区长说了好几遍，说是咱们三五年就胜了，到那时候，我回来看多高兴！……”

在门外偷听洞房的巧巧和玉兰，听到这里，由不得扑嗤一笑，飞也似的跑到上房，给她婶娘们报告稀罕事去了。

公鸡唱曲曲，蛤蟆哇哇叫，一对对情人并排排睡着了。

选自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晋绥日报》

# 一张血锄

纪希晨

四号黄昏，我们的游击队挺进到阎占区活动，袭据点、打埋伏、捕捉敌人员，样样干的都顺手。起初，敌人还以为我们这次仍会和从前一样，打一下就溜走的，可是一天、两天，转眼四天过去了，我们不但不走，反把他缠的更紧起来，一有机会，就接他、炸他，使他睡梦不安。

八号，敌人从城里开来保安第三团，配合着复仇团、挺进队，对我们开始了“清剿捕捉”战。海海漫漫的平原上，无论黑地白天都有枪声在响动。凭着勇敢、机灵，和人民的掩护，我们在那稠密的村庄，和不见边的青纱帐间，同敌人转旋旋，忽儿东、忽儿西，打一下，藏一下，反正不让他寻见。

忽然，敌人按下兵，连着两天不出动了。平原上现出一种奇离闷人的沉静来——它预示将有更大战斗展开。“敌人在搞鬼名堂呀！”张队长要大家警惕起来，因之，我们一夜往往转移五六个地点。

事情终于发生了！十号夜半光景，在通往张村的路上，同前来包围我们的大队敌人遭遇了。我们立即占领长满野草的渠垅，紧贴着地，猛猛的朝对面开火，对面也把剧烈的火力打过来。黑黑的田野里，到处爆发着红色的弹花，高粱、玉菱子的枝叶，跟遭了冰雹似的，沙沙折断下来。——情势显然是不利的。得赶快

撤哩！可是，十数倍於我们的敌人，已经从后面、左面……涌压过来，包围了。

“朝右……打手榴弹！”张队长一下从地上跳起来，喊声“冲呀！”那时节，大家血都烧成火啦，跟着他一鼓劲往过冲。

这当间，“碰”的，什么东西朝我后脑边打来，眼一花，便跌倒了。

以后战斗情形怎样，我全不晓得。我只记得，我自己是昏昏沉沉，身上木冻冻的，如腾云驾雾似的，后来，又过些时便渐渐清醒过来。“这是什么地方呢？我死了没有呢？……”怀着这种混沌不清的意识，渐渐往开睁眼，然而，睁不开，这时，我又试着抬手去摸，呀！粘糊糊的，原来是血蒙了眼，脸上、脖子上也是血。用手指抠去血泥，只觉眼前五花瞭乱，周围黑黑的甚也看不见，於是用手臂强撑着把头往起抬，猛下伤口碰到茭子杆，一阵刀剐似的疼痛，血又流出来。我咬住牙，抓了一把土按住伤口，勉强解开腿带把头缠起来，那时全身真疲备极了，我喘着气，便仰天躺到地上，用脚蹬开身边的茭子杆，透过叶缝，瞭见昏暗的夜空，罩在上面，星星烁烁打闪。

什么地方狗咬起了。平静轻松一时的心胸，又捣钟似扑腾起来！“他们冲出去了吗？敌人走了吗？决不能叫敌人抓住呵！”当想到战争、同志和自己性命的时候，我身上好象又有了力量，便鼓着劲往出爬，抓住茭子杆，手指抠住泥土，肚擦着地皮，不顾一切的拚命的爬……爬了多远路呢？不晓得，大约是在伤口震破，再次流血时，我又晕倒了。

我昏昏沉沉躺着，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当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我躺在另一块茭子地里，红艳艳的阳光正从东方射进来。这时，我全身又如火烧似的发起高热，脸上流着豆大的汗点点，嘴又苦又干，真是渴极了！这时，只见东面地边上有块草滩，上面挂蒙一层晶晶发亮的露水珠，我便向那爬去，伏到草上用嘴舔

吸着露水解渴……

正在这时，一个小姑娘打小道转来，看见我这样子，吓的身子一闪，后退两步，站住了。我给摆手，但她瞪着眼，愣愣不动。

“小孩子，别怕！我是张村的……”因为我穿的便衣，所以，我说我是老百姓。

这一说，她不怕了。当我将身子缩进菱地里时，瞭见她躲躲闪闪，似近似避的蹑脚走来，距我三四步远，用手分开丛丛密密的菱子叶，把脸探进说：

“呀！看血……你怎啦……”看样子，她大约十三四岁，右手挎个篮篮，辫子搭在胸前，嘴噙着一个指头，斜着脸，那双扁桃眼跟两颗明星一般。

起初我还不敢对她说实话。只乖哄说，我是张村的，阎锡山队伍到村抓兵，我逃跑时叫打着了：“好娃娃，行行好，悄悄告诉你家大人……救救我……”并用眼睛和手势，比着告给她，我饥，我渴……

她把我仔细端详着。而后，慢悠悠的点下头，一句话没说，就蹦去了。

肩臂被推了几下，睡梦被惊走了。

“……起来，喝水……。”原来是长一双扁桃眼的小姑娘，又站在我眼前，她用手指着水罐子，和竹篮底的米窝窝说。

她的旁边坐着一位五十上下的老婆婆。青白头发露在头巾下，她的多筋的手，正颤抖的抚摸着我的头上的血带和鬓角，眼皮包满泪，泣泣噎噎的说：

“喂呀！看把孩打成啥样子啦！喂呀！头烧的很……金叶！快拿水呀……”

我自己挣扎着往起坐。最后还是金叶和老太婆把我上身扶起来，半靠到老太婆胸怀上。金叶抱着水罐喂我喝。咕咚、咕咚，

和野兽似的吞饮着。一罐喝完了，我还叫“渴！渴！”金叶吃惊的咂下舌头，向她妈膘了一眼，随着拨开的菱子杆，又蹦跳着跑去了，不一会，又提来河水给我喝。她还把手巾浸湿，叠住，搭蒙到烫热的头上给我减热，因太热，没多会，手巾便干了，於是，她再浸湿，再给我搭上。这一切都那么亲切、温爱。

神志清醒多了。他们问我现在怎样，我用眼回示谢意，并抓住老太婆的手。忽然，无数的话都涌上心头，尤其当想到她们与我不沾亲，不带故，为什么能这般热爱我时，再也忍不住冲腾的情感，想说又未说出，热泪便滚流了。

“不怕，会好的……等等我送你回村……”她是离张村三里的王家庄人。

“老人！我不怕，我，我不是老百姓，是西山的解放军……”

“天爷爷……”我没说完，她便惊惶的摆下手，制止我说下去，朝四周翘望着，然后生怕被人夺走似的，她紧紧搬住我的肩，伏首悄悄问：

“是不是老张那游击队？……”她一面说，一面就摆下头给金叶示眼色：“快到地头上瞭看人去！”

“……是老张的人。夜黑在张村村边上打仗，我挂的花……”我把一切情形全告了她，她听着，不时怜悯的叹着气，夹骂着阎锡山，安慰我不要怕。当我问她附近敌情，能否把我送走时，她说游击队是撤走了，附近几村倒平静，只是离这十五里处还有枪声响，敌人在周围村庄都放有哨卡，特别往西山解放区的路上，更是紧的很，但对这一切，她却满不在乎的勇敢地说：

“你放心，天黑人静叫她爸爸送你回。”

“不怕人家知道？！”我又惊又喜的问。

“好娃哩，怎能不怕……”她左膘右看，换个口气说：“救人要救到底！我还能把你撂下不管，让人家逮住杀了？！老张游击队，这里大人娃娃那个不晓得，再说，你们舍上命，还不是为



俺老百姓……叶叶，瞭见有人没有？”小姑娘金叶蹦着菱子跑来，打断她的话。

“妈！没兵，尽是咱们锄地的。”金叶随着噘起嘴，瞅我一眼，抱怨刚才我不该哄骗她。我便向她解释一番，但她却将头一仰，辫子往后一甩，十分懂事的笑着说：“别说啦，俺也懂得……”顺手又把手巾沾湿蒙上我的脸。

晌午了，火风阵阵刮来，菱地里象蒸笼一般热。身上沾满血污的衣服，经汗一浸，又腥又臭，四下飞来的苍蝇，嗡嗡、哄哄赶也赶不完。这时，老太婆搀扶着，把我从地边移到地当中，她回去弄饭了。地里只留下金叶和我，她忽儿到地边张瞭，忽儿盘着腿坐下来，摇挥起手巾替我赶蝇子、扇风、揩汗，还不时问我些：“游击队甚时来？”“西山好不好？”“那里女娃是不是也纺线”等许多天真的问题，那种神态自若的表情，连她自己也笑起来。在她陪伴护卫下，我一时睡去，一时醒来，每睁开眼，终见她为我扇呀扇的，而她自己也叫热汗浸湿了衣衫。

太阳就要落山了。老太婆提着饭罐，腋下夹包干粮走来，她的后面是一位蓄着苍发的年近六十的老汉，他荷着锄，脸上现着懂得一切的镇静神情，默默的坐到我旁边。

望见他（她），金叶兴奋俏皮的说：

“爸！怎么你们现在才来？把人等的怪心慌……”

“早不能来么！张村住的‘乡村’（指阎匪行政人员）又到咱村派款，叫给买棺材啦——同志，你看，死了人还要叫老百姓替他买棺材！”王老汉愤愤说着，又转过脸：“你们夜黑可是打好了，给百姓除了十几个害。”言间充满夸奖与敬爱。他告我，整个战斗中，敌人死伤十多个，突围中，我们也有几个阵亡。

随着太阳的沉没，葱绿的菱林里渐渐昏暗凉爽下来。我扶着锄把站起朝着四面观望，看见晚霞正在西山后面烧起红光——那里就是我们游击队的家乡——而东方也升起了月亮。那时，我喝

着稀粥，金叶给打包干粮，王老汉和老太婆面对面盘坐着，咕咕啾啾，大概是商量该从那条路送我走。

“老人家，走吧！”我吃完饭说：“老太太，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这一家子……”望着慈祥的脸孔，喉间一阵热，纵有千言万语，但怎也说不出来。我走到她跟前，紧紧挽着她的肩，表示万分感谢。

“好孩咧！可别说那话，应该救么……”她伸手拉住我，又说：“以后路过可要来咱家！”

我转过身去，迎脸碰上金叶在黑暗中闪闪发亮的眼睛——这聪明的姑娘，含羞的把头一栽。“真是好女女……”我抓住她的长辫说。

金叶用手蒙住脸，好象是哭了。一句话没说，就弯下腰去，拿起干粮包，朝我身上塞。

“走着多察看……小心些！”老太太当我们上路时，再三叮咛说。

我们走了——王老汉走在前边，我跟随在他后面。月光下，路上是明亮的，寂静的，一切都象是死了，只听见远近村庄有驴吼狗吠的声音。

我们绕开村庄走着，走几里就躲到路边庄稼黑影里息一阵。每走到拐弯的地方，张老汉便预先走到前面，探看有无人响动，然后拍下手，再招呼我前进。

“我们已走了十三里，听见吗？那打钟的地方就是陈家庄据点，现在我们已绕过它三里远。”当在水渠边的三颗柳树影地坐下时，东面接二连三的传来了钟声，王老汉打燃火绳手捂住烟锅。又说：“每到这时候，钟一敲，他们就不准各村老百姓行动了，巡哨的抓住，决死无疑。前四天，抓住韩村一个夜里浇水的，硬说他给你们送情报，打的皮破肉烂，活埋到村东万尸坟中……你说，这还成世界？”他万分痛苦的抽着烟，把脸背向一

边。我只好安慰他说：我们的大队人马不久就要来，那时节，把阎匪们一消灭，日子就会好起来的。

月光显的灰白，夜下起露来。我们转上小道走了。大约又走了六里的光景，王老汉停下来低声说：“再走三几里，跳过福利渠口，你就可顺右手那条路往西山了，那一节，没事情，只怕这一段，这是要道，离渠口不远，住有哨卡，常常有马队巡夜。要小心些……”於是，我们拉开三四十步远的距离，他扛着锄，走在前面，并不时咳嗽着同我打招呼。

突然，远方传来一阵马蹄奔腾的响声。我赶快俯下身子，侧耳张目朝前面观望，“是不是敌人的巡哨呢？”心中正在疑问时，只听见王老汉在前头喊起来：

“嚎！有狼了……打狼！”他的声音喊得那么响亮、急促、惊惶，静夜中几里外也可听见。我明白这是他叫我赶快跑开。我立即向右边一人离的玉茭地里钻去，跑了三十多步远，便坐下来，心直腾腾往上跳，这时，我听见路那边传来老汉的声音：

“……我给谁也没有带路！”静默了。一会，“我谁也没见……”又静默了。

“没有？接！”阎匪大约是用他的锄把捶打起他来。那声音，跟刀剐似的刺痛着我——我应当象他救我一样的去救他啊！可是，我软弱的站不起。

“我是锄地的……你就打死我也没说的。”他呻吟惨叫的声音越来越低，而捶打他的枪托、锄把的声音却更凶猛起来。突然，他高亢的嘶骂起来：

“鬼孙子，杀了你老爷，张队长队伍饶不过你们鬼孙子……”——这英勇不屈的声音象响雷，在夜的绿野上滚展开来。

接着打了两枪，之后，又是嚓嚓，锄砍骨头的响声！那时我完全失去自制力，身不由己的爬跪到地下，象丧去父亲的孩子似的哭起来。

匪徒们走后，我跑到英雄王老汉跟前，伏在血尸上，摸见了他被砍碎的头盖骨，和粘湿湿的血锄头，然后抱住冰硬了的手臂，把他拖到路边，遮盖上茭杆和青草，握紧着那张血锄，咬住牙，含着泪，默默的、久久的站着，心中只想着这一句话：

“谁杀了你，我就去杀谁！”

天快亮时，我回到连上，同志们团团把我包围起来。我向他们讲了一切，并举起那张鲜血淋漓的锄：

“同志们！不要忘记这张锄！”全场立刻响起一阵愤怒的声浪：“为王老汉报仇呀！”“为解放敌区人民去战斗呀！”……第三天夜里，我们游击队又进到了阎占区。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选自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晋绥日报》

# 两颗子弹

耀 岚

小兔儿成天高兴的跳跃着，嬉笑着，他觉得比前几天长高了似的，因为他有了两颗黄澄澄的盒子枪子弹。

—

那是三月初头，遍地铺上了一条丝毡，麻雀儿在墙上唱着歌，蝴蝶儿在墙头跳着舞；小兔儿拿着撮炭的铁匙，架在板凳上，嘴里喊着“叭叭叭！”他一个人在扮着打阎匪军。

二

就在那时，阎匪军的炮弹打到他们村里。小兔儿和他妈妈刚得到的翻身后的幸福生活被冲散了。

阎匪军的一个排长住在了小兔儿家的院子里，让小兔儿给他抱柴、烧火、提水、点烟……。小兔儿的妈妈被迫着用针线给匪军们缝衣裳。

匪军排长住的家里，当地安了一支大方桌，墙上挂着带皮套的盒子枪，还有一长袋子弹。

匪排长的脸是怕人的，小兔儿把他比作大庙门口的石狮子。

### 三

麻阴的上午，天上飞着许多象驴儿狗儿的灰云，太阳有时伸出了头向小兔儿微笑。小兔儿慢慢地踱进了匪排长住的家，家里空空地没有一个人，只有墙上那支盒子枪静静地吊在那儿，小兔儿葡萄似的一双眼睛早瞧见了它。他跳上了炕，他想：“这家伙出去挖‘喉头’（抽大烟）去了吧，也许是出去串门门，……”他站起了身，扑到墙根，先解开了子弹袋上的一个扣儿，黄澄澄的子弹在他的眼前闪烁。

突然，院里脚步声响起来，小兔儿心一跳，——匪排长回来了。小兔儿没顾得想什么，他迅速的把子弹扣儿扣上，匪排长已经走进了门，两只眼睛瞪的象铜铃。

“你这小王八羔子干啥？！——妈的！”说着便是狠狠的一个巴掌。

小兔儿眼睛一忽眨：

“给我妈妈找锥子，给你们上鞋？！”他说着跳出了院里。

### 四

小兔儿虽然没有偷上子弹，但他绝不死心：“你看我非闹几个不行！”

这天，小兔儿又进行他的计划了，他先看了看匪排长屋里没有人，他就心急手快地去偷了两粒黄澄澄的盒子枪子弹，攥紧在右手里，他的左手伸上去扣住子弹袋扣儿。当他刚出屋子时，忽然匪排长又跑进来了。但就在这时，村外响起了枪声，匪排长也

没有看他，抓起子弹袋，又在桌上拿了些什么东西就跑出去了。

## 五

小兔儿把两颗黄澄澄的盒子枪子弹交给了他妈妈，妈妈给他藏了起来。

“这可是一件宝贝啊！”小兔儿想：“送给了咱解放军的同志，能杀两个阎匪军；要是一颗子弹穿两个、三个……，那就要杀死一铺滩——他们再不能用巴掌打我了！”他想着，小嘴笑的象个李子。

就在这时，解放军打走了阎匪军，小兔儿的家乡又解放了。

## 六

解放军住在了鸦儿庄，不远，离小兔儿的村子才二里地。小兔儿高兴极了，他跳着跑回家里。

——我得找解放军同志去，送给他们那心爱的子弹，叫他们打阎匪军，阎匪军是杀我们大人、娃娃的！

小兔儿跑到家里，妈妈出去挑野菜去了，他就拉开那顶小柜子，拿出那个红花花小木盒子。小兔儿把木盒摇了两摇，“晃郎晃郎”。

“得郎当！”木盒盖子揭开了，几个又明又圆的东西在炕上乱滚，剪子尖儿却正正滑在小兔儿的左手背上，血慢慢地往外溢，他把手在被子上擦了两擦，两只眼睛却跟着炕上那几个小东西转：“呀！是几颗扣子！”子弹呢，连影儿也找不到。

“妈妈放到那里去了？”

他就在屋里到处找起来。

小兔儿找不到子弹，他生气，他急的想哭。

小兔儿忽然发现一个筐子里，躺着几张整齐的崭新的票子。那是一千元一张的“西北农民银行”票。他又高兴了，他抓起来，也没有数清几张就跑出去。

——出去买上些东西送给解放军的同志！

——告诉给同志们，我有两颗盒子枪子弹，是偷下顽固军的，丢了……

——告诉给同志们，阎匪军打了我一巴掌！

## 七

小兔儿来回跑了四里地。温暖的太阳，蒸发着他头上的汗水。他腿酸了，腰困了，但心在高兴地笑着，嘴里唱着歌，跑回家里，妈妈正在拉火做饭。

“妈妈！子弹呢？子弹呢？子弹丢了！”

妈妈笑着：“子弹在你身上！”

“我身上又没口袋呀——妈妈！”

哟！小兔儿忽然摸见底襟上面鼓鼓地，硬硬地，在缝着些什么东西，却寻不见口儿，他用手仔细地摸着：“呀！是子弹，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的小宝贝！”

这是妈妈因为小兔儿要缝个口袋，在他晚间睡着的时候，给他缝上的。

“妈妈！我找不上子弹，就买了五个鸡蛋，到鸦儿庄送给了解放军同志。”

## 八

阎匪军又出来抢粮了。



小兔儿和妈妈在收拾东西准备转移。

门外，一个手提盒子枪的解放军侦察员走进来。他脱下帽子，头上冒着热气：“老太太！有水吗？”

小兔儿的妈妈很快给这位同志烧水，小兔儿亲热的上去拉住了这位同志的手，拉起话来。

“你几岁了？小孩！”

“今年十二，属牛的，过年就是十三，再过三二年，也就跟上你们打阎锡山去了！”

“你叫个啥？”

“小兔儿。”

“好名字！真象小兔儿一样机灵聪明。”

“这是年时分下的新袄子、新裤子……我全穿上，顽固来了刁不上；他要刁，我扯他的嘴！”

“你们听见刚才枪声吗？”

小兔的妈妈端过了水：

“凉一凉喝吧！同志！——先打枪，听见来，远些哩！”

“这是在打我呀！离这里十多里地那个村子。——把手枪子弹都打光了，我才退下来……。”

小兔儿忽然离开了那位同志的身边，两只手解开了扣子，用力在撕底襟上面缝的那块布。

侦察员同志奇怪了：

“不要扯衣裳呀——新新的衣裳！”

妈妈也在叫：“拿锥子拆吧，扯破新袄子呀……”

小兔儿没有停止他的手——嘶嘶嘶，两颗黄澄澄的盒子枪子弹拿在他的手心里：

“同志！送给你！叫它去钻阎锡山的脑袋——他们还打了我一巴掌哩！”

侦察员同志接过了子弹来，看着小兔儿，高兴地叫道：

“——哈！还是美国造……”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于崞县

选自一九四八年十月七日《晋绥日报》

# 散文 报告文学



# 上阳武夜袭

康濯

离同蒲铁路十里的土黄沟村，笼罩在金黄色的暮霭和绕袅的炊烟下。

刚到达这村的两百多个游击支队战士，被一整天九十里路、三四个大山的行军弄疲乏了，每个人的面孔都蒙上一层灰黯色，显示着困倦的憔悴。

战士们杂乱的分布在村子各处。有的在忙着做饭，有的在忙着弄水；有些可围上一堆堆小圈子，在闲扯着，圈内不时腾起一股股草烟的灰白色馀烟，间或有不少战士这样交语着：

“是不是又打仗？”

“谁知道！排长说有特别任务。”

“嗯！三个连长早就带了侦察班往前边去了，说不定……”

猛然，吹响了集合号。

三个连长和指导员从前面转来，都集合了各连的队伍，每个连长或指导员在向自己连上的战士们讲话：

“同志们！一九三九年来了十天，咱们还没干过一次！今夜，咱们准备袭击上阳武，同志们！干！……”

“对！好好的干它个新年开张交易！”百多支零乱的枪夹着大刀、镰、斧一齐举向空中，巨大的声浪激荡过原野、荒村、天际。

“同志们！咱们游击队的武器这样杂乱，服装这样不齐，咱们过新年还没吃过大米白面，看！同蒲路是咱们的供给处！……”

“去！哇啦！”两百多支雄壮的嗓音，象浪潮般滚过，慢慢的消逝在暮色苍茫里。

半夜，命令传下来，三个连分成三路：第一连袭击上阳武村；五连打村旁的敌人碉堡；四连一部牵制离阳武十里的大牛店车站，一部牵制浮屠村，截击向阳武增援的敌兵。

于是，三条将要爆裂的火花般的队伍，沉着的，隐悄悄的，向同蒲北段进发。

天空，呈灰色，繁星闪烁着，寒风刮过，滹沱河一些弯曲流转的支流，被冻成白色的冰床，铺在同蒲夹岸广大的平原上。路，迤迤着冰河，夹着石子，夹着铺了霜结了冰的泥沙，伸展开。

三条队伍，四百多隻燃烧着火焰的眼睛，两百多双握紧的铁拳，前进，前进，沿着石子冰沙的路，每个人的心都随着步伐而紧张兴奋，步伐也随着心的紧张兴奋而加快。

更逼近了。前面横了一道较宽的冰河，夹岸又生了尖秃的树木，每个人，更着急了。因为河的那面，走过一里多宽敞大道，就是供给处呢！就是曾被兽蹄横踏过，留下了很多残酷悲惨事迹在人们心坎上的侧轨铁道。

三条队伍，变成了三条快跑的长蛇。每个人心头，都紧压着这样的句子：“这是今年的第一次，要干个赚钱生意！”

行进在最北的一条队伍，第五连突然停下来。

高个子，两腮微凸出的连长，长征的老战士，打着湖南上腔向战士们悄声说：“第一排和第二排一半，正面袭击碉堡；二排后半部和新兵排，在此地掩护待命增援。”

“报告！”新兵排长的声音，山西土包子，“咱们弟兄们在

出发前就商量好了！咱们新兵，只是少了儿支枪，大家都穿老乡衣服，咱们都是……不怕死的。……过新年后头一次上火线，咱们要打冲锋。”热情、兴奋，被颓唐紧压着，他发出断续的坚定的话语。

“拼你的鬼！你怕打不到仗吗？增援时才要挺不怕死的打冲锋呢！”连长嘴唇嗒的一响，开头就是习惯了的拼鬼，向新兵排长逼进一步。

“喂！山药蛋！不要吃醋！打了大衣、罐头是大家分的。”一排一个战士这样说。

“这狗日的！”“这”字特别加重，是晋西北的话。新兵排很多战士们骂着。接着，乱七八糟的，兴奋与埋怨的声音交织起来。

“走！”突然，连长叫了声，于是担任正面袭击的战士们，撒开了跑步。八个刚选出来的冲锋班的战士，更快跑在前面。

五分钟，过了铁道，达到铁道那面二十余公尺土堆上。碉堡就躺在土堆前面二十米公尺远的地方。碉堡里面酣睡着三十九只兽类，外面埋了地雷。

“轰！”连续几声巨响，打破了沉寂，也震动了碉堡后面阳武河的溪流。冲锋班每个人扔了个手榴弹，开始了袭击。

接着，几声怪响，碉堡裂开来一个大窟窿。于是我们的轻机关枪开始向窟窿口密集射击。步枪、手榴弹，也帮助发放。这些新式武器，大部分是东京造的，可挺厉害。

“哒哒哒！……呼！——啪！”

继续了十余分钟，碉堡内没有还击。连长怀疑起来了：“鬼子都死光了吗？逃跑了吗？”但这时，“轰隆！——咣！”几声，象夏天的迅雷，爆炸出无数火花，正在碉堡周围。连长受惊后，愣了几秒钟，脑际马上浮上个愉快的把握：“妈的！敌人埋伏的地雷炸了！”于是，他疯狂般的，挥了下手中的短枪，

叫喊：

“弟兄们！敌人的地雷炸了！……冲锋班向碉堡后边快跑，截断逃跑的鬼子！轻机关枪掩护步枪组冲入堡内！快……”他第一个冲下土堆。

于是八名冲锋班的勇士扔掉了步枪，冲向碉堡后面去。这当儿，正有几条黑影没命的跑在他们前面二十余公尺。

“追上去！捉活……”班长一面跑，一面叫。

扑通！“哎哟！这狗日的！”他们没命的跑，不注意敌人的障碍物，倒下了几个。

“狗日的！去你娘的蛋！”那几个跌跤的爬起来，气恼了，每个人骂了一声，扔出了几个小钢炮，接着，黑影全倒在烟火中。

后面的战士，这时已冲进了堡内。里面，躺着十一只兽尸，血泊中渗杂着炮火余灰。炕上，桌上，满摆枪支、家具，衣服特别多。倒在地下的尸体，都没来得及穿上衣服。

人，齐挤到堡内，在忙乱的清理什物，兴奋热闹的空气充溢着整个屋子。只有连长在一边咕咕着：

“拼他妈的鬼！叫鬼子跑掉了十几个！”

淡兰的烟雾，流荡在碉堡四周。……

碉堡东南面四十多公尺的阳武村内，住了四十个敌兵，十余个住村子前端，其余的在村后倚山的屋子内。

担任袭击村子的第一连，从南北两端用外线包围把敌人围困在村里，然后渐渐的，向村子迫进，迫进……

为着不使敌人发觉，战士们都躺在地下，两手搂着枪，滚爬向前。当达到铁道旁距村约三四十公尺时，每个人都取出了手榴弹，同时扭开了保险盖。

突然，夜空里风声夹来了抖荡的爆炸声，是第五连第一次向



碉堡投弹。每个战士心头一紧，随即传来了连长的嘶喊声：

“冲！前进……”

“杀！”蓦地里战士们从地上跳起来，几十只喉咙齐发出同一的吼音，手榴弹划出无数条灰暗色的弧线，闪电般朝村口投出。

住在村口的十几个敌人，正熟睡在暖炕上，享受樱花梅雨的甜梦，猛被意外的轰炸噼啪喊杀声惊动，蓦地里从炕上跳起，抱着枪，衣裤都忘了穿上，就往外跑。前面两个逃走了，后面十余个，都只惊叫了半声，余音就给手榴弹的开花片横截到身上的“嘶”声代替了。

那前面逃跑的两个，一个跑过了阳武河，向对面山上爬去，冷不防被石头拌倒下来。那刚跑到河中冰块上的一个，恰碰到一个手榴弹炸破了冰块，他也就掉进了流水中，冻僵在里面。而我们的战士，愤怒的象燎原烈火，从村口，从土垣，从棘篱，从冰潭，飞越过去，滚过去。

“哒哒哒哒哒……”村后端山脚住的敌兵，已爬上山头，机关枪猛烈的对准这边射击。小钢炮，自动步枪，冒着火球，子弹在夜空中象流星般飞着，杂乱的发出繁密的噼噼响声。

我们的战士，为了避免伤亡，分散成无数两三人一堆的小组，沿村子四周向敌人射击。这过程中，山头上的敌人被打死十几个，我们仅受伤一名，而且，当第五连猛攻碉堡时，几个从碉堡内逃出躲在田埂间的鬼子，没被我们发觉，可是受了他们自己炮弹的赏赐，挤倒在尘上血块的混杂物中。

牵制浮屠村敌人的第四连一部，由连长带着。但浮屠的敌人在傍晚全体开走，使战士们在愤怒中只有归咎到自己命运的倒霉。不过其余一部牵制大牛店车站的战士，可遭逢了一幕滑稽的战斗场面。

大牛店车站 在阳武村南十里地方。铁道西面紧靠的站房，用

石砖砌成了坚固墙壁，这外面建筑了三层铁丝网，埋伏了不少地雷；里面驻守着两班敌兵，和他们用以维护铁道两旁一二里宽土地所有权的各种新式武器。村子在铁道东面一百多公尺，里面也扎有二三十个敌兵。

担任牵制这车站敌兵任务的队伍，有这么充足的实力：二十几个新战士，十余个身经百战的游击队员，一挺机关枪，七支破烂步枪。

他们到达车站附近，就把轻机关枪配置在车站与村子中间，铁道东面的小山头上。当上阳武的炮火蓝烟照耀着夜空时，三个勇士首先冲下山岗，用手榴弹换过来敌人岗哨的生命。同时，他们唯一的上等武器，开始向站房射击。紧接着，站内的敌人，也就在睡梦刚醒时慌乱的向站外连放机枪、钢炮、自动步枪。……

猛烈的枪炮声，也惊动起村中的敌兵。他们也慌乱的放开火器。这时，第四连的战士们随着指导员的命令，把轻机关枪配置到安全的土堆后面，每个人都卧倒在山岗上坟堆凹地旁，手榴弹，步枪，向两边的敌人游击放射。

两边的敌人都摸不清这突来队伍的方向，站房内的敌人把炮火向村口超越射击；而更形慌乱的村中敌兵，毫无目标的，向站房方面，向上阳武方面，摸不清头脑的杂乱发放。

“喂！同志们！敌人找不到咱们的方向，在互相射击，看！”指导员发觉了这滑稽场面，悄声的说。

“唔！……呵哈哈！”很多战士忍不住迸出了笑声。

一个调皮的思想浮上指导员的脑际，他发出了命令：“停止射击。”

接着，战士们都安闲的躺在山头上，看火花飞进，过来过去。他们利用着这难得的机会，珍惜他们宝贵的子弹。

对面的射击激烈展开来。枪弹掠过，划出无数条交织的闪电。

阳武村的枪声渐渐疏落，流火也只剩得一点两点的。休息很久的战士们开始向山后撤退。当弯过铁道后，全体绕到站房后面，对准坚墙扔出了无数手榴弹。

“轰！嘶沙！……噼啷啪！”屋子内外巨响着，崩裂着，七八个敌人也随着崩裂。

“快跑！”指导员的叫声。

于是几十条壮健的腿，撒开了雄阔步伐，爬过原野，冰河，隐没在灰暗的平原里。……

东方渐渐微明，土黄沟村在黝黑的天野间发着微笑。

战斗后的弟兄们，又散乱休息在村子周围，一面擦着还残留火热的枪膛，露着黑汗和泥尘的每副面孔，流露出一丝轻松的微笑。

远远的同蒲路上，还不时传来轰轰的炮声和隐隐沉沉的枪声。

通信员得到三个连长的命令，骑上一匹大洋马，飞奔向村后山那边的原野，给另有任务的游击队长和其它几个连送去了这次捷报。红色的马在黄土沙原上慢慢小下去，隐没下去……

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于山西岚县。

选自一九三九年延安编辑、桂林出版的第四期《文艺战线》

# 牺 牲 者

——记一个副班长的谈话

柳 青

朔风呼啸着，令人想起那天深夜里汾河呜呜的流水。在南部吕梁山区，昨天竟日落下的积雪被风扫着，象灰尘一般从山头上涌进沟壑里去了。山洼里树丫摇曳着，悲鸣着。太阳没有温暖，发着月亮似的光。这时候，汾河上的田村战斗还未过三天，排长带着我们一个班，便又在这样的山巅上向盘踞双池镇的敌人警戒了。在十二连吃过晚饭来换哨以前，我们大概没有希望离开这个天气恶劣的哨位了。

排长在内，我们统共八个人——两个班长，战士们在新近一次补充以后又少了一个，剩得五个人了——除了轮流着有一个在崖畔的立射工事里站瞭望哨，七个人就都钻在农民们为了夏季避雨而挖的山窑子里。昨晚我们上哨的时候带来了一点木柴，但是夜间很快就烧完了，都冷得乞儿一般，和衣在稻草上躺了一夜。早饭以后，政治指导员遣人从连部送给我们一捆木柴，而且还有每人半斤的山药蛋。现在，我们将步枪靠墙立成一排，胸脯上挂的手榴弹也解下放在各人的枪边，都坐着自己的背包，围绕着熏熏的火堆，烧着山药蛋……

山窑子里浓重的白烟压在我们头顶上，到窑口，它立刻被风

撕得一条一块，飞上去，消失了。我们在这里一个挨一个挤成一圈——不冷了，火升红了，山药蛋烧得出味了……应该快活起来的时候，反而个个人从中意识到悲惨来，越发保持着深沉的静默。唯一的原因便是我们这样紧拢着，就想起少了一个同志。那是我们兄弟一般亲热的、上级首长们一致赞许的、年轻的塌鼻子马银贵。前天，田村战斗中，他牺牲了。

有的用柴拨一拨火，有的翻弄着火边的山药蛋，都好象悄然谛听着外边风的吼声和面前火堆的噼噼吧吧的响声。心都沉甸甸地下坠着，陷于一种伤逝的凄楚中。

“排长……”刘占鳌——我们都叫他“关公脸”，在火前脸更红得象一颗火球，翻弄着热灰里的一颗山药蛋，想说又不想说地迟疑了半天，才说：“排长，俺们有个心事，想问你一下，嘿……”

“讲吧，看你难受的那股劲儿哩！”排长直然说。

“其实也是点小事，”他这才将那颗未熟的山药蛋埋在原处，开始说：“你知道十一月份的津贴费发了，俺班里领得一块的三张，五块的一张。三块零的给了张守福、魏吉德和严丑货了，五块疙瘩票到如今还在副班长身上嘞……”

“不走街镇，实在换不开。”我拨着火阴沉地插口说。

“换开换不开咱先不忙，”他似乎阻止我多嘴地说：“俺们的心事是马银贵那样牺牲了，这里还有他一块津贴费。大家再添补添补，卖些画纸在山头上烧一烧，心里也都宽敞一点儿……你说？”

烧木柴的烟已经使得我们的眼窝湿漉漉的了，“关公脸”说了这话，我看见大家歪垂起头来，不知是为了避免烟熏了眼睛，还是为了不使一双双含泪的眼睛相对起来。总而言之，都静悄悄地屏着气，看看排长是怎个心事。

“不好！”他又往火堆心搭了一根木柴，淡淡地说。

按军职说，他是我们的排长，党里头他又是支部委员，为什么这样表现团结的事，他会说不好呢？我们班里是不论哪一个，“关公脸”一提议都赞同了。现在，十几只眼睛在火堆周围或者大瞪着，或者眯缝着，不约而同地望着他。

“不好，”他解释道，“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我想我们每一个同志参加进来，都是为了革命，还讲什么迷信？要是马银贵还会说话，他一定不赞成，他在政治上比我们哪一个还明白哩，这个同志……”说着便低垂了头，对火沉默了。

都哑然相对着。

看样子，谁也没有嗅到山药蛋的香味，也没有人注意外面风刮得山窑子顶头雪土混和着嗞嗞地溜到窑口的事。“这个同志”的塌鼻子，鼻子两旁，几点雀斑，帽舌头下边露出一双炯炯的眼珠子，以及那总是微笑的厚嘴唇所构成的一张严肃而可亲的脸庞，完全占领了我们的脑海。

“小伙子今年才十七岁。”魏吉德，我们班里的学习组长，又是一个活动分子，抬起头望了望大家的脸色，仍然低下去，继续拨着一块拨上去又滚下来的通红的火球，独语似的说，“八岁的时候，他爸就死了，十一岁的时候，他妈没一点办法，就把他送到晋隆纱厂来。经理问到年纪，他妈就问几岁才合章程，人家说不上十二岁不要，他妈就忽然间高兴起来了似地，笑了：我们小孩正十二岁啦……。”

“唉……”我们听了，有人出了一口长气。

“就这样，马银贵同我们一块上工了。”他接着说，“起初，他在弹花场里扫地，后来可又调到织布场里搬布匹，最后才熬到摇纱间里……当个童工，好不容易！挨打受气，一天挣得人家二毛钱。记得有一天放了工，他回到家里扯住他妈的袖子，哭个不住气。他妈哄来说去，他还是宁愿母子两个提上洋铁筒子，沿街讨乞，再也不上工去了。弄得他妈也哭起来的时候，哎，他

可又不哭了——第二天照样按钟点上工了……”

“小伙子从小就是硬骨头，你们看！”排长对我们大家说。我们都好象害羞似的，眼皮垂了下去……

“四年以后，”魏吉德故意将嗓声音提高起来，“他实在只有十四岁，就成了熟练工人，工钱就长到三毛……”他声音又低下来。“唔——又做了不到二年，日本人打得来了。工厂也倒闭了，里面扎了日本兵。我们呢？好象没主人的狗，东走西窜还找不到半碗饭吃……忽然间，咱们的人来了，组织起游击队。年轻人都疯了一般撇开父母老婆走了。工友们也一群一伙地参加进去了。马银贵可给他妈扯住，门限也不准出的：‘要走吗，先把妈妈处死再走吧……’蚊子似的在他耳边嗡嗡个不停……”

“马银贵呢？”

“一声也不响，哑巴一样！”他咽了口唾沫，叙述着，“有一次，我到 he 家里去了。我说我等不住了，我要走了。他给我眨眼。过了明天，他跑出来了，喜得脸上的几点雀屎也退光了似的。那时候刚交了春天，也是下了大雪，比外边这雪还厚，我们两个一跌一滑，找到游击队。唉，通统象昨天的事情一样……”

说到这里，大家不约而同的仰头向外望望皑皑的积雪。排长见到一个角落里点的一炷香早已燃尽了，连忙转头来问道：

“轮谁？刘占鳌？”

“嗯，俺的哨。”刘占鳌答了一声，便将几颗烧得将熟不熟的山药蛋塞进口袋里。他挂起武器，临出去的时候还说：“俺不是工人，老阎队伍里当了七八年大兵，到八路军里来，俺才看见这样坚决的战士。说句老实话，要纪念马银……”

“换你的哨去！”排长点起另一炷香，不耐烦似地截断他的话，命令道。

他顺从地钻出山窰子去，背着步枪踏着雪走了。我从窰口上看见风从地面上扬起的雪片落在他的肩膀上，弓着腰，双手拥在

袖口里走着的背影不见了。这里，排长责斥我们盲目地附和了刘占鳌的意见——那种从军阀部队里带来的烧香磕头，你兄我弟的毒素，他说会使我们队伍腐烂的……

“纪念，纪念，”他结论道。“学习他就行了！”

我们都没有一句话，而且经这样解释过后，好象已给牺牲者烧过香纸了似的，心里倒宽敞了一些。开头烧了的山药蛋差不多熟了。大家开始挑选地吃着。如果你从外面的山径上经过，也就会听见山窑子里发出用手拍打粘在山药蛋皮上的灰屑和嘴巴咀嚼的声音了……

这时严丑货从哨上闯来了。他是同马银贵一样用乳名来参加部队的小伙子之一，也是个十七八岁，也是从游击队到改编一直到今天的老战士。他进来满口不干净的话语诅咒着天气！一屁股坐在背包上，双手抱着两个膝盖，烤着那双冻僵了的脚，嘴里不停地嘶嘶地叫着。因为突然有了面前的火堆和围着它的鸡雏似的一圈山药蛋，他还没有认出我们顷间谈话所造成的这个特殊的气氛，脸孔笑嘻嘻的。

“你急着干什么？”排长温和地教训他，说，“一下子两只脚都抬在火上！冷热相结了，脚出了毛病，行军战斗又是个麻烦……谁背你呢？对，对，放在旁边慢慢烘热……”

严丑货仍然是笑嘻嘻的。拣起一颗山药蛋要吃了。

“你记得？”魏吉德揪了揪他的肘子问道，“去年我调大队部的时候，银贵他妈打发谁到队里来干啥呢？”

“噢，”多嘴的丑货略微想了想，嗨嗨起来，“队伍在洪洞的时候，他叔叔来了。你知道，他爸在的那时候他才两岁就定下了个奶亲，你知道吧？”

“是他表妹子不是？”魏吉德皱着眉吞吞吐吐地问。

“对，”说着突然笑了起来，“姑娘大了，咱那儿日本兵糟踏得不行，催他们接过来。他叔叔罗罗嗦嗦了几天，队长指导员



没法儿只得答应了，要银贵回去，谁晓得他可死也不回去……这事情。嘿！以后一有请假的，指导员就给马银贵同志讲了一遍又一遍……”

“那个时候游击队里是这种情形，”魏吉德热心地然而慢慢吞吞地证实道，“庄稼人参加了才几天，这个也请假要接婆娘，那个也请假要理老人。走了就不来了。你看，不是给日本人杀了，就是怕他们强奸，还不好好抗日哩。我们纱厂里来的那可是说啦，马银贵就是……可惜了，小伙子可惜了！”他神经质地重复着。

“唔，那是。愿讲个学习啦，愿讲个团结啦，都好。”农民成分的张守福噙着他的短烟袋啾啾地抽着，楞着脸赞叹道：“要不是牺牲，在咱们这里迟早准是个大干部儿哩……”

丑货吃了两个山药蛋，这时嘴上机器的喷口一般冒着气，两只笨重的脚上也冒着气。听口气也罢，看样子也罢，他总之是渐渐省得我们为什么这样沉静着了……并不象平时在军事哨上进行军事或者政治课目的讨论会一样……他好象刚才进来做了什么失检点的动作似的，局促着局促着，笑嘻嘻的脸孔沉下去了。

“马银贵……”他用手背擦了一擦嘴巴，看着闪闪的火焰沉默了。

“怎么？”我们几个新消息似的同声探问说。

“你们大概还不晓得哩。游击大队编营的时候岁数小的都没编进去，你算算，现在营部的小鬼段斗子，九连连部的发子，十二连的通讯员根深儿……”他用一只手压倒了另一只手的三个指头，瞪着眼自想着。

“十连的金孩儿……”魏吉德提示说。

“对，这些都是原来在游击队拖枪的，调出来了。马银贵不依，我也跟着不依。那一天，营部把我们两人喊去了，营长——不是这个营长，就是现在咱的副团长——叫了一声，‘你们敢反抗命令

呀！’我们两人悄悄站下不动。等了半天，他算起账来了：一条步枪七斤半，又是米袋子五斤，又是三颗手榴弹，两袋子子弹，又是背包，挂包，水壶，刺刀……‘三四十斤哩，你们背得动吗？不是背着就拉倒了，同志啊，还要打仗哩……’他吓唬着我们。”

“后来怎么……”有人急着问。

“你听我慢慢说么，”他稍稍停停说，“我就真几乎动摇了哩，哎，马银贵在我旁边站着，立正了。‘下班，报告营长！’他说，‘下班也利利爽爽。’他还说咱们这儿讲究个吃苦耐劳不怕牺牲，指导员还说啦，都是为咱中国。‘我们在晋隆厂作工为谁？’他辩驳起来似的，‘咱们这儿又不打人不骂人、死了也愿意！’……编了营到现在这才一年的工夫，谁晓得他真会牺牲了……”说着，风箱一般出了一口气。

我们都热切地注意听着。张守福听了便随口说道：

“就同有个说法儿似的……”

“有什么说法儿？”沉默的班长转来干涉似地问。

“就同，就同……有个凶兆什么的……”

“有个屁兆！”班长头一拐，说，“刘占鳌刘占鳌，排长刚批评了一阵，你又来了。我看坚决勇敢的都容易牺牲，怕死鬼碰上子弹，我看也活该！”说着很抱怨的样子，依然还是沉默着，歪着头静静地盯着冷冰的土墙壁。

自从马银贵牺牲以后，班长一直保持着这个样子，神象一般不跟人多说一句话；说话就同和人家生气一样，而且气很粗，好象随时都掂着重东西似的。自然，我们班里遭受了这样的不幸，既是班长，他精神上更是难过一些。可不是，无论如何，我心里不也象时时刻刻插着一柄尖刀子吗？昨天上哨以后，他还在连里嫌我在抢救马银贵的时候，没有尽了我最大的努力；现在他又说了这话，我听起来，怎能不怀疑他话里有话呢？全班都在这里，排长也在着，我还不应该将前天深夜所发生的事情，仔仔细细报

告一遍吗？

大家都仿佛受了点气似的，沉默了许久许久。火堆自管它熏熏地燃着，外面风自管它吹着……

“唉……”我叹了口气，说，“牺牲的已经不在这里了，已经不会说话了。那夜晚的事，我看谁也没法子辩，就是给了班长也一样。破完路啥时候了？敌人来了，咱们掩护他们三个连退却接了火，打到他们退过汾河，上了山，咱们再退，又啥时候了？下半夜的月亮不是已经上来了吗？你们统统过了河，机关枪阵地也移到山头上，我弄得剩下一个人才往河道里退……”

“你怎么掌握你的两个人的？”班长愤愤地转过脸来问我。

“不忙，”我竭力平着气静静地说，“自然我们原是三个人。张守福早就失掉联络了……”我看了张守福一眼，他一下子头就低下去了。我瞪了半天，说：“我同马银贵趴在铁路边上，突然闻北面下来一挺机关枪，一梭子子弹打完了又接上一梭子，打得我们头也抬不起。娘的×！我们两个——我同马银贵爬着去同它拼手榴弹去了。把机关枪赶进碉堡里去时候，我又找不见他了。我拍着枪托，四下里黑黝黝的，没有答声……”

我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看见他们瞪目结舌，等得很急的样子，我一口气就说下去了——

“我退的时候，跑着跑着，听见离不远有呻吟的声音。我蹲下去，轻轻拍了三下枪托。我几乎要开枪了，呻吟的地方才答了两下。自己人——我想着，走近点低低地问：

“‘谁？’

“‘我嘛，哎哟哟……’

“‘口令？’我问。

“‘明……天……’

“糟糕！这是马银贵。我跑去背他，他一只手还握着步枪，一只手拉住我的手，说：

“‘算了吧，副班长……’

“‘怎么？’我性急地问他，

“‘掷弹筒把半截腿炸没了，不中用了，哎哟哟……’

“我不管他说什么，背着就走……我一只手扯住我的棉军衣的后襟，说：你们看这大片的血！我完全迷失了方向，你们清楚，汾河在叫，机关枪也叫。哗哗哗哗哗，啊，比今天这风，大得说不来。炮还吼呢，他还在我脊背上嗡嗡嗡，嗡嗡嗡：

“‘不中用了，你走吧，不中用了……’

“‘我本来那时候想到要给他比喻那些剩一只腿还活着的伤兵，可是我说不成一句话。我骂了他两声，他才不叫了。我背他到河边的时候已经满身大汗。这里河分成两道，中间夹一块干滩，我想总浅一点。我们过了第一道河，上了那块干滩。啊呀，打到大腿的水……

“‘不行，’他说，‘水冲着我的烂腿。放下吧，你走吧，你走吧，拉倒吧……’

“而且他溜得太低了，我想放下重新背一下，过那第二道河。我刚刚放下，一串机关枪子弹落在前边的河水上。你看——敌人听见了声音，封锁起河面了。他忽然把手里的步枪递给我，央求起来：

“‘一枪打死我，副班长，打死我你快走吧……’

“我一听这话，立刻脑皮紧梆梆地，害怕了。月亮照在河滩上，一切一切，那怕是一块石头，都给它照得分分明明，他肘子支在地上斜躺着，我蹲在旁边把他怎么办呢？敌人的炮打着山头，机关枪的火网封锁着田林……我完全呆了。呆了半天，只好说：

“‘马银贵，有什么话快说吧……’

“他出了一口长气，猛地坐了起来，直竖竖的，可是好一阵不开腔。过了一会，他没有提起他妈，也没有提起咱们班在连里

的哪一个，只可怜地盯住我，说：

“‘我要死了，我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你们说，你们说我怎么忍心一枪打死他呢？我背着他背了二年的那枪打死过多少敌人的五六步枪，走一步，回头看一看。最后，我一下子冲过第二道河来……唉唉！”

一口气说到这里，我才看见他们，个个人的头早已倒呆起来了。外面风卷扬着积雪，呜呜咽咽；这里，熊熊的火堆辉映着惨然的脸孔。在我们后边，地上乱糟糟地铺了一层谷草，上面立了一排步枪，枪下放着一列装在袋子里的，东歪西倒的手榴弹……我惨然打了一个寒噤，好象我是刚刚偶然来到这个哨位上的。

过了一会，我们的排长，连连地微微点着头。

“记起了，记起了，”他自言自语着，眼睛向山窑子顶上的浓烟里翻了儿翻，想着，继续说，“今年春天吧，他一连请求过三次，可是他只，只有十七岁。说不够十八岁的……”他摇了摇头，然后结束道，“已经加入的还按候补的论哩，没有法子，不能因为他一个人就……”

“可是你知道吗？”我的悲痛稍许压下了一点，说，“小伙子难受了个时候，每逢党日，我们上党课，忙得很，他同他们留在班里，人家们下棋的下棋，打识字牌的打识字牌；小伙子象丢了个什么东西，坐立都不安啊……”

“没有法子……”排长听了重复着。

这时候，仿佛一个追悼会的默念一项完毕了似的，人们的头抬起来了，脸色也转换过来了，手足也好象睡醒之后会动弹了。有的人又才斯斯文文的不象粗野的军人的样子，将手伸向火堆四边的山药蛋。魏吉德拣起一颗，捏了一捏，皮子裂开了，冒出气来，但是他却慢慢地将它仍然放在火边，坐端正起来。

“说起这，我也记起来了！”他忧虑地说，“还是在游击队的时候，马银贵不是年小吗，摸摸他的头顶，调笑他什么时候回

家，什么时候接他婆娘，他脸一红，只一句话——打走日本人再说……”

“真的，”丑货插嘴说，“我也知道……”

“可是编营以后，话头就不一样了，”魏吉德的眼睛由丑货脸上转向大家，演说一样说，“打出去日本人还不能回家哩……”

“真的，”丑货等得很急的样子，这才接上嘴，说，“他是我们连里的青年队长，我们开会的时候，他常说的：‘我们青年，嗯，我们青年真是，打完日本还有工作哩，不要受了批评就嘴撅起来了，哼起来了……’我记得清清楚楚。他真好……”

听了他们两个人的追忆，我凝然望着火堆，仿佛又看见了马银贵的影子，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了——他的头小，可是领得一顶军帽总大，戴起来总把眉毛遮住，露出两颗刷溜溜转的眼珠子，胸脯儿时时刻刻好象故意似地挺得高高的，说起话来厚嘴唇一张一合，声音清脆而有力……

大家都沉思默想着这些……

“说来说去，牺牲的太早了。”排长将手里的一块木柴扔在地上，叹息了一声。

“他会用手榴弹炸死自己的吧？”魏吉德问我。

“一颗也没有了。”我说，“都扔光了。”

“不会第二天早晨给敌人捉去吧，我想……”沉默的班长最后惋惜的疑虑着。由于将马银贵活活地扔在敌人面前，他的心总是被咬住一般跳动着；而且我们全连每个人的心都不能平息一刻儿……

角落里孤寂地立着的一炷香又燃尽了，这回轮我的哨。我收拾起手榴弹、子弹袋和步枪，踏着沙沙的谷草要走的时候，他们要我也装上几颗山药蛋，到哨上去吃。但是我能吃得下去吗？至少在最近几天，马银贵把我的肚子弄坏了，并且外边还那样大的风雪啊！

我从哨上回来的时候，木柴烧完了，留给我的几颗山药蛋也冷了。火堆变成一堆白灰。我们又冷得各自缩成一团。

晚饭以后，十二连来接了我们的哨。

我们回到连里的时候，听说营里的两个侦察员从汾河边上回来了，并且说他们还到了田村。我饭也没有吃，就跑到连部去打听了一下，指导员兴奋地告诉我马银贵的结局。

第二天早晨敌人到河边一看，河中间那块干滩上红红的一片。他们还特意打发了一个士兵过去看了一回——血旁边的泥滩上，指头挖下两行字：打倒日本鬼子！中国共产党万岁！一个人爬下的踪迹和拉下的一道血迹，直端进了汾河！

“你还不是没有吃饭吗？”指导员最后关切地说，“快回去吃吧，冷坏你们了啊！”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杨家陵

# 雪

叶 石

早晨，雪无声地落着。拣视昨天的木炭，已经烧尽了。我懊恼地走出土窑洞，一阵寒冷侵袭而来。我突然打了一个寒战。但是我没有退回去，我默默地站着不动，因为我忽然想起了一件往事。

在我十一岁那年的冬天，小学校放寒假了。一个落雪天里，我穿了母亲为我新制成的棉衣，和比我大三岁的堂兄——伯父的孩子，在街门口玩雪球戏。我们用手把雪捏成一个个的圆球，又紧紧地冻成冰块，大约捏了有十几个了，而我们还感不到寒冷。我心里想，如果把和我同年出生的表弟还有其他一些小孩子多叫几个来，我们就可以打雪仗了。这时，雪片被风吹得纷乱地落下，而且越来越大了。

突然，一个女人的病态的声音颤栗着传入我的耳朵里。但还没等我把这个女人的面貌看清楚的时候，机伶的堂兄便把我一把拉进院门里，并且把门关闭起来。

“小少爷，开一开吧！善心的小少爷，给一点东西吃，给孩子避一避雪……”这是那个女人的声音。

我从门缝间往外偷看：她有四十多岁，和母亲的年令差不多。她的背上披了一个破旧的麻袋，上半身穿一件夹衣，头发是那样地蓬乱而干枯，象冬天坟地里的枯草；一对好象瞌睡了的眼



睛里燃烧着急切的希望。依附在她怀里的一个和我差不多大小的男孩子，枯黄的头发上还满盖着雪片。在他那菜青色的瘦小的脸颊上，我特别喜爱那两只唯一可以吐露出神采的圆圆的小眼睛，从黑亮的瞳珠里溢出疲倦的惹人怜惜的怯弱，眼巴巴地呆望着，似乎他所探询的不是温饱，而是使他失去了温饱的什么根源……

我心里感动极了。这是我第一次对于人生的不幸自发的一种责任或关怀。我心里想道。

“如果给他穿得暖暖地，吃得饱饱地，不是可以做我们的一个好伙伴吗？”于是我低低地对堂兄说：

“开一开吧？！”

堂兄用一种坚决的口吻骄傲地教训我道：

“不行！这是叫花子，专门引人家的孩子。引了人家的孩子，卖给洋人，割开肚子，把肠子、心、肝、都取出来……”

自然，我听从了堂兄的话，我回到母亲的屋子里去。

但是我一想起那一对美丽的圆圆的黑亮而聪明的小眼睛，心便不安起来，似乎有千万种苦恼我的疑问找不到头绪。这也是我对于人生的不幸第一次所负担了的苦痛，我明明知道堂兄是在撒谎，而且把谎言当做真话来背诵。我也不明瞭那样可怜的无家无舍的乞丐，总是低首下气地逢人说些求乞的善良的话的人，为什么人们还要那样憎恶他们，而把他们诬蔑为出卖小孩的恶魔似的坏人？但是这一切，堂兄的那些话和他心里的了解，是由他的母亲和一些其他的大人们告诉给他的。然而我还没有学会原谅人。我只觉得，他的父亲会赚钱（在一个当铺里做买卖）比我的父亲要幸运些。为什么他的身上是那样暖，而他的心却竟是那样冷呢？我有些厌恶起他来。

从这一天起，我变得更爱羞怯了。我不敢见那些比我们贫穷的邻人的孩子，似乎他们也总是有意回避着我，疏远着我。我觉得他们的眼睛里总对我有一种疑问，好象我短欠他们一些什么。

这使我隐隐地体会到一种羞愧和痛苦的袭击。

但是，一回到我们自己的家里，我总是生活得愉快而骄傲的。因为那是我自己的家。在我自己的家里，总该不会有不公和冷酷吧。是的，我的确喜爱我的家，我的祖母、伯父、和其余的人。如果说，我走出家门就会碰到羞愧和痛苦的话，这一个为我自己所有的小天地的家庭，恰好是一个极其安恬的避难所吧。

然而另一件事，更深深地击痛了我，那是母亲的眼泪，为父亲的病而日夜不停息地滴下的眼泪。

父亲，一位省立农林大学堂里毕业的学生，祖母和伯父们都希望他做大的事情，赚回更多更多的钱来。可是他却病了。他患了咯血病、脑病、很厉害的心脏病。他常常为了勉强读完一张报纸或者写完一封信而累得病倒在炕上。对于体力劳动，他更不能承担。而特别使他不幸的是那一个可以支持他不死的健全的胃，每顿饭总可以吃下去三大碗面条。这是妨碍人们对他的谅解的。

有一次，母亲把我抱在她的怀里，哭着说：

“孩子，快快长大！长大了，为你的娘争一口气，为你的爹也争一口气……”

对于母亲的话，我似懂不懂，不如说，我是为她的声音和眼泪感动了，我的回答也是眼泪，和一阵无言的悲愤。

过了一些日子，我长得更懂事了一些，才发觉伯父和祖母的弟弟那样刻毒地当着母亲面咒骂父亲，并且还当着父亲公开奚落他。祖母对于母亲，自然也格外变得容易生气，许多过份吃力的劳动，故意分派给她去做。我记得那个时候的父亲总是不住的叹气，病势一天沉重一天，而母亲却忍受着一切苦难，象一个完完全全的下女，却故意在父亲面前装出了活泼愉快的脸色。那些反对的人们，在背后议论着，交换着意见，或者说父亲装病，或者说母亲是不祥的女人，妨碍了父亲的飞黄腾达，当我知道了祖母停止了父亲的医药费，而母亲不得不偷偷地把外祖父送给她的一

些珠宝首饰托她的一位最小的弟弟拿出去变卖的时候，我气愤地对母亲说：

“告诉爸爸，和他们打架！”

母亲却十分平静地阻止着说道：

“别告诉他，让他好好养病。”

自从和母亲这一次谈话以后，我才真正懂得了孝顺，特别是对于母亲。当母亲因为环境过分恶劣而取得了她的哥哥的同意，带着父亲搬到他家休养的时候，我总是偷偷地从学校里回来，冒着冬天的寒冷，独自坐在院门口，象一只小狗似的守候着。因为常常有冒失的客人走来敲门而惊扰了父亲，这不只使得父亲痛苦，更可怕的是使得母亲不幸。我每天这样守候着，十几天过去了，我不感到厌烦，差不多成了一种习惯了。

我每天守候的时候，总是思想多于痛苦。我搜集各种眼睛里看到过的人间的不平和不幸，更特别回忆从前每天发生在父亲和母亲身边的一些事情。有一天，又是落雪的日子，我忽然因为看见了一只狗蜷倚在门栏前抖索而同忆起那次冒着风雪来我家乞讨的那母子两人，我是那样毫无意识地把那个女人设想成我的母亲，把那个男孩子设想成我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有了这样奇妙的假想，我记得这假想在当时会如何地吓怕了我，我想立刻回到母亲那里，但是又不敢。我怕母亲骂我逃学。

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的性格有了一个小小的变化。我变得喜欢思索，一个人默默的沉重的思索。我特别喜欢听人家讲述一些贫苦的，落难的人的故事，那些悲剧那些感伤的故事，是那样剧烈地感动过我，我常常禁止不住眼泪的流出。我奇怪我为什么有了和母亲一样多的流不尽的眼泪。我觉得，我是世界上唯一能同情不幸、了解不幸的人。我几乎要发生这样的思想，“从古到今，只有贫苦的人才是好人。”我已经隐隐地有了一种为这个思想而行动的反叛的冲动。

但是我还不把我的新的感伤的心情告诉给母亲，我只是要求她不要再把我派回到祖母那里去报告点父亲的病况，或是办点什么小的事情，我也要求她允许我不要再到那些有钱的亲戚家去。母亲虽然曾经那样奇怪我的这种想头而追问了好半天，但是她终于同意了。

我便是这样盲目而不加选择地同情着穷人，憎恶着富人。我还不知道金钱这个东西，是那样决定着人们的命运，改变着人们的心。

对于这个神秘的疑问的解答，是后来的事了。有一次，当母亲又向我讲述父亲的可怜的遭遇的时候。我隐忍着自己内心的痛苦和秘密。问她说：

“为什么他们要那样欺负爸爸？”

母亲毫不思索地回答道：

“因为爸爸没有钱。他有病，不能赚钱。”

“他们见了钱比见爸爸还亲呢！这是不公平的！”

“傻孩子，你不知道。有了钱，世间才有公平……”

母亲的这句类似警句的话，自然当时没有现在体会得深刻，然而也认真地感动了我。我接着又说道：

“在世应当公平，钱应当消灭。对不对，妈？”母亲没有回答，却笑着走去照顾父亲去了。不久，我便忽然想到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这样决定地解答了：

“一个人要紧的是一颗心，不是钱。没有好心肠的人才会去赚别人的钱，没有钱的人总是有着一副好心肠的。”

关于这个解答的唯一证据，便是我的父亲和母亲，特别是母亲。由此，我已经能够安心于我们的贫穷了。

但从此我也知道了自己的家里也有不平和冷酷。我虽然比和我同年的许多孩子更能多懂一些人世间的问题，然而这一新的意外的发现，对于越发变得过敏而脆弱了的当时的我，总是一个沉

重的打击。我伤心的是那些软负我们的人，正是使我盲目地眷爱过的人，我向他们使用着最亲切而最尊敬的称呼，而他们曾经那样毫无愧色的承应过。我因此真有了孤独的感觉，几乎不敢相信那些最爱体面的人。

我便是这样地生长起来，带着阴沉和愤怒，带着仇恨和孤僻。后来，父亲独立分居了，我们开始真正贫穷起来。而我却一直在追求着公平，咒骂着金钱。然后十几年的时间竟那样容易地过去了。

现在，我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在这个贫穷人的世界里，我生活得这样公平而美满。我已经找不到不安，找不到羞愧，找不到母亲的屈辱的眼泪，也消失了童年的孤独的感觉。我有着无穷尽的伙伴和精力，去参加实际的抱打不平的工作。我要对着这羽毛似的白雪宣誓，我将一直地打下去，向着世界上所有的不公，所有的不平。

雪，那曾经使我的童年染上了伤感的色彩的雪呵，愿你来得更大些！愿你为我们的农民，为我们贫穷的人民，为我们艰苦地进行改造工作的同志们带来一个明年的好收成！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选自《西北文艺》第一卷第二期

一九四一年出版

# 平川夜景

亚马

—

太阳已经落山了。在房子里倦伏了一天的我们，又开始行动起来。

我们两个人骑着车子，顺着大车辗下的轮辙，飞也似的驶向目的地——今夜的住宿处，也是明天工作的地方。

薄暮。初春的风吹送过来，全身觉得舒爽，呼吸也感到甜密的紧缩，不由得低微地哼出无调而愉快的歌曲。

我的装扮十分适合于生活在平川里的人的身份：青布棉袍，半新的栗色的礼帽。走在我们面前的老陈，就是我的向导，所有生活上的一切琐事，都依靠他来帮忙。

驾驶车子本来是四年前就很习惯了的，可是今天重新骑起来，特别是在黑夜时分，又是行进在一定的轨道当中，却显出了很大的不熟练。走着走着，车轮就滑入两侧的车壕里去了，人从车子上跌下来，只得很匆忙地再跨上车子向前追去。因为前边的黑影已经不能分辨了。只是隐约地随着那仅有的、车子行在不平坦的道路上发出来的声音追去。

“呵！不熟悉吧！”昏暗中他已停在那里等着。

“没有什么。走吧！”

车子颠簸着从村边上穿过去，狗在发出狂吠，叫骂着这不熟的客人。很快地我们就越过了村子，后面留下了连续的汪汪的叫啸，而我们又将进另一个村子了。如果我们不停下来，那么在一夜里，是可以走过许多村落的，而且在我们过去后，就会惹起一连串的，一条线般的狗吠声，划过这安静的平原。

这样的生活，在平川上生活着，工作着，战斗着的人们是习惯的了。

我们在一个村子里停下来。就象回到了自己家里似的，把车子摆进人家的院子里去。主人由灯影下闪出来，很自然的问了一句：“回来啦！”

於是他们点灯，扫炕，问吃问喝地忙碌起来。

多使人感到兴奋呵！我是当作主人来的，简直是当作主人家的家人一样的出现在这久别了的平川上。我愉快且安心地去计划和进行我的工作。

从我来到平川后的第一天，一直到离开平川的最末一天，我都具有着这样的情绪，而且一次复一次的。

## 二

在平川，我遇见过一些谈吐活泼的人，有农人，商人，老年人，女人，也有很多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想谈些什么，我们就会攀谈起来，愈谈愈有劲。当然，在谈话中间，不免自己要说得多一些，每每是谈到屈服了四年之久的人民将要如何活下去的中心上去。一个晚上，我们在位五十七岁的老人家里，和这位殷勤而朴实的农民谈起来了，他很慨然地说：

“我，已经是活出去，又活进来了！”

我起初不了解他的话，以后才知道：他有七个儿子，本来在

四年前，家务已经不需要他来操理，由他的儿子们管着，就可以过活得很好了；可是直到如今，老人仍然得自己来操理生计，因为儿子们都不愿意被那些“畜类”拉去当牛马，而东奔西跑的走向外乡去了。这样的景况，把他一生所渴望着的晚年的轻闲也夺去了。

他是这村里的族长，聋了一只耳朵，却关心着许多事情。他很爱和人们闲谈，遇着从东北、山东、汉口等地经商回来的出门人，他总要他们解答他的疑难——“这些畜类什么时候可以打走！”当他看出我是从山上下来的人的时候，便滔滔地谈论着他的见解，一面还用很亲切的口吻问着我：“你说，是不是？”深怕自己谈错了似的。

他的意见大概是这样：按东北回来的人说，中国亡不了；按山东回来的人说，中国已无办法……这自然很需要我们的解释了。于是我便把我在平川内所见到的，听到的人民斗争的事实举出来，再说明了一些中国绝对不会亡的条件，这时老人就兴奋地压低了声音，把身体往后一弯，象要听我们的心响似的，便又慨然而感佩的说：

“要知朝中事，山中问野人。”说着，捋了一下胡子，直起腰来，笑盈盈地应和着我们的笑声，说一句：

“你说，是不是？……”

我们愈谈愈亲切，他还关心地熟悉地问着这个那个，这个人那个人，最后总是告诉我们要小心点，听说“城里有悬赏，还贴了布告的。”

我并不感到孤单，也没有一点恐惧，跟所有可能接受的人谈着大大小小的事情。虽然那些商人们似乎不愿意谈论国家大事，但说来说去，也就不觉得拉上去了。究竟这还是他们最关心的事，直接和他们的利益生命都有关的事呵！

到平川后，由于环境的关系，这样的夜间的谈话所费的时间



比走路要多过两倍以上；而且也由于这些谈话，使我深深地感到，平川的人民的心是可亲的，饶沃的土地是可亲的。

### 三

平川的夜是多么动人呵！

初来的人，总不免时刻要惦念着左右距离不到二十里的那些恐怖的堡垒，但人是会看样学样的，别人没有觉得不安，自己也就处之泰然了。

每每骑着车子在黑地里飞奔的时候，迎面也会驶来一两个同样行色的人，他们车子上挂着一个白的、兰的或黑的包袱：那就是他的通行证。你用不着打招呼，也许他比你更要心急地去完成他的工作。而他，也同样会会意到你的行踪，就是夜色再漆黑一点，互相间也能懂得。

不少的人们是很习惯于这种夜间的生活的。随便那一个村庄的那一个人家，深夜里点火、烧水、做饭，都很平常，如果时光更迟一点，在河流的那边，透过树林，就有一阵阵的忽明忽暗的火光发着异样的彩色，这火光会沉重地坠在夜行者的心上。那是城头上的探照灯，在它下面，可恶的人类的屠手们在困倦地摇摆着，也许正在模糊中做着恶梦，或怀念着那遥远的故国情场吧。

春夜的风吹着急转着的车轮上的钢丝，发出“银银”的声响，人的心，十分舒爽地跳跃着。

也许我们在一个夜晚要穿过五十个以上的村庄，宿到任何一种姓氏的家院里去。愈是天晚，就愈需要你学会一套扣门的本事。不然，即使你把高深的院落，宏大的门栏，铁甍似的门环敲击得再响亮一点，也不会有人来开门的。

夜里，不论你住的村庄大小，你都可以去进行工作。假如没有任何人来告诉你什么意外的消息，即使狗吠起来，你也不必去

理它，因为你周围的人和你是一条心，他们会比你想得更周到。

黑夜是安静的，可以放心的工作，也可以放心的休息。但人们的心情却是活跃的，他们经常涌现出无限的热情，散布在这广阔平坦的原野上，去渗入到每个中国人的心里，鼓舞起他们的意念。于是，屈辱与仇恨结成了有声有色的力量，如波浪似的从被奴役的中国人里涌出了坚强的斗士……

平川的夜是多么动人呵！

选自《西北文艺》第二卷第一期

一九四二年出版

## 战斗没到的时候

莫 耶

山包上新挖的工事中，露着穿棉衣的上半身，冻得发紫的脸上突出着大圆眼睛，这是叫张宝林的十八岁的小家伙，今天在行军中，他的草鞋磨穿了底，脚打破了。战士王治国要帮他背枪，他死不肯给，一班长解下新的草鞋给他，告诉他这两天就要迎接战斗，他才难为情的穿上。他是去年才参加军队的放牛娃，现在，象一个久经战斗的老战士，在呼呼的冷风中，严肃地执行他的任务，营长指着山下那条一直穿向东去，把群山分做两边的××沟，沟外那苍茫的远方，有敌人一个颇为重要的据点，引路的老乡说，两天前，敌人的汽车载来一个汉奸和廿多个警备队，到五里外的村庄组织“维持”，捉去了那汉奸自己的老婆和父亲，因为那女人是咱们的妇救秘书，老头是咱们农会代表。我仿佛看见那一片苍茫中隐约着白色的营房，仿佛听见从营房中传出女人的哀嚎和老人的叫吟！

教导员打发老乡下山后，刚才在山梁上欢笑的连排长们，都安静下来了，只听见山风的呼啸。十几个人密密地围着营长，环视着群山的形势。指着东南方山梁上象脉络般的路线，营长说假如发生敌情，各连应如何指挥队伍迎接战斗，因为这里离东南面的敌人，都不过廿多里，而靠近据点的十多里，大都是被敌人的蚕食政策“维持”过的。接着又说：“晋西北的地形很复杂，很

多断绝地，大山沟，山沟里很少有路通上来，行动一定要通过山梁，很容易暴露目标。各连各排到宿营地随时都要将地形弄清楚，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山谷中堆积着冰雪，寒风横扫着群山，但并不能威胁这久经战斗的一群，他们十几个人欢乐地奔下山来。

村外庙台前的空地上，战士们攀着树干打秋千，这伙刚来的也加入了，二连长和三连长都跳了上去，攀着树枝晃荡着，跟战士李振才比赛起来。空地这边，有一截两尺来长一尺多高的破墙基，战士们把它当做木马，一个接一个地跳着，教导员接在王治国的后面，屁股才冲到马头，侦察员侯牛头已经从后面冲上来了，他来不及煞住自己的蛮劲，一下子把教导员冲下来了。这并不奇怪，在我们队伍里，玩起来，官长和士兵就象兄弟一样的。大前天，在营部里，我看见侯牛头规矩地立正着，专心一意地听教导员交给他到××侦察的任务，他得了敌人增兵的详细消息。今天打早回来，就在××沟中，碰见两个汉奸押着一驮白面和猪肉，去送给敌人过年，他开了枪，打死了一个，一个跑了，他把驮子送到村里交还老乡。教导员和弟兄们是怎样赞扬他啊！侯牛头今天就高兴得不是想唱就是想跳。这时他跟教导员滚在土堆里，周围的战士都鼓掌大笑，那些围在旁边看的老乡，也笑起来，侯牛头笑着，扶起瘦子的教导员，宛如两个亲昵的兄弟。在这融洽的空气中，我记起一个投降过来的日本同志，他愤恨的谈起他们那边官兵的关系：当官的剥削士兵的物质待遇，经常打骂士兵出气，士兵则借酒醉或想出各种妙计来殴打长官。新兵是老兵的勤务和欺压的对象；伪军是他们随便奴役和打杀的牲畜；战斗时就互相推诿着弱者到前面挨枪弹，因此便常常发生着在火线上乘机枪杀自己长官的故事。而我们则象亲兄弟一样拉着手，共甘苦共患难，同志间充满了革命的友爱，现在还在卫生部养伤的副营长，便是在敌人的两道火力的封锁下，被战士们轮流背下火线的，他

们在战场上那样的英勇坚强，在游戏中又如此活泼、天真。他们玩够了秋千、木马，都围起来要教导员唱京戏了。

黄昏，我跟连长们去检查各班的战斗准备，他们有的在擦枪，有的在缝鞋子，也有人在看报，这些说明他们认真紧张而又沉着。

我独自走回来，一种参加战斗的喜悦鼓动着，突然，一种放纵的笑声来自路旁的院落，门口黑狗正竖起耳朵，尾巴打扫着门槛上的灰尘，我走进去，这里是李振才的第三班，老乡正告诉他们这样一个故事：敌区附近，敌人“维持”的村子要给敌人担任情报工作，有一次，他们送去情报说：“贺龙来了，单只侦察员就有两千。”敌人吓得到处关紧铁门，传着说：“贺龙亲自出马，八路军大大的有！”听完，大家都哄笑起来。

村子到处是黑黝黝的，老乡们仿佛都睡了，战士们也都枕着枪弹休息了，突然，在山坡后，有马蹄的响声，我躲在树后，看见土坡后转过来个瘦瘦的人，牵着一匹黑马，那是营长。我跟他进了营部，教导员看见有人来，便挑掉了灯花，屋里亮起来。

营长叫通讯员通知各连排干部来开会，就和教导员伏在×县的地图上，用红铅笔指着路线，说等参谋长的命令到，就进入埋伏的地点，而另外要抽出一部分人，到敌区去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蚕食政策，摧毁伪组织以振奋民心，敌人扫荡时就在后面牵制敌人。

外面狗叫着，人一个个进来了，麻油灯下围坐着廿几个人，聚精会神的看着营长。营长调查了各连的人员后，悄悄地说：

“我们这一次要组织个游击队，以二连为主，由教导员指挥，再到机枪训练队找两挺六五式和七九式来。”

“连里机枪手没有好的，我来开机枪。”连长说。

“不行，你还要掌握队伍，机枪手到训练队里找。”

“我也去吧？”矮个子一连长，着急而又天真地说。但营长

马上止住他：“你们在家里还有任务，你不用愁没机会打仗。”后来，他说现在敌占区附近活动的民兵游击队很多，为着能够更好的配合那些群众武装，大家都要和他们更接近一些，这样就容易打击敌人……。

会议完了以后，营长伸了个懒腰，站到门前望着静寂的群山，转过背，得意的笑了，说他有一个时期带过小部队打游击，怎样有趣……。屋里充满了笑语声，墙上人影乱晃着。

天没亮，团部就来了命令，为着不惊动老乡，队伍在村外悄悄的集合了。

启明星上来的时候，队伍出动了；一支队伍，由教导员领着，爬向东面的山梁，另一支队伍由营长领着走向西南的大川。

选自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七日延安《解放日报》

# 一 天

纪 叶

礼拜日，要抽出半天时间去生产。昨天队长从地里回来说：“西红柿又红了很多，再不摘就要烂。”今天一早我们就准备了家具去摘。

微微的晨风拂着面孔，感到了凉爽。一路上，我们嘻笑着，欢悦的谈论着劳动的收获。四个月以前，我们为了菜蔬的更丰美，就在业余时间种了许多菜类：西红柿、茄子、葫芦、洋芋、玉蜀黍、南瓜、豆角……那时我们开了荒地，上了粪，下了种，每天从河里担着水浇在地里，锄草，捉虫……辛勤的汗水滴下时，就在这些地里孕育着我们的希望——丰衣足食的生活。劳动的希望是最可靠的。时间过得快！我们眼看着自己血汗所培植的东西，一天天成熟了。遏止不住的喜悦表现在每个劳动者的脸上。

“我们要做到每餐两个菜，一个汤，保证每人每天吃五个西红柿……”这是我们的计划，（现在已经是超过的）——正当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美好的时候，反动派叫喊着要“取消边区”、“解散共产党”，大军调动，放弃河防，准备进攻边区的消息引起了我们的愤慨。为什么要打我们？莫不是因为凭自己的劳力过丰衣足食的生活，使得他们眼红了吗？我们誓死要保卫边区，保卫我们的幸福的乐园！

穿过一个桃林就到了我们的菜地，两大畦整齐的西西红柿架现

在我们眼前，红艳艳的柿子稠密的挂在架底。“好啊！”同志们高兴的叫着，不顾落水会浸湿衣服鞋子，都一齐拥到地里，象要抢什么东西似的。

热情的话语，兴奋的呼叫。同志们吃着这劳动的果实，脸上露着愉快光彩。一筐一筐碗大的柿子从地里提出来。

小李向队长提议说：“我们这柿子太多，吃不了啦，卖掉一点才好，不然就要烂了。”但队长说：“卖给谁呢？谁都很多，吃不完可以做柿子酱呀！”——忽然那边杨同志提高嗓子幽默的说：“喂，同志们，我们这叫做：气死反动派呵！”哄然一下大家都笑了，笑声里充满了真诚的幸福的感觉。真是，反动派封锁边区，想困死我们，但愚蠢的反动派却想不到我们有两只强壮的手和坚强的集体的意志可以战胜任何困难。

背着，抬着，挑着，一个跟一个的回来了。

管理科长担着我们地里结下的两个三十多斤重的大金瓜。一闪一晃的，吃力的走着，沿路看见它的人都惊喜的喝采，不知是哪一個机关的生产的同志们竟为这两个大金瓜拍起手来。我们在热烈争执着，小李说：“把这金瓜送给贺司令员！”“送给毛主席！”“都送，都送。”大家嚷着：“还要慰劳前线将士呢！”

担子很重，把衣服脱下来衬在肩上，太阳晒着，汗水从额上淌下来。在一处阴凉地方我们几个人休息下来。

两个打这里过路的友军，拖着沉重的足步似乎很累了，但从那兀出的颧骨、深陷的眼窝和灰黄的面色看去，又象是生病。

“歇一歇吧，”一个嵌有中尉领章的说。他们两个就在阴凉处坐下来，伸了伸僵硬的腿，一面羡慕的望着我们的柿子和街上摆的西瓜、香瓜……

“同志，你愿意吃一个柿子吗？”我说。

中尉显然有点慌乱，“呵呵”的没有说出一句话，我顺手拿了两个大柿子递给他们说：“吃吧，这是我们自己种的。”他们



感谢的接着。有点侷促。“吃吧，同志，别客气，润润口很好。”在我的鼓励下他们吃着。我们随便攀谈起来。

我问：“你们也常吃这东西吗？”

“哦——不，这东西在我们那儿是细菜，官长也吃不上。”这中尉说，两眼望着我，象有很多话要说似的，然而却再没有开口……

到家时，管理科的同志又挑回几担茄子。我到厨房看了一下，仍然是两个箩头的菜。“这真是气死反动派”——我想。回到窑洞里，有的同志在休息，有的忙着洗衣服去。我坐在桌旁，桌子上搁着几张报纸，无意的翻开一看，映入我的眼帘的几个标题是“淫靡、黑暗、饥饿、苦闷：大后方的生活相”，“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一方面是苦难深重的同胞，一方面是荒淫无耻的巨富——”“大后方文化教育——学校象监狱，充军、毒打、罚跪、赤足蓬头，迫读‘中国之命运’；教授作家啼饥，号寒，生病，妻儿无靠，死了还买不起棺材。”……我闭上眼睛，刹那间许多的景象浮脑际，我仿佛看见了许多青年都在黑暗悲惨的境地中，痛苦，呻吟，其中有我的兄弟、姊妹，有我的朋友、同学，我为他们的不幸的遭遇难过，为他们所身受的非人的压迫愤怒。可是，睁开眼睛，我又重回到了光明幸福的新世界，这里有的是热烈的阳光，愉快的歌声，自由的谈笑，庄严的工作和丰衣足食的生活。我深深地浸沉在幸福的感觉中；同时，我想，为什么大后方青年不能象我们一样过着幸福的生活呢？他们也一样地有享受这种生活的权利呵！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他们从那些剥夺者的手里夺回这个权利；使全中国的青年都从黑暗悲惨的境地走到光明幸福的新世界来。

这样想着，我就站起来做完今天应做的事，并计划着明天的学习和要做的工作。我的心里充满了无限的自信。

选自一九四三年九月三日延安《解放日报》

# 新 与 旧

李 欣

一转眼，就是七年，日子过得真快！二排长，你说，咱们的胡子为什么会不长？三七年你老婆替你养的小子，现在恐怕已经有一桌子高了。这七年，日子过得可真够瞧的，苦辣酸甜，要甚有甚。世道变的更快，一想起从前，就好象是想着一辈子的事情似的。你瞧，婆姨们把头发剪的秃尾巴鹌鹑一样，不仅敢满街跑，而且当起这样代表、那样英雄，跑到人脸前来啦。如今，男子汉的拳头可就只能瞎咋唬，不敢在那软煦煦的身上乱招呼了。再待二年，你回家眈（注一）你婆姨的时候，一定得低声下气地，要不，恐怕还要你睡冷被窝咧！你别哼，不要以为当了七年兵，敢和日本鬼子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什么军事、政治、文化都提高了，在你老婆眼里会比以前更厉害些，那就想错了。也许她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会更喜欢你，但她不会怕你了。你笑啦，你也承认我的话对吧。在根据地里，什么都在进步着，一年一个样子，一天一个样子。比如，这年头，再不给督军当兵，也不给主席纳粮，由老百姓自己当家，这事情那一辈子有过！再看，在老乡眼内，军队还是不是吃粮的老总？不是了，是子弟兵和同志了！至于光景，谁都看得到的，老百姓忍气吞声、挨饿受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减租减息、变工生产、大家创闹过好日子

注一：眈——照看的意思。

的时候。哎呀！这些翻天覆地的事情有多少呵！你仔细想想看。

就拿你说吧，七年的功夫，你变了多少？！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觉得不是不少，是太多了。就说吧，三七年你参加队伍时候，没有拿过枪，不认识字，政治是一满解不下，刚到五寨不久，因为老婆捎来一个口信，曾经哭过一次脸；还有个赖排长，他过去当过土匪，是从旧军来的，他灌了你一顿臭米汤，你还动摇过，差点没跟他跑掉，还有……。不要不好意思，我不是成心挖你的老根子，好同志，我现在很佩服你。不过我想，只有比较过去，你才更懂得咱党的伟大，才更体会到过了几年革命军队的生活，非同小可呵，它是怎样教育了我们，才晓得你的进步有多么大。有些地方骂人，常说“你要想改头换面，除非回一炉”。人再钻进女人肚子里回一次炉，这是挖苦话，那可办不到；但是在革命队伍锻炼几年，脱胎换骨地变成新人物，可就好比回一次炉还保险。想想你现在吧：是共产党员，是生产模范，是战斗英雄，又是排长和战斗报的工农通讯员，那一个不是值得眼红的光荣称号！要是时兴印片子的话，你的片子上，芝麻粒的小字黑压压的一大片，拿出来简直能作战士文化课本，够威风啦吧！不要以为这不算什么，这是了不得的事情。你，一个揽工受苦庄稼汉，连三天冬学也没上过，听的是狗咬驴叫，看的是圪垃粪口，什么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斯大林格勒、包围歼灭、练兵习武、准备反攻，都是赶面杖吹火——一窍不通；现在是打得、说得、做得、写得，依我看，比咱们那萧教育干事，那是个中学生咧，还多几分本事，谁能说这不算什么？！从老祖宗到现在，几百辈子了，谁看到过这种稀奇事。

对的，这也可以说是很平常，八路军里有千千万万象你这样的人物；但也正因为这样，共产党和八路军才显得真正伟大。这是党的功劳，一点也不错，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嘛！记得西北军的将领冯治安，在一个地方对着学生谈到他们军队，这样讲的：

“我们开的是打仗铺，我们不怕打仗，我们是专门打仗的。”咱们八路军可就不同他们一样。自然，我们也打仗，也不怕打仗，又最会打漂亮仗；可是我们不是对打仗有瘾，或者想依靠打仗发财，我们打仗是为着要活下去，受苦人要翻身，老百姓要翻身，中国人要翻身。谁压住咱们不让翻，咱们就揍他，他要还手，就把他揍死。我说旧军训练出来的是兵痞；咱们培养出来的是战斗英雄。共产党要建设新中国，咱们是党的武装，那么咱们就不能是废铁，就应该是精钢。七年来，党把我们养大成人啦，住前线大学也学到了一套本领……。好同志，这不是吹，更不是骄傲，你知道，我们向来是三个制钱放两下里，一是一，二是二的，我们最不赞成骄傲；我是说，只要我们有些进步，我们就得知道，醋打那儿酸，盐打那儿咸。

这话说得好：我看根据地老百姓过这样民主自由的生活，就觉得七年的血汗流得有价值；为着这种事业，死掉也一点不后悔。凭着这话，也会知道你是一个好同志。晋西北的老百姓很清楚，八路军没来和新政权没建立起来以前，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穷人更不用说，受的牛马苦，吃的猪狗食，作梦也过不上好日子。远的不去讲它了，将来很多人要算笔账的。就打抗战以后说起吧，你听到过机枪班长张志仁的故事没有，他在回忆晚会里谈过。呵，那时你住在医院里养伤。真是听着令人痛心的事情，可是那生活，许多老百姓是经过来的。

张志仁同志很会讲话，我学不来，也许不能完全讲出他的感情来。

正是太原丢掉以后，许多大官儿，大军官，大老爷们，把他们的姨太太，婊子，金银细软，甚至连他们的金漆马桶，都一起装上火车汽车，乱哄哄的逃走，把老百姓象破布一样丢掉了。甚至连他们平时用来敲诈镇压老百姓的军队也丢掉了。那些溃兵——包括晋军，川军，中央军，还有说不清是那部份的国军，象成群野

猪一样地乱窜着。馋狼饿虎般的敌人还没有来，这地方成了野猪们横行的天下。他们骑兵变成步兵，炮兵变成骑兵，步兵变成辎重（注二）兵，走过的地方就象洗了一样。人们都生活在谣言和恐怖里。从县里跑回来的学生嚷叫着日本鬼子怎样杀人放火，大路边逃来的亲戚传说着溃兵的糟害，一个有身份的财主告诉邻居红军又来到山西，要大家小心，还有那个供神道的巫婆到处在讲：什么星宿在什么地方出世啦，天下要大乱三年，在劫者难逃那一套鬼话……。本来比较僻静的小村，经这一闹，好象刚开了锅的稀饭，到处在不安的声音和骚动里熬煎着。

一天早上，有些人还没起来，不知从哪里窜来一股溃军。哎呀！说起来那里是兵，简直是土匪。唉！他们牵着骡马毛驴，驮着花红柳绿的包袱，一匹青色骡子上，还带着一位眼睛红肿说不定是那里造孽人家的闺女。这些丘八老爷一进村，满身带着杀气，很快把警戒布置在村口，拿着新步枪，分散冲进宅子比较完整的几家里。

完全如意，在这些家，他们没有碰到抵抗。所看到的人们都是带着惊兔的神气，死牛的眼睛和奴隶的世故笑容。他们胜利了；全村象窜进恶狼的羊圈，充满着嘈杂、混乱、绝望的声音气息。

张志仁是给本村一家富农揽工。那天，掌柜恰巧到姐姐家吊丧去了，国民党军队进家之后，把他捉住就向他要救国捐一千元，并且指明非白洋不可，不要山西的铁路票和土货券。他声明着他是长工，连那掌柜的十岁的小兄弟也讲他是雇来的人，老总们总是不相信。硬说：

“山西人，奴隶性，舍命不舍财，把他吊起来！”

他被吊起来了。皮绳抽打，香把薰背，把他搞得死去活来，

---

注二：骑兵变成步兵，炮兵变成骑兵，步兵变成辎重兵——这是抗战初期山西民众挖苦晋绥军、中央军的溃兵们的话，内言骑兵丢掉马，炮兵丢掉炮，步兵抢来牲口包裹，不穿军队。

后来只是在另一个丘八把掌柜的老母亲捶打了一顿逼出来三百多元白洋以后，或者由于他们疲倦了，酒醉饭饱要想睡觉吧，这才把他丢开了，但也没有放他。他用眼睛把小掌柜喊过来，替他慢慢松解手臂上的绳扣。

在屋里，兵大爷们要休息了。老婆婆带着老母鸡的机警拉着自己的儿媳妇和闺女要出去时，两个年轻的妇女被一个醉醺醺的大兵拦住。

“老总，”老婆婆浑身都颤抖起来。“她们是年轻女人家……”

“要的就是年轻女人嘛！”

“这可不能，老总，谁家没有三大四小……”

“妈的屁！”照住跪着的婆婆就是两脚，一边在门外拖一边骂，“要不是你年纪老，你也躲不过去。老爷们打日本辛辛苦苦的，婆姨们慰劳一下怕什么！”

对他们这样的抗日战绩，再讲下去，我的嘴就会不干净啦，我们简单一点吧，谁能忍心说下去呢！

正在这时候，有一班八路军赶到这个村子。大家都记得，自从平型关大战以后，八路军的抗战威名，说起来连日本人都发抖的，而在这些所谓老总们的脑子里，也抱着一种神秘的感觉，现在一听见这个名字，都立刻害怕起来了。很快，也同样没有抵抗，这几十个兵匪难分的人物滚出房子和被窝，顺从地缴了枪，但偷偷地把洋钱袋子往身上各处藏着。

八路军那个班长集合国民党军队们在场面上谈着抗日救国的大道理。也许对他们太客气了，我觉得；他们应该得的是子弹而不是道理。一个八路军战士跟着村长通知各家去场面上认领钱物，又要村长派两个人护送那个被抢来的女孩子回家。这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好多老乡简直有些迷瞪（注三）了；这就是过去什么总司令司令长官以及财主老爷们所宣传的“杀人如割草”

注三：迷瞪——莫名其妙的意思。

(注四)的红军呀！他们房子也不进，东西也不拿，开口就是笑眯眯地，有礼貌地称呼着老人家老太太……。八九个人规规矩矩坐在这场里，宽大的制服，受苦人的脸，竹子编的圆拍拍(注五)，草鞋，那么显明引人的八路军臂章，旁边是一大堆枪和收拢来招领的财物。……去年春天就有不少人传说红军经过的村子对待老百姓很好，不打骂人，吃东西还给钱，连鸡毛都不拔一根。可是那时候谁敢相信呀！老爷老奶奶们也没告诉过世界上会有这些事呵！空气慢慢缓和下去，一些女人小孩子丢掉了害怕，带着与其说是惊讶勿宁说是好奇的神情，拖着自己的脚慢慢地移过场边来。村人很热情地给这个班做了些饭，还炒碗鸡蛋。他们吃过饭，一定要开粮食和菜钱，老乡说什么也不收，结果还是留下一个条子。饭后，他们唱起歌来。没有怎样召集，围拢来很多老乡。于是他们讲着八路军在平型关雁门关井坪还有什么地方打的胜仗，要老百姓组织自卫队，参加抗日游击队保卫家乡。有些话老乡听不懂，但他们不住地点着头。当八路军带着国民党军队和驮着枪械包袱的骡马离村时，老乡们用亲切的眼光追着他们的背影。

那时，八路军的名字，在老百姓的嘴里传说得象神兵一样。咱们一二〇师出现在井坪平鲁——敌人的后方，忻州崞县雁门关敌人的交通线上，以及晋西北各县溃兵蹂躏的地方，收获平鲁井坪，大战雁门关，截断进攻忻口的敌人的后路，收容肃清了溃兵，到处组织和武装着老百姓，日子过得才算有了个方向。

晋西北的局面刚一稳定住，很多旧军和衙门口又出现了，把旧光景差不多原封搬了出来。军队是很少打仗，老百姓挖苦他们是占炕(注六)队伍。大小官长们带着不少太太住在这僻静山沟

注四：“杀人如割草”——三六年春，红军东渡抗日，阎锡山用一切力量阻止红军，制造“反共歌”在群众中进行欺骗宣传，内有“共党残忍杀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

注五：竹子编的圆拍拍——竹斗笠。

注六：占炕队伍——谐音战队伍音，言这些晋绥军不抗战只压榨老百姓。

里抽大烟喝酒赌钱；但对于官长这日子过得是多么辛苦呵！感情无处发泄时，就打骂一下士兵和老百姓，谁能说这不应该呢？！常言说，父打子不羞，官打兵不羞，兵打民不羞，这在旧光景里据说是很合理的呵！当兵的要粗笨一点，除了吃喝赌钱打人挨打以外，就是跟青年妇女吊吊膀子。自然，在这种交道里，对于我们的青年姊妹是不公平的，她们被人家玩弄着，随后又辱骂着，加重着痛苦的负担。那年月，我们老百姓就被骑在头上拉些屎尿，又能算什么呢？

各级官老爷，很多地方都稳坐在自己应该坐的位置上，县衙门依然是挂着“有一分闲且耕尔地，无十分冤莫进吾门”古雅门联的老县衙门。可是这年头，流年不利，对于官老爷，是不如意事常八九；日本鬼子一点不客气打进来了；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和势力这样扩大着；司令长官什么鬼迷了心，组织了牺盟会动委会这些讨厌机关，还搞的有新军，哎呀呀！都是祸害，最可恨的是老百姓也不安分守己了，跟着共产党乱跑，真是“组织起来是个乱子，不组织又是个空子”……这些都是使官老爷神经衰弱的地方。事实上，原封旧光景搬出来行不通了，这里就展开了猛烈斗争。

唉！你瞧，我把话罗嗦到哪里去了，咱们还是谈机枪班长张志仁的经历吧！

他家是很穷苦的。父亲是个老实的农民，对什么人都是哑巴拜神——多磕头少说话的，在田里受苦一辈子也没直起腰来，一年辛苦打下的粮食，一多半都叫财主拿去了，临死连四大石斗债都没还清。母亲是个母牛一样壮的女人，敢说敢为，可是一个婆姨家在过去那个日月里，你有天大的本事，还不是黄鹤楼里的赵子龙，一点本领也施展不开么！他那老婆据说还漂亮，性子棉花团一样，替他养了一个小女孩。骑兵军驻在他们村里，新的不幸又来了！



张志仁的老婆被骑兵军一个连的特务长挂搭上了。那个满脸肥肉鼻尖出汗的傻家伙是这样骄横，公开当着丈夫和婆婆的脸向那女人调笑。张志仁看在眼里，恨在心中，到晚上把老婆杀猪般地捶打了一顿。一个贫苦但是和睦的小家庭，现在象充胀着闷气的尿泡，似乎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破裂。

进入战争年份，不少地主让土地荒了，张志仁找不到工作。租种人家二十九垧地，因为差使烦多不能专心劳作，收不到多少粮食，给了租子只剩下几颗颗，不够大小四口人吃。可是钱捐税却是少不了的，村闾长的心是多么黑呵！出差出钱都先尽穷户摊派，拿不出来的时候就只能增加斗债印子钱（注七）的数目，典押自己那儿垧地。

特务长成心找整扭，叫连上弟兄抓张志仁的差，一下子就拉到静乐宁武走了个把月，有次在路上碰上敌人，只差点没把性命送掉。张志仁气愤极了，心想：你为了霸占我那老婆就这样送我死么！日子既然过不下去我就不能白死，我一定揍死你一个。他这样想，就在那队伍向岚县方向移动时跑掉。黑夜他进了村，才知道那些队伍昨天别开走，于是放心大胆地回到家里。

气往那里出呢？他认为归根结底还是臭骚婆姨惹的祸害……他饭也没吃，把孩子送到母亲那边，关住门，把女人的衣服剥掉，什么话不说，拿起烂皮绳子就乱抽一顿。女人没大声喊叫，一把抱住他的腿，跪在那里哭着说：

“娃他大，你真这样狠心，狠心把我打死么？！死，也等我说几句话再死吧！我下贱，我该死，可是我不过是个婆姨，当人家当兵的动枪动刀时候，还不是任人家要怎就怎。你一个男子汉，教人家欺侮得要死，又有什么办法呢！就把我打死，最多出你一口冤气，可是我们还是受了人家欺侮呀！我死了剩下娃和你，又有谁可怜呢！……”

注七：斗债印子钱——斗债，粮食债。印子钱，高利贷款。

张志仁抱住那遍体鳞伤的老婆哭了，他们把苦痛流在眼泪里，他们哭了很久。

“这日子怎么过下去呢？”老婆问着。

“不能这样过下去了，我一定要当兵去！”

晋西事变开始，在决死二四纵队暂一师工卫旅和老百姓的打击下，那些和日本勾结想消灭新军和抗日群众组织的老总们和老爷们又夹着尾巴滚蛋了。这一次，是真正永远地滚蛋了。新的抗日民主政权建立起来，老百姓到了扬眉吐气的时候。但人们并没有休息，紧接着和日本强盗展开激烈战斗。

日本鬼子是不让我们建设好一个家庭，他知道这不仅是个家庭，而且是个崭新的中国，也不让我们过好光景的。为这问题，四〇年我们和那些野兽简直没有停地你死我活拼了一整年——春季反扫荡，夏季反扫荡，百团大战和冬季反扫荡，还有说不尽数字的大小战斗。就在这年春天，张志仁跟晋西北成千成万的青年一样，投到八路军来，拿起武器，参加了建设和保卫晋西北的斗争。这一年，张志仁流了血；但最使他念念不忘的一笔血债，是他母亲所流的血。

在夏季扫荡中，到处受打击的敌人窜到张志仁他们村子去了。由于路熟，他被派参加侦察组去完成某种任务。夜里，天很黑，下着小雨；他们小心但是非常紧张地走着。离村还有三四里地，张志仁就领着侦察组转向一个没路的去处走。他知道这里有一条非常不惹人注意的小沟，在荒乱时光村里的人经常在这里躲藏着。快到一颗小树跟前，他看见一团黑影从树后狗一般的向左手小沟里跑去。

“不要跑，我是张志仁……”他用低而急促的声音喊着。“你是哪一个？”

“你是志仁，你后面那几个是谁？”

“你是贵生哥吧？不要怕，后面几个是咱们的队伍……”

“你带他们来干甚？村子里有敌人。”

“就是因为村里有敌人我们才来的。”他向前走了几步，为了安定对方的心，低声问着：“家里的人都在这里吧？”

“在是在，不过大娘……”话没说下去，又转了口。“进去看看吧？”

简短的话里有一种什么感情，从黑暗中突然地刺了一下张志仁的身心，他颤抖了一下。本来想要问句什么，但话到嘴边又打顿住。他回头招呼了一声同来的战友，几个人沉默地跟着贵生在高低不平的山道上摸索前进，最后，停在半山里一个僻静的窑洞口前。

“志仁来啦。”

声音虽小，但显然窑内的人都听到了，紧跟着是一阵轻微的骚动。因为窑小，贵生和侦察组其他同志都留在外面，张志仁弯着腰提着脚踉摸进去。窑里的气味相当坏，他从女人堆里爬着。在什么地方一不小心，臂肘碰着那家小孩的头，小孩刚一咧嘴，就被当母亲的手掩住，一边抚拍着一边威吓着，小孩把哭声又咽到肚里去了。

“你回来啦？”是老婆的声音。“怎么这时候……”

“我回来有事情，外面还有几个同志在等着。妈呢？”

“妈在这里躺着，她整整叫唤了一天一夜，真怕人！睡着还不久……”

“她怎么啦？”张志仁挤在他女人身边蹲也似的坐着。

老婆低声告诉他，妈在敌人进村没有来得及跑出来，和丑孩他大，丑孩他妈，还有贺驴驹的婆姨都被敌人捉住。敌人住在贺福生贺贵生四弟兄的几所院子里，一进去就把门窗桌椅当柴烧了。他们拉着丑孩他大要他给找窖找女人，丑孩他大一味装聋卖傻，日本鬼子生了气，一刺刀把他戳死了，听说现在尸体也给狼狗吃掉半截啦！驴驹的婆姨真遭孽，连裹脚布都给解下来，就那

样一天不停的这个人上去，那个人下来，现在也许糟踏死了。妈和丑孩他妈，因为是老婆婆，就叫脱掉衣服在院里跳给他们看。后来，那些牲口几个人拉着他俩往花女家拉，也不知道去做什么。妈已经准备死了，就挣扎着骂着。一个鬼子照妈腿就是两刺刀，妈痛昏过去了；几个牲口大概带着丑孩他妈进了花女子家。后来，总算抓来的民伕中有几个好人，把衣服给妈穿上，说是抬去埋掉；到了村口，他们就把她放了。妈好容易爬到咱大的坟边，她也许是想去寻死，正在那里哭咧，去村头探他婆姨消息的驴驹给馮子哨兵发觉跑回来了，这才死拉活劝地把她拖到这里。一夜一天，她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一阵儿哭一阵儿叫，象疯不疯地真怕人！腿上的血流的太多了，裤子完全变了颜色。今天后晌她似乎好了些，再三再四地跟我说。“我活不了几天啦！我死了，你要把我的血裤留下，交给你男人，告诉他这是他娘流的血。他要是孝顺儿子，他就不要忘掉这条血裤，再多的话我也没有了。”你今天晚上回来啦，把妈叫醒，你见见她吧。

张志仁早已经忍不住眼泪了，但仇恨烧干了那些泪水，他擦了一下眼睛，拉着他女人的手。

“不要叫她，让她安静睡一会吧，这就算见到了妈。”他嗓子里有点哽咽，但只略顿一下，一边亲切地捏着老婆的手，一边照常说下去。“妈要真是老了，你记住，给我留住那条血裤，我一定要问你要的。那时家里就剩下你一个人了，好好照养咱们的孩子，我死也不会忘掉你的……”

当老婆有着某种予感，拉住他的手要说什么时，张志仁站起来说：“我该走了，外面还有几个人等着，今天晚上……”硬着心肠，说了半截话就出来了。

你记得吧，那一次侦察组的任务完成得是很好的。他们不仅摸到敌人院里，几颗手榴弹打翻七八个敌人，他们还活捉了一个鬼子。那次战斗里，张志仁是很勇敢的。以后每一次战斗，也都

是这样。

在回忆晚会上，张志仁还讲到 he 家里现在的情形，那就和过去大不相同了。经过村子里连年的帮助，他的婆姨也真能干，在家顶女人，上地顶男人，一个人种了十大几垧地，不仅债还完了，地赎回来啦，而且日子越过越好。今年，他婆姨给他捎来这样一封信。

“咱妈死后，家里只剩下我，一半婆姨一半汉的忙着。小簸箕湾和沙梁上的十垧地都赎回来了，连那柳树沟的半亩水地，我都没让它荒掉一点。这两年不吃救济粮了，公家也不问咱要一颗颗，打下的糜谷山药蛋黑豆尽够我娘们吃的。我还抽空纺线。去年纺了三十一斤线子，赚来一石多谷米，连新衣服也穿上了。村里对抗属优待很好，每年总要帮咱十六七个工。我打算明年不要人家帮了，再开四五垧荒地，秋后出几斗公粮帮助公家，还要学会织布，向人家劳动英雄白全英学习。孩子已经能帮助我做点小事情啦，去年我和孩子都上了冬学，孩子学会一百多字，我的心笨，才认会六十三个字。我们过的很好，你不要操心。你在军队里缺甚东西，给我捎个口信，我找人给你捎去。共产党待咱们好，咱们要好好报答才对。你没忘掉我们娘们吧，半年也不打个信。孩子的耳朵流脓，想请胡家岔牛先生看。喂了一只站羊（注八）。”

他把信念完后，兴奋地说：“想不到的都有了，这光景我没说的。顽固圪瘩和日本鬼子害得我们一家人不象人，鬼不象鬼；共产党八路军救活了一家人的命，还把我们往好日子上引。要是有人还想叫我们过旧光景受欺侮呀，教他问问我那老婆和死去的妈去，人和鬼都会吃掉他的。”

他的经历就这样算讲完了，你说，你听着心里有些什么感

---

注八：站羊——老百姓家里喂羊的一种，不去地里牧放，在家用粮食喂肥了吃。

想？这两种生活简直是两个世界呀！为了这新的生活，七年来我们拿出多少血肉代价！？战争教会了老百姓清楚的爱和恨，只要一品味过去，谁不从心窝里感谢共产党八路军呵！

你也想谈谈你的家庭情形，我很喜欢听。你爸爸不是半月前刚来过一趟么，爷们两个谈了一夜家常话，该什么都讲了吧。你最好把现在老百姓过的好日子多说一些，因为不少人是在福中不知福的。至于过去的，就让它永远过去吧！

一九四四年十月

选自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晋绥边区

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之单行本

# 解 救

周元青

敌人冬季“扫荡”我晋西北×分区的一个夜晚。

陈家崙村的老乡们成天价空室清野，很乏，早都睡得呼呼的了，只有队伍上的哨兵和村里的民兵没有睡，他们在山头上，山沟里警戒敌人，警惕地睁大眼睛。

李排长起来，在一家院子里走过，敲着几眼窑的窗子，小声地叫着：“起来，起来，等一下在院子外面场里集合。”

当他叫一班的时候，他增加了一句话：“不要惊动吴刚，叫他睡吧！”

吴刚根本没有睡着呢。他想着陈家崙陈来成的惨死，心里很生气。来成是一个好受苦人，勤快老实，吴刚他们在他院子里住过，大家很惯熟，前些日子，来成上冬学，忘了的字还问吴刚，吴刚耐心地告给他。来成说：“小吴，你二十几岁就有这大本事，甚字也识，咱四十几岁的人了。……早有八路军，咱也不会瞎字不识，甚也解不下。……”他真是加油的学习呀，吴刚也鼓励他，说：“老陈，年纪没甚关系，努力就赶上了！”

这次敌人“扫荡”，一架飞机乱炸老百姓，来成被炸死了——死得很惨，两条腿被炸断了。他家再没人手，今天队伍上的同志们帮他家空室清野，吴刚带着伤也帮忙，来成的老母亲伤心地哭着他的儿子。

吴刚想起来成的惨死和来成母亲的痛苦来，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骂道：“他妈的，一架烂飞机乱轰乱炸老百姓……”伤口也一阵阵刺着他，使他心里更加生气和烦闷。他听见排在窗外一叫，就兴奋地坐起来了。

穿着衣服睡的战士们都醒了，跳下炕来，很快背上了子弹和枪，在黑漆漆的窑里伸着腰，小声地谈笑着。

一个战士很有把握的说：“今夜靠得住是到‘狼窝’里打‘狼’去呀！”几个战士，几乎同时地向说话的方向点点头，大家都猜到准是这事，兴奋地摸着自己的手榴弹和刺刀。

吴刚也很快地背起子弹带来，他要和同志们一块去。如果上级答应了他，呵，那该多么好！他想起过去好多次夜里打‘狼’的情形来，又想起今夜能够大杀一顿，……心里好象吹进了一阵凉风，什么闷气都吹的没踪没影了，他高兴的笑了起来。

崔大嘴粗手粗脚跳下炕来的时候，碰了下吴刚，吴刚身上的子弹哗哗响，崔大嘴在黑暗里对着吴刚张大着嘴，叫起来：“哎？小吴，排长叫你睡，你……做什么？不行！不行！”

“不要你多嘴。小心揍你！”吴刚低声地说着，他实在不喜欢崔大嘴这个时候对他关心，和牛一样地叫喊。……

班长从排长那里回来，推开门说：

“今夜不背背包，都把它暂时交到连部里去！”

战士们忙着送背包出去，门“呀呀”地响着。

“班长，我也要去！”是吴刚的声音。

“怎么，你没有睡着吗？”班长没想到吴刚会坐在炕沿边上和他说话。

“睡不着，心里闷得很！”

“你前天刚负了伤，要好好医治和休养几天。”班长说。

“班长，这一点点破皮伤，能算什么呢？我要跟同志们一块儿去！”吴刚要求着。



“不行，今夜的任务需要身强力壮的人，虽然你负的伤不太重，但是流血不少。……”班长拒绝了他……

李排长在院子里叫战士们集合，他听到吴刚固执的声音，皱了皱眉头。

战士们集合好了，只等着和吴刚谈话的一班长。……等了三、四分钟呢。

“鬼东西，还在搞什么？”李排长等的着急起来。接着叫道：“班长。”

一班长生气地走了出来，答道：“排长，小吴不听话，硬要去！”

排长在场子里来回走了几步，自言自语道：“刚流了血又要去，……这个小鬼。”

吴刚跟着班长走到场子里来，他对排长请求道：“排长，那次夜晚的任务都少不了我，今夜我一定要去！我还有很大的力气。……”

为了增加请求的力量，他又说：“今年秋天，崔大嘴负了伤，第三天去打仗，你也允许了么！”

“你倒记得很清楚呢？！……”

场子里静悄悄的，吴刚也没再说话，大家都在关心地等着排长的结论。

“好，去吧！”李排长决定了。“可是千万不要找敌人拚刺刀。”

李排长是了解一个勇敢的战士的心的，如果硬要阻止吴刚火热的心，那他在家也是一夜睡不着的，何况吴刚是那样固执的一个同志呢。

吴刚真是喜欢极了。不到半分钟，他就送了背包转回来，站在他班的末尾，心里兴奋地笑着。前面是一个宽肩膀的粗家伙，不用仔细看，就知道是崔大嘴，他顺手一拳，小声地骂道：“不

行！不行，你喊什么？！你带了花打仗，就不许我带花打仗吗？！”

崔大嘴笑了笑。有些同志还低声地谈着什么，……场子里充满着战士们友爱的“嗡嗡”声。

李排长轻轻地咳了一下。

“同志们！”排长说话了。全场立刻静下来。“上级命令，我们今晚袭击驻王家庄的敌人去，这股敌人疯狂的很，天天出来抢老百姓的东西，到处刨粮食，抓人，我们黑夜接白天的去袭击他们，使他们昏头昏脑，再次出来，就好大大地打烂它的脑壳！……”排长略为提高了声音：“虽然我们夜袭敌人的次数很多，每次都是胜利，但是我们决不可以轻视敌人，无论如何，决不可以轻视敌人！……”

接着排长说明了一切情况。

队伍就悄悄地出发了。

吴刚跟在崔大嘴的后面，爬山时故意拉着老崔的衣服，崔大嘴真想回头来揍他一顿，但是时间不允许，退两步就看不见前面的人了。

“崔大嘴，咱们今天晚上一定要多杀几个鬼子！”吴刚说。

“好！”崔大嘴喘着气，“可是，你为什么要拉着我的衣服呢，小鬼！”

队伍在无边的黑暗里小心地急进着，当快进王家庄的时候，战士们更加小心和沉寂，准备安全地通过敌人的军事哨，——这是夜袭成功的关键。

他们从不是路的地方爬着，爬过山坡，爬进王家庄的山沟里，在敌人的军事哨边擦过。战士们小声地呼吸着，几乎可以听到自己心脏的声音。

在什么地方，荆棘抓住了吴刚的棉裤，他急忙摘下来，不让有点儿响动。荆棘狠狠地刺破了他的手。

王家庄象死一样的静，鬼子们早做着回乡梦了。只有山坡底下王老汉的院子没有睡，火光在窑檐上闪跳着，舐着黑暗的天空。

李排长从一个隐蔽地转过弯来，在心里呀了一声：“鬼子还没有睡吗？”

吴刚碰了下崔大嘴，指着那闪光的地方。部队悄悄地向村中溜了进去。

他们在离王老汉的院子三十米的地方潜伏着。离他们不远，躺着五具女人的死尸，都是赤着身子，里面有一个孕妇，被剖开了肚子。泉水细声地流过她们的尸体旁边，唱着悲哀的调子。

战士是看不见这个情景的，但是浓烈的血腥气向他们扑来，他们皱着眉头，知道在什么地方又有我们的同胞被残害了。

他们继续前进，忽然李排长停住了脚，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听见在王老汉院子里发出恶狠狠的声音：

“……你说的，你们村老百姓的粮食窖在哪里？……不说，打死你这老狗！打！”猛烈的皮鞭声。……

“好的，你不说老百姓，你说八路军的粮食窖在哪里？……公粮在你们村，大大的有。”

“还是不说的，你这老狗，狠！”这一声“狠！”在人类里找不出这样怪的声音来，这是荒山里饿狼磨着牙齿嚎叫的声音，阴气惨惨。战士们心里一惊，不知道鬼子要怎样处置那个老百姓。

一声临死以前的惨叫从院子里发出来，钻进黑暗的天空，钻进了战士们的心里。

吴刚的心痛苦的收缩了一下。

李排长眼睛可怕地瞪着，拳头握得铁紧，立即将战士们分成三部份：一小部分警戒着山腰和顶上住的敌人；一部份从坡处爬上王老汉院子的窑顶上；一部份蹲在院子门口，窑顶上给鬼子一

阵手榴弹后，齐冲进去，“彻底消灭这些野兽！”

排长带一队战士悄悄地爬在窑顶上。

院子里三堆红红的火，在一个堆旁边，四个尸体躺着，浑身上下，扎了很多血窟窿，……十四五五个鬼子正在分别烤打着三个老乡：一个被打的连气也不哼，身上烧的不成样子，另一个是老头子，鲜血从他的头上流下来，流到胡子上，流到脱光了的胸脯上，……

一个鬼子军官手里拿着火箸，来回地走着，凶恶地磨着牙齿，骂着：“这些混蛋，都不说，通通通匪的。……”忽然又一下冲到老汉身边，狠狠地问道：“说不说？！”

这个老汉嘘着气，无力地骂着：“你们是——人——吗？！你们——是——畜生，畜——生，……”

那个鬼子军官失望地跺着脚：“好，不说的，再烧的！”他把火箸交给旁边一个鬼子兵。

李排长拳头都握痛了，他恨不得把所有的手榴弹都扔到这些野兽们的头上，立刻炸碎这些吃人的恶鬼，但是，下面有老乡们，那个老汉还在可怜地嘘着气呢。

“不能扔手榴弹，冲下去拼刺刀！”排长传下去这个命令并布置着。

火箸已经被烧成赤红色。

“同志们，冲呀！”排长一声号令，几十个战士像猛虎一样，一阵风都进了院子，李排长直奔那个鬼子军官，但是一个高个儿的战士却抢先了，这个战士咬着牙齿，使尽所有的力量，朝着鬼子军官的心窝里一刺刀：“狗日的，看你长的什么心？！”

李排长一看这高个儿是吴刚，心里呀了一下。他想，为什么他要投入肉搏呢？！这个不听话的孩子。为了协助战斗，李排长紧挨着吴刚。

数秒钟的时间内，五个鬼子就躺在血水里了。当其余的鬼子

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拼死的抵抗，鬼一样的叫喊着。

院子里闹翻了，火堆踢的飞溅起来，窗格子（鬼子拆下准备烧火的）踩烂。明晃晃的刺刀“乒乓”地响着，飞着。

崔大嘴紧闭着嘴巴，和坦克一样冲散着敌人，将鬼子的刺刀拨的跳起舞来。他一口气刺倒了两个鬼子。

吴刚的力气不知从哪来的那么大，他的脸色苍白，象岩石一般森严。鬼子两把刺刀朝他杀来，一把朝着他的脸，一把朝着他的腰，几乎没有法子同时招架，但是吴刚灵巧地一闪身，两把刺刀从他衣服和脸皮边过去，他顺势给一个站不住脚的鬼子一刺刀，鬼子“哇哇”了一声。另一个鬼子收回刺刀，第二次向吴刚刺来，但是这家伙却被吴刚身旁的李排长扎了一个窟窿。……

战士们的衣服和刺刀上，都溅着敌人的血，不到三分钟，院里就平静下来。

“同志们，把还活着的老乡，通通救出去！”李排长低声而坚决地说。

战士们都围着死的和伤的老乡们。

四个死尸旁边的战士们皱着眉头。一个战士连声说道：“不象样子，不象样子……”另一个战士说：“脸上也扎烂了，认不清是谁。”有几个战士捉住死者的脉，……无希望的摇着头。

那两个被烫得满身紫泡的老乡，脉搏极微弱地跳动着，几个战士立刻背他们出去，战士们闻到老乡身上烙焦了的气味。

崔大嘴扶起那个呻吟着的老汉，另一个战士把老汉的羊皮袄从院角里拿过来。吴刚把老汉脸上的血揩去了些，他惊讶了，叫：“呀，是王老汉呢。”吴刚他们这个班过去在王老汉院子里住过，所以认得。今年秋收的时候，吴刚和崔大嘴们帮助老汉割了十五亩谷子，老汉喜欢得了不得，硬要他们吃饭，——还买了肉呢。……当时王老汉是一副多么温和的老年人的笑脸呵！……

没想到老汉落入敌人手里后，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你们这些——畜——生，……”王老汉迷迷糊糊地骂着。

几个战士几乎是同时说道：

“老人家，鬼子都死了！”

“我们已经给你老人家报了仇！”

“我们是八路军！”

老汉睁开眼睛，嘴唇战栗着，茫然地说道：“八路军？……我做梦吧？……”在这个陷入鬼子窝里被严刑拷打的深夜，他哪里想到能够看见什么亲人呢？！……

突然，王老汉的眼睛惊奇地闪着光。呵，真的，真是八路军呢。这不是帮助秋收的小吴吗？！这不是老崔吗？！呵，这些亲人，这些好子弟来了！在深夜里，在这狼窝里，他不再是孤零零一个人了。……他冰冷的心顿时燃起一阵温暖，眼泪泉水似的流到血糊糊的脸上。……

就在这一霎功夫，对面山腰处的院子里的鬼子骚动起来了一——呱呱的吼叫声，步枪声，机枪声。

战士们齐在预定的隐蔽地方集合，子弹从他们的头上呼呼地飞过。每个战士或考紧着自己的子弹带，或者紧着绑腿（因刚才一场血战而弄松了），……积极地进行着另一个战斗准备。

王老汉低声地呻吟着，他现在什么都记起来了，痛苦地动着他的嘴巴，不接气地说道：“呵，……孩儿们……你们来了，……”

李排长传来出发的命令。崔大嘴背着老汉，吴刚托着老汉的腰，另一个战士肩托老汉的两脚，他们和女人一样轻轻地动作，生怕碰了老人家的伤口。

九个战士当了担架兵，其余战士们的责任更加重了，他们警戒在三个负伤老乡的周围，紧紧地握着刺刀，在黑暗里睁大眼睛。他们从女尸的旁边摸过去。

头上皮鞭打的伤、胸口火箸烫的伤，……痛啦！王老汉从昏迷中痛醒了，他只想翻翻身或者卷曲起来，但是不能够，什么东西把他拉住了，他用手摸一摸：啊，子弹（崔大嘴身上的子弹带），他似乎觉得自己在走动，……最后他清楚了，於是问道：

“背我到——哪里——去呀？……”

吴刚凑近老汉的耳边轻声地说道：“背你老人家到陈家岭去。……”一阵猛烈的机枪声盖住了他的话。

王老汉一想，这怎么能行呢，村里敌人很多，而且打枪呢！……老汉急忙扳着崔大嘴的肩膀，着急地说道：“孩儿们，把我放下哩，……我……我要挂累你们。……”

“什么鬼都不怕，老汉你静一些！”崔大嘴扭过头来说，热气从帽边直冒出来。

“轰！……”敌人的大炮叫开了，在对面山上开了花。声音在王家庄的山沟里回响着。……

“轰！”又是一炮。战士们在灰白色的火光下，伏在地下不动，为了是使山坡上的鬼子发觉不了他们。

吴刚望着离得不远的敌人炮手，心里骂道：“打吧，老子们在沟里呢！”如果不是要掩护老乡的话，他真想一枪把那个炮手揍死。

“轰！”战士们又卧下来，在火光一现以后，他们又前进。

王老汉忘了自己的伤痛，他再也耐不住了，他似乎觉得离他不远的地方杀起来了，他尽他的力气摇着崔大嘴的肩膀，和哭泣一样低声叫道：“快把我放下！……快把我放下，我这死老汉算不了什么！你们走——走吧！……”

吴刚不知道怎样才好，他凑近老汉的耳旁，热情地说道：“决不能放下你，我们死也要救你老人家出去！……”

伤口一阵刺骨的痛，老汉咬着牙齿，手从崔大嘴肩上滑下

去，他没有气力能够阻止这些战士了。“我们死也要救你老人家出去！”为什么要这样哩？！王老汉感激地叹了一口气：“好孩儿们——呵！”眼泪滴在崔大嘴强壮的颈项上。……

当村里的大炮向对面山头打起来的时候，山坡上和沟口口上鬼子的军事哨大吃一惊，他们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断定：“八路军已经到了村对面的山头上！情况是万分紧急了！”但他们没想到八路军早已进了王家庄，为了不让八路军从他们这坡口上和沟口打进王家庄，鬼子的军事哨象发了神经病一样浪费着子弹。他们架起两挺机枪来向着前面的黑暗地方扫射，封锁着沟口。

队伍走到了鬼子哨兵机枪子弹的旁边，隐蔽下来。在队伍前头的李排长，利用低斜下去的干河床试爬着，嗖嗖的子弹在他的背上擦过去。他皱了皱眉头，又退回来，在心里说道：“战士们是可以安全通过的，但是背上的老乡就不行。”……

……不久，后面村里的大炮停止吼叫了，机枪声也渐渐稀下来，偶而几响步枪声，……前五分钟是那么热闹，现在就显得可怕地静寂。李排长是不喜欢这种静寂的，他皱着眉头想：梦里惊醒的鬼子也许在王老汉院里看清了是怎么回事呢。

“不能在这里久等。”李排长挥了一下手，一边转回身来，摸到队伍后面，他叫一班班长，吴刚和其他两个战士过来，说着他的命令。旁边的战士们听到李排长冷静而有力的声音：“……从正面接近比较危险，咱们从侧面崖上爬上去，坚决迅速地消灭他们！跟我来。”吴刚和另外两个战士跟在李排长后面走了，临走时，他们除自己带的手榴弹外，还向其他战士们要了八颗。……

四个人很熟悉地摸到了那个土崖旁边，这个崖约摸二丈高，坡度很陡，除山羊的足迹外，上面没啦别的足迹，他们四人就开始在这上面开辟道路。……



李排长、吴刚们爬崖是有了锻炼的，几年来，他们白天黑夜，上山又下山。为争夺一个山头，他们与敌人不知肉搏过多少次，为了消灭敌人，他们一口气从这个山头追到那个山头，……伟大的吕梁山把她的儿子们教育的多好啊！

李排长第一个跳上崖，另一个战士接着，……负了伤的吴刚也不落后。……他们四人向着机枪火舌的地方接近着。在离鬼子工事十五六米的地方爬下来，瞄准着鬼子的影子，从身后面解下所有的手榴弹来。

“轰！轰！……”一连串猛烈的爆炸声。在敌人机枪工事后，冒出极大一团火焰和黑烟——比先前村里敌人大炮开的花还大呢。在熊熊的火花中，战士们全看见了李排长们四人张开的手臂和愤怒的眼睛。

等待着这个时候的一班长高兴得几乎跳起来，立刻指挥着背老乡的队伍迅速跳过这块小开阔地。

敌人的那两挺机枪再也不会叫了。……队伍后面只有步枪的声音——另一个工事里，几个阎王爷不要的鬼子，生怕手榴弹落到他们的头上，缩着头，向着他们的侧翼和后方疯狂地放射。

在离王家庄十五里的地方，李排长们赶上了队伍。……一阵快乐的波浪从后面一直传到前头去，战士们“嗡嗡”地传说着：“李排长他们回来了。……”

李排长低声地谈着一个战士爬近鬼子哨兵的死尸，拉出一挺机枪的故事。突然崔大嘴从前边大声喊了过来：

“李排长，都回来了吗？小吴也……”

“吼什么？！……这家伙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呢！”李排长抬起头来骂着。队伍到了这里并不完全保险无事呀。

吴刚只想笑，他从队伍旁边走回自己原来的岗位。

“崔大嘴，崔大嘴，牛。……”吴刚低声地叫。

“在这里。”崔大嘴哼着，尽量压低自己的嗓子。

“你为什么要和牛一样叫喊呢？！王老汉怎么样？”吴刚走近崔大嘴。

“王老汉在我背上睡着了呢。”崔大嘴笑着，走着大而稳的步子。

几个战士关心地问小吴的伤口怎样，痛得厉害不？

“同志们，问问你们自己吧。”

“我们不象你，没有负伤么！”肩着老汉的腿的一个青年战士笑着说。

“杀死那么多鬼子，你就不破一点儿皮，一定有负伤的，不过和我一样，打仗打的什么都忘了啊！”吴刚清朗的低低的笑声在黑暗里荡漾着。

……天空渐渐露出灰白的脸来，不久，东山上发出红光，千万条金箭射进蓝色的天空，太阳在我们夜袭归来的英雄们的头上张开了万年伞啦。

战士们显出了他们英俊的姿态，每个人的脸上闪着钢铁的光，带血的刺刀尖割破早晨的冰风，迎风前进。……正如吴刚所说，同志们中间是有流血的，有的被划破了脸，有的被刺伤了手……，但是这些负伤者很少注意自己的伤口，一个个昂起头来，望着渐渐上升的太阳，望着寂静而紧张的山川田野，望着山坡那边银光万点的汾河。……

突然，东南边天空上传来了“嗡”的声音，一个影子从美丽的汾河上划过，敌人的那架飞机出现了，战士们一见就生气，骂道：

“这个破鞋又来了！”

“到王家庄吊丧去吧，你们家昨夜死下一堆人了。……”

“嗡嗡嗡……”飞机转了一个圈子，就向着队伍的方向飞来。

战士们从来就不尿这架飞机的，他们叫它做“破鞋”，前天

他们一连人行军，飞机在头上叫，他们就不停，只是分散而隐蔽地前进。但是，这次为了老乡们的安全，他们立即停下来，崔大嘴把老汉很快地背到一个沟凹里，另外两个负伤的老乡也隐蔽起来。战士们分散到路的另一边。

吴刚心里烧起了怒火，好象陈来成在他耳边说：“小吴，给咱报仇呵！”他向昨夜一块爬崖的伙伴借来那挺机枪，然后飞快地跑到山坡顶上一个大石头旁边，把机枪向天空架着，他紧扣着板机，低声地骂道：“狗日的，下来！”

飞机继续在空中转圈子，……突然冲将下来，“轰”的一声，炸弹扔到另一个没有人的山沟里去了。……接着，这架烂飞机在山头上晃了一下，没有转过弯来，却一条直线的溜走了。

选自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晋绥边区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之单行本

# 民兵英雄段兴玉

初 文

## 一、围困岔口

一九四二年的十月间，四百多敌人在交城大山上的岔口、芝兰扎下了据点，这正是敌人疯狂“蚕食”我八分区根据地的时候。两个据点的敌人，就象饿狼一样：

“粮食白洋！‘顺民’！”

血淋淋的嘴脸，明晃晃的刺刀，对准了葫芦川和中西川的人民，已经直接威胁到段兴玉的家乡——横岭了。敌人企图把中国人民变成它的奴隶。

就在敌人侵占岔口的头一天起，段兴玉就领着二十多个青年后生——民兵，象从前在丛山峻岭的森林中围射野猪豹狼一样，射击起敌人来。他们完全了解，这是人民反对侵略者的责任，而且只有老百姓起来配合军队作战，才能使军队作战的胜利更大一些。

围困岔口的战斗开始了，段兴玉为了帮助部队获得确实的情报，以便给修筑碉堡的敌人以迎头痛击，他带着三个民兵，携带贴身武器——手榴弹，在一个漆黑的晚上，离开了横岭的家。这是第一次到“敌占区”去做侦察工作，他们进到离岔口不到十里

的遯家岩，因为敌人正在这个村里搬运砖头和本料，修筑防御八路军和民兵进攻的碉堡。情况是十分险恶的，敌人随时可以把他们捉住，但是段兴玉凭着他的英勇和机智，凭着良好的群众关系，象侦察参谋一样，把敌人的兵力、哨位、活动规律、地形、道路等等，弄得清清楚楚。第二天他就领着部队，把运砖木的敌人打垮。

十一月间，敌人碉堡修成了，这时部队正调往后方整训，敌人即乘机向其周围村子扩张，段兴玉的申家庄行政村所属八个自然村，正处在岔口、芝兰两据点夹攻之中，相距最远不过二十里。两据点的敌人用威胁突击的办法，来建立其“维持”村，并派出特务爪牙，刺探抗日军民活动，散布恐怖空气。这时村里的财主、地痞议论起组织“维持会”，有的竟派代表去应付敌人，于是敌人的“维持区”便由遯家岩伸进到申家庄一带。在这种情况下，不但群众不安心不敢活动，就是一部分民兵也不得不转入地下隐蔽起来。

到十一月底，敌人一连三次突击包围，把“维持区”伸展到冯家庄来了，段兴玉眼看形势一天一天险恶，这样下去，老百姓就不能活命，于是便召集了民兵会议，要展开反“维持”斗争，并以冯家庄为斗争中心。在这个会上，决定第一步实行空室清野，第二步打击本村“维持”分子，第三步破坏业已“维持”敌人村子的秩序，阻止敌人前进。这时被迫藏在山沟中多日的民兵四毛猴，高兴得重新擦亮了他的冲锋枪，准备即将到来的斗争。

一天，芝兰敌人派其“情报员”送来一份“通知”，村里人瞒住了四毛猴，他气得不行，一个人就悄悄地埋伏在通芝兰的大路上，按住了过来的情报员，用冲锋枪对准说：“再给敌人送情报，我枪毙你，今天放你回去，因为你是中国人，小心你下一次！”从此敌人的“通知”不敢来了。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段兴玉又领着民兵突然伸到“维持区”的南梁上，把伪村长、书记等

抓起，击毙了敌人的一个密探，把大汉奸阎世英逮捕起来交给政府枪决了。经过与这些民族败类的斗争，“维持”空气被打下去，敌人失去了依靠和耳目，却决心要消灭段兴玉的民兵了，散布“毁灭冯家庄”的谣言，芝兰敌人还悬赏捉拿四毛猴。不久敌人把段兴玉的民兵任光轮捉去，灌冷水，驱洋狗咬，逼他供出“上八路”，最后把他吊在枣树上，当段兴玉把他救回来的时候，他还昏迷的说：“打死也不知道！”

段兴玉为了反击敌人出扰报复，与敌人展开转辗不解的“麻雀战”，经过东坡底之战、南梁之战、申家庄之战、牛头山之战，一直打到了敌人的门口，甚至在腊月二十九，还是不停的和敌人作战。

一九四三年的春天，岔口据点附近的居民，再也忍受不住敌人的压迫与侮辱，决心向根据地内迁移。段兴玉为了帮助自己的同胞解放，为了人民迁移之后更加孤立据点的敌人，他领着他的民兵，担任了最艰巨的任务。移民工作经五天五夜的布置、准备与守卫，在二月二十五日实行迁移。在这五天中，他同民兵爬在岔口碉堡对面的山头上，子弹不离枪膛，监视敌人。二十五日晚上，交城三区全体干部、民兵及四百多群众，进到移民家里帮助搬家，段兴玉领着民兵，进到离碉堡只几十米的地方封锁敌人，并帮助距碉堡不到一里的九户居民，全都搬到根据地来。接着又帮助移民把留在据点附近的土地种上，办法是在移民中把青壮年挑出与他的民兵编成“抢耕大队”，民兵每天在山头上放哨警戒，掩护抢耕，几天内把据点附近百分之八十的土地都种上了庄稼。

移民以后，据点的敌人，喝水烧柴都要自己动手了，原来敌人吃的是中西川的水，烧的是葫芦川的柴，水被另一民兵英雄崔三娃的民兵中队打的吃不上，柴是被段兴玉民兵中队打的烧不上。这时敌人便在齐石崖下修了水池，但不久，这个水池被段兴

玉发现了，他去等了几天，不见敌人出来抬水，后来终于发觉敌人在黎明时分出来，第二天，他就领着民兵把三个抬水的敌人，连人带水桶打翻滚到沟底里去。从此不见敌人白天出来抬水了。不几天，段兴玉又发现敌人专在半夜里出来，于是他又和民兵埋伏到齐石崖的上边，听到敌人叽哩咕噜地走来，正在打水的时候，手榴弹一齐向下扔，把五个敌人全炸死在水池边上。

以后，段兴玉还配合部队袭入岔口据点，激烈的巷战中，他把敌人的机枪打坏，敌人的子弹击坏了他的步枪，他仍沉着坚持战斗。

喝不上水，烧不上柴，出来又吃子弹，就这样，在六月里，敌人不得不夹着尾巴从岔口据点逃走。

## 二、关头保卫战

正是岔口敌人被围得所谓“皇军太丢脸”的时候，汾阳敌旅团司令部，突然调集一百七十多个敌人，要“突击”我驻关头村的八分区司令部。段兴玉接到这个情报，急得跳起来：

“司令部要是被袭击，那还了得！”

“一百七十多敌人，靠几十个民兵，又如何顶得住呢？”

段兴玉在此紧急情况下，为了保卫司令部，他一面立刻派情报员飞奔司令部送信，一面又布置了申家庄、横岭等村群众火速把牲口、粮食“空室清野”。一面又组织了“捣架架战”，向敌人出动的方向迎去。他把民兵分了三个组，第一组七个人，在申家庄监视岔口，第二组六个人，在马家庄监视北塔山，第三组六人，在燕家庄监视石槽山，每组有一个情报员互相联络，通达情报。

天刚黑，敌人一道川上来了。第一组先接了火，情报员告第二组准备战斗。因为敌人是要“突击”目的地，所以不打枪，听

了第一组的枪声，就伏在石滩里，伏了一点来钟，到了第二组的伏击圈内，第二组又开了枪，敌人又在河滩里伏了一点来钟。这时第一组已转到第二组的前面去了，几个组就这样进行连环战斗，第一组打了第二组打，第二组打了第一组又打，两个组轮流打，一直打到横岭附近时，第三组也接上来了。於是第三组打头，第二组打中，第一组打尾子，三个组同时开枪，这一下把敌人打得“毛”了，便不走大路，钻了小沟，小沟里没有路，敌人用锯子开林行走。

因为他们的阻击，敌人一夜半天才走了三十里地，等到了关头时，分区司令部早已转移了。就在这样另星的打击下，敌人死了四个，伤了一个。

### 三、远征米家庄

段兴玉同志，在和敌人无数次战斗中，成为一个卓越的民兵指挥员，会掌握自己，也会掌握敌人。几年来在对敌战斗中虽从不考虑个人生死问题，但他指挥民兵作战却有这样一个原则：

“民兵打仗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是的，他几年来遵循这个原则，伤毙了四十个敌人，岔口敌人饿着肚子逃走，而他的民兵连一个擦伤皮的也没有。群众赞誉他的民兵，并赠送了一个“常胜中队”的称号。

四三年十一月，他带着十五个民兵远征米家庄。原来米家庄的敌人，每次出来抢粮，一个两个、十个八个不等，被“土八路”的子弹打穿胸膛。敌人为了报复，乃从汾阳敌旅团司令部调来十名所谓“精悍”的“突击督导班”。情报不断地从据点里传出来，交城山的人民心里象似压了一块石头，民兵们也有些摸不着这“精悍”敌人到底怎样。唯有段兴玉的民兵，一听“突击督导班”个个是“三八”式，喜欢得跳起来，特别是任广礼，他



说：“打狗日的去，管他精悍不精悍，大家都换支‘三八’式背背吧！”段兴玉却告诉大家：“不要卤莽，防着吃亏！”他研究为什么要调来“精悍”敌人，说是“原来据点的敌人太不中用了”，於是定出了“骄兵之计”。

那是十一月二十左右，“常胜中队”的民兵开始和敌人交兵，但他们每次见敌人，总是随便打上两枪，一等敌人还击，不是跑得丢掉帽子，便是丢鞋子，敌人见他们如此“狼狈”，便哈哈大笑一场：“土八路的不行。”

在第一周的情况完全如此，“突击督导班”的敌人，越发骄做了，回去就大骂原来的敌人是“猪猡”“不中用”，甚至随便拳打脚踢，敌人内部引起了尖锐的矛盾。

看着看着，时机是成熟了，是十一月二十七日，段兴玉领着他的伙伴，顺着小路，跳过一条山沟，沿着山梁的背侧，一直下到米家庄的村后，便把民兵布置好。从这里向前五六十米，是一座坚固的木桥，河水从桥下汹涌流过，一条小路从桥头蜿蜒地伸向碉堡。

到吃早饭的时候，段兴玉进到米家庄的村里，把碉堡的敌人逗引出来，小林曹长走在前面，准备活捉“土八路”。当敌人进到桥中间，段兴玉首先击倒了小林，倒下桥去，被急流卷起法西斯的尸首漂去了。另两个敌人中了排子枪，躺倒在桥上。余敌向民兵冲来，他们以为仍和前几天一样，“土八路”会丢鞋丢帽而逃，但他搞错了。民兵不等敌人近身，手榴弹就在敌人面前爆炸了，三个敌人又倒地毙命。这时“皇军”的威风没有了，可笑的是以惊人的速度进行“逃跑竞赛”，但是究竟赛不过神枪手的子弹，两枪又打倒了两个。漏网的三个敌人，刚跑到村南凹地，迎头又遇着任广礼民兵射来的子弹，这三个敌人也被歼灭了。

这时碉堡上的敌人放着机关枪，似乎是“援助”，又似乎为自己壮胆。但是我们的民兵英雄连这也不允许敌人去“自由”

的，他抱着枪一滚，瞄准了吐烟的枪眼，一枪就停止了它的叫嚣。

段兴玉的枪法确实打得好，远在遼家岩打运砖木的敌人时，部队营长说打扛机枪的敌人，就把扛机枪的敌人打倒了。他十四岁上就学会了打土枪，因为生活贫苦，种点地不够糊口，当了几年长工，又受尽了气，所以逼得他不得不经常在荒山野林中追击野兽，来弥补生活。长期的狩猎生活，使他掌握了优良的射击技术。今天用着它来射击敌人，他觉得应该比射击山猪射击得更好一些。

选自《人民时代》第一卷第八期

一九四五年出版

#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悼念关政治委员

穆 欣

万恶的病魔无情的夺去了我们的关政委。当他逝世的消息传来时，宛如一个晴天霹雳，农民倚锄而叹，战士持枪默哀。人们给热泪模糊了眼睛，悲痛压仰着心胸，哀思蒙绕在脑际。以后，不论在庄严的追悼会场上，或在肃静的祭堂里，关政委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他和贺司令员艰苦缔造晋绥边区的伟绩，便立即浮现在眼前，引起无限亲切而悲痛的回忆。

我是一九四〇年初次会到关向应同志的：个子不高，瘦瘦的，静穆严肃的仪容，上唇一口很美的黑髭。……便是开头就留下来的深刻印象，尤其他那深沉而犀利的眼睛，看人常是从头到脚目不转睛，非常严肃；但严肃中包含着崇高的阶级友爱，使人感到诚挚可亲，永久不能忘怀。

他是一个伟大的不知疲倦的革命家，一个具有人类最多最高尚的优良品质的无产阶级战士。关政委终身献身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着被毁的祖国获得解放，被压迫的人民彻底翻身，在革命斗争中历尽千辛万苦，在敌人法庭上英勇不屈的维护真理，在雪山草地中率领同志战胜饥寒死亡的威逼，在华北沟壑山原间奋力苦斗至病至死，临终还念念不

忘於未尽的革命事业：“相信我们的党和中国革命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的！”

## 一、“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人们提起关政委，众口一词的赞美他纯洁无瑕的党性，坚强不移的阶级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许多同志都讲，关政委出身工人，二十余年来，经过大小无数斗争的考验，千万次斗争的锻炼，“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毛主席诗词），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具有无限忠诚，他把全身心都沉醉在工作中，常常为着思考问题处理工作，他忘记了吃饭和睡眠。有时，他正在休息时间打网球，突然会把拍子放在地上，走回家去处理他新想起的问题，当他在延安养病时，一些同志去看他，他时刻不忘的是党的工作、同志们的进步，每次都讲到：“我病好了，还可好好为党工作。”

他的爱憎是分明的，提起那些置广大人民于地狱惨境的剥削者，他恨死了那些吸血鬼。他经常教导同志站稳阶级立场，警惕一切反动统治者，当赵承绶在晋西北力量还小，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乞求进步势力帮助他时，关政委就教诲同志们从骨子里看人，揭露了赵逆反共反人民本质：“那些家伙吃肥了就翻脸不认人！”果然不久赵承绶等投降派便发动了晋西事变，欲陷广大抗日军民于血海；我们党因有思想准备，率领人民奋起自卫，终把赵承绶赶出了晋西北。另一方面，对于一切被压迫者，则是衷心地同情；对于劳苦大众，具有无比地热爱。三七年冬，一位同志当了县长，他遇见这个同志，第一句话就问：“政府是不是还象旧日的衙门？老百姓告状是否还是‘有理无钱莫进来’？”又一次则问：“旧日农村的老百姓对催粮要款的狗腿衙役是最怕，也最恨的，现在是否替老百姓除了这一大害？”他具有明确的群众观

点，无时无刻不在谋划着群众的利益。

和贺司令员一样，他很注意军民关系——部队的群众纪律，想常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部属。四〇年驻在兴县李家湾，有一天村民李成海去关政委住院一间房子里磨辣角面，辣味一直喷出房，院中有卫兵呛的不舒服，要求老乡把磨房门关上，两人吵起来。关政委听见，就对卫兵严厉批评说：“你站在院子里，还怕呛，人家在房子里，不比你呛的更厉害吗？你应当处处为群众着想，才是一个革命的好军人。”卫兵很惭愧地认错，又向老乡道歉，李成海至今还记着：“国民党军队打人骂人，八路军和和气气，战士做错了，首长还叫给咱道歉，关政委真是个好人的。”四〇年夏季反“扫荡”中，二十里铺战斗以前，部队在兴县城南奥气滩一带夜行军时踏坏了老乡的庄稼，他知道了，一面批评部队，同时派人调查后，拿钱赔偿农民的损失。战斗后，某部动员老乡的牛驮粮，给他碰见了，他便让老乡把粮食卸在司令部，很好地安慰后请他们拉牛回去，又把该部队负责同志叫来，予以批评，并告他派部队自己背运。这很使老百姓感动。另一次，在蔡家崖住，他遇见某部一个干部未经过地方自己动员担架，态度很不好，便让那个干部一起到司令部，教育他注意群众纪律，并写信给他的负责人继续教育。就是在病中对此也依然一丝不苟，照顾群众无微不至。四一年秋在彩林休养时，有次他拄着拐杖从高坡上慢慢地走到河边，路过后勤政治处门口，看见牲口拴在门前枣树上，立即进去严正批评牲口啃树，违反群众利益的不对。

每到一地，他都派出干部调查农村情况。他自己也经常和群众很自然地坐在一起谈话，关心他们的疾苦，倾听群众的意见。因此他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群众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这种接近群众的本领是他早年就具备的，当他在山东工作时，曾发展济南一位六十八岁的拔贡做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以其家庭掩护党、团的机关。

## 二、艰苦卓绝，奋不顾身

二十余年来，关政委对于中国革命贡献很大，在长期斗争中成为人民爱戴的领袖。但他却永远谦逊礼让，虚怀若谷，把一切劳绩归功于党和人民。他是党的中央委员，威望很高的领导者，但所到之处，对地方党都很尊重，和一个普通党员一样服从党的组织，把私生活上的一切事情都告诉党。——人常能在平凡中见其伟大，他这种不以特殊自居，贯彻在一切细小处。据一位医务工作的同志告诉我：在养病时，医生说这东西吃不得，他就永不吃它。医生要他怎样他就怎样。这事看来平常，但非具有高度纪律性者是不易办到的。

他一生生活简单朴素，刻苦自励。因为家境贫寒，幼年即在工厂做工。后在上海为党工作时，自己卖报，自己做饭，以后到武汉工作，仍常挨饿。在党内工作始终很繁重，在苏联和负责全国青年团工作时，还是自己刻钢板印文件。但他忠心耿耿为党工作，毫无怨言。一九三一年，他在上海被捕，在敌人法庭和牢狱中坚持无产阶级气节，但为反动派苦刑拷打，虐待折磨，身体受到很大损伤。又加整日奔波，劳瘁至病，仍在苦干；拖得不能再拖了，他才去体养。任弼时同志讲起他这种为革命奋不顾身的精神说：“四〇年他初患肺病到延安时，如及时注意休养，或可治好，但他因关怀前方战事，坚决要求回晋西北工作，以至后来沉病不起。”

日常，伙食吃得坏，穿得破烂，他从不计较而且根本不注意。平素只有一套替换衣服，满身补丁，给他作出新的也不要。在内战中有好几年都没被子，宿营时摊开些柴草，盖一条破毯子就睡了。一九三五年在西康缝了一条被子，早就破烂不堪，去年才换一条，整整盖了十一年。一直到死，他都如此。病中，各方

送给他的东西，给医生检查后，凡是不能吃用的均即交给组织；且常教育小鬼，饭时勿打的太多：“我是病人，剩下了你们吃了不好，丢掉太可惜。”他见不得浪费现象，教导人们记得生产每一粒米老百姓流的血汗，记得秘密党的艰苦生活。……

他和贺司令员一样，具有无坚不摧、克服困难的精 神，伟大的魄力和刚毅的意志，任何紧急关头，都有十足的把握和十足的信心，困难常常使他们振奋坚强。一起过来的同志都记得，洪湖时代经常和数十倍的敌人苦战，部队被打散了，贺司令员骑上他的大红马，撑起红旗，便是部队集合的目标，加以关政委深入的政治工作，便保障了工农红军的继续发展和一连串的胜利。长征途中，没军用地图，只有一份旧时中学生用的中国地图供他们辨别方位，每天都要和追去的反动派军队打仗。当时他被折磨消瘦得只剩几根骨头，依然肩负艰巨的工作，不但不气馁，反而显得更愉快。

长征抢渡金沙江时，前有大江，后有敌兵，空中又有反动派的飞机狂炸，形势万分危险。我军只找到三只小船还打坏了两只，但是贺、关钢铁般的意志鼓舞着英勇的红色战士，两万人的队伍迅速渡过了这个天险。二方面军剧团曾编了个戏叫“一只草鞋”，描写反动派大军追到了江边，一无所获，只拣了一只草鞋，就是以此对反动派作了无情的讽刺。渡过雪山草地时，番民吃的“酥油藏粑”，很多同志吃不得。但关政委首先学会了吃酥油藏粑，并告同志：“你们不学会吃，草地爬不出去，会要命的。”草地行军期间，不光被反动派大汉族主义激怒的番民常袭扰，单是那怪戾的气候和生活就足把一个部队拖垮。所以那时候他今天跟这个师行军，明天又和另一个师一起，教育大家吃酥油，讲解我们党的少数民族政策，率领大家胜利完成长征。抗战后，三七年他和贺司令员挽回晋西北的危局，从而缔造了晋绥解放区；三八年和贺司令率部挺进冀中，巩固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

地。……旌旗所指，捷报频飞，所以人们一提起贺、关，就感到有种巨大的力量可以依靠，立刻会增长无限信心。

### 三、毛主席的好学生

关政委和贺司令员都是长征到陕北后才会晤到毛主席，但当独当一面在洪湖苏区、红二方面军工作时，就是毛主席思想、中央正确路线的具体体现者，许多同志回忆说，关政委那时的思想作风，大都与毛主席的思想方法相符合：“字面上虽不尽同，原则上是一致的。”三一年冬他初到洪湖苏区时，根据地在大敌“围剿”下，他提出扩大苏区、恢复生产，曾转变了当时的局面。在执行土地政策中，他主张集中打击农民最痛恨的大地主和恶霸，加以正确对付地方武装与土匪政策，就大大分化和削弱了敌人的阵营。另一个做组织工作的同志谈起：尚在三五年，关政委便指示干部政策中改造干部思想是基本问题。在党的两条路线斗争中，他以不屈不挠的布尔塞维克精神卫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有时甚而受到打击，但他忠心耿耿，一心只念着党和人民，个人荣辱是在所不计的。当他病体垂危时，在遗嘱中他写着“切望全党同志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奋斗前进！”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关政委是当之无愧的。

他在作风上是认真负责、精密细致的。内战时在红二方面军，抗战中在一二〇师，他都很少坐在家里，总是整天跑着到各旅、团去检查工作，教育干部。而且总是深入到连队，和广大战士亲密接触，从那儿了解具体情况。三八年一二〇师主力东进时，他留一个骑兵排布置工作，连党和部队的关系，住房等具体问题，都亲自指示，一丝不苟。对下属的指示，都是及时而具体的，有次我军在杨方口打了胜仗，他便和贺司令员连拍两个电报说：你们打了胜仗，敌人要报复，且忌骄傲，防敌袭击。果然敌



人旋即增援报复。据谈他在延安养病时，虽整天卧病榻，他却熟知他的四邻，躺在那儿凭听声音，加以询问，他就知道附近有五家老乡，有些什么人，他们的状况，……

他到一个地方去，绝不“下车伊始”就轻易发言，总先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三八年六中全会后他来晋西北传达，在区党委召开的会上不是硬搬决议，而是先让大家报告工作，研究好坏典型，找出关键所在，然后以六中全会精神，联系当地实际，解决晋绥工作问题。他和干部谈问题，大多亦均采此方式。正如一些同志回忆时说的：“在当时是很新鲜的。”

#### 四、全部队的好兄长

在留给全党的遗嘱中，关政委谆谆教导我们：“全党全军应该象一个人一样，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中央周围！”而在生前，他和贺司令员相处工作中，就是全党团结的典范。由一九三一年到四一年他因病休养前，他俩是始终在一处，常常同住一间房子。在工作上，有位同志说：“自内战到抗战间，我们部队经历过成千成万次战斗，从未见他们两位意见上有过分歧的地方，每次战役都搞得很好，任何艰险的战斗都能获得胜利。他们的关系好似兄弟骨肉，人们写信及他们自己签名也就写名“贺关”。李政委譬喻说：“贺关”是我们一面旗帜的两个名字，正如我们党旗上的镰刀斧头一样。关政委的纯洁的党性，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自我批评的精神，很得到贺司令尊重和热爱。这次当关政委病逝的消息传来时，贺司令刚在会议上作完报告，在悲痛的气氛笼罩整个会场时，我看见他在院子里急速的来回踱着，脸色变得阴暗。我知道，这是极度悲痛的表现。

以后我又看见，在追悼关政委的会上，贺司令员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在贺司令员挽词“哭向应”中就有：“整整十五年，

你我同生死，共患难，洪湖，湘鄂西，鄂豫川陕边，酷暑炎天，湘鄂边，湘鄂川黔，云贵川，甘陕，雪山草地，西安平原，踏晋绥，出河北，几万里长途征战，入死出生，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也不管在茅庐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出何时不在一起，何战有所分离。而今，你我是永别了，翘首苍天，你是音容宛在，而我则寝不成眠。”这是一种伟大的阶级友爱，是只有为人民事业共同奋斗的战友同志间才能有的真挚的情感，而是人间任何私人情感所不能比拟的！

关政委把这种亲密团结的精神带给全部队，时时刻刻都注意使全军全党团结得象一个人。他对干部的培养，一贯是诲人不倦，耐心说服；一次谈不通，让你回去好好想，再一次，再一次，直到你接受了真理，改正过错误。这会使你一辈子都忘不掉。对任何干部，他都本“爱人以德”的精神，尤其注意帮助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改造思想，在病中还常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往往为了个人利益而使思想纠缠不清，若是为革命着想，纷乱的思想常可澄清。”他在批评同志时，向来不戴大帽子，而在处理任何一个工作中，从未声色俱厉的跟人发过脾气，有时下边干部发脾气了，他只严正指出：“你这是不对的啊！”依然是平心静气，用真理说服对方，告诉你这事不是这样做的，要怎样做，直到你点头心服。因此人们的印象觉得他亲若慈母。他有高度的自我批评精神。下边有了毛病，他严正批评后，总即检查自己，指出检查督促不够的地方。每次与友军会合，他和贺司令员都注意约束自己的部属，教育部属学习友军的长处，发生问题时着重责备本部同志。四〇年在兴县城关及大川中，他见有些同志缚起来男女二流子戴高帽子游街，便批评道：“你们不好好工作，光游街就能改造了他们？”

他关怀爱护所有的干部、战士。内战期间，他几乎认识所有的官兵，长征途中，有些新兵没鞋穿，他便向干部讲：“步兵靠

脚，骑兵靠马”，发动老战士帮助打草鞋。对伤病员更是关怀，据一个老医务工作者谈，内战时一遇战斗，他便到卫生部去，具体地指示伤病员如何分散转移，亲询伤病员的生活和愈望，使伤病者得到安慰，受到鼓舞。

这样，整个部队就成了一个和睦亲爱的大家庭，贺司令员和关政委就是全军热烈尊崇的好兄长！

## 五、文艺工作者的良师

关政委不但精通毛主席的军事路线，且也同样精通党的文艺政策，有很好的文艺修养，到处极关怀党的文艺工作者的工作与生活。他自己珍藏的《海上述林》和其它一些名贵的文艺书籍，经常借出去流传在外人手里，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没有一个不敬爱他的。

对于艺术作品他是非常爱好的，在休养中也总是手不释卷。记得四一年他在彩林养病时，听说我有一册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便让一个同志带给他。不久他把书寄回来，还附了一封信，大意说：这本精装的书虽对躺着的病人很不适宜（因为重得象块砖头），他仍“看一会，放一会”的看完了；并谦逊的说这书使他获益颇多。每个与他接谈过的文艺工作者，都感到他对文艺的见地是深湛的。比方对于鲁迅，他的了解就很精辟。他常说：“人言鲁迅深刻，但不了解鲁迅的浑厚，如大海之不可测。”

在晋绥，四〇年的戏剧座谈会和文联成立大会上，他都花费了很大精力向到会人员作报告，谈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敌后的建设问题，对开辟这一地区的文艺工作，给了很大的启示。远在一九三九年间，他就指示战斗剧社的同志在创作上应坚持和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原则。四〇年，两个剧团在临县苗坪台开的戏剧座谈会

上，发生新旧形式的争论，双方面都有偏差。关政委讲了他的看法，理论的而又实际的解决了争论的问题，当人们读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便回想到他那时讲的都是与毛主席思想吻合的。他对文艺工作同志的谆谆诱导，也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有个戏剧工作者回忆：“关政委对于艺术工作不仅是一个正确的指导者，而且是一个业师。战斗剧社每一次新剧的演出，他总是亲自到后台和演员们研究问题，遇在一处也常进行漫谈。以他丰富的阅历，除指出一般问题外，对于某人某句台词或某个动作，都细心缜密的说出自己的感觉，态度的谦虚，使人一点都觉不着他是在提意见，使同志们很易于接受与改正。……”

正如大家所熟知的，关政委幼年家境极贫寒，没多读过书，便在工厂里做苦工。他渊博的学识都是在百忙中自己学习的。他这种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也很值得我们学习。据他自己讲，一九三一被捕时，他在监狱里读了很多书。因为统治者禁读革命书报，只能设法找些古书，但却使他得以提高自己的文化。从那时起他很爱读旧诗，甘主任讲，关政委在延安养病时，他还送去一部唐诗，关政委很喜欢。最近在他的笔记本中，我发现他亲笔写的几行：

月色在征虜中暗淡，  
马蹄下迸裂着火星。  
越过溪水，  
被踏碎的月影闪着银光，  
电火送着马蹄，  
消失在稀微的灯光中。

这是极富诗意的文字。在他一生不知疲倦的埋首解决各种工作中，这也许是仅有的留下的诗句吧！

## 六、“永记心头 永世不忘”

八月一日，边区各界隆重举行追悼关政委的群众大会。那天，万六千余人冒着酷暑炎天，分由四乡奔向兴县城里的祭堂，瞻仰关政委的遗像，向自己挚爱的恩人和钦敬的领袖作最后的叩别。然后默默的结队走出来，涌向西关庄严肃穆的会场，以后公祭三日，前后赶来祭奠的军民达三万二千余人。每日祭堂内外，哀乐凄惋，香烟缭绕；由早到晚，悲氛充溢全城，人群涌塞整条街道。

所有驻兴县的机关、部队全体到场，岚县，神府亦派来代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张稼夫同志与分局各委员，二日亲率全体同志与祭。稼夫同志敬献花圈，瞻仰遗容，哀恸欲绝。刘秘书长恭读祭文，声泪俱下，全场哽咽。兴县完小三百余小学生，最小者方六岁，也和大人同样满含悲痛，一个个紧绷着严肃的脸，低头鱼贯走进祭堂，默默地揉着眼睛出来。大家铭感关政委的抚育，景仰其伟大的人格，一致宣誓继承遗志，决心做关政委的学生。

城乡群众大多全家来“谢恩”。水磨滩康三孩，带着他的婆姨和刚能走路的娃娃，一家三口携来祭礼。贺家圪台的郝庐新，和他妈妈、祖父——祖孙三代来了。张家梁群众队伍里还有双目失明的刘成三。从汾阳新解放区来的郝耀春，六十四岁了，到此惊闻噩耗，也由女子搀扶着来叩头。西崖上八十一岁的杨老婆，一进门就跪着膝行而前，嘴里念着：“救命恩人死了。”马塔刘老婆，因为穷，卖掉一斤烂麻绳买成祭礼，三天连祭三次。她沉痛哀忆：“一九四〇年冬天，我和我的小孙孙叫日本人包围住，您和贺司令员领的队伍把我祖孙二人的命救出来。现在恩人死了。我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婆，再没有别的办法来报答这恩情……。”

二十里铺在四〇年夏季反“扫荡”中，贺、关政委领着队伍拯救了全村人民。六十五岁的孙猪子是被敌人抓住正要杀他时获救的，他忘不了这次“救命恩”，听到关政委病逝，老汉流泪了，两三天没睡好觉。一日抱病哭到灵前：“我老汉死了比你死了好，你活着能救很多人！”冀中解放区博野抗属刘风羽先生，途经此地，也拿上香纸，三拜九叩，虔敬祭奠，他说：“关政委也是我们冀中老百姓的恩人，没有一二〇师开到冀中，我们在日本人手里活也活不成。”

许多群众或未熟知关政委的生平，但都知道他是共产党的好领袖，而共产党对人民恩深似海，令每个人都感到十二分的哀惋。所以北关东枣沟农民王得奎等九人挽联上写：“世上只有爹娘亲，你比爹娘更加亲。我跟着你奋斗，死也甘心。”兴市东关农民郭怀生挽：“我家三辈子都是揽长工过日子，痛苦的真是说也说不出来，我揽了三十二年工，共产党大救星，帮助我翻了身，买下四亩六分园子，现在这阵子真好比上了天堂，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至死不忘这个恩，我一定长远跟着共产党走。”退伍军人夏红彦挽道：“……我小时讨吃为生，长大还是刮野鬼，我自一九四〇年参加了八路军，当了三年兵，学会了你的劳动与节约方针，日子一天比一天过的好，买下房地，娶妻成家，成了一个有根子的人了。现在你不幸逝世，怎不叫我大哭连天，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我二人走到你的灵前祭奠，以后子孙后代，也不能忘了你的好处。”……象这样被关政委扶持着由贫困日子中翻身，从敌人刺刀尖下解放，自敌人罪恶的火烧中保全了财物的，乃是晋绥边区整代——五百万人民。关政委把边区人民由死里救活，人民如丧亲人的悲痛，是涌自心坎的真情实意的铭感啊！

城关水门街全体群众的挽联是：“永记心头，永世不忘”。边区各界对此一代巨人之隆重公祭，表现出关政委的崇高伟大，

共产党和人民间血肉相关的联系。关政委二十余年来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革命业绩，深印在三万余与祭者的脑际，传布于边区军民之间，将在劳动人民中间流传至千秋万代。

一九四六年八月五日深夜

选自《人民时代》第二卷第四期

一九四六年出版

# 记王震将军

穆欣

我第一次看见王震将军是在四〇年，那时他在绥德镇守着警备区。这次又在贺龙将军的总部会到他，他刚经过两万二千余里的长征率部来到晋绥解放区。他仍象六年前那样年青有热力，穿着灰色的棉军装，眉宇间流泻着愉快的神彩，眼睛炯炯的闪着光。浓黑的络腮胡子好久没有剃，但这一点也不减他奕奕焕发的英雄气概。

王震将军今年三十八岁，原籍湖南浏阳，幼年家境很穷，所以十三岁时便到粤汉铁路去当铲煤工人，以后成为当地铁路工会的会员。当时铁路上用的都是洋技师，神气十足，常逼工人们在工余为其家庭作义务工。有次被吹毛求疵的洋太太打了一顿，因为反抗洋太太的打骂被开除。他在流浪的日子里参加了共产党，并在国共分裂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从那时起一直英勇战斗了二十年。从一个士兵开始，由于他对党的忠诚和战斗中的神勇，他被擢升到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的重大工作岗位上。他和肖克将军一道领导六军团参加了震动全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国内和平实现，抗战军兴，他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的旅长兼政治委员，在贺、关率领下渡河驰向敌人的后方，去恢复被溃乱的国民党部队所遗弃的土地。旗开得胜，他们挺进雁北后，首先在上下细腰间歼灭敌人一个连队，继於黄土岭



战斗中又击毙敌西常岗旅团长。杀得鬼子尸骸遍野，血染黄沙。敌人在公报上惊呼这位“少年将军”的“奇妙战术”之严重威胁，敌伪报纸上充满对这支劲旅的叫嚣和诅咒。三九年冬又奉命回师陕北，在反动派五十万大军虎视眈眈下，镇守陕甘宁，卫护党中央。在严峻的一九四一——四二年，响应毛主席“生产运动”的号召，把荒林梢野的南泥湾，开垦成绵秀丰腴的“陕北江南”。全旅每人耕作了卅亩以上的土地，每年平均收获六石五斗的细粮，达到“自给自足”，克服了反动派封锁造成的经济困难。通过中外记者的报导，他这座美丽的大农庄已经闻名全世界。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亲自指导下，他们又进行了狂热的大练兵。

豫湘战起，“外战外行”的将军失地万里，由河南逃到贵州，重演一次抗战初期溃退的大悲剧，被拚弃的广大人民在日寇兽蹄下呻吟求援。基于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敌伪的憎恨，王震将军在毛主席的命令下，率着三五九旅的一小部份——三千八百人，组成远征湘赣的南征军（入湘即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四四年十一月一日在延安誓师出发，当他们通过汾河和同蒲路封锁线时，一夜走了一百八十里，敌人本来是欲“消灭”他们的，但是慑于他们的虎威，曾令沿途日军“坚守据点，不要出击”，他们以后在作战中缴获了这个命令。可是蒋介石却下令蒋军“拦阻”“消灭”，处处与日伪夹击他们，用几十个团跟踪着追击。他们在冰凌中涉渡，在暴雨中睡眠，在崇山峻岭中赤脚踏着泥泞夜行，甚而三四天吃不到粮食，但是凭恃着对祖国的热爱和人民军队的坚韧，他们在所遭遇的艰险环境中表现出超人意志与英勇，创造了惊心动魄的奇迹。从蒋敌夹击中边走边打，经由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直到广东省，还在他的故乡一带创造了湘赣解放区。双十协定后，为了和平，奉命泣别江南父老，至中原与李先念将军部队会师，到这次突围胜利回到陕甘宁，两年

半来行经八个省，征战两万二千里！其间，他被“七大”选为党的后补中央委员。

王震将军以寡敌众，出奇致胜，使反动派的那些“战略家”大伤脑筋。南下时蒋介石估计他们会由鄂城的团风附近渡长江，便把三个师调去等着“消灭”他们。他们却在距九江九十里的渡口，浩浩荡荡的安全渡过天险的长江。双十协定后往江北撤，蒋介石又封锁九江至武汉的全部渡口，并派大军阻击他们；王震将军选择了一条“兵家所忌”的路线，经四十天急行军由湖沼地带冲击出蒋军包围圈。陕南朝北来，有天部队抢过了石泉、宁陕间的公路，夜里就在四周满布敌人的村庄中宿营，敌人完全没料到他们会在如此危险的地方住，第二天，王震将军伸着三个指头向同志们说：“秘密、迅速、决心！”接着又说：“在一定的条件下，最危险的地方最不危险！”

在他天才的指挥下，反动派许多绚丽的梦幻都归於破灭。中原突围之前，蒋介石凭其卅万大军和十万座碉堡，曾下令给刘峙等，限他四十八小时“歼灭”李先念将军的六万余人，妄想造成所谓“惊人的胜利与奇迹。”在荆紫关，蒋介石曾悬赏三百万元“活捉”王震将军，手令赵锡田若捉不住王震就要军法从事。……但被歼灭了的不是王震将军的部队；胡宗南派往陕南追剿，堵击的六个师，自己反被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开小差、伤亡等一起拖掉了一半。赵锡田自己反被刘伯承将军的部队活捉了，被派追击他们的第一旅——胡宗南赖以起家的所谓“天下第一军”，不久也被刘伯承将军的常胜军所歼灭。结果连程潜亦大吃头子，受到蒋介石的训斥。

打起仗来王震将军是很勇敢的，总是站在第一线，先后他曾负过五次伤。他最出色的特点而值得全党全军学习的，就是对於党、对於人民事业的赤胆忠心，坚贞不二。南征途中，有次因为腰痛，躺在担架上，突然传来枪声，他即从担架上跳下来，用手

支着发痛的腰杆，赤着脚板，从那尽是石子和荆棘的路上，一直朝枪声稠密的地方走去，扶病去指挥战斗。为着鼓舞全军冲破重重困难，另一次他向部队讲话：“只要鹿能走过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走过去，鹿不过的地方还是要过去。我一生只有一个信念：前进！准备好你们的手榴弹，碰到就打。伙夫同志，用你们的扁担打！”这种刚强的性格，同样活现在他发布的命令里。四五年八月在八面山中给某部队下的命令是这样写的：

“明日（××日）四时出发，充分作好战斗准备。

你们全军与××纵队会合开辟道路的先锋。我们要勇敢的冲出敌人重围，坚决与××纵队会合，要宿营，要吃饭，希望生存，希望未来，勇敢前进，冲！冲！冲！杀！杀！杀！毫不犹豫，坚决执行，胜利是我们的，是毛主席的！”

人们看见，每逢遭遇到阻难，王震将军常常拿出毛主席的照片很久的凝视着。这时，他的脸孔常是没有丝毫表情，眼睛发亮放着坚定的光芒。很显然的，这种凝视使他增长决心和勇气，在八面山中，敌人八个团堵住去路。和一个老汉研究了路线后问：

“我们冲得出去么？”老汉说：“那要看你们的福气了。”他遂以充满感情的声音，指着毛主席的照片说：“凭着他，我们一定可以冲出去的！”结果他们冒着万险冲出来了。回答记者对于突围胜利的询问，他说：“我的信心就在于毛主席的主张、战士们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老百姓的同情与拥护！”

王震将军珍爱他的战士，珍爱那些生龙活虎般的英雄，并且熟知他们就如一个人熟悉自己的五个手指头。他在晋绥边区欢迎会上讲到那些神话般的英勇故事，那喜悦的情绪传染了全会场，使所有到场的人和他同样感到骄矜和愉快。他把一切归功于他底部属，谦逊地说：“我是跟着这支部队走了！”在两万二千里征程中，他总是与战士们保持最密切的接触，赤着脚在泥泞的山道上走着，在满含诗意的夜晚露宿时偎依着战士们谈心，常悄悄的

找间牛栏睡觉，把给他打扫的房子让给战士们好好休息。在反动派进攻大云山的自卫战争中，听见十多年的老战友——第二支队长陈宗尧同志负重伤，他震怒了，下令一切单位，不顾一切牺牲，向敌人猛烈的攻击，把进犯者打败了。陈因伤重而牺牲，从不流泪的王震将军抚尸痛哭，好久都不能赶掉胸中的悲戚，这是真挚的阶级友爱。……

据一位接近他的同志的印象：“他很欢喜和他自己一样出身的干部，也很器重知识分子。他很爱用老干部，也大量的擢用知识分子。在他的部队里，只要你有一技之长，而且忠实於人民事业，就会热烈被欢迎。”是的，在欢迎会上他嘉许那些“墨水罐子”创造的业绩时，谁都感到是充满着真挚的喜爱。但是，他不赞成书呆子，或者可以说是不很赞成。有一个同志，在敌情紧张时，还拿着一本书在看，他走上去，抢了他的书，投在水田里。而在战争的间隙里他本人却很用功，从马列主义到文学作品，他都认真的阅读，并且在文化方面的修养是湛深的。四〇年当我访问后把写好的稿子拿去时，他逐字逐句的推敲着修改，那严肃的态度和用字的绝妙，至今不忘。

但对犯了错误的人，他却异常的严厉。他尽着一切力量教育部属臻於完美的品质，使没有人沾污党和人民军队的荣誉。特别是关于群众纪律，从来一丝不苟。这次突围到予陕边区时，蒋介石制造了个“无人区”，群众皆被赶走，部队几天找不到饭吃，沿路发现有许多群众的粮窖、菜窖，王震将军用红铅笔写了一张大布告：“本纵队全体同志：务必遵守群众纪律，真正做到秋毫无犯。违者枪毙。”大家百分之百的执行命令，一个战士不小心，解手时踏开一个窖，急找指导员写一封道歉的信塞在窖里，再把窖给修好。他对同志们说：“越困难的时候，越要强调纪律！”

战士们个个都从心底敬爱王震将军，全体都亲昵地称他“王

胡子。”当队伍进到桂东地区时，他病了，不能骑马，需要坐担架。这消息传到了各支队，很多战士都愿意当他的担架夫。在八面山中，因为腰疼，躺在担架上。山路险峻，石头又多，抬担架的后边一个人绊倒了，王震将军摔下来，后脑碰在石头上，昏了过去两分钟。这个消息传到前边的时候，有的战士哭了。……湖南浏阳达浒战斗时，敌人架起机关枪射击他，一支队朱慧生连长来不及推开他，便用胸膛去挡住敌人的子弹，连长自己负伤了。另一次战斗中，敌人投过来一颗手榴弹，警卫员尹光普急忙把他推倒，紧紧抱住他，周围的许多人都受伤了，王震将军安全脱险。为着卫护自己尊崇的指挥员，战士们宁愿赴汤蹈火！在三五九旅，战士间流行着这些话：“人民的队伍是不会被消灭的，跟着王司令一定会胜利，就一定会走到光明的地方去。”

选自《人民时代》第二卷第十期  
一九四六年出版

## 四线漫记

肖 三

### 人民的将领贺龙同志

我们一踏进晋绥野战司令部的院子里，就听见贺龙同志嘹亮的声音，从屋子里传出他的湘西腔调：

“……而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老百姓搞的不好，我们的军队还能搞好么？”

我们远道而来的几个人，内中有他现在的左右手李政委，破门而入，我们一拥而上。只见贺龙同志早已笑眯眯地站起身来迎接我们。他的烟斗丢在桌面上，从烟锅里掉出了一点烟灰来。这时一屋子人声鼎沸，以贺龙同志的笑声特别响亮。

贺龙同志正和他的部下，一个军区的干部们在开会，在谈话。已经黄昏时分了。庭前新月照得塞北霜雪分外的冷，但是屋子里是暖和的。今天的会议暂告结束。我们告诉他张家口的情形，路上的情形……大家问这问那，充满了亲热和谐的气氛。我顿时觉得，这间屋子里真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

晚餐过后，大家又集聚在贺龙同志的周围，他一面看电报，处理事务，一面和同志们说笑。

来到别一个院子，我和参加会议的王司令睡在一个炕上，他告诉我关于老总（贺龙同志的左右，部下都这样亲昵地称呼他）的最近一些事，我们谈到很夜深。

——偏关一个兵士，家有父母和妹子，父亲不慎被地雷炸伤了，兵士请假回家去，说好几天后即归队。贺龙同志不要他归队，劝他留在家里好好生产。

——某次某部份队伍到某村宿营，要老百姓溜马，贺龙同志很不高兴地批评自己的队伍说：“你骑马，还要老百姓给你溜？老百姓给你们送了公粮，你们吃饭，还要老百姓给你们做什么？”

——贺龙同志曾经从一个旅中抽出八百人来，留在地方工作，结果，地方工作大有进步，他经常说：“不靠地方群众，单靠几个兵，你想打天下？”

——贺龙同志每到一处即调查地方群众状况，特别注意培养地方干部。在绥远自卫战争中缴获敌人的武器，贺龙即令全部交给地方。他经常对干部讲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和我们军队的三大任务——第一是群众工作。

是的，贺龙同志的治军思想就是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在具体问题，实际工作中，都是如此。

第二天我在会上旁听时，不禁惊叹贺龙同志仔细、精明、把握原则与实事求是的精神，他的群众路线之明确和对士兵的爱护。

——“我们的战士每个月还要发零用钱……不然，到一个市镇，只能看着果子花生瞪眼……人总是唯物的啊……战士有两套衣时，自己就会节省，生产作工时穿破旧一点的，平时穿整洁些的……”

——“少死一个人，少伤一个兵——多大的事呀！一个人在娘肚子里十个月，出世后二十年……一年三百六十天，要多少天呀！”

贺龙同志对每一件事，每一个问题都提到思想的高度，但是他说出来时非常通俗而且很形象化，一点教条或党八股的味道都没有。例如谈到兵贵精不贵多及节省兵力之必要时，贺龙同志说

的非常透澈，耐人寻味：

——“豆腐多了是水呀！”

而且很实际：

——“首先要五官俱全，没有暗疾的……而兵强并且可以养成兵士的廉洁心，你们看，凡是要东西的，常不满意和要求的，多是身体不好的……对于年轻的，体力不够，知识也不足……”

这时一个旅的政治委员听了之后说：

——“对，这次回去，一定要来一个号召。”

贺龙同志马上接着说：

——“不是号召，而是要这样去作，大胆的作，我看不会犯错误的。”

——“军队里多一个徒手兵，要吃两担公粮和用至少三百块现洋——这都是老百姓的啊。假如这个人留在家里，也吃两担粮，但他至少可以生产三石粮，这对人民，对国家与军队有好处。”

——“在你们这个军区里，我强调建设地方。人民生活增加了，生活改善了，没有牛、驴、羊、猪的有牛、驴、羊、猪了，有衣穿了，购买力增加了……那时我们的军队也跟着长了。不这样作的话那我们就只有捆起被子滚蛋！……”

话题转到了军队的供给问题，贺龙同志就是一个很精明的管家人，他说到做衣服应该注意的地方：

——“衣服的样式做得合适，兵士就爱惜它，如果穿起来太大，太长或太不好看了，穿的人不喜欢它，就不会爱惜它……”

——“做棉军衣要注意袖子和肩膀对缝的地方，这里每寸要缝二十针，要用双线；缝裤子要注意膝部，这里也要每寸缝二十针，因膝部运动多，走路，跪，都要弯膝的；缝扣子，单衣可缝透，棉衣不要缝透了，怕容易扯出棉花来扯烂了衣。”



——“节约不能节战士和下级干部，要节在团级以上的干部身上。”

会议又转到了另一个问题，另一干部，我看出，贺龙同志在这里不只是一个将领，而是一个教员，一个兄长。他是那样耐心详细批评鼓励教育干部的：“团结不是一团和气，而是要团结在毛主席的思想下面”，“爱护一个干部就是经常批评教育帮助他”。他说了这两句话后又转向我：“我们这边的干部，可以直率批评，有什么，当面好好说的清楚，这并不影响团结，相反，可以巩固团结。”

我相信他的话，我亲眼见了，他的干部不仅只是尊敬他，而且衷心地爱他，他的诲人不倦的批评与指示是要干部从思想上搞通，等思想通了，就都心悦诚服地照着他所说的做去。而他的教育方法，有时说一整天，有时只抓住对方的特点，说一句话。一个胖胖的参谋处长向贺龙同志辞别时，贺龙同志起身送他到门口，拍一下他的肩膀说：“喂，胖子！你……这个……大方一点呵！”我想，那位胖子在路上及回到家里都一定时常记得老总的这句话，甚至他的声音。

某县长请了他几次客，每次都请许多桌，贺龙同志很不满意，这次对某专员说：“你去查查，那来的这多钱？还不都是老百姓的？”

上面这几行我是在贺龙同志的司令部里写的。最近贺龙同志因公来到了张家口，在昨晚欢迎会上，贺龙同志登台讲的短短的几句话中就有：“我感激晋察冀边区对我的热烈的招待和欢迎，我特别感激边区四千万的老百姓，和他们的代表——中央局，边区政府和军区司令部！”

贺龙同志处处时时不忘老百姓，处处时时为人民着想。贺龙同志——人民的将领。

## 战争与和平

一九四六年的一月，在中国，在晋绥前线，都有非常丰富的变化，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和平——战争——和平”——是其发展的阶段。略记一些在这里。

### （一）和平呢？战争呢？

一月十一日，即停止内战命令发出之次日，在晋绥野战司令部里充满了愉快兴奋的气氛——这里接到了延安拍来的电报，毛泽东同志签名的，党中央的通告——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电文是非常庄严，隆重和非常响亮的：

“……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吾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及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我们读完了这段文字之后，心中非常感动。

差不多同时，接到延安又一来电：“中央社重庆十日电：据军悉，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对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商定办法后，蒋委员长业於十月电令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各行营……各战区……各军长确切遵行。”

没有疑问了，和平了。我因此想起：

牺牲了多少头颅热血生命，  
换得了一道停止内战命令。  
在这塞北冰天雪地里听了，  
格外感觉得温暖，高兴。  
巩固它，保卫它，这得来不易的和平！  
警惕吧，防止吧，一切可能的挑衅！

实在说，这里的人也没有“万事大吉”或从此“天下太平”的观念。人们时时在警惕中，因为许多次的经验是：人家常常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果然晋绥野战司令部在“停止军事冲突”令颁布之后的几天，反而紧张的很了。连日连夜情报象雪片似的飞来：

一月十二日傅作义部侵占了陶林和林格尔！

十三日傅部侵袭凉城！

十三日晚傅部进攻卓资山！

十四日早傅部（其实是伪蒙军四、五、六师及骑四师）侵袭集宁！

十四日早王英部（归傅指挥的）马占山部和阎部侵入丰镇！

十五日阎锡山部侵占了左云！

！！！！……………

咄咄怪事！说他们没有收到蒋委员长签署的十日颁发的停止军事冲突令，无论如何不能使人相信。各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交通电讯总比中共军方面方便得多呵。

你就拿《绥远民国日报》来看吧。一月十一日该报的头条新闻便是，“政议会昨晨开幕。蒋主席恳切致词。颁布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命令”；第一版就登了重庆十日来电，标题是“停止冲突与恢复交通实施令立即生效”……

但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等日这“实施命令”在傅军阎军方面还都不“实施”，亦不“生效”。

他们还在“实施”另一种，相反的“命令”。

而八路军简直只是招架。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同志在部署抵抗之余，几次对左右说：“我们完全是被动的，完全处在被动的地位哩。”……我意味着这句话，我深切地了解它，就是说，只是自卫。

## （二）几个小故事

既然发生了战争，就有些战争的故事，写下几个还记得起来的。

一个傅部的兵士牵着马，来到八路军这边，声称要交马……八路军问他：“你丢了马，怎么回去？”他鼻子里哼了一声，答辩说：“怎么不能回去？咱们师长这回丢了三门炮，还不是也回去？”

傅部的又一个兵士向八路军的哨兵走来，八路军的哨兵喊：“谁？！那一部份的？”

傅家兵士说：“我来交枪的……”

哨兵愕然，以为来者是自己队上的，咕嘟着，埋怨着：“你也交枪，我也交枪，还有谁来当这个八路军？”

傅家兵也愕然，随即说明自己的来路和来意，把枪交给了八路的哨兵。

八路军的一个排长叫王二娃，带三个民兵，三支枪，在战斗之后来到一个村庄。村里已有四十多个西军（即傅家军），是大队伍被打散后来的。王二娃大声对他们喊道：

“我们八路军来了一个营，你们缴不缴枪？不缴，我们就打！”

四十多个人，十多支步枪，两挺轻机枪，一挺重机枪，都被俘，拿回来了。

进攻卓资山的傅军遇到了八路军的抵抗，马上就垮。开始，八路军×团四营的一个连打垮傅军的一个团，一个打十个。傅部某师长的三门炮就是在这里丢的。丢的东西真多呵！八路军的一个通讯员在街上就缴了二十条枪，担架兵、伙夫、马夫都缴了枪……

八路军的旅政委，野司的参谋处长在战斗未完时就进卓资山去，路上遇十多个散的傅家兵，政委和处长的几个警卫员冲上去，那十几个人立即跪下，把枪举在头上。——事后有人笑说：“他们似乎是学会了正规的交枪法”。……

上次，八路军一个战士在集宁城里走到一家，大喊：“里面有没有傅家兵？”在那一家的确藏有九个王英的兵，正在抽大烟不许老百姓说话。八路军战士又喊：“不说我就打手榴弹！”很快，八个人走出来，交了枪，“还有一个呢？搜！”结果在厕所里搜出第九个来。

上次打包头时，八路军俘虏了许多西军，内中有一个陕西关中人，在被俘后第三天就参加了八路军，一同去打包头，非常勇敢。他自动地把五十块炸药捆到身上，每块约一斤重。他一面捆，一面骂道：“他们绑我来当兵的时候，我爸还挨了一棍，当时倒在地上。他们，这些狼狗，看都不让我再看爸一眼……后来听说，我那可怜的老头子，很快就气死了！我这一肚子气，差不多呕了一年，今天我可要报仇了，我和他们拚呀！”到了战场上，大家都看见这个关中人连人带药去碰城……

八路军从西边高山一阵风就到了东边高山上。西军早已望风而逃。可是他们的伙夫还在山底下做饭。饭做好了，伙夫艰苦地挑上山来，放下饭锅，他不高兴地喊：“吃饭！”但抬头一看，在山上的人他都不认得了。八路军没有惊吓他，都含笑对着他。他呆了一会，懂得了，举起了双手，要跪下去。八路军赶快止住他，叫他不要怕，伙夫又怔了一会，随即很高兴地喊：“同志，吃饭！”

八路军一个通讯员走到半路上，看见前头一个背枪的西军正迎面走来。通讯员自己没有枪。他急忙躲到一个大石头后面，等西军走近时，他大喊一声：“站住！”西军果然站住了。又喊一声：“向后转！”“不许动！要动我就开枪。”西军果然向后转

一动也不动。通讯员从大石头后面出来，走到西军背后，从他肩上下下那条枪来，对准他喊一声：“走！”西军照着他所指的路走去。

还有什么故事呢？多得很，写不完。暂且再来一个怪故事，也可说是笑话吧。

一月十三日夜二十四时以后，十四日天明以前，王英——这比汪精卫投降还早的老汉奸——的部队袭入丰镇时，街上出现了一些怪物，脸上涂着锅底的黑煤，嘴上挂着旧戏台上用的长胡子。手拿大刀，满街乱跑，给侵入城的王军带路，抢老百姓抢公家店——他们都是本城的坏人，怕被别人认识出来，所以化装。这故事的结尾是：八路军一声喊从郊外山上下来，一阵风似的进了城，把王英的匪军赶出去，把那些化装的“演员”也肃清了。老百姓连声说：“阿弥陀佛！不是咱们八路军来救，咱们老百姓都给刁（意即抢）光了！”

从前，这里的老百姓——一个别的，甚至不少的人都称呼“你们八路军先生。”

### （三）“和 会”

我急着要回张家口。但是一两个或三五个人在绥远的路上走，是不安全的。绥远土匪之多，多得吓人！早几天那位王司令回左云去，走了几十里，就遇着十来个背枪的，穿各种各样衣服，也有穿军装的土匪，迎面走来，打死了他的通讯排长，秘书（一个非常可爱的青年，我永远记得他，他和我在一个炕上睡过几宿，谈话不少，他求知欲很强，别人说的话，他听后就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摘要记下）和警卫员，抢去了他们的枪，王司令自己也几乎遇难，幸喜他机警，飞跑，上山躲在一个石洞里，土匪们

追了一程不见，他们也怕后面有队伍赶来，所以就匆忙地跑了，王司令这才慢慢下山，原路跑回家来。这些土匪有些是傅家军和阎家军的游兵散勇，有些便是政治土匪，以捕杀我们的干部，扰乱我区的社会秩序等为目的的特务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等大的队伍或汽车同走了。我就在野战司令部里看缴收的一些文件，内中有一厚本是何文鼎（陕西人，六十七军军长，胡宗南派来帮助傅作义“防共”的）的日记，我看得比较仔细，觉得，要了解国民党内反动派和法西斯式军官的形象、心理，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的作风，以及他们一贯反共反苏的情绪等等，这部日记是极可供研究的宝贵材料。

现在且说颁布了停止军事冲突的命令。设立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部派出许多小组到有过军事冲突的地方去考察、调处。内中一个小组到了大同，要来丰镇。一月二十三日大同小组派两部大汽车来晋绥野战司令部接贺司令员去丰镇。我可以搭汽车到丰镇，到阳高再乘火车去张家口，又可以在丰镇参加小组会议旁听，增长增长见识，我高兴极了。

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许乘汽车动身。天气初阴，后晴。走在前面的那部车，每半小时要停一次，修理了水箱，灌了水，然后才能再走。我坐在司机的旁边，问这个身上罩着一套日本司机的工服但连手套都没有，车一停就把两手拢在狭小的袖口里取暖的司机道：

“这是你们最好的汽车吧？大同还有多少大汽车呢？”

司机答说：“还有百来辆汽车，现在还都在日本人手里哩。”

我听了觉得奇怪，但想了一下之后，立即就不以为奇了。

前面车停的次数多，我们后面的车每次也得跟着停下。贺龙同志几次下车来，告诉我们某次某次作战的地形，战果……。走过岱海滩时，一望白雪皑皑，滩边有些稀稀落落的棚屋，也有人和牲口，贺龙同志说了：

“这岱海滩有二宝，你们晓得么？南滩是咸水，出盐，那些棚子、人、牲口就是打盐的；北面是淡水……。”

过一会儿，他又说：“绥远的老百姓太苦了！一般说，地主占有土地五分之三，但只占人口二十五分之一，比如井沟这个村子地主、富农、教堂有土地五十多顷，大多数农民只有不够二十顷的地！佃农向地主春天借一斗，秋天还二斗……。”

“绥蒙这一带的天主教很盛行，二百万人口里就有三十万教民。天主堂占有土地三十万顷，每顷一百亩，因此老百姓把天主堂叫作‘地主堂’。”

“我们住过的那个小村子六十几户人家就有五十八户教民。但是他们真正信上帝不信，却很难说。”

我告诉他两句民间谚语：“为什么信教，为了铜钱两吊(串)，为什么念经？为了小米三升。”同车的人都哈哈大笑。的确，我们这次经过的每一个市镇，每一个村庄，都有一座漂亮的教堂，在许多贫民房子中间，大有“鹤立鸡群”的姿态，相形之下，鸡太难堪了，宜乎叫鹤为地主，也真是大地主呀。

汽车走过一座小桥，旁边有日寇修的护桥的碉堡遗迹，同车的张副司令员说：“在敌后，八路军活动的地带，日寇甚至在每根电线杆的周围都修起里壕和外壕，架起铁丝网，防止我们破坏它……”

贺龙同志笑说：“日本鬼子在中国这八年里也顶吃苦哩！”  
说罢又相互大笑。

下午一点过后，我们到了丰镇，进了城，汽车在街道上层层的人群中好不容易开过去，来到伪实业银行的旧址。我们下车，进房子里去。在一间客厅里，只有阎军的一位刘军长（名效增，四十三军军长）在。他矮矮的结实的身材，穿着一身蓝布军装，绑腿皮鞋。过了一会儿，执行小组的三个人——美国人和礼，政府



代表温天和，中共代表李波——从街上回来，由李波一个个介绍，他们给每个人一张颇大的名片（这东西我们是多年不见也不用了，因此我们来的人便谁也没有它）。此外一个翻译，姓姚，北平人。二十二岁的青年，和一个大概是作秘书或记录员的。寒暄过后，大家入座，会谈就开始了。

和礼上校五十二岁，头发已经斑白了，他大眼睛，高鼻子，和一般西洋人一样，只是他是那么样的瘦呵！他脱下了大衣，我见他短短的上衣，常盖不住裤腰上的皮带，下身是那样的窄小，这是一般高大的美国人中间所少有的。他取出一张纸，大声地——因为他很少笑，这时够得上“声色俱厉”这句成语——讲明北平调处执行部所给与三人小组的三个任务：一、停止军事冲突；二、恢复交通；三、遣送日俘日侨回国……希望大家诚恳坦白地说出事实……他说完后问温、李二人，对不对，有无增加的？二人首肯无异议。然后贺龙将军讲话。他侃侃而谈，理直气壮，谈到十三号后攻击我军的竟有伪军王英部和日本人，更形愤慨，但他的声音并不粗。他一面说话，一面从口袋里取出一张表格，上面列举傅部阎部从一月十日至十三日，又从十三日到十七日向八路军进攻之日期、时间、地点、兵力、番号，非常详细、具体。和礼接着这张表，连说很好，这就是我们小组所需要的……（这时他的态度早已不似初开会时那么严厉了）。当即递交政府代表温天和与中共代表李波。大家都要看那张表，许多人伏在桌上审视了许久。最后小组交给中共代表李波收下。和礼当即说：“刘将军方面大概也会有这种材料的吧？”这时刘军长只举出了一宗事：最近在怀仁某地有载有军属家信的汽车被八路军阻击了……贺龙将军当即说：“这事可调查，看是怎么回事，是哪一部份阻击的……但以后最好先行通知一下，以便通过并保护。”

和礼上校在说明执行小组的任务时，还说道：在停止冲突后，两方可各派一个联络官……两方的兵士可以不带武器，自由

来往，以至联欢……贺龙将军当即说：“好，至于兵士来往，这需要作一番教育，因为过去相打的太久了，不好好教育一番，不容易一时转变过来。况且大同等地还有日本人和伪军驻防，他们并没有被缴除武装……”和礼同意需经再教育这个说法。

今天的会谈暂告结束。约定明天邀阎方的楚总司令（溪春），马将军（占山）和共方的晋冀军区陈司令（正湘）等来丰镇再开一个联席会议，因为是这几个部队和晋绥部队（司令员贺龙将军）在这个地区冲突过的。三点了，贺龙将军在丰镇一家饭馆（景华春）招待大家午餐——中餐西吃。威士忌酒一次一次的为和平、为健康……而干杯。席间充满了和谐的气氛。和礼上校及温天和代表都对贺龙同志表示久仰英名，今日相见，非常荣幸之意，并索本地出产的好的皮桶子，日本刺刀（由八路军在作战中缴获的）等物为纪念。（过两天贺龙同志派人送去了自己在延安作的一件狐皮斗蓬给和礼上校和在丰镇市上买到的一件好的皮货给温代表）。四点了，宾主尽欢而散。执行小组一行乘小汽车二部及大汽车一部回大同去了，主人们也就分途回寓所休息了。

“和会”的第二天是比较热闹的。第一是人多了，第二是争论得颇为激烈。我还不能一个人离丰镇去阳高，因此又参加旁听了，且记下所见所闻的一些人与事（声明一句：记得不完全，也不是会议记录，只是会议的一个面罢了，文责自负）。

那是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后，由大同来的三人小组到达了会谈处，同来的还有阎方的楚溪春总司令，刘效增军长，韩步洲军长，姚翻译和昨天的那个记录员或记者；此外还有马占山将军的代表×参谋长，瘦瘦的，黄黄的；还有一个穿黑布衣服的。韩军长的服装和刘军长的相似。楚总司令则穿一身黄而带绿色的呢子军服，他个子不高，有点黑胡子，光头，后脑有一些

疤，据说是少年时受过伤的痕迹。说少年时，现在他五十岁了，但动作，说话倒蛮活泼，一见了贺老总，就如同故友重逢，殷勤有加。原来他们在一九三七年底（或三八年初？）在柳林（？）相见过的。楚坐下来之后，看了看贺龙将军然后面向着温代表说：“八年前贺先生是那样红胖呵，真漂亮！哈哈哈……现在看来是老了些啦……哈哈哈……”

因为等晋冀军区的陈司令从阳高坐大汽车来，还未到，大家就闲谈着。忘记了怎么引起的，总之，话题转到了原子炸弹，许多的问题都集中于和礼上校一个人。他就象理化兼军事教员又兼宣传煽动家一般，高谈阔论地讲起原子弹的威力种种来了。在答复原子弹施用于日本广岛的成绩，无非是“一颗原子弹等于二千架轰炸机，广岛十四方哩内百分之六十的建筑物差不多都毁灭了（其实，八月六日美新闻处报导又说‘一颗原子弹等于一百五十架轰炸机的威力’）。”还说：“原子弹在五秒钟内所破坏的，要一百年才能复原……”我觉得就似小时候听人说鬼一样，听着都害怕。之后，有人补了一句：“所以大家对原子弹是那样地恐怖的。”姚君翻译了这句话，从来很少笑容的和礼上校这时便冷笑了一声，看来他是非常满意的。但接着又有人（记得是晋绥司令部张参谋长）问道：

——“原子弹的破坏力，诚哉是大，但不知它有没有一点建设的性能和作用？”

和礼立即收敛了他刚才的开颜，答道：“关于这个，也正在研究，但还没有得到什么成绩和结论……”

等了一个多钟头了，陈司令来了电话，他已到了丰镇，立即就来。会谈于是正式开始，陈正湘司令和同来的两个人果然立刻就进会议室来了。又是介绍、握手，又是大大的几个名片。坐下。和礼上校和昨天一样，取出一张纸，说明他们三人小组的任务：第一、停止军事冲突；第二、恢复交通；第三、遣送日俘日

侨回国……我记得他昨天讲的话。今天讲的和昨天的完全一样，也说了“事关全中国不只一城一地之得失；”也说了“两方各派联络官，两方兵士不带武器来往……”但加上了一句：“这需要教育”（这当然是昨天贺龙将军说的）；也说了看来是他自己也颇为得意的，昨天在讲恢复交通与自由贸易项下所讲的唯一的一句带文艺性形象的话——“让老百姓赶着毛驴子来来往往”；也说了两方要交换俘虏；要知道两方部队在十三日二十四时以前的所在地和现在的所在地；要知道两方管辖区内日俘及日侨的数目和是否有病的……总之，昨天的话今天和放留声机片似的又放了一次。——我说这，不是笑他机械或怎样的，而是说，他作事说话抓得相当紧。枯燥一点倒是有的，因为他声色严肃，从来少笑和少幽默，这又和一般美国人不同。是的，我还记的，今上午小组到达，他和我握手时，并不去掉他那厚厚的毛线手套，这也是我在欧洲和男人们交际时所不曾握过的。好了，这些都是细节，且说和礼讲完一大篇之后，小组的温李二代表无异议。于是请到会的将军们讲话。贺龙将军推说，昨天他已讲了许多，今天请楚总司令等讲，楚溪舂将军说了：

——“我除了和礼先生说的以外，再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

陈正湘司令也说，他同意和礼先生的意见，接着就具体地列举十三日夜十二时以后阎部及王英部马占山部进攻各地的事实，并交出一张地图，上面有十三日以前部队所在地，防线等等，但十三日以后很难画，因为对方十四日早攻入丰镇，十四日下午攻占洋源……我们也调动频繁，为了防御……

刘军长这时也交出了一张不大的纸，上面举出八路军某日向某地进攻……等小组的人们看过之后，贺龙将军拿起那张纸来看，屋子中间人多了，不大亮，他走到门口亮多的地方，而且戴上他平常很少很少戴的一副眼镜，仔细地看，看到了某几条，他急步回到人群中，大声地，但脸上含笑，用食指指着内中的那几条，

说：“这就不对啦！他说我打他，其实是他打我，这条要取消！”

问题集中在何日何时接到停战命令以及收到这个命令之前后阎方部队的动作。和礼上校问楚总司令：

——楚将军那天接到停战命令的？

楚答说：

——虽然十号晚上就收到了蒋委员长停止军事冲突命令的广播（按这一层大家都证明其有，谁也不便否认），但直到十三日下午四时才接到阎司令长官的正式命令。

和礼：进攻丰镇的军队是什么时候出发的？

楚：十三早由大同出发的。

和礼：为什么十三日下午接到了正式停战命令，还要部队继续前进？

楚（啜啜有顷，然后提高哑嗓子）：——军队在路上行进时，没有电台，我好几次派了几个人送命令，直到十五日（?!）才送到哩……

张参谋长说：但是傅作义司令长官在十二日正午十二时就印好了传单，告诉了停止冲突的命令。

楚：王英是傅作义的，我是阎司令长官的。

和礼：这件事我们要告诉北平和重庆。

这时马占山将军的代表也说，他们是十四日早接到停止冲突的命令的。……

韩军长也说，他也是十四日才收到停战命令的。……

小组的中共代表李波说话了：“无论如何，我认为，听了重庆广播之后，就应该知道并且实行停止军事冲突了，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本部长官的命令才算正式，才实行停战呢？”

政府代表温天和也说：“我也是这个意见。”

我声明了，整个会议记录，两方似乎都有专人负责，不是我的分内事。我这里记的只是某些人与事，只是“和会”之一面。

我又记起会谈时的一个片段与场面了。

楚溪春总司令大约是讲述从前晋绥军如何攻打某地的事，意思是说八路军不该如此作……这时站在桌子另一头的贺龙将军大声地说：

——那我是打的伪军，那里是贵军呵。

楚总司令又辩了。说那里有他自己的军队……

贺龙同志忍不住了，严正但脸上并无厉色，手指着楚的脸鼻说：

——你就是和伪军住在一块的！你们就和敌伪和平相处了好几年！

我看见，楚总司令虽然连说“哪虽？哪里？”但他的脸上已经是红一阵白一阵的了。

谈恢复交通问题时，经一番辩论之后，决定两方自行具体讨论，这时楚和贺靠拢在火炉面前坐下。贺在左边，他右手挟住沙发一端的靠手。楚在右边，坐在单独的围椅上。他两人交头絮谈，时闻笑声。我只听见楚的几句话是：“现在我们没有饭吃，你们没有煤烧，还是互相帮助一下的好，哈哈”……我看见贺点头，同时注视着炉子里熊熊的炭火。

张副司令员和温天和代表是黄埔同学，他们两在炉子的这一面，坐在两把椅子上叙旧。

其余的人却自由集合交谈，和礼上校这时得到了休息的机会，坐在桌旁，右肘支着桌边，鼻梁上面夹着眼镜，在看地图和什么的。

刘军长坐在屋子这一边的长沙发上，两手互摸摸，没有说的。

韩军长坐在刘军长的旁边，他看见我手里有一个笺纸本子，命令式地对我：“给两张纸！”我着的不是军服，也没有人介绍我们相识，我又坐在屋子的角落里，不时用笔在写——记一些人

与事和会谈的片段，他大概以为我是个记录员，这样的人在他们当军长的眼光里自然是微不足道的小职员，可以颐指气使的。我本无可骄傲处。但敏感到上面说的那些，不由得为小职员这个阶层抱不平，因此我并不站起来恭恭敬敬两手捧纸送上，而只是伸出本子，让他自己扯了几张去就得了。

中国人的自己的事，中国人自己总好商量解决，我只听见几方面负责的人们都在约“以后再见”“下次再谈”，“一定派人来联络”等等说话。

已经下午三点了。和礼上校和温、李两代表谈了几句之后，站起来又向大家问商谈的情形，劝双方再不发生武力冲突，并且说了，“大家已知道原子弹的厉害，假如你们两方之一方得到了它，你们想，会有什么结果呢？”（老实说，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不大得体）。并以小组名义嘱咐各方负责执行。大家都无异议。只见楚总司令在他的旁边来回小走了几步，两只手一时在胸前作拱，一忽儿又倒背在背后，两脚站住了但略略后退几次，身子轻轻地几次鞠躬似地说道：

——“和礼先生这样辛苦，全为了我们家里的事，我还有不听话的么？”

#### 尾声之一——

会谈结束了。今天饭馆里摆的那张桌子又加长了，周围摆着二十一个凳子都坐满了。还是贺龙将军坐主人席。他右手第一位，和昨天一样背坐着和礼上校；左手第一位温代表和楚总司令互让了一阵，结果还是温代表坐下，楚坐第二位。刘军长的酒量最大。席间共同全体的、几个人的和单独两人的敬酒，干杯，不计其数。事前虽没有介绍认识，蒙楚总司令特别和我也对喝了一杯。我忽然记起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在北京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政府门前的惨案来了。那天向示威请愿群众开枪的卫队指挥者，

就是今天和我斜对面坐着的楚总司令，那时他是执政府卫队的团长（或旅长）哩。三一八那天我也是请愿群众的一个，亲眼看见卫队的武夫在门口各处朝着我们放枪，大家乱跑，李大钊同志，那时是北方我党的领导人，失去了眼镜，失去了鞋子，躲进了一家小店里，借了一双鞋子，才回家来。我呢？只在跑出侧门时跌了一跤，擦破了手掌，枪子从头上、耳边、腰旁飞过，侥幸没有命中，但是那一天死的伤的有好几十人，这比起昆明惨案来，当然还有逊色，但我想起了鲁迅“纪念刘和珍君”的几句话：

“……我只觉得……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难于呼吸视听，那还有什么言语？……”

尾声之二——

“和会”暂告结束。和平使者——三人组的和礼，温天和，李波及楚总司令，刘军长，韩军长……一行坐着几部小的，大的汽车回到大同去。汽车上装着在丰镇街上买的一千五六百斤牛羊猪肉，四千斤白面，好几箱鸡蛋，和好几包棉花。

我相信楚总司令“我们没有饭吃”这句话。我了解人们对于恢复交通要求之迫切。

选自《北方文艺》第一卷第一、二期

一九四六年三月出版



# 不屈的战士回来了

——记卫生员冯章德同志

苗 波

—

阴历八月十五，是集宁战斗最激烈的一天。

我×营的绷带所被敌人包围了，绷带所是在山上的一座工事里，中间是长形的窑洞，两个口从交通壕通出去，医助韩汝建，护士冯章德，仍在点着灯工作。

通讯员仅有的一支马枪，已打光了子弹，但是敌人却越逼近了，他们便找到三尺多长的铁棍，紧紧的握着铁棍，把守在两边口上。

当敌人逼近窑洞口时，便喊话，但他们并不理会这些，等敌人弯着腰把头伸进来时，当头一棒，一连结果了四个敌人，之后，敌人再不敢进来了，就用枪和手榴弹向窑里射击，护士冯章德同志膝上部中了两弹，胸部被炸伤一处，但他们仍然坚守着洞口，不让敌人进来。

敌人没有办法征服他们，最后便用了恶毒的办法烧着烂衣服，把浓烟扇了进去，开始，他们便把尿洒在帽子上，蒙住鼻子，仍坚持着战斗，但烟越来越浓，他们都头昏脑涨了。

“妈的屁，冲出去和王八旦们拚了吧！省的受他妈洋罪！”

“冲！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这样决定之后，他们便把身上的文件，日记本，那怕是一片纸都烧毁，把药品器材全捣坏，最后并宣誓：“发扬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绝对不暴露秘密！”于是他们便从浓烟中，从火堆上冲出去了。

## 二

冯章德同志在冲锋时，右臂上又中一弹，被敌人俘虏了。他负着创痛被敌人押着走，他想着：“我今年二十一岁了，四〇年参加八路军，四一年入党，党把我培养了这么大，这个时候，我要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来报答党。”

当敌人在审问他时，没有从他的口中得到一点任何消息，而在敌人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时，他便不屈地辩驳，敌人没有办法，只是生气的骂着：“铜嘴钢牙的共产党！”

冯章德同志又被哨兵看守起来了。

## 三

八月十五晚上的月亮，是很明亮的，山头上蒙着一层银灰色的雾，敌人被我军追击着，在溃退了。

冯章德同志挣脱押送他的老兵，在月光皎洁的天空，冯章德看着北极星，定了方向，把帽沿掖进帽子里，上衣塞在裤子里，就飞也似的向集宁的方向奔跑，石头草堆在他足下飞过，受了伤的右臂，象一条累赘的干粮袋似的摔打着腹背，他兴奋的忘了伤的疼痛。

突然，敌人的骑兵出现在他前面的草堆上，照他打了两枪，

便跑了过来。

“你是干什么的？”

“叫你们俘虏了的！”

“来，拴在马脖子上走！”敌军官下命令。

“不跟你们走啦！”

“不走枪崩了你！”

还是不走。

“枪崩了！”

于是几个敌军士兵被逼着剥光他的衣服，这时冯章德同志想着要和同志们永别了，死也对得起党了。他反而兴奋，清醒起来，一切在他的眼前是明亮的，脚下是一个山坡。

“跪下！”

冯章德同志傲然地站着，不动。

“跪，要把你打个活靶。”

就在敌人松开手的时候，就在敌人要开枪的时候，冯章德“骨碌碌”地连滚带跑奔下山坡，子弹“嗖嗖”的穿过他的头顶，身旁，他只是背上被子弹穿破一点，咬着牙，跑了。

#### 四

很长的时间过去了，一切平静下来，月亮正在落山，天空渐渐地显出一层淡淡的灰白色，冯章德到一个老乡家里，老乡给他换了两件烂衣服，又朝着集宁，向着自己的部队，向着他的家走去。

到了城跟前，哨兵问：

“谁？”

“我，×××团的！”

“到这里干什么？”

“我是被敌人抓去跑回来的，我是×营的护士。”

当哨兵知道他是自己的同志时，急忙下来扶着他穿过电网，走进工事里去，战士们都亲热地来看他。

“同志，先吃点东西吧，给你块月饼。”

“这是果子。”

“……”

“同志们，我不饿，总算是回到自己的家里了。”

他说着眼里涌出了热泪，他看着周围亲热的同志们，好象疲惫的人到了温暖的被窝里，他的身体无力地软下来，同志们亲热地包围着他。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于五寨

选自《人民时代》第二卷第十期

一九四六年出版

# 我们回到陕甘宁

刘 伍

## 一、到最光荣的岗位上去

一九四六年的冬天，蒋介石掀起的全面内战已经有五个月了。这时候，我们的队伍正在山西、绥远一带同阎锡山匪徒们进行着战斗。开始，我们在那里经过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跟日本鬼子战斗了八年才建立起来的解放区，竟被蒋介石、阎锡山匪徒们占去了一个城又一个城。可是，我们也给了来进犯的敌人一连串的打击，从平绥路上打到同蒲路上，消灭了他们一个师又一个师。当时，我们都很激愤地说：“蒋介石，你的狼心狗肺好毒辣啊！我们抗战八年，你跑到峨嵋山上观战，现在打败了日本鬼子，你却想要来消灭我们呀！……哼！不打烂你这个‘蒋干脑’，你就不知道我们八路军的厉害！”

正在我们把喝山西人民血的阎锡山，打得招架不住的时候，部队突然接到了向西挺进的命令。我们都有些奇怪，也不知道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上级命令叫“兼程前进”，部队就加快了速度，开始向西进军。好在我们这两条腿也锻炼出来了，跑个千二八百里也不在乎，不到一星期功夫，就从同蒲线插到黄河边上来了。

十一月十六日，部队刚到了山西临县的三交镇，就听说贺龙司令员来了。部队中立刻充满了欢腾的情绪。大家想：“贺司令员来了，一定会有重要的指示。”

那天下午，天气阴沉沉的，北风嗖嗖地刮着，贺司令员站在部队前面的一张桌子旁边，脸上显出一种平常少见的愤怒。他说：

“同志们！我们整整打了八年，把日本鬼子打败了，蒋介石却说我们是‘奸匪’ 要来消灭我们。……同志们！我们是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蒋介石他自己才是个真正的头号汉奸，真正的大土匪！”贺司令员把蒋介石如何卖国当汉奸，如何残害人民的罪恶，详细地给我们讲起来，接着他更气愤地说：

“蒋介石到处进攻咱解放区。这都好象打我们的腰，打我们的背。这一回他的野心更狠毒，要来打我们的脑袋了！他叫胡宗南带着几十万兵，要来打我们的延安了！”贺司令员说到这里，声音特别大，拳头狠狠地打在桌子上，桌子上茶杯也震得翻倒了。每个人听了这话，都气得直起腰来瞪着眼睛。战士们两只手紧紧地握住枪杆子，看着贺司令员的愤怒面孔，心里非常激动。会场上静悄悄的，连大家呼吸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

停了一会，贺司令员正言厉色地接着说：“蒋介石要进攻延安，是想要摧毁我们的党中央，想一下子把我们打得站不起来……”这时候，队伍里突然喊起口号来：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主席！”

“坚决消灭蒋介石！”

贺司令员亲切地望着战士们，用坚定的口吻说：“同志们，咱们就是去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这是我们最光荣最神圣的任务！我们去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当警卫员！”

全体指战员都热烈地鼓起掌来了。原来我们是要到这样的战

斗岗位上去啊！战士们兴奋地你插我一拳头，我插你一拳头。并且互相对着面夸耀地说：“你看咱们多光荣，这一下说不定能见到毛主席呢！”有些新战士则更是激动地说：“要能见上毛主席，那可是咱们一生中最大的光荣啊！”

接着还听了李井泉政委的讲话。

晚上，部队里各排各班都热烈地开讨论会。同志们都被这个新的任务鼓舞着，一致要求迅速地开到陕甘宁边区前线，去消灭进犯边区的胡宗南匪军。

这一夜，我翻来复去地想：“现在我们的任务，已经直接和党中央、毛主席的名字连在一起了。这是多么光荣而伟大的责任啊！我们一定要在工作和战斗中保持和发扬这两种光荣。决心当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好警卫员，决心做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

## 二、回到自己家里来了

队伍集合在黄河边的一片枣树林里，等着上船渡河。同志们望着黄河，就唱起《保卫黄河》的歌子来。

“风在吼，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  
……

保卫家乡！  
保卫黄河！  
保卫全中国！”

歌子唱了一遍又一遍，唱了一部合唱又唱起二部轮唱来，河对面的山崖上也响起了宏亮的回声。我们望着黄河，从心眼里涌出了一种亲切而兴奋的感情。这么些年，她陪着我們进行了多少艰苦的战斗啊！抗战时期，我们保卫着她，使日本强盗不敢侵犯。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又把战火带到这里来了，我们又要在她身

旁进行战斗，我们要勇敢地保卫她！保卫边区！保卫全国人民！我们站在黄河前面，好象全身特别高，特别大了似的。眼前这波涛汹涌的巨流，合着部队行列里的雄壮的歌声，形成一种震撼天地的气势，仿佛要一下把一切反动的，黑暗的东西彻底摧垮似的。

过了黄河，就踏上了陕甘宁边区的土地。群众看见自己的队伍从老远的地方回来，是多么高兴啊！部队所经过的村头、巷口，人都挤得满满的。妇女们盛好了清米汤，热茶水，一碗一碗向我们手里递。小孩们端着纸烟盘，非让我们抽不可。老太太拿着煮红枣，炒白瓜籽，往我们口袋里装。老大爷用筐箩端出旱烟末，直叫我们大把抓。天黑了，老乡们在河边上用灯笼照着道路让部队走。路坏了，男男女女动手给修补好。……

群众简直替我们想得太周到了。战士们都感动地说：“边区的老百姓，对军队实在太好了。”有些到过陕甘宁的老战士还给新同志解释说：“你才看见这一点，好的还多着呢。这里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教育的边区群众呀！”

部队行军到绥德县三十里铺的那一天，路上碰见了从延安疏散下来的保育院的队伍。牲口驮子上，一边捆着一个小床，孩子们在床里有的睡着了，有的还吃着干馍片。有个驮子停在路旁休息，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站在驮子跟前，正让保育员同志给她喂水喝。她一边喝水，一边向过路的队伍招着手喊：“八路军叔叔，辛苦啦！”多么逗人喜欢的孩子啊，我跑过去问她：

“你叫什么？”

“莉莉。”

“到哪儿去？”

“到前方找爸爸妈妈去。”

“爸爸妈妈在哪？”

“在前方打蒋介石哩。”



我正和小莉莉玩的时候，两架敌机突然顺着这一道沟俯冲过来了，跟着就是一阵机枪扫射。我抱起小莉莉跑到一个土崖的阴坡底下，等敌机走了以后我问她：

“你怕不怕？”

“不怕，蒋介石的飞机，来延安炸我们，一个也没炸着。”她大声地说着，一对圆圆的眼睛滴溜直转。

敌机扫射，人们都耽心着孩子们的安全。敌机过后，骑兵通讯员从后面上来了。大家都喊着问他：“没有打着孩子吧？”通讯员说：“没有，这么多的队伍，还能叫打着孩子！”听了这话，人们才放了心。

队伍继续前进了，我拉着莉莉两只暖烘烘软绵绵的小手，实在舍不得放开。同时，不禁使我想到：战争已经逼近我们的延安了，我们得加紧赶上去呀。

到了宿营地，我们班住在一个军属的家里。房东是一个年轻女人，丈夫在前年参了军，她带着自己刚会走路的一个小男孩过日子。可是我们进屋一看，简直什么都给部队准备好了：开水、洗脚水、炕上铺着新毡，缸里有水，灶旁有柴。一进屋，我捞起扫帚就要去扫院子，她一把从我手里把扫帚抢过去放到一边，说：“都扫过几十遍了，还用你们扫？”她叫我们喝水，洗脚，自己站在一边，抱着孩子讲起来：“为了欢迎咱们的军队，全村的人早把一切都准备好了，磨好了面，碾好了米，宰了羊……什么都是便便当当的。”

副班长领回面米要同志们做饭，房东顺手把小孩往一个新解放过来的战士怀里一放，象下命令似的说了声“抱住”，就挽起袖子和面去了。弄得这个战士接住孩子愣了半天。

煮面条的时候，又是这个战士在烧火。他是山西人，烧惯了煤，不会用陕北的柴火烧锅。房东看见火烧不旺，怕面煮不好，上去就推开他说：“起开，起开，我来烧吧！”弄得这个新解放

战士坐到炕沿上去，看着大家也不说话。一直到吃饭时，他还是呆呆的想着什么。

饭后，房东抱着小孩到别家睡去了，这个战士才惊讶地问我们：“房东怎么把当兵的就象对她自己家里人一样看待呀？”我们就给他讲了很多边区军民团结一致和敌人作斗争的历史，同时告诉他：“现在我们就是回到自己的家里来了。”

### 三、给朱总司令祝寿

部队刚挺进到延安以来，在拐峁一带集结待命的时候，正好遇到一个非常令人兴高采烈的日子。

十一月三十日，是朱总司令的六十大寿。

大家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欢腾起来了，各排各班都挤在一块商量着给总司令写贺寿信。我正和战士们围着一个磨盘子，你一句他一句的凑着要写的内容，大家推我执笔写，忽然通讯员亲叫我马上到团政治处去。他说：“快去吧，听说有最重要的任务叫你去呢！”我向班长一敬礼，班长一点头，我拔腿就向着团部跑。

原来是要我负责带几个部队战士代表，明天到延安给总司令送寿礼。真是没有想到，这样光荣的任务分配到自己的头上来了，心里喜得开了花。

又到了纵队政治部，去的人有韩兴远、张三元等一共六个人。这都是我们部队里在战斗中立过功的同志。我们虽然觉得很高兴，但是心里却嘀咕着：“咱们见了总司令，该说些什么呢？怎么给总司令拜寿呢？……”首长们看出了我们的心情，就对我们讲：“见了总司令不要拘束，他也是常和战士们在一起的。”并告诉我们去了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我们的心里才松快了一些。

礼物也是我们连夜自己动手做成的，用木架扎成一个红色的大五角星，中间嵌了一个金色的寿字，离老远就看见这个大字金光

闪闪。又把最近从战斗中缴获的一些胜利品，都挂在金色大寿字的周围。有日本鬼子的手枪、战刀，还有美国人的卡宾枪、望远镜……红五角星上面一排黄字写着：“以战斗的胜利给朱总司令祝寿”。下面一行小字写着：“西北野战军张寥纵队全体指战员敬贺”。我们对这个壮丽的寿礼很满意，因为这份寿礼代表了全体同志的战斗胜利的实际行动来为朱总司令祝寿的心意。

三十日这天清早，我们带着寿礼，由雷鸣科长领着向延安前进了。在路上遇见了一辆也是往延安去的汽车，车上的同志一看我们是给朱总司令贺寿的，就马上要我们坐上汽车走。我们坐在汽车上飞驰着，看见周围的山水树林，都好象向我们笑着一样。

延安，这地方我想过多少回啊。咱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就住在这里，指挥着全国人民闹革命，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称这地方是“民主圣地”。我心里常想：能到一趟延安，那是多么光荣呀！现在居然坐着汽车来到延安了，而且手里还举着献给朱总司令的寿礼，马上就会看见朱总司令……想着想着，我的心跳得象要从腔子里蹦出来一样。

汽车先过桥儿沟，再穿过飞机场，延安那秀丽的宝塔山就矗立在我们眼前了。车转弯从清凉山下过了延河，绕向北关，雷科长就指给我们说：“河那边是王家坪，是朱总司令住的地方，河这边是联防司令部。是贺司令员住的地方……”这些地方我都想跑到跟前仔细地看一看，但这时候最要紧的是快把寿礼送给朱总司令去，别的都顾不上了。

下了车，我们顺着北门外的大路，向杨家岭走去。路上来来往往尽是各机关单位去贺寿的队伍，挤得延河的桥上面快要走不通了。

我们走进杨家岭的沟口，雷科长指着沟边山坡上一排窑洞说：“毛主席就在那里边住着呢。”同志们一听，都站在那里不

动了，两眼一直看着这些窑洞。看了一会，张三元严肃地说：“要是毛主席现在从窑洞里走出来，我就上去给他敬个礼，说：‘亲爱的毛主席，我们是来给您当警卫员的。’那我该是多么幸福啊！”

我们正在看得出神，忽然一阵鼓乐喧天的声音把我们惊醒过来。一抬头，中央大礼堂就在我们眼前。

寿厅就在中央大礼堂里，门首悬着红布帘，上面用黄米胶成一个大寿字。这时候，延安南区的市民正在给总司令献马。一个长胡子老头，满脸笑容，牵着一匹枣红色的骏马。马身上是崭新发亮的描金鞍子、黄铜脚镫，还披着一条结彩的红绸子。后面穿新衣服的老乡拍着食盐盒。食盐盒里摆着白面蒸的大寿桃。桃上插着金花，画着红点。老乡自己的乐队宏亮地吹奏着。年轻人跳来跳去的放鞭炮……边区人民对自己领导人崇敬爱戴的心情，真是没有办法形容的。

总司令出来了。他上前去接过马。那老人两只手抱着总司令一只手，很长时间也不放。总司令跟老人亲切地说着话。然后回过头来向着鼓掌欢呼的人群，不住地笑着点头。

我们挤在人群里高兴得发呆了。这就是咱们的总司令啊！他中等身材，戴着平顶黑色的圆皮帽，一身灰布棉衣，家做的布棉鞋，脸上红润润的，站在礼堂门前是那样和蔼可亲。韩兴远同志低声对我说：“总司令这样有精神，看样子真不象六十岁。”我说：“就是的，看他就和咱们战士一样的强壮呢！”

陆续不断来的贺寿队伍，有的举着彩色的氢气球，有的举着画像，整齐地排在礼堂大门前向总司令致敬。齐声喊着：

“敬祝朱总司令身体健康！”

“敬祝朱总司令万寿无疆！”

总司令站在门口的高台上，举手向大家答礼。笑嘻嘻地大声说：

“谢谢同志们！”

来拜寿的、送礼的人实在太多，总司令简直应酬不过来。我们想在门口和总司令见个面，敬个礼就走，不去打扰他了。谁知总司令看见了我们那个带战斗性的礼品，知道我们是从前方来的战士，就马上亲切地来和我们每个人握手，招呼我们到礼堂里边去。张三元因为太兴奋了，一着急竟忘了把拿枪的右手换过来，就用左手紧紧握住总司令的手。当时我们心里都是热呼呼的，面对面地看着总司令亲切的眼睛，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总司令和我们围着长茶几坐了一圈，招待员同志端来茶水和点心。在总司令面前，我们怎么好意思吃东西呢，但他象慈祥的父亲关照孩子一样，把盘子递到我们手边叫我们吃。

总司令问我们：“是哪里人？”“打过几次仗？”“拿的枪是哪里缴来的？”……我们都一一的答复了。张三元同志在首长面前，一答话就习惯地要站起来，总司令笑着拍张三元的肩膀，只叫他坐下说话。

总司令还给我们讲：“你们在战斗中还要好好学习，不断提高阶级觉悟，提高战斗技术。”我们也向总司令当面保证说：“要坚决消灭敢于进犯边区的胡宗南匪军，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总司令听了我们的话，很高兴地说：“你们的决心很好，咱们主力部队已经有近二百万，一定能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我今年虽然六十岁了，还一定要和同志们一起战斗，要看见蒋介石的灭亡，看见中国人民的胜利！”

总司令的话是那么坚定、有力，说得我们心里直跳。我想：我们这些普通的战士，竟然和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面对面坐在这里谈起国家大事，这时候，我更深深地感到：当一名人民战士是多么荣耀啊！

周围不断有人过来给我们照像，还有一个人站在凳子上给我们拍电影。后来因为来了很多客人，总司令才离开了我们。有两个人大概是新闻记者，这时跑到我们跟前来，把我们详详细细地

问了好半天。我们说：“这次是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来的。”并告诉他们：“我们就要开赴边区前线，以英勇战斗歼灭敌人的实际行动，来为朱总司令祝寿！”我们一边说，他们就一边手不停地在小本子上记。

谈完了，我们才站起来看了一下寿厅里的布置。正面悬着党中央给总司令祝寿的贺幛，上写“万年常青”四字。紧靠着是毛主席的亲笔题字“人民的光荣”。四面壁上挂满了红花彩绣的贺幛，贺词。中间大长桌上摆着各式各样的礼品、礼笺。我们送的红五角星金字寿礼，也放在很注目的地方。在它前面围着一堆人在评论、在赞扬，那个记者说这是“胜利的红星”。我们听见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拜寿的人很多，挤进来挤出去，还有好多国际友人也来给总司令贺寿。有一位很英俊的首长，在和那些人用外语谈话，碰杯。雷科长告诉我们说：“那就是周恩来同志。”我们就站在旁边看着周副主席，我们看见这样魁梧英明的首长，心里真是无限地尊敬啊！

我们离开礼堂的时候，恭恭敬敬地给总司令敬礼告别。总司令又过来和我们握手，一直把我们送出大门来，还连声嘱咐说：“回去要好好学习啊！”

下午，我们还参加了党中央特别招待的会餐，吃了为总司令祝寿的“长寿面”。

黄昏，我们出了杨家岭的山沟口，大家走起路来好象脚下特别轻快似的，这一天经过的事情，好象半辈子经过的事情一样，每个人都有满肚子的高兴，有满肚子的话，但是一时又没法子说清。

#### 四、见了敬爱的人民领袖毛主席

自从在三交镇听了贺龙司令员的讲话，说我们的任务是“党

中央和毛主席的警卫员”那时候起，我们常想：“能不能见见毛主席呢？”现在队伍停到延安附近了，心里就更想得厉害，同志们一有空就是谈这件事。那天副班长还说：“心里真想见毛主席，晚上做梦也梦见毛主席呢！”只有那个新解放的战士带着怀疑的口气说：“说是这么说，恐怕毛主席不好见，我在国民党那边干了好几年，连个团长还没见上呢！”他一说这话，立刻就惹起很多人的反对和议论：

“咱们革命军队根本就不能和反动军队比呀！”

“听连长说，去年，他们路过延安，毛主席就给他们全团讲过话呢。”

“那是他们队伍从南泥湾过来，走到边区礼堂门口，全体同志坚持要求见毛主席哩。……”

“那现在就把咱们大家这种心思告诉毛主席，毛主席也会给咱们讲话吧。”

“毛主席为全国人民办事，顾不上给咱们讲话，能见上一面也行了。”

……

反正关于想见毛主席的事，一有人引起头来就谈不完，好象谈一谈心里也就特别愉快似的。

十二月五日，突然听到通知说：“部队要去听毛主席讲话。”刚一听见这消息我们都愣住了，因为人们想了很久的重大事情骤然实现了，心里总有些半信半疑似的。后来团首长正式宣布说：

“同志们，毛主席答复了大家的要求，今天要给咱们全纵队讲话……”这回能见到毛主席，这确实是不寻常的日子啊，盼星星盼月亮的到底给盼到了。我高兴地想：“前几天刚见了朱总司令，今天又要去见毛主席，我该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光荣战士啊！”

这一天，无论是集合，行军，人们都是欢蹦欢跳的。同志们

都自动地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互相看一眼，都眯着眼直笑。

静静的延河川里，微风轻轻地吹着，虽然是十二月的天气，但也没觉得怎么冷。部队集结在延安机场的西北角，在队伍前面，有一个临时搭起的台子。上面挂了几幅紫色和蓝色的帐幕。全纵队站了几十亩地大一片，却没有丝毫嘈杂的声音。

队伍都提前集合好了。纵队廖汉生政委，先领着全军，向埋在飞机场旁边清凉山脚下的“四八烈士”墓和我们部队的老政委关向应同志的坟墓，默哀致敬。当全体部队向前走了几步停下来的时候，我们便看见一道土墙里面的草地上，有六个埋葬了不久的坟墓，每个墓前有一个小石碑。我们低头静默着，想起了在晋绥前线开会追悼过的“四八烈士”，也想起在敌后领导着我们打了多年日本的关政委。他们都长眠在这民主圣地的郊外。我们今天就要站在这些先烈的墓前，聆听领袖给我们的教导了。这会使我们永志不忘，同时更深刻地意识到：我们来保卫延安，来保卫边区的土地，我们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啊！

约摸下午三点钟，由各单位司号员同志组织起来的军乐队，第一次奏起欢迎号。汽车上先下来的是朱总司令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他们一下车就绕着队伍走，千万个人的眼睛也都跟着他们转。我看见了朱总司令，心里真象看见最亲近的老首长一样。那天去拜寿时他讲的话，还在我脑子里响着。我悄悄地问那个新解放战士：“前几天我回去给你讲，总司令六十岁了并不显得老，你还不信，现在你看看！”他说：“真的，总司令头发一点也没有白。”副班长说：“你们看林主席，头发虽然白了，但他走起路来多精神！”……

我们正在低声地谈论着，军乐队的欢迎号第二次奏起来了。几辆小汽车，在台旁停住，走下来很多人。全场立即肃静起来，部队立正，看这庄严劲我知道是毛主席来了。我伸着脖子在走上



台去的人里边找毛主席。正在着急找不出来，副班长在后边悄悄地把我的头捅了一下，我往旁边扭头一看，哟，毛主席就走到我面前了！同行的还有刘少奇同志、彭德怀同志。

毛主席真是时刻都知道我们战士的心情呀，他知道每个战士都想看看他，他就从队伍最前边，转了大半圈走到队伍最后边，然后又从队伍中间穿过，一直走上台去，和台上的首长们一一握手。

全体同志们的眼睛，跟着毛主席从远处走到近处，又从近处走到远处。毛主席那魁伟的身材，稳健的步子，充满智慧的眼睛，神光焕发的面孔，还有那蓝色的工人呢帽，灰色的布棉衣，青色的线围巾……每个同志都看清楚了。每个同志都大声地欢呼起来，但是每个同志都严肃地屏着呼吸，用尊敬的眼光，看着毛主席。我在心里说：“毛主席这样健康，真是全国人民的幸福啊！”我回头望望那个新解放战士，只见他睁圆了眼睛，瞧着毛主席，眼泪流到了两颊上，他一定想：“旧社会当了半辈子牛马，刚被解放过来，想不到就能亲眼看见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呀！”

毛主席要讲话了。大家耽心着人多，场子大，吹风，听不清楚毛主席讲话怎么办？其实毛主席早就关心到这些了，他就没有在台上去讲，而是到队伍的正中间，站在一张方桌子上，来给大家讲话了。

队伍都面对着毛主席坐下来。毛主席站在桌子上，很沉静地把周围战士们看了一下，咳嗽了一声，便很安详地讲：“我代表中央，欢迎独一旅、三五八旅的同志们！”我们听了都是喜眯眯的。然后他提高声音说：“国民党反动派，决心要打内战，来进攻咱们解放区。五个月，我们已经消灭了蒋介石三十九个旅。”

毛主席心里对反动派的仇恨，对革命胜利的信心，经过这些话，一下都传到我们身上来了，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地听着。

毛主席站在高处，一会转向这边，一会转向那边，一字一句地讲着。风吹着他额上露着的头发，不住的飘动。我们副班长自言自语地轻轻说：“可不敢叫风把毛主席吹得凉着啊！”

毛主席最后指示我们说：“军队和老百姓团结起来，一定能打胜仗。我们要和边区老百姓团结起来，要和全国老百姓团结起来，坚决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毛主席讲完了，鼓掌声象打雷一样地响。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主席！”

……

喊声经过很久也不停息。

后来还有朱总司令、林主席、刘少奇同志、彭德怀同志都给我们讲了话。纵队廖政委站在桌子旁边，一一的把各位首长向大家介绍。我们的确没有想到这样多中央首长都来看我们，给我们讲话，我们真太幸福了。这一天，和毛主席同来的还有任弼时同志、陆定一同志、杨尚昆同志，和其他很多中央首长。他们虽然没有给我们讲话，但是党中央、毛主席和各首长这样关心和爱护战士们的心意，我们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最后，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首长们都在欢呼和热烈的掌声中上汽车走了。大家就兴高采烈地谈论起来：

“毛主席就从我身边擦过去的。”

“我离毛主席十几公尺，但也看清楚了的。”

“毛主席讲消灭了敌人三十九个旅，也有咱们在晋绥消灭的呀！”

……

大家正谈论得热闹，忽然看见我们连的炊事员王大丰同志，喘呼呼地跑来了。他一听毛主席已经走了，就直跺脚，他心里很难过，说：“我一口气跑步赶了二十多里，就为的是要见见毛主席”

席……”他哽咽地说不出来了。他一早就出去为大家买菜，没赶上见毛主席，我们安慰他说：

“咱们是毛主席的警卫员，以后毛主席还要在陕甘宁指挥咱们打仗，一定还有机会看见他老人家。”

王大丰同志过了一会才点着头说：“好吧，没见到毛主席，记住毛主席的话也行。”

天气渐渐黑下来了，月亮已经斜挂在西边的天上，我们的队伍离开飞机场，穿过安静的延安街道，走上陕甘宁边区的最前线，迎接光荣而艰巨的战斗。

写于一九四七年三月

# 人民英雄何大庆

李 株

## 一、荣 耀

雷也似的掌声响了，欢呼声把你卷到台上。几千双眼睛都盯着你；看你——穿上英雄的制服，看你挂上银质的奖章；你手里是毛主席褒赠的奖状，你胸前是大朵的英雄花；你一脸光辉、笑着，站在初冬的阳光之下。

报纸上印着你的名字，舞台上演着你的剧本；你的名字——是一面光荣的旗，到处响着向你学习的口号，到处在传颂你英雄的事迹。

## 二、新战士的考验

从安塞到陇东，部队在荒山中走着，三五十里也不见烟火。你看见连上同志身体有强有弱，于是你发起互助运动：你扛一挺机枪，背三天干粮四天生粮，还经常在你肩上加上两条米袋和两支步枪。因为你——使行军的任务顺利地完成，你这样的立下第一功。

第二功是在环县：你一点钟挖好两个机枪工事，你满头大汗，两手血泡，给你换班，你也拒绝；你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敌人溃退了。你把机枪交给别人，只带一颗手榴弹去追击。你闯在追击部队的先头，缴到一门迫击炮一挺机枪和一支步枪；还有两人合缴一挺机枪，五支步枪，捉了五名俘虏。

追击中——你一直打着赤脚，在敌人遗弃的众多的东西里，你没有为自己拣一双鞋。

### 三、“共产党员”

一个曾经是奴隶的战士，从斗争中苏醒了！

你，以你的机枪，以你两次的功劳，以你青春的血和热，在绣着镰刀和斧头的旗子下，申述出自己的愿望。

感谢党——她使苦海中的人民看见光亮，她使奴隶与弱者变成勇猛的战士；而你——怀着激动的心情，获得了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怀着昂扬的战斗意志，你又去战斗！

### 四、这样的战士

从陇东向三边移动，你得了痢疾；你病在荒凉的沙漠边，病在连续的急行军中，而你拒绝了休息，照样做着战士的事情。

病更厉害了，一夜拉二十几次肚子。为了一步也不掉队——在夜里你把裤子脱掉，你肩上仍然扛着机枪，你用顽强，用“共产党员”这个给人无比力量的光荣称号，支撑着自己带病的身躯，你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而且感动了全连同志，使功劳簿上第三次写上你的名字。

五月——当部队在围攻榆林，胡宗南从南面赶来增援，为了打击增援的敌人，你们奋勇向前……

九连的阵地城北的开阔地上，两挺机枪封锁了他们的归路。在危难里，你勇敢地把机枪架了起来，神勇而准确的射击，使敌人的两挺机枪成了哑巴。为着掩护队伍安全的撤出，你立下了第四功。

沙家店战斗时，你已经是一个班长。在全排人的先头，你用机枪向敌人扫射，杀伤了十几名敌人，你又去追击。你踩过橡皮鞋、踩过花花绿绿的绸被子、踩过美国式的衣服……回来时你手里拿一个包，你满意的笑着说：“……有了它，我的机枪就有了办法。”打开包，是一包机枪零件。

和开头一次追击一样：你又是打着赤脚，在敌人遗弃的众多的东西里，你没有为自己捡一双鞋。

九连攻占了七里山，追敌人追得太猛，追到骆驼街上，三面受到敌人火力的杀伤，前进的道路也被敌人封锁。……你再一次在危难时，在如雨的枪弹下，架起机枪，掩护九连突围。而敌人却把目标转向了你，你们五个人而面临着敌人冲过来大队，五十公尺，二十公尺，只几公尺了，……你扔出一颗手榴弹，跟着，机枪叫开了。……敌人象落潮一样倒的倒了，退的退了。……

你胜利的突围出来，带着伤，带着充血的眼眶，带着发热的枪筒，加入了友邻战斗行列，又去战斗。

七里山战斗，你立下第六功。团里奖给你“模范战士”称号，你的名字开始在无数的战士中传播。

部队进入蒋管区，你立下第七功——在杨庄，你端着机枪，冲在全班的前面，俘虏了三个敌人，缴到一支步枪。

在韩城，当敌人已经溃退，你带了一个班，在后猛追，你追在一班战士的前面。……

宜川战斗时你已经是一个排长，你带着全排冲垮了敌人的抵抗，你又冲在战士的先头缴一挺机枪，一支司登式，六支步枪，还俘虏十五个敌人。

你脚上穿一双底不挨邦的鞋，第三次在敌人遗弃的众多的东西里，你又没有为自己拣一双鞋！

## 五、在解放战士座谈会上

你说起来了——说着你的身世和过去的苦日子：

你是四川宜宾县人。那里的黄土，过早的埋下了你操劳了一世的父亲。你同你白了头发的母亲和两个不成年的弟弟，在十亩薄收田上，流着汗，流着眼泪。……

年年打下粮食，年年给了保长。那里的云天，常是低低的，多愁、多雾，同天气一样，娘母四个过着窘迫而惨淡的日子。

三十三年，抓兵抓到你头上，你躲了起来。保长把黑的枪口对准你母亲的胸膛，你不愿意你的母亲在被威胁之下，拿出仅有的两口猪来顶丁，因为你知道，你的母亲要先失掉她这猪，然后再失掉她这儿子。

你舍不得母亲，母亲拉住你的衣角……亲骨肉就这样难分难舍地拆散了。母子们各自流着两行眼泪！

你说着你在蒋匪军里的受苦：你这个老实的不爱说话的农家子弟，为着做不好立射姿势，拢不好慢步，不知挨过多少打，不知多少滴眼泪咽到肚里！

从四川到陕西的行军途上，你得了伤寒病。三次你倒在路旁，没有医药，没人照管，没有一句亲切的近人情的话语……只

三顿沉重的棒子落在你身上！……

你眼里含着泪花，在那边——一个小兵的命不如一条狗！

你说你被解放后——看见王司令员（即王震同志）穿着和战士一样的衣服，看见连长冲锋冲在前面，看见这里的人民是怎样的热爱解放军。……

你说着连长在黑夜里轻轻的给你盖过被子，你实在是没有睡着，你想起你在蒋匪军里的挨打受骂，……你再也忍不住眼泪的流淌！……

你说着你从一个解放战士当到排长。说着你这个在旧社会里永远直不起腰来的，在蒋匪军里不敢大声吭气的人，在这里当了战斗英雄，受到千万人的崇敬！……

你的眼里早已消失了泪花。同无数的战士一样，所有的眼里都燃烧着喜悦的、激动的、战斗的光！

## 六、“我保卫毛主席”

十二月，茫茫的晋南原野上，落着茫茫大雪。

接受了打击增援运城敌人的任务，部队在雪的莽野上前进！

你的排是部队的前卫排，你，是排的先头尖兵。

天麻麻黑，战斗在马村打响了。敌人以烈炽的火力封锁了你前进的开阔地，无数的带着青光的子弹在眼前乱窜，你端起机枪冲了过去，即刻，子弹打进了你的腹部，你倒了下来！……

流出了紫黑色的血。……带着伤你还往上爬，紫黑色的血迹，拖得长长的，印在白茫茫的雪地上……

第一次拉你，你不下来。

第二次拉你，你不下来。

你不甘心就这样终止了战斗，你的手足都已冻得僵冷，你还



想往前爬。

模糊中你看见部队冲了过去，于是，你承受着深沉的感动，停了下来。当连长跑来看你，你的脸色已经惨白，你的嘴角泛着白沫，你接二连三地在说：“连长，我保卫毛主席！我保卫毛主席！……”

你已经昏迷。……

## 七、在医院中

第一次去看你——你还不能翻身，你说：“我没有什么困难，我担心的是伤口什么时候才能好，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前方去完成立功计划。”你关切的询问着前方的一切，在你的眉宇里深藏着焦急与忧虑。

第二次去看你——带着庆功信，带着开展何大庆运动的特刊报，带着英雄的奖品，带着千百颗心的关切与慰问……然而，你已经不能说话，你看着这一切，看着你的好同志，只从你眼里迸出大的晶亮的英雄的泪颗！……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这个日子里——有你的同志在悲哀，而且这悲哀在化为巨大的力量，因为在这个日子里，他们丧失了一个极为忠勇的同志。

## 八、祭

大庆同志：在家里——你倒下的父亲所给你的是二十块钱的债，一个需要奉养的母亲和两个需要照管教养的弟弟，还有就是十亩薄田和自己的一双手。你流着汗，一条牛样在泥巴里打着滚，你默默而顽强地生活，对谁也不讲起苦。

你是一个本分而善良的农家子弟。

在蒋匪军里，如你所说：一个小兵的命还不如一条狗，你将

成为一个可悲的牺牲品，永世不能翻身！

在解放军里，你清楚了你应当朝着那一条路走，你参加了共产党，顽强而英勇地战斗；拉痢行军不掉队，赤着脚去追击，受了伤不下火线，还有高度的阶级友爱和纪律性；你立了八次功，你是人民的英雄。

你在旧社会里，在困苦和人家的白眼里，活了十八年，而你生活在解放军里还不到七个月；你太年轻，才只有十九岁，你正需要生活、呼吸、战斗，人民的事业也正需要你，然而，你已经英勇的为人民流了最后一滴血。

大庆同志：不要流泪，不要伤悲。你活着——你从解放军里感受了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你死后——你无畏的英雄气概又将感染给万千的战士们，你的名字正是这样响亮，是这样给人以向上的战斗的力量！

是的，你正活着——你活在万千战士和人民的心里，他们已在觉醒，在战斗，在赤着脚握着发热的机枪前进！更前进！

八月九日夜深于新绛

选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晋城日报》

## 彭副总司令和哨兵

何 明

事情发生在痛歼胡匪三十六师前一个多礼拜。

哨兵范崇德，在公路上谨慎地盘问着来往行人，山那边就有敌人，近几天来常发现敌探在我们住地附近活动。“呜！呜！呜！”远处传来汽车的响声，范崇德朝天空看了一遍，当发觉是自己听觉错误时，一辆小型吉普车已爬上了公路，停在路旁，一个身体魁梧、身着灰布军服、说话象湖南口音的指挥员，首先跳下车来。把一幅地图铺在路上，仔细地看了一遍，随即用望远镜朝白云深处连绵起伏的山岗，好似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观望不停。

带班的副班长，带着一个战士从村里匆匆上来，向范崇德传达着命令：“连长说在汽车附近加个岗。”“是！”范崇德应了一声，向汽车靠拢几步，仍来回踱来踱去，刺刀闪着白光，越发显示着哨兵的雄威。

过了一会，看地图的那个穿灰布军服的指挥员，视线忽然转在哨兵的身上：“你是那个单位的？”

“四支队二连的。”哨兵自然的回答。

“叫什么名字？”

“范崇德。”

“什么地方人？多大了？”指挥员从头到脚打量着哨兵。

“四川成都仁寿县，今年廿八岁了。”哨兵说罢，又指着旁

边的一个战士自我介绍地补充了一句：“我们都是被九十师抓来的，在瓦子街战斗中才解放过来。”

“现在你感觉到在解放军怎么样？”

“经过诉苦后，我就认识到解放军是为咱穷人翻身的。那时我就下了决心干到底！”为了使对方相信自己的心思，又继续说：“要不是这样，在离开宝鸡时，恐怕就回不来了。”

指挥员笑了，哨兵也笑了。但哨兵从对方的微笑中，证明了自己的话说的有些道理。

谈话又转到另一问题上来。

“你看打倒蒋介石还得多久？”指挥员的眼光离开了地图，抬起头来又问了哨兵一句。

“我看再有两三年，蒋介石就要完蛋了。”他这样肯定的回答。

“你怎么会知道？”

哨兵以自己亲身经历，从胡匪去年疯狂进攻延安，到瓦子街消灭二十九军连吃败仗，证明了敌人愈打愈弱，我军愈打愈强，最后蒋军必败，我军必胜利的真理。

“可是要打到你们四川，我看还早。”

“我看不难，只要我们再消灭胡宗南几个师。”

“对啦，现在解放军到处打胜仗，……山西眼看就全部解放了，消灭胡宗南、解放大西北我看也快。”指挥员表示很同意哨兵的意见，拍着他的肩膀说：“不错，你解放不久，有这样的认识就很好。”

哨兵笑咪咪的看着对方。

指挥员看了一下地图，又想起了一件事，关切的问哨兵：

“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不是，我要求了三四次，人家不要我参加。”哨兵带着惋惜的口气说。

“为什么？”

“开始是因为我没有说对成份，后来……；但主要是我解放过来不久，没参加过什么大的战斗。也没有立过什么大的功劳。”

指挥员点了点头。

“你们现在干什么？”

哨兵说：“兵是练的差不多了，大家都要求打仗哩！昨天开了动员会，有人还写了请战书，请求彭副总司令下命令打，好再来个瓦子街歼灭战。”

“你呢？”指挥员望着哨兵擦得雪亮的四道环问他。

“我要学习战斗英雄刘四虎英勇顽强，决心战场立功入党。”哨兵好象发誓似的表达着自己的决心。

地图右角上的一隻怀表。“滴哒滴哒”不停地响着，时针很快的由十二时十分指到一点一刻。火热的太阳直射着，田里的禾苗发出香味，树上的蝉一直叫个不停。

指挥员把地图收拾起交给警卫员，打了下身上的土，又问哨兵：“你知道我们是那里的？”

“不知道！”哨兵用探询的眼光向指挥员望着。

“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随即指着 he 身旁的一个身材高大很少说话的指挥员说：“这就是你们的张副司令员。”

“以后再谈吧，我们回去了。”穿灰布军服的指挥员最后向哨兵告别。

哨兵向他们敬慕的敬了一个礼。

“呜！呜！呜！”汽车很快的不见了。

范崇德下了哨，在回来的路上副班长笑着问他：“你知道今天和你谈话的那个人是谁？”

“不知道。”

“告诉你说吧，那就是指挥咱西北人民解放军常打胜仗的彭副总司令哩！”

选自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晋绥日报》

# 英雄的孩子

——忻东儿童地道战中的故事

纪希晨

每到儿童节，我就想起张候旦来——这个英雄的孩子，使我永远惦记。

一九四七年，他才十四岁，可是他已为人民立下了光辉的功绩——在一次激烈的村庄地道战中，他用鲜血保卫了人民和人民的游击队。

这是一九四七年古历六月的事。那时，肥沃的忻东平野，遍铺起金黄的麦子，为了保卫麦收，粉碎忻州敌人的抢麦计划，隐伏在麦地里的民兵游击队，到处向敌人射击着。

—

为防备敌人偷袭包围，忻东游击队区的每个村庄，都在敌人可能来的路上，不是插起旗帜，便是在竖立的木杆上挂起草人草帽子，村里人只要看见放哨的摇动旗帜，或把木杆子放倒时，便很快转移到外村或钻到地道里向敌人开火。

六月十五日，轮到张候旦父亲放哨，他父亲是共产党员，又是村里的农会委员，这天开会顾不上，就叫候旦去顶替。太阳刚出来，候旦便蹦蹦跳跳，吹着口哨，跑到住在本村的区游击小队那里。

“王队长，俺去放哨呀……”

“你放你的，俺也不顶替你？！”王队长故意向他逗笑。

“不是说这，我是问你有什说的……”被王队长一顶嘴，候旦怪没趣的把头低下，手指头掏着鼻孔，再也不把眼抬起，死盯着自己的赤脚板子。

王队长见候旦羞了，笑着把他抱在怀里：

“候旦！要小心哩，可不敢睡……全村人的生命关系。”

“你见谁睡……”候旦天真的把头一歪，舌一伸，就扛起扎着草人的木杆子，向村外一溜风跑去了。

候旦这孩子聪明伶俐，是村里的娃娃头，常领着娃娃们在村里打土仗、挖地道，娃娃们一边扮作保卫村庄的游击队，一边扮作进攻抢粮的阎匪军，他自己则拿着弹壳作的盒子跑，“嘟嘟”吹起羊角号当指挥，不住的唱：“勾子军，灰运气，地雷一响炸死你……”此外，还打的一手好弹弓，娃娃们都愿一同和他看麦去，只要弹弓一响，麻雀便很少有逃空的，人们说：“这孩子，人小鬼大，长大了和他哥哥一样有出息！”他哥哥在三五八旅当排长，平社战斗后请假刁空回来探了一次家，多年不见，便觉着哥哥身上甚都是稀奇的：“你挂这个铜片子干啥？”“战斗英雄的奖章呀！”“这枪怎跟俺民兵的不一样咧？”“美国造的，一打五十发！”他吃惊的闪着眼珠子，忽然问：“哥！你们队伍上要不要小孩子？！”这时他爹笑着插上嘴说：“人家要你白吃小米呀！”

## 二

“要小心哩！全村人的性命关系……”候旦想着这句话，走到离村一里路的哨位上。可是，身体太小了，怎么能看远一点呢？于是，他使用绳子把草人系到脚脖子上，三把两脚爬上路边一棵柳，骑在向外伸长的树叉上，然后再穿过柳叶缝罅，把细木杆

子上的草人，向树顶的上空高高举起：“这下村里人该看清了吧？！”想到这一件得意的创造，他不由得向村庄那边看了一眼，然后又把眼光转向老远老远的前面，身下起伏着海一样的麦浪……

突然他瞭见远远的道路上，腾起一股股尘灰，“是旋风，还是什么呢？”他揉了揉眼，瞪大眼珠又使力看去，尘灰愈来愈近，“呀！那么多……”当他辨明了晃动的马头和人群时，惊叫一声，身子险乎栽下树去。

“敌人来了！敌人来了！”他一面喊，一面就往倒放草人，但是草人被几枝树枝绊住了，放了几次都放不倒。“糟了，闯下祸了！”急的他直出冷汗，直喊叫人。最后，他不顾死活，顺着树杆攀登到最高的树梢上，身子摇摇晃晃，费了好大力，才把草人摘的扔到地里。

候旦下了树，正要拔腿往村里跑，可是敌人的骑兵前哨已奔到眼前了，抓住他，巴掌劈脸打下去：“你给谁放哨？”

“我是看麦的……”

“村里有游击队没？”

“不知道！”敌人立即把他按倒，捶打了一顿，扭转过胳膊捆起带走了。

### 三

看见草人从树梢跌倒，守在钟楼上的民兵，便当当敲起了警报，村里的人们，和往常遇见敌情一样，有的向村外飞跑，有的跑进当村中的大地道……

这地道是抗日时期挖的，除了可以藏人，人们根据多次经验，已把它改造成一座可以打仗的堡垒了。两丈深的黄胶土层下，地道左右纵横足有二里多长，在通地道的每座高墙脚下，都修有枪眼、地雷壕，和地道相通着，几个街口上并砌起石地碉。



为着便于持久战斗，地道内还挖有厕所洞、休息洞，洞内放有弹药，干粮和水瓮……在坚持原地斗争中，村里民兵就凭藉地道工事和群众帮助，曾经击退敌人三次抢粮，毙伤阎匪二十七名。为着报复前几次败仗，这次敌人调兵六百多名，携带四挺重机枪，三门迫击炮来进攻。

民兵游击队隐蔽在房顶上，一枪不发，静待敌人；只见敌人喊着“包围呀！”“小心地雷呀！”逐渐走近了。

“糟糕！候旦叫捉了！”王队长看见敌人殴打候旦，叫他在前面给他们踏雷开路时，低声对队员命令道：“小心打住候旦，朝左面……打！”

就在这刹那，排子枪开火了，接着又是一排……四五个敌人被撩倒。……

民兵游击队同五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战斗着，在给予敌人很大杀伤之后，一个个跑进地道里。他们先下到两丈深的干道，然后再顺道向上，爬到可以射击地面敌人的工事里——地碉、墙跟枪眼——向进村的敌人开火。这种战斗方式，是使敌人最头疼的，他不知民兵藏在那里，炮打不着，枪打不准，而民兵可在地底下自由向他们射击，并用拉雷爆炸前进的敌人。

晌午后，虽然敌人已占领全村四分之三，但几次进攻都无法攻进村中心，后来，敌人停止打枪，开始挖地雷、寻找地道，并向守在地碉的游击队无耻喊话。

“土八路，投降吧，不了放火烧呀……”

“日你妈……”游击队用咒骂和射击来回答。

#### 四

太阳偏西，枪声暂停，村里一片死寂。只有村西一家院子里，忽高忽低，传出敌人拷打候旦不屈的声音。

“地道口在那里，不说枪崩你……”

“枪崩吧……”候旦倔强的回答。

“吊起坐飞机……”两个阎匪把他揪上门墙，把胳膊腿套进绳圈里，背朝上，胸朝下，一推一送游摆着，难堪的痛苦使候旦昏过去，汗扑哒扑哒往下滴。

候旦这回是第二次被捉的。他放哨被捉后曾逃跑一次，经过是：晌午前战斗打得最紧时，捉他的阎匪都去参加战斗了，那时他趁敌人不注意，逃出魔手钻到西街拐角处的大堆高粱杆里，在那里把绳子解开扔到一边去，心里正在高兴呢，忽然瞭见离他几步处一颗地雷火绳被敌人剪断了：“要不要去把它接起呢？”而他内心的声音却督促他说：“要接的，地雷就为炸敌人！”于是他把身前的高粱杆一推，一蹦，跳到地雷坑前，心慌的象打鼓似的——绳还没接住，这时不防备背后猛的踢来一脚，把他踢的滚爬到地上了。

阎匪二次捉住他，吊起来，后来看他昏过去，阎匪解开绳，候旦“通”的跌下来，士兵们轮流往他脸上喷冷水，并驾起在院里转了两圈，他才甦醒过来，渐渐睁开了眼睛……

“地道口在哪里？”

“……”没有回答。候旦没回答，不是不知道，事实上，地道的每个出口、入口、暗口、明口，就是闭上眼睛他也能找到的，可是，那时候是同孩子们玩耍，而现在是流血打仗呀？！现在地道藏的是他爸妈和亲爱的游击队员呀！难道，能向敌告密，全叫敌人把他们杀死吗？！想到这，他把嘴更闭的紧紧的。

“不说再吊起！”

候旦被吊怕了，此时他换个口气说：“我给寻……”他已打定了主意：“我要死，就同敌人死在一起！”于是非常心定的说：“跟我来吧！”

他被人扶着走出院子，一大群匪徒跟着他，他领头一直向南拐角的空院里走去，那里有一个民兵们专用来骗敌人的、用山药

蛋窑改修、埋有地雷的假地道口子……

“这就是……”候旦指着脚下三尺宽、四尺长，向下倾斜的黑地洞说：“你们下吧！”

匪徒们站围一圈，高兴的哈哈大笑，但都你看我，我看他，谁也不敢下。

突然，一个阎匪拉动机枪，推上子弹，强迫他在前面走。“跟我来吧！”望着黝黑的枪口，候旦脸无惧色的说。

迈着大无畏的步伐，候旦屏住呼吸，闭起眼睛，走在洞口，脚在地雷一踏……震天的响声，腾闪的火烟里，候旦倒下去，跟在后面的两个阎匪也倒下去。

## 五

这时候，村东边突然爆发起激烈的射击，枪声由远而近，解放军某部赶来增援解围了；据守在村内的民兵游击队，此时也从地道里跳出来，配合村外部队，前后一夹击，敌人马上溃逃了，“活捉呀”“追呀”的声浪，久久回响在原野上。……

候旦家里人群挤得满满的，游击队员、民兵，还有和候旦相好的孩子们，望着候旦苍白的面孔，许多人忍不住流下眼泪。

解放军医生忙着给候旦包扎。止血、打强心针，一会，他松口气说：“不要紧，腿上受的伤，他因流血过多晕过去……”

后来，县政府救济石五小米给候旦养伤，四个月后当伤全好时，他重又蹦跳在街道上，只是腿变成一拐一拐的。在忻州解放后，我听说，这个英雄的孩子，已被政府免费送到小学念书，计划把他培养成新中国的建设人材呢。

选自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晋绥日报》



# 诗 歌

10/10/10  
10/10/10  
10/10/10  
10/10/10  
10/10/10

10/10/10  
10/10/10  
10/10/10  
10/10/10  
10/10/10

# 哭 奠

天 兰

一九三九年春天，敌人再度占领山西省某县。有一个八路军指导员阵亡了。晚上，十几个农民把尸首偷偷地掩埋起来，并在墓旁哭奠。

我们拿不出好东西来祭奠你，  
不能呵，我们受苦的老百姓，  
我们只有土豆、白菜、和鸡子，  
我们就拿这几样东西来祭奠你吧，  
请你来尝一尝啊，好同志。

你生前，本也是当官的呀，  
你从来不伤害我们一句话，  
也不把我们看做傻瓜，  
你不打不骂，反而说，我们是一家人……。  
你总是笑的呀，有说有笑，  
你怎这样看得起我们呀？呵，  
好同志。  
你生前，本也是当官的呀，  
你什么也不要我们的，

就是拿了一针一线也要送还，  
你们是干干净净的呀，  
如今，你闭上眼睛死了，  
我们有东西再也不能给你，呵，  
好同志。

我们从此再不能相见，  
要相见除非在来生。  
你替我们打鬼子，为我们而死，  
终究把生命交给了我们。  
可是我们只交给你一身粗布的衣服。  
一副素净的棺木，  
一座荒凉的坟墓……。

但愿大路上过路的行人，  
永远看见这座坟墓，  
知道底下有一个为老百姓而牺牲了的烈士。

一九三九年十月



## 我站在晋西北的山巅

平 若

我站在晋西北的山巅，  
极目四望，  
天空是靛样的蓝，  
土地是金样的黄，  
怒吼的狂风，  
拚命的冲激着山岗。

狂风在歌唱：

“日本鬼紧缚着我铁的臂膀。  
反动派紧踏着我宽大的胸膛，  
它们象秋天的蝗虫，  
把土地吃的精光。”  
田园里尽量荒芜。  
老百姓一个个肚饥面黄。  
生活的重压，  
把男男女女磨练成年老的和尚，  
不怨，不怒，也没有悲伤。  
晋西北呀，跟沙漠一样！”

狂风整天的怒吼，  
吼回了八路军数万钢铁儿郎。  
狂风在歌唱，  
八路军在歌唱，  
晋西北在歌唱，  
歌唱着，  
贺龙将军  
——中国的“夏伯阳”！

贺龙，这一位中国的“夏伯阳”！  
抚摸着河流，  
怀抱着山岗，  
微微地笑，  
大声地讲：  
“我们创造了晋西北，  
晋西北是我们的故乡，  
我们不让敌人来践踏，  
我们要把沙漠里插遍绿杨，  
让自由幸福在这里生长。”

狂风在歌唱：  
八路军在歌唱：  
晋西北在歌唱：  
“八路军与晋西北，  
同血与骨肉一样！”

一九四〇年五月于兴县

# 四 年

— 岗 译

整整的四年了  
我们忍饥耐寒  
枕着山岗  
跨过河川  
转战在广阔的平原  
战斗，就是生活  
祖国是我们的田园  
我们扼住了敌人的咽喉  
给投降者们  
一个坚硬的铁拳  
咬紧牙关呵  
渡过这更苦的时间  
快乐地，迎接那胜利的明天！

选自《西北文艺》第一卷第一期  
一九四一年七月五日出版

# 八 月

曹 速 卢 梦

庄稼已经在诱人地  
放着清香，  
再辛勤些吧  
农人们让它们更长得结实、肥壮！  
呵，八月！

八月里——  
新中国的铁手  
雄健的人民的护卫  
你——  
中国人民的军队  
产生了  
在那伟大的暴风雨中。

是你，给中国人民  
带来了光辉的希望；  
那工人和农民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获得了的  
新中国的丰收，

人民追随着你  
在这肥沃的  
土壤上，  
从荆棘中开辟着  
那走向自由的大路。

不知道疲倦也  
没有休息  
整整的十四年了  
你——  
在战斗中锻炼了自己！  
象暗夜的明灯照耀着  
召唤着人民  
“向这条路上来呵！”

尖棱的石子，  
磨破了脚掌——  
你们惊人地  
走过了雪山，草地  
二万五千里艰辛的路程上  
哪里没有  
你们的血迹？  
象一个勤勉的农人  
把希望的种子  
洒在你们走过的路上  
而新中国的青苗  
已经在广大的原野上  
茁壮起来了！

你一点一点地  
锄着那漫长的  
杂草：  
一面与侵略者战斗  
一面与没落者战斗  
……

快是收割的时候——  
你——伟大的锄手  
再用力一些吧！  
歌唱吧  
赞美你辛勤的劳动，  
金黄的  
肥壮的穗子  
已经开始在  
新中国的和风里  
点头了！

选自《西北文艺》第一卷第二期  
一九四一年八月出版

# 夜，在行进

非 垢

夜，在行进，  
跨过河，掠过山村，  
十二月的泥土  
再翻不起风尘。

夜、在行进，  
马上  
驰骋着  
一颗二十岁的心  
——那黄沙  
那火，  
那镰刀斧头会杀人。

.....

流水不再呜咽了  
唱起来吧，年青人，  
高声些  
让歌声如同火舌  
煽动起  
长城里外

祖国的人民。

夜、在行进，  
扬起手，数着星辰：  
那是“大熊”，那是“女帝”  
当中，那永远照耀着的  
是我们的进程：  
那边有血，有斗争，  
有毁灭，  
有跳跃的新生。

夜、在行进，  
一阵风，  
一个寒噤，  
星星映眼了，  
马长啸，  
人也笑起来呵，  
快要天明。

选自《西北文艺》第一卷第一期  
一九四一年七月五日出版



# 埋 葬

非 垢

他一锹一锹地挖着  
那坚硬的土地，  
冷风在树上呻吟，  
从厚厚的冰块底下  
河水悄悄地流去。

在这一小块土地上  
他辛苦了快一辈子，  
青春，浑身的精力。  
通通埋进了泥土，  
他的腰弯了，  
他的两眼昏花，  
可是，别问那收成吧，  
多半给了别人，  
少半留给自己！

现在，他不是在做春耕，  
离春耕的日子还隔一个冬天，  
也不是挖掘秋天的收成，  
收成的东西已经快吃完。  
他要埋葬儿子的骸骨，  
儿子，八路军一个机枪射手，

今年，敌人“扫射”的时候，  
牺牲在宁武山。

他的同志将他埋在山下，  
队伍守护着那里的土地。  
老汉去见了团长，  
又把儿子的骸骨重新挖起，  
装在牛毛的口袋里  
背回自己的家，  
“人死了，  
要和祖先埋在一起。”

风在野地里吼叫着，  
孤独的鹰  
在冻结的大气里，  
奋力鼓着翅膀。  
他停住了，  
他的两臂冻僵，  
他的浑身抖颤，  
土地不象春天往外翻花，  
却固执地紧绷着脸。

一颗年老的泪珠滴下了，  
“好孩子，闭上眼睛。  
爸爸，是不行了  
但是，放心吧！  
这是你哪些伙伴！”

选自一九四二年延安《解放日报》

## 诗 二 首

续范亭

一九四二年春养病延安交际处茅屋闻晋西北敌人残酷扫荡有感

城南有茅屋，结构在西坡，  
沽酒临北市，汲水下东河，  
有时读马列，有时学静坐，  
偶尔为诗赋，兴至亦高歌，  
室雅何须大，好友不怕多，  
我居近大道，远客亦时过，  
贤劳勤忧国，同志苦奔波，  
五年寇氛炽，岁月感蹉跎，  
我亦能驰马，足迹遍汾河，  
我亦能杀贼，誓不渡黄河，  
中途掉队人，久病奈如何？  
三次反扫荡，四年游击战，  
粮饷常不足，征衣多补绽，  
民众执干戈，战士乏枪弹，  
风雨感同舟，军民一齐干，  
抗日何所恃？忠真与血汗，

岂爱征尘苦，千古一大难。  
气擗千人易，力擒二竖难，  
一病几不起，荏苒到延安，  
延安如故里，诊疗施百般，  
衣食愧饱暖，同志复时看，  
五十区区身，早破生死关，  
却病如驱敌，胜利需时间，  
遥望管涔山，使我恨无端。  
多少英雄去，多少英雄还。

选自《续范亭诗文集》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出版

### 悼关向应同志

抗战初期，晋西相会，  
沉默寡言，满腹智慧。  
益我良多，启我愚昧，  
与君谈话，徐徐而醉。  
三言五语，辞令不费，  
点头会意，神变默契。  
同甘共苦，备尝滋味，  
何意中途，先后病肺。  
延安养痾，互相策励，  
辗转五载，先我而去。  
科学医疗，千方百计，  
苦天良药，不能治肺。  
革命先锋，工人领队

忠诚天间，再接再励。  
既不为民，又不为利，  
为党牺牲，鞠躬尽瘁。  
奋斗终身，四十四岁，  
布尔塞维，当之无愧。

选自《续范亭诗文集》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出版

## 蔚汾河在呼唤着

沙 征

当我们  
奔走得热热的脚底  
在你冰凉的脸上  
轻吻，蔚汾河呵  
你的泪珠  
沾湿了我们露出鞋外的脚趾。  
你，为着人民哭泣得  
多伤心哟！蔚汾河  
在大声的呼唤着……

马蹄，又急雨般地  
扑打过  
沉睡的田野  
扑打着蔚汾河  
苍白的身体——

夜，  
凝冻的冬夜  
吓得痉挛了！

而我们匍匐在山坡上，  
浑身颤抖着，竖起耳朵；  
——啊，蔚汾河  
别怕，我们在你身旁。

十万双眼睛瞧着  
一个方向，  
千万支枪等待着  
一个时机。

远处，敌人在纵火。  
火，窜跳着，  
象匹残忍的野兽  
吐着毒舌。  
要舐尽那边的村庄！

蔚汾河，  
和我们  
在默诉着仇恨。

敌人过来了。  
刺刀闪着白光；  
狞笑声象猫头鹰的哀号。

壮丁，女人，  
牲口的鸣叫；  
强盗掳去了人民的  
生命和财产，

从蔚汾河上走过……

可是，在狭谷里，  
我们的机枪开叫了。

黎明。  
我们在山野上追击着  
敌人——黑色的血滋润着  
枯黄的土地。

今天，我们凯旋归来，  
当解冻的蔚汾河  
正张开暗哑的歌喉……

你，热情地呼唤着  
春天，呼唤着地之子  
到田野里去！

选自《西北文艺》第一卷第二期  
一九四一年八月出版



# 祭 歌

——献给我们的队长

磊 生

“在中国，  
也有郭如鹤的。”  
十二月的夜，  
我们想着。

十二月北国的夜，  
风雪凄迷……，  
你——  
一个矫健的影子，  
来自漫山遍野的雪地。  
笑燃烧着你，  
爬着伤疤的眉梢，  
星星的雪花。  
闪烁着你

褪了颜色的征衣。

那时候，  
我们这游击队，  
才是一个婴儿呢。  
我们扬着歌声，  
    高举起五百支臂：  
“让我们成长吧，  
我们这样迫切地  
    期待着你。……”

## 二

你以铁石的忠诚，  
    铁石的意志，  
领导了这支游击队。  
你是我们的队长，  
也是我们的兄弟！

二月尾，  
南下的敌人，  
象一场暴风雨。  
“战斗吧，  
是时候了！”  
于是，和友军一起，  
我们工农人家的子弟，  
追随着你。  
驰骋在吕梁山的风雪，

驰骋在敌后和侧翼，  
用血，用青春，用胜利，  
坚持起

祖国自由的旗帜。  
四面是敌人的点火线，  
我们穿插在中国。  
同志们睡了，  
你枯守直到夜半。  
摸着黑夜，  
顶着星空，  
巡视周围的哨岗。  
你不知道困倦，  
不知道寒冷，  
北风卷着你的衣襟。  
而你屹立在冰雪之中，  
宛如铁像一般庄严！

在每次战斗里，  
你的岗位，总是  
矗立在别人的前面，  
突跃在炮火之间，  
摆动那英勇而欢舞的  
天蓝色的指挥旗帜，  
第五连冲锋，  
预备队前进，  
第四连迂回！  
队伍便潮一样地  
盖下去……

不，在每次战斗里，  
你那矫健的身姿，  
便是无敌的战旗；  
他鼓舞着我们，  
    勇敢地前进，  
勇敢地斗争！

当我们疾走在墨黑的夜，  
翻着那狭而长的山路，  
偷偷地涉渡，  
当我们跋涉在无尽的山岗，  
踏着冰滑和深雪，  
或炙烧着火热的太阳；  
我们总是关心着你，  
你的受过伤的眼和腿。  
但你总是  
    报我们以微笑，  
孩子样憨然的微笑，  
温和而大无畏的微笑。  
那样，  
我们就完全默会了；  
汗水汇流在瘦棱棱的额上，  
灌溉着左眼的伤疤，  
闪耀着复仇的光芒！  
热血冲流着，  
冲流着左腿里的子弹，  
燃烧着狂烈的火焰。

广大的山野作操场，  
树荫和草地当课堂；  
我们学习和工作，  
祖国的空气多么宽敞啊！——  
活跃着春风和阳光，  
播散着欢笑和歌唱。  
在这里，  
你曾经不倦地教导我们，  
而你在深夜的豆油灯下，  
也一样不倦的埋头于夜读。  
你以战斗般的努力，  
你为我们的模范。

为了克服穷困，  
你首先把薪饷捐出，  
全部队响应着你，  
展开了火热的生产运动。

黄金色的小米，  
整齐的麻鞋，  
自己缝补衣服，  
自己上山打柴，  
我们是赤贫的队伍啊，  
但却不是无能的队伍。  
破坏了同蒲路的铁道，  
我们有了新打的大刀，  
从敌人那里，

夺来枪和手榴弹。  
我们是赤贫的队伍啊，

但却有新式的武装。

曾记得，

在那六月麦熟的时候，

奸徒们曾组织过阴谋。

部队动荡着，

多少队员苦闷于乡愁；

“回去割麦吧，

那里父母在等待着你。”

企图把我们转送入

奸徒的魔手，

和那灭亡的道路。

这时，

显然你是消瘦了，

但却仍严峻地微笑着，

支持了这艰难的斗争，

一直微笑到胜利的最后。

我们在全体沸腾的愤怒里，

用铁腕扼死那些

视我们如仇敌的奸徒！

在艰难困苦危险里，

我们生长起来了

吕梁山的土地和田野，

吕梁山的河流和群众，

亲切地呼唤着我们；

模范的第×纵队！

这荣誉，

将永伴着你的名字，

永生在群众的记忆里。

### 三

十二年前，  
血和火燃烧着故乡，  
难渡的贫穷和饥饿，  
    天灾和人祸。  
年青力壮的哥哥，  
    倒在斗争的血泊里，  
白发苍苍的慈母，  
    挂在檐前永别了！  
一个雨夜，  
在那黑茫茫的田垌上，  
少年的黑影疾走着，  
带着短刀，  
投向那  
    黑压压的森林，  
    爬上了高山。

从此，——  
你手执武器，  
行进在战斗的行列，  
以同志为兄弟，  
以革命为职业。  
你，贫农的儿子，  
    一无所有啊！  
但，你有血。有力，

有不屈的灵魂，  
有爸爸一样的，  
    固执而顽强的生命。  
从长江到黄河，  
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战高山，  
战平原，  
战森林，  
战河川，  
到处都是战场，  
到处都是死亡。  
但死亡里生，  
    战斗里长，  
血的流转里，  
跨过十二年的时光。  
七次的枪伤，  
    烙在你身上，  
对拼的刺刀，  
    使你的左眼渺盲。  
至今，  
    腿肚子里，  
还留着长在肉里的子弹，  
历史走向胜利，  
你也越发坚强了。  
十二年啊，  
艰苦漫长的十二年，  
    ——如天！  
十二年，



锻炼了你；  
你的饱尝风霜的面孔，  
刻上生活的皱纹，  
在那些皱纹里，  
闪着严肃、清冷，  
    没有丝毫温情。  
啊，  
这也正是你的心，  
朴实，坚定，  
牢固而且透明。  
你，没有大声的笑，  
也没有忧愁和烦恼；  
没有悲苦，  
更没有眼泪，  
只有右眼里，  
永远投射出，  
    剑一样明澈而锋锐的光辉。  
你，  
一个热血沸腾的，  
钢铁铸成的人！

#### 四

八月，  
你穿着单薄的衣衫，  
奉命赴河西。  
当我们目送着你，  
工作中憔悴的身影，

矫健地跨上了马背。

我们说：

“敬爱的队长，

河西秋风高，

三个月的离别，

珍重啊！”

猝然，象一声无边的雷，

惊传来，

你永逝的消息，

千百颗坚强的心，

第一次充满了伤悲；

料不到杨柳林边的分手，

竟成了生死场上的别离！

队长，

你将怀着未完成的志愿，

隔黄河而悲歌，

歌唱你坚强的生命。

十二年的苦难莫奈何你，

而今，竟被夺于病魔！

啊！队长，

隔着奔啸的黄河，

我们听到你辽阔的歌声，

歌唱你钢铁一般的

坚强的生命。

这里，我们和群众一起，

用祭歌

凭吊你的英灵，  
你郭如鹤似的民族英雄。  
高举起千百支武器，  
高举起千万只赤臂，  
让我们为纪念你而起誓：  
誓以年青的臂膀，  
拥着历史的车轮，  
向着年轻的，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前进！

啊！队长，  
亲爱的敬仰的同志，  
你并没有去，  
你还在我们这里；  
你不会死，  
你永生在我们心底。  
在我们队伍的最前列，  
那个矫健的屹然的影子，  
那不是你吗？  
是的，  
那是你——

你浮着严峻的微笑，  
一手持着枪，——  
你终身的武器，  
另一只手，  
打着迎风招展，  
与太阳争辉的，

天蓝色的，  
英勇的战旗。

一九四〇年三月九日

这是一首人民英雄的颂歌。作者磊生同志，原名石玉淦，山西定襄人。战前即在各报刊发表诗作，民族战争兴起，即投笔从戎曾任山西新军决死二纵队教导员。战争余暇，仍常撰写些诗篇及通讯给各报刊，三八年加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为会员。后积劳成疾，身患肺病，不幸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病逝。年仅二十七岁。此诗系磊生同志在成都养病时所写。诗中的队长何金明同志，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个老战士，饶勇善战，深得全队官兵之爱戴。磊生同志即在同一大队工作，两人均为共产党员，他们亲密团结的友谊很为同志们称赞，这是我们由这首诗里可以觉察到的。

——编者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

选自《人民时代》第二卷第四期  
一九四六年出版

## 临县川呀宽又长

莉 株

临县川呀宽又长，  
四十里大道铺上好阳光，  
大道上人儿你来又我往，  
比不上四人担架步儿忙。

远看这担架象隻船，  
挑担担步子不慌不慢，  
这船儿行得不跌又不颠。  
草褥子厚生生好比心一片，  
心贴这心儿不怕天寒。

提起这心来心连的深，  
血里出火里进为的人民，  
咱人民枪林林里又抬出八路军，  
骨呀肉呀都是连的心，  
这枝儿叶儿全都通的根。

问一问这担架为甚抬的稳？  
只为着担架上躺的亲人。

问一问为甚这步子走的紧？  
同志们的伤口痛在咱的心。

眼看着阳坡下了山岗，  
不惦记孩儿们甚时下学堂，  
不怕那十冬晚风凉，  
受苦受累都愿承当；  
单指望子弟兵早回战场。  
大道上人儿你来又我往呵！  
比不上这四人担架步儿忙。

十一月十八日桦林村

选自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晋绥日报》

# 送 参 军

陈良柱

腊月的天气冷冰冰，  
秦家庄上一片人声；

赤柳枝头喜鹊儿叫，  
街上站满了老和少；

唢呐吹来鼓咚咚，  
欢送七个青年去参军。

满天星星十八颗明，  
男人送洋袜子女人送手巾；

亲人们恭维十分热情，  
新战士脸上一片笑容。

爸爸嘱咐妈妈安顿，  
媳妇子羞搭搭在背后跟。

劳英张保手提早烟袋，

代表全村把言开，

“咱村里都是一家人，  
你们走后不要想家里的人，

柴米烧炭我们照应，  
保你们家里不叫受穷。

日本打走本应享太平，  
谁知道反动派变了良心，

吃上辣子他害眼红，  
不叫咱解放区人民好好安生，

十眼子窗子九眼子明，  
唯有蒋介石不是好人，

猴儿脸想吃仙果子，  
现在又进攻咱陕甘宁，

蝎子的尾巴蒋介石的心，  
谋谋算算想害咱人民，

忘八吃秤锤铁了心，  
蒋介石死也要出卖人民，

毛驴驴不走马鞭子打，  
再不信蒋介石的骗人话。



青山盘上栽葱扎不下根，  
和蒋介石好说甚也不顶；

要保住咱这好日子，  
一条出路是和狗日的拚。

共产党扶咱翻了身，  
永辈也忘不了这恩情！

一盏红灯照的全国亮，  
参军保卫咱毛主席！

土里长来土里生，  
咱秦家庄就是八路军的根。

当兵的人儿打头阵，  
枪杆子上立大功！

牡丹开花红彤彤，  
当咱八路军最光荣！”

张保话未完感动了人，  
参军的刘三忙的做声；

“三哇哇韭菜两哇哇葱，  
几时也忘不了父老们的心；

我代表我们七个向你们明，

打不垮蒋介石不见你们。

热血男儿有颗热心，  
几时也知道咱有吃有穿凭的甚，

蒋介石他狗杂种，  
想欺侮咱们他瞎了眼睛，

我们代表父老们的心，  
流血牺牲保卫咱好光景。

天上的星星雪亮亮明，  
蒋介石的对头是咱老百姓。

葫麻开花一片蓝，  
前方打仗咱后方闹生产，

一圪挞石头垒不成山，  
咱男女老少组织起来和他孙子干。

前后方团结成一个人，  
不愁打垮他蒋杂种。

油篓里的老鼠瓮里的鳖，  
蒋介石跟到咱那里那里把他消灭。”

众人听了刘三讲，  
唯唯点头心上夸奖。

大河里流水哗啦啦的响，  
眼看天不早大前晌。

说了一声要出发，  
婆姨们忙上前把手拉：

“你去参军莫要牵挂，  
打垮蒋介石再团圆！”

纺线线赚下五千元钱，  
给哥哥装上做盘缠。

十冬腊月数九天，  
送哥哥不怕冻了脸，

留下一句话你要记在心头：  
好好消灭蒋介石阎锡山！”

锣鼓响来喇叭鸣，  
热热闹闹送起程，

一排排青年三对对半，  
顺着大路上了前线。

选自《人民时代》第二卷第十二期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出版

## 我的感想和希望

熊瑾玎

一九四六年过去，  
一九四七年来临。  
朋友们问我有啥感想和希望，  
我想：恐怕只有  
我的希望惟最切，  
我的感想惟最深！  
我是新来自上海和南京，  
我是久于城市工作的一个人，  
忽然一下回到解放区——我亲爱的家庭，  
又从延安到晋绥，  
经历了半个月的旅行，  
展开了我无限的胸襟：  
千山屹立，  
万岭纵横，  
开辟了许多的新垦，  
繁荣了许多的新村：  
女有织，  
男有耕，  
无窃盗，

无欺凌，  
老百姓一齐都说翻了身！  
机关生产，  
公粮减轻，  
真正服务为人民。  
到於今，丰衣足食，  
欣欣向荣。  
还要来加紧冬学，培养干部，  
领导着土地分给农民，  
准备着快到的春耕，  
鼓励着潮水般的拥军和参军。  
这么一大堆的接触！  
因此，  
我希望我锻炼在农村，  
我来做一个农村的小学生！  
同时也希望，  
农村的同志们朋友们，  
关心着我这启蒙的小学生，  
使他充实，壮大，成钢金！  
跟随着你们，  
努力於神圣的爱国的自卫战争！  
一定要，  
把什么阎罐子蒋钵子打得  
落花流水，次第荡平！  
咱们大家动手，  
把政协路线来实行！

选自《人民时代》第三卷第一期

一九四七年一月出版

# 寄给人民的卫士

冯 松

—

瞧！

那刽子手穿上美国的军装，

瞧！瞧！！

那刽子手好贪馋啊！

吞进一磅一磅的洋面包。

瞧！瞧！！瞧！！

那刽子手提起美造的枪，

驾驶吉普车，

恶狠狠地向我们来了。

……

和平的门户被他砍倒，

刽子手已向人民开刀！

人民的卫士呀！

完成你神圣的使命，

以你无比的神威

夺掉刽子手的屠刀。

——让和平敦厚的人民  
在自己的国土上，  
辛勤地务养庄稼：米、麦、棉花……  
——让和平朴实的人民  
在自己的国土上，  
艰苦地建筑起：工厂、戏院、房屋……  
——让和平智慧的人民  
在自己的国土上，  
发掘人类的文明与科学……  
——让人民主宰自己的国土，  
人烟永盛，日益繁荣。  
亲爱的！  
人民的卫士哟！  
果真是：  
敌人一再要下毒手消灭你，  
为什么？  
你不可以反手消灭了他？！

## 二

人民的卫士哟！  
去！去！！  
割掉毒蛇的舌头！  
割掉蝎子的尾巴！  
捣烂恶狼的馋嘴！  
敲落恶虎的门牙！  
把敌人的主力军！  
消灭！

消灭！！  
打垮！  
打垮！！  
教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死尽！  
人民永远再不受宰杀。  
让独立的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  
处处开和平民主之花。

选自一九四七年八月九日《晋绥日报》



# 秋 香

李文辛

(根据临离流行的民间叙事诗《秋香》改编，并可用《秋香》原调唱)

招贤的南沟，  
刘家岭的庄，  
美女的名儿，  
叫做秋香。

瞿家的外甥，  
薛兰芝的女，  
小小的年纪，  
许配了侯毛孩。

十三上的定亲，  
十四上的迎，  
十六上的守寡，  
直到如今。

侯家的丈夫，

一十的个七，  
旧政权的手里，  
穷个牺惶。

铺的没有铺采，  
盖的没有盖；  
饿着的肚皮，  
走了口外。

侯家的丈夫，  
走了口外；  
四年的日月。  
没信回来。

听到的言传，  
问到的信；  
有的说侯毛孩，  
死了三春。

有的说侯毛孩，  
发了大财；  
待在那西口外，  
誓不回来。

这些话传到了，  
刘家庄上，  
秋香女心问口，  
自定主张。

瞿家的舅父，  
薛家的亲；  
要秋香另改嫁，  
许配高门。

“叫一声的舅父，  
叫一声的亲；  
要秋香另嫁人，  
黄河的水清！”

“小小的年纪，  
小小的心；  
却怎地任性子，  
不嫁高门？”

嫁的个财主，  
作的个亲；  
有的吃有的喝，  
不受贫困。

身穿的绸缎，  
头戴的金，  
稳住的高楼，  
好不爱人。”

“叫一声的舅父，  
叫一声的亲，  
秋香女没法念，  
富贵人的经！”

不耕的田地，  
光着的吃，  
不织的丝棉，  
穿摆的衣。

不修的房屋，  
稳住高楼，  
不税的工商，  
光赚金银。  
这样的生活，  
这样的人，  
长了的手足，  
不干事情！

秋香女的羞来，  
秋香女的恨，  
秋香女的羞恨，  
这些的人！

秋香女的手足，  
秋香女的勤，  
秋香女种的五谷，  
养活了身。

秋香女的手足，  
秋香女的勤，  
秋香女的织布，  
穿戴的新。

秋香女的手足，  
秋香女的勤，  
秋香女的劳动，  
好不光荣。”

“小小的年纪，  
小小的心，  
侯毛孩没音，  
空守难成！”

“侯家的丈夫，  
年纪的青；  
侯家的丈夫，  
情意的深。

年纪的青春，  
不会的死；  
情义的深深，  
忘不了亲人。

如今的乱世，  
两下的分；  
到了的太平，  
一定同程。

秋香女愿等，  
丈夫的音；  
秋香女的心里，

亮亮的明。”

薛秋香心问口，  
自定主张；  
从此后声名儿，  
传遍了四方。

一日的三来，  
三日的久；  
八年的日月，  
悄悄溜走。

九月的谷穗，  
黄格生生；  
九月的山庄，  
没有闲人。

瞿家的舅父，  
薛家的亲；  
匆匆的忙忙，  
上了刘家岭。

秋香女的上前，  
秋香女的迎；  
秋香女的两眼，  
观看的清。

瞿家的舅父，

兴头冲冲；  
从怀里的掏出，  
书信一封。

白纸的信皮，  
红道道点，  
秋香的名儿，  
写在中间。

信纸的方方，  
四寸的宽；  
瞿家的舅父，  
把信来念。

侯家的丈夫，  
捎回了信：  
多多的问候，  
家里的亲人。

侯家的丈夫，  
走了口外；  
前头的五年，  
挑贩垮台。

后头的五年，  
拖了长工；  
当襟的吊块，  
愈过愈穷。

最后的两年，  
败了大兴；  
阎锡山的孙子，  
抓去当兵！

挨过的军棍，  
饿过的饭，  
喝着的风，  
把哨来站。

阎锡山孙子，  
良心的狠！  
逼上的侯毛孩，  
进攻八路军！

侯毛孩的投降，  
缴出了枪；  
参加了八路军，  
得了解放。  
信上的话来，  
信上的音，  
秋香女的听了，  
喜在那心。

信上的话来，  
信上的音，  
秋香女的听了，  
眼泪纷纷。



秋香女的开言，  
叫了一声：  
“年高的舅父，  
请听分明。

我铺开的信纸，  
你捉的个笔；  
我磨好的墨呀，  
你写回话。

上写的秋香，  
多多拜上；  
下写的秋香，  
忘不了你。

石榴的开花，  
火一样的红；  
阎锡山的害咱，  
分开了西东……

山茶的开花，  
紫格蓝蓝；  
阎锡山的赶你，  
来打内战！

冬天的太阳，  
爹妈样的亲；  
新政权解放了，

我家六年整。

碾盘上的石滚，  
骨碌碌的转，  
共产党的帮咱，  
又团了圆。

枣树的枝枝，  
顶着个天；  
你勇敢的杀敌，  
作个模范。

马子的不走，  
鞭子的打；  
消灭了顽固，  
你再回家。”

选自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四日《晋绥日报》

# 农民的歌 声

耀 岚

好水地穷苦人没份

代县城东六十里，  
正下社村不大不小，  
滹沱河水向东流，  
村中水地就有两千多亩。  
黑油油的土色长流流的水，  
一亩水地能打石几，  
三面面青山一面面平，  
三百多户人家二百多户穷。

地主柳蓉

一坨塔塔乌云一股股风，  
正下社的地主叫柳蓉，  
有钱买的鬼推磨，  
柳蓉他有钱坐了县太爷，  
穿得暖来吃的饱，  
老百姓纳的粮款全入了他的腰包，

青缎袍袍红风帽，  
看见受苦人连尿也不尿。  
油漆窗棂嵌玻璃  
天花幔子砖漫地，  
抬头驴子低头马，  
江西卤壶子贡尖茶，  
四合头房子砖漫院  
出门打的“万人伞”。  
金字牌匾二门上系，  
“光前裕后”写在上悬。  
三根根纸烟一般般长，  
柳蓉他三兄弟一色色灰，  
他三家占了水地四百多亩，  
又雇长工又出租。

## 佃 户

红丹丹的阳光米珠珠的汗，  
脊背梁梁晒成黑油板。  
糠皮皮拌上老苦菜，  
不到半前晌就得勒裤带。  
正月初三受到腊月底，  
算盘一响啥也没啦。  
恶霸地主贼柳蓉，  
受苦人租地他要叫寻保人。  
大年初一雪花飞，  
受苦人跑着去租地，  
手拿租钱叮当响，

抖抖打打进了柳蓉的房，  
膝盖跪的是冷砖头，  
不答应租给地不敢抬头。  
蝎子的尾巴黄蜂的针，  
世上最毒的不过地主心。

一滴滴汗来一滴滴油，  
庄禾长得绿圪油油，  
柳蓉的算盘一拨拉，  
明年的租钱又加啦。  
枣木楔子越钻越紧，  
咱们这受苦人莫要想翻身。

## 长 工

上一道坡坡拐一道弯，  
当长工的苦处说不完。  
掏灰扫院倒尿盆，  
担水锄草喂牲口。  
地主叫来少爷唤，  
一天里死受挨不上炕沿，  
山坡上的萝卜沟底里的葱，  
地主把长工不当人。  
圪针开花扎扎人，  
十个月头上下了工，  
积草上垛粪垒堆。  
做上锅豆腐滚你妈蛋。  
晒焉的苗苗下了一阵雨，

八路军撵跑了“阎老鬼”。  
布袋里倒西瓜咕噜噜滚，  
千年的冤气今天要申！  
三个皮匠赛过孔明，  
大家来讨论找穷根，  
没啦骨头长不起肉，  
受苦人没地种活不成。  
十个指头不一般齐，  
受苦人也有一脑迷。  
“穷人生来命里穷”，  
这句话倒要细根究，  
谁见过死人出过气？  
谁见过“命”是个啥东西？  
到处的鸽子一样样灰，  
到处的受苦人受洋罪。  
我一家男女五口人，  
天生下敢就该都受穷？  
柳蓉家里一大堆人，  
个个都碰的是好命？  
解放区的鲜花一样红，  
受苦人从今都要翻身；  
解放区的雪花一样白，  
地主的臭架子摆不开。

### 算一算地主的剥削

豆芽菜生在肚子里，  
穷根子就是没有地。

傍上大树草芽不生，  
傍上地主咱翻不了身。  
算盘盘磕打哗啦啦响，  
咱受苦人受下的到了那厢？  
十三年的长工郎富堂，  
一年只赚三石红高粱，  
黑胖胖的面皮粗粗的手，  
一人受苦顶两人，  
东山的阳婆背到西山，  
一亩地一年打一石，  
这些粮食到了那堪？  
还不是地主柳蓉装进仓。  
两根菱杆杆不一般粗，  
郎富堂受一年只落了一沟沟。  
铁杆磨针慢工工熬，  
十三年算一算他剥削了多少？！  
石子子垒塔日子长，  
十三年他剥削去一百多石粮。  
刮了盐土刮碱土，  
算了咱受苦人算地主，  
地冻三尺不是一日寒，  
柳蓉家当地主已经百多年。  
酒壶子下来肉馅子上，  
推过饭碗就打麻将。  
胡燕垒窝离不了泥，  
柳蓉一家是吃喝的谁？  
养了个小狗狗能看门，  
养肥了地主为了个甚？

## 刨大树

独棵孤树不成林，  
受苦人不团结翻不了身，  
中农贫农长工短工，  
天下农民是一家人。  
一溜溜雁儿并排排，  
全村的受苦人团结起来，  
一个有事咱众人顶，  
要回地来咱大家分。  
半天云里响大雷，  
受苦人的口号喊得威，  
半天云里打了个闪，  
一盏明灯照满院，  
饿狼圈进铁笼里，  
柳家兄弟装了死。  
纸老虎打破没有一点气，  
柳蓉门上牌匾扔着稀巴烂。  
樱桃开花万点红，  
受苦人的脸上笑盈盈。

## 保卫果实

红公鸡五更叫天明，  
土地又归原主人。  
年年防早夜夜防贼，  
咱们的土地要自己保卫，



年青的马儿能上阵，  
年青的后生参加八路军，  
一盏油灯满家明，  
二十一个青年报了名，  
砍了梢子刨了根，  
一百多个受苦人当了民兵，  
把住大门守二门，  
查奸放哨保护村里人。

### 歌颂毛主席

阳婆出来满地红，  
毛主席是咱救命恩人，  
春天到了万物生，  
共产党帮助咱们把身翻。  
东山上出日西山明，  
普天下受苦人扎富根，  
房上的喜鹊叫喳喳，  
几辈子的土地重回老家，  
脊背上搬转了大石头，  
如今咱受苦人抬起了头，  
四十里平川宽又宽，  
从今后好好勤生产，  
粪叉子箩头满街跑，  
今年的庄禾长它儿人高。

选自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晋绥日报》

# 他登上了山顶

李 株

在崖头之前横着一座大山，  
那山呵——又高又险，  
有一条奔腾的大河  
环绕在山脚之前。

每一条进攻的道路  
都能遭到敌人的侧射，  
而那条天然障碍的河，  
有两挺重机枪在把它封锁。

藉各个跃进方法涉过了河，  
捉俘虏的人——  
在泥沙里陷进了自己底鞋，  
现在他是打着赤脚。  
传来了营的战斗命令：  
——二连主攻  
——一连预备队。

二连冲锋了……

他留在冲锋出发地，  
等待着，准备着……  
看着这一场生死的搏斗。

敌人有着——  
三面交叉的火力和险固的高地，  
他看着第一次冲锋受了阻止，  
他看着第二次冲锋又受了阻止。

在第三次冲锋里——  
连长挂了花，政委挂了花，  
他红着眼睛看到——  
不少的同志已经倒下！

复仇的怒火，  
燃烧着每个战士，  
他们自动组织起来  
进行第四次冲锋。

几千年来都证明——  
守者的条件往往优於攻者，  
同前三次冲锋一样——  
队伍终于又被阻止在  
一片开阔的陡坡之上。……

紧张——千百倍的紧张  
愤怒——千百倍的愤怒  
他——这团火

在急促地向战士宣誓：

“为着支援二连，消灭敌人，  
同志们，我们要马上冲锋！”

他迅速的把冲锋道路指好，  
随即脱掉了棉袄，  
猛的跳出工事，他大叫：  
“好同志跟我走！”

“排长，穿上只鞋吧！”

“不！”

“排长，披上件衣裳吧！”

“不！”

疾藜刺进肉里——他不管！  
尖石割破脚掌——他不管！  
子弹在耳边呼哨——他不管！  
炮弹在脚下爆裂——他不管！

冲过一个崖，  
又冲过一个坎……  
山头已经不远！  
山头已经不远！

他开始扔第一颗手榴弹，  
紧接着是战士们的一排手榴弹，  
扔出去，扔出去……

如一阵骤雨！

硝烟中，  
敌人颤抖了，……  
硝烟中，  
他登上山顶。

他站在山顶上——  
他这个经过中原千难万险而突围的，  
他这个在青化砭捉过十八个俘虏的，  
他这个在千万人中当选了特等战斗英雄的，

山顶上站着他——  
他，罗厚福，赤着上身光着双脚，  
他这面光荣的旗帜，  
他这个人民底忠实而悍勇的儿子！

选自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晋绥日报》

# 英雄彭清云

晋 骨

使用四种武器战斗，  
密密的枪声，  
排山倒海似的炮声，  
轰鸣着的爆炸声。  
烟尘笼罩了山顶，  
烈火在硝烟中升腾。  
无数的刺刀，  
在太阳下闪着寒光。  
号声激昂在烟雾中，  
向壶梯山发起了总攻。

浓烟烈火中，  
冲上去千百个英雄。  
弹片横飞中，  
闪出了彭清云矫健的身影。  
他，十九岁的小伙子。  
他，宣誓：  
“要战场立功。”  
他，准备好枪榴弹，

听应着号声。  
枪榴弹打出去，  
在空中，  
团团的乌烟里炸出了火星。  
他，冲破了碉堡，  
在手榴弹的爆裂声中，  
红旗插在了壶梯山顶。

他眼一扫！  
“敌人！敌人！”  
排长还没说冲，  
他，小老虎一样，  
扑向了顽抗侧射的敌人。  
自己的枪，  
墩墩的挂到肩上，  
右手握住敌人机枪，  
左手狠狠的卡住了敌人脖颈。  
滚烧的枪，  
烫伤了他的四个指头，  
他，紧紧扼住脖颈。  
紧紧抓住机枪，  
死也不放松。  
敌人急得打转，  
两个人撕打成一团。  
卡住敌人脖子夺机枪的英雄。

敌人拚命的夺去机枪，  
打在他的大腿上，

腿上又烙了六道创痕。  
他，燃起了愤怒的火焰，  
咬着牙，瞪着眼，  
恨不能把敌人一口吞！

明晃晃的刺刀闪在眼前，  
一群匪徒又来增援。  
排长闪上来，  
哗哗哗……  
加拿大开了腔，  
增援队应声倒下。  
他卡住的这个敌人，  
发了慌，  
丢开了机枪，  
抱住了脑袋，  
滚下了坎垅。  
他，纵身一跳，  
捉住了这个敌人，  
抱住了缴获的轻机枪。

壶梯山红旗飘扬。  
敌人疯狂的反扑，  
变成混乱的逃命。  
他，又持着新缴的机枪，  
皮带挂在了脖颈，  
一梭子，两梭子……  
追扫着敌人。  
他，一下冲上了山顶。



喊声四起：

“赶快缴枪！缴枪。”

手榴弹，枪榴弹，

步枪，机关枪，

使用四种武器的英雄，

“卡住脖子夺机枪”的英雄，

到处被人传颂！

到处受人尊敬。

选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五日《晋绥日报》

# 大 娘

李 冰

——短歌之一

长城缠在山腰上，  
山底下有村庄，  
大队人马翻过岭，  
进村去  
大槐树底下歇歇凉。

老大娘站在大门上，  
手托着下巴不说话  
眼睛不转的望什么？

我跑到井边要喝凉水  
大娘急忙叫住我：  
“别喝凉的  
进家来给你烧热汤。”

我们坐上炕  
大娘点着火叙家常：

“你们忘不了我，  
我死了  
铲几锹土把我埋上；  
想起来  
妇救会主任当了五年，  
八路军我看见千千万，  
记得反‘扫荡’  
我提上豆腐捉上鸡，  
背上新鞋找你们  
一夜翻过三道梁。”

一道血脉心连心，  
眼前坐的就是亲娘，  
老松树枝儿不怕霜，  
年老的娘和儿子一样刚强。

大娘送我们到门外，  
象嘱咐她的亲儿子：  
“见了你们我心宽些，  
孩子们  
看不见你们我心慌  
回来再到我门上，  
不吃稠的喝口汤。”

“大娘，你等着  
秋上回来给你割谷子，打场。”  
走到村边再回头望，  
大娘站在大门上；

## 战士的诗

我这米袋二尺布，  
里边有个供给处，  
平时我能保存好，  
战时保证不饿肚。

### 慰问袋上的诗

—

我的慰问袋，  
做的不漂亮，  
没有绣上花，  
又没好式样，  
只缝的结实硬梆，  
准备跟上你过长江。

二

一口袋，大核桃，  
不要嫌咱礼物少。  
汾河边核桃林，  
栽种是咱庄户人，

“家里没别人  
就是我跟这盘豆腐磨，  
一个儿子是子弟兵  
牺牲在卓资山上。”

大娘的眼里没有泪，  
望着火苗，  
望着我们：  
“每逢队伍过，  
我就站在大门上，  
一样样的灰军装，  
一样样的枪，  
都象是我那儿子，  
又都不一样，  
再也找不见他那模样。”

热水递在我们的手，  
热泪掉在她心上，  
红了的眼睛向外望  
不让人看出她是一副软心肠。

“大娘，你别伤心，  
我们一千个子弟兵，  
能不能顶你一个亲儿子？”

大娘的眼睛火样亮，  
脸上的皱纹微微的笑：

地主见了眼睛红，  
棵棵霸在他手中。  
实行土改闹翻身，  
核桃林还咱栽树人。  
收到礼物你细想，  
不消灭蒋匪咱吃不上。

### 三

我的名字叫改英，  
家住吕梁山上摩天岭。  
今日在家过新年，  
秧歌队锣鼓震动天。  
山梁圪垛小庄庄，  
人人都穿新衣裳。  
瓜不离秧，孩不离娘，  
领导咱翻身是共产党。  
全国胜利接胜利，  
胜利凭咱解放军。  
扭罢秧歌想起来，  
赶快缝个慰问袋。  
绣上一朵牡丹花，  
扎上两句心里话：  
祝同志们身体好！  
解放全国立功劳。

辛苦的老人，  
子弟兵的亲娘，  
风丝丝吹乱了灰白头发，  
刚强的立在长城边上。

选自诗集《佃户林》  
一九四九年五月出版

## 民歌选辑

### 参战队员们去支前

红红的阳婆蓝蓝的天，  
参战队员们去支前。

鸡儿叫来狗儿咬，  
参战队员们出发了。

天上的雁儿排成一字齐，  
参战的人儿不把队来离。

雁儿飞成人字形，  
参战队员们向前奔。

天上刮风云跑开，  
运送子弹风吹快。

担架铺得厚又绵，  
火线上去抬伤员。

模范奖旗耀眼红，  
打了胜仗立大功。

选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晋绥日报》



## 应征参军保国家

(忻县)

小喇叭，哒哒哒，  
哥哥骑马戴红花；  
应征参军报国家，  
妈妈嫂嫂笑哈哈；  
我当一个小尖兵，  
跟着哥哥牵着马。

——张连有辑

## 一是亲来一是仇

(汾阳)

提起阎军把牙咬，  
捆绑打骂象强盗，  
黑豆莜麦喂牲口，  
红漆柜子劈柴烧。

八路军同志真是好，

说话和气纪律高，  
借用家具都送还，  
进出还把院子扫。

阎军来了人就跑，  
八路来了忙慰劳。  
一是亲来一是仇，  
老人娃娃都知道。

——徐挺秀辑

选自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晋绥日报》

## 团结起来把家保

（晋中）

鬼子狼心赛钢刀，  
抓了不知有多少。  
今天亲家去躲藏，  
明天又往外村跑。  
百姓有苦无处表，  
白天黑夜好苦恼。  
村村情报联络好，  
团结起来把家保。

选自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抗战日报》

## 每两官银八石粮

(晋中)

晋中平川民遭殃，  
阎匪天天大抢粮；  
征粮、预借、优待粮，  
花料、代购、差价粮；  
调剂、救济、包差粮；  
服装、服务、教育粮；  
村支、购枪、地租粮；  
乡村人负伙食粮；  
每石一斗脱秤粮；  
到处派饭白吃粮；  
每两官银出多少，  
细粮不下八石粮；  
家中没有隔宿粮，  
阎匪打着还要粮；  
饿死不如和他拼，  
打倒阎匪算总账。

——八分区传单诗

选自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日《晋绥日报》

## 吐苦水歌

一点血来一滴汗，  
辛辛苦苦受一年，  
不管天旱和雨涝呀，  
地主的租子不能欠呀，  
死活他不管。  
一句话来三瞪眼，  
三句话来一马鞭，  
短下租子给不了呀，  
二指宽的条条送衙门呀，  
你看苦不苦。

提起地主狼心肝，  
一块钱使唤了十三年，  
本利滚成七十元呀，  
还不了钱卖儿女呀，  
穷苦人真可怜。

提起地主太可恨，  
铁石心肠也动心；  
砍了个树根就不依呀，  
猪羊大祭送进门呀，  
大炮响三声。

一颗米来一碗饭，  
都是农民的血和汗，  
咱们的东西哪里去了呀？  
都叫地主剥削去呀，  
恹惶又痛苦。

天下农民是一家，  
咱们大家团结紧，  
你拿上锄头我拿锹呀，  
把这些穷根齐掏尽呀，  
大家都翻身。

——张映兰辑

选自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一日《晋绥日报》

### 爱英军鞋纳得好

一更里来点明灯，  
爱英做鞋动了工，  
窗外刮起西北风，  
忘不了前线解放军。

二更里来雪花飘，  
爱英军鞋纳得好，  
心又灵来手又巧，  
纳得结实针迹小。

三更里来风搅雪，  
骂一声卖国贼蒋介石，  
眼看全国就解放，  
公审你罪犯难逃脱。

四更里来夜过半，  
针针线线做得欢，  
口里哼着拥军歌，  
模范事儿咱争先。

五更里，公鸡叫，  
东山太阳天空照，  
爱英一夜没睡觉，  
军鞋做得呱呱叫。

——生 明辑

选自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晋绥大众报》

### 张二嫂缝军衣

秋风吹来树叶黄，  
张二嫂半夜细思量：  
不想儿来不想女，  
单怕战士受了凉。

麻油油点灯家家亮，  
张二嫂给战士缝衣裳；

棉花撕得绒洞洞，  
倒钩针针实押上。

一针针线来一寸寸心，  
给咱战士捎个信：  
穿上棉衣抖精神，  
多杀几个顽固军。

——张 友辑

选自一九四六年九月三十日《晋绥大众报》

## 晋绥革命根据地文艺作品目录索引

### 李 欣:

- |              |                  |             |
|--------------|------------------|-------------|
| 洋马(故事)       | 《抗战日报》           | 1940年12月21日 |
| 我不想回去了(报告)   | 《抗战日报》           | 1941年6月25日  |
| 一个通讯员的身世(小说) | 《西北文艺》<br>第一卷第一期 | 1941年7月     |
| 新与旧(报告)      | 吕梁文化教育<br>出版社    | 1944年       |
| 跳崖(报告)       | 《抗战日报》           | 1945年8月11日  |
| 乃红了(报告)      | 《抗战日报》           | 1945年8月15日  |

### 穆 欣:

- |                        |                  |       |
|------------------------|------------------|-------|
| 血泪交流(报告)               | 《人民时代》<br>第二卷第三期 | 1946年 |
|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报告)           | 《人民时代》<br>第二卷第四期 | 1946年 |
| ——悼念关政治委员<br>记王震将军(报告) | 《人民时代》<br>第二卷第十期 | 1946年 |
| 访问武副主任(报告)             | 《人民时代》<br>第二卷第五期 | 1946年 |

### 马 烽:

- |              |               |             |
|--------------|---------------|-------------|
| 第一次侦察(小说)    | 《解放日报》        | 1942年9月16日  |
| 张秋风运动的热潮(报告) | 《解放日报》        | 1943年10月7日  |
| 张初元的故事(小说)   | 吕梁文化教育<br>出版社 | 1944年       |
| 追队(小说)       | 《解放日报》        | 1945年10月16日 |
| 吕梁英雄传(长篇小说)  |               | 1945年6月5日   |



和西戎合写)	《晋绥大众报》	1945年10月5日 —1946年8月20日
一个雷雨的夜里(小说)	《人民时代》 第二卷第五期	1946年
贾善人(小说)	《晋绥大众报》	1947年4月10— 30日
谁可恶(小说)	《晋绥日报》	1947年11月13日
一盘磨(故事)	《晋绥日报》	1948年2月15日
祈雨(故事)	《晋绥大众报》	1948年12月1日 —22日
婚姻要自由(快板秧歌剧)	《晋绥日报》	1949年1月17日
金宝娘(小说)	《晋绥日报》	1949年2月29日 3月1、2、3日
解疙瘩(小说)	《人民日报》	1949年8月28日
<b>西 戎:</b>		
我掉队以后(小说)	《解放日报》	1942年10月31日
过节(故事)	《抗战日报》	1943年1月1日
头一次参加奋勇队(小说)	《解放日报》	1943年5月9日
战斗着的农村(小说)	《抗战日报》	1943年9月21日
王德锁减租(剧本、和孙谦 常功、卢梦合写)	吕梁文化教育 出版社	1944年
吕梁英雄传(长篇小说,和 马烽合写)	《晋绥大众报》	1945年6月5日 —1946年8月20日
兄弟俩(小说)	《抗战日报》	1945年8月29日
好夫妻(小说)	《人民时代》 第二卷第二期	1946年
喜事(小说)	《人民时代》 第二卷第三期	1946年

- |                            |                   |                    |
|----------------------------|-------------------|--------------------|
| 抽约（小说）                     | 《人民时代》<br>第二卷第四期  | 1946年              |
| 刘栓栓参军（剧本）                  | 《人民时代》<br>第二卷第十一期 | 1946年              |
| 夫妻转变（秧歌剧）                  | 《晋绥日报》            | 1946年12月25日        |
| 麦地里的水桐树（小说）                | 《晋绥日报》            | 1948年7月27日         |
| 调解（小说）                     | 《晋绥日报》            | 1948年8月23、<br>24日  |
| 谁害的（小说）                    | 《晋绥日报》            | 1948年12月13、<br>14日 |
| <b>孙 谦：</b>                |                   |                    |
| 我们是这样回到队伍里的<br>（小说）        | 《解放日报》            | 1943年8月5日          |
| 大家办合作（道情，和常<br>功、胡正、张明明合写） | 吕梁文化教育<br>出版社     | 1944年              |
| 闹对了（秧歌剧）                   |                   | 写于1944年            |
| 闹嘴舌（秧歌剧）                   |                   | 写于1945年            |
| 红手帕（三幕十场歌剧）                |                   | 写于1946年            |
| 我又来了（秧歌剧）                  |                   | 写于1947年            |
| 穷朋友——忻崞群运访问<br>（和关雨亭合写）    | 《人民时代》<br>第二卷第九期  | 1946年              |
| 村东十亩地（小说）                  | 《人民时代》<br>第二卷第十一期 | 1946年              |
| 胜利之夜（小说）                   | 《人民时代》<br>第三卷第一期  | 1947年              |
| <b>束 为：</b>                |                   |                    |
| 河曲风光（散文）                   | 《抗战日报》            | 1943年6月8日          |
| 谈判（小说）                     | 《抗战日报》            | 1943年9月7日          |

租佃之间（小说）		写于1943年
土地和它的主人（小说）	《人民时代》 第二卷第一期	1946年
老婆嘴退租（小说）	《人民时代》 第二卷第二期	1946年
红契（小说）	《人民时代》 第二卷第三期	1946年
苦海求生记（中篇、和邵挺 军合写）	《人民时代》 第二卷第六期	1946年
放羊娃李三孩（小说）		写于1946年
十年前（小说）	《晋绥日报》	1948年9月28日
卖鸡（小说）		写于1948年
第一次收获（小说）		写于1948年
<b>胡 正：</b>		
碑（小说）	《解放日报》	1943年5月26日
钟声（诗）	《解放日报》	1943年8月1日
纺线（诗）	《抗战日报》	1943年
民兵夏收（小说）	《解放日报》	1943年10月14日
大家办合作（道情，和 常功、孙谦、张明明合写）	吕梁文化教育 出版社	1944年
捞饭盒（小说）	《人民时代》 第二卷第五期	1946年
六颗熟鸡蛋（小说）	《晋绥日报》	1947年7月27日
红灯笼（诗）	《晋绥日报》	1948年
<b>真 耶：</b>		
我这里也有一挺（小说）	《西北文艺》 第一卷第一期	1941年
一队中的一个（报告）	《抗战日报》	1941年9月14日

丽萍的烦恼(小说)	《西北文艺》 第二卷第一期	1942年
战斗没到的时候(报告)	《解放日报》	1943年4月17日
夜捉敌兵记(报告)	《抗战日报》	1944年6月24日
<b>纪希晨:</b>		
地下英雄赵明反的故事(故事)	《抗战日报》	1945年8月21日
<b>张老汉门上挂起了光荣匾(报告)</b>		
炮兵英雄刘海山(报告)	《人民时代》 第二卷第八期	1946年
游击队的干妈(报告)	《抗战日报》	1946年12月1日
一张血锄(小说)	《晋绥日报》	1948年4月4日
英雄的孩子(故事)	《晋绥日报》	1948年8月26日
<b>纪叶:</b>		
退却(报告)	《晋绥日报》	1949年4月23日
一天(散文)	《解放日报》	1942年8月22日
模范炊事员周良臣(报告)	《解放日报》	1943年9月30日
冀副连长(报告)	《解放日报》	1943年11月13日
和老乡息晌——贺龙中学旅行纪事之一	《解放日报》	1945年7月19日
贺龙的好学生——贺龙中学旅行纪事之二	《晋绥日报》	1946年7月21日
<b>刘祖武:</b>		
有啥说啥(报告)	《晋绥日报》	1946年7月22日
被抢劫的东河村	《解放日报》	1944年
监军台小学(报告)	《解放日报》	1944年12月12日
咱们也要学习这新方法(报告)	《解放日报》	1945年5月23日
	《解放日报》	1945年5月24日

- |                   |                  |             |
|-------------------|------------------|-------------|
| 陈医生在酃县（报告）        | 《解放日报》           | 1945年7月18日  |
| 小学教员张怀德（报告）       | 《解放日报》           | 1945年12月24日 |
| <b>邵挺军：</b>       |                  |             |
| 小洪的故事（小说）         | 《解放日报》           | 1942年9月28日  |
| 海明（故事）            | 《抗战日报》           | 1945年9月25日  |
| 人民的控诉（报告）         | 《抗战日报》           | 1945年9月30日  |
| 刁棉花（故事）           | 《抗战日报》           | 1945年10月12日 |
| 苦海求生记（中篇小说，和束为合写） | 《人民时代》<br>第二卷第二期 | 1946年       |
| <b>刘 伍：</b>       |                  |             |
| 荒村之夜（报告，和谷军合写）    |                  | 写于1942年     |
| 大家好（秧歌剧，和华纯、郭瑞合写） | 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        | 1944年       |
| 我们回到陕甘宁（报告）       |                  | 写于1947年     |
| 晋绥边区的战斗英雄们（报告）    |                  | 写于1947年     |
| <b>白 嘉：</b>       |                  |             |
| 区警（敌占区散记）         | 《抗战日报》           | 1940年10月2日  |
| 童话老人（小说）          | 《抗战日报》           | 1941年6月1日   |
| 我终于见着他（小说）        | 《西北文艺》<br>第一卷第一期 | 1941年       |
| <b>李 株：</b>       |                  |             |
| 十月颂歌（诗）           | 《人民时代》<br>第二卷第九期 | 1946年       |
| 唱八月十五（诗）          | 《晋绥日报》           | 1946年9月10日  |
| 临县川呀宽又长（诗）        | 《晋绥日报》           | 1946年11月29日 |
| 雪地赶驴去劳军（诗）        | 《晋绥日报》           | 1947年3月3日   |

民兵英雄何大庆（报告）	《晋绥日报》	1948年11月25日
<b>非 垢：</b>		
夜，在行进（诗）	《西北文艺》 第一卷第一期	1941年
俘虏（诗）	《西北文艺》 第二卷第一期	1942年
埋葬（诗）	《解放日报》	1942年
年青的伙伴（诗）	《解放日报》	1942年8月
<b>韩生本：</b>		
渡船上（报告）	《人民时代》 第二卷第三期	1946年
麦收时节（小说）	《人民时代》 第二卷第八期	1946年
<b>胡 海：</b>		
侯圪弹和他们的少年队（小说）	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	1944年
梅儿（小说）	《人民时代》 第三卷第二期	1947年
<b>张 友：</b>		
喜雨（散文）	《晋绥日报》	1946年7月10日
胡家沟一日（散文）	《抗战日报》	1945年8月30日
刘老汉（散文）	《抗战日报》	1945年10月8日
<b>洪 浩：</b>		
刘德标（小说）	《晋绥日报》	1947年10月15日
捎信（小说）	《晋绥日报》	1947年7月28日
<b>田 人：</b>		
结婚（小说）	《晋绥日报》	1949年2月22日

<b>晋 骨：</b>		
插红旗的人（小说）	《晋绥日报》	1949年2月11日
<b>章 煌：</b>		
孙秀英（小说）	《抗战日报》	1941年
<b>周元青：</b>		
解救（报告）	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	1944年
觉醒——减租通讯	《抗战日报》	1946年6月11日
<b>苗 波：</b>		
活出来了（报告）	《抗战日报》	1945年8月10日
不屈的战士回来了（报告）	《人民时代》 第二卷第十期	1946年